

名师讲义



《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

《闻一多诗经讲义》

《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讲义》

《周祖谟文字音韵训诂讲义》

《马汉麟古代汉语讲义》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

《施廷镛中国货币沿革讲义》

《齐思和史学概论讲义》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宋元部分）》

《黄节诗学诗律讲义》

《吕思勉中国文化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

《蒋兆和人物画讲义》

《傅斯年“战国子家”与〈史记〉讲义》

《金景芳先秦思想史讲义》

●《刘蕙孙〈周易〉讲义》

责任编辑：张 玮

装帧设计：宗 强

封面题字：韩嘉祥

劉蕙孫 (1909—1996)

历任私立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副教授、辅仁大学史学系讲师、燕京大学国学系讲师、之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

遍涉考古、金石、历史、文学、哲学、文化学、中外关系史、经济学。尤在先秦史、金文考古、古文字学、《周易》及“太古学派”的研究等方面造诣极深，著作宏富。



劉蕙孫

H

《名师讲义》丛书

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师讲义》丛书。从书名看，意思很清楚。他们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很赞成。

这些位名师，都是 20 世纪执教于中国各著名大学的知名学者，他们的学术地位早有定评。如闻一多、朱自清等位先生，都是一代人师；再如游国恩、雷海宗、周祖谟等位先生，也都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权威。他们虽都



名师讲义

已去世多年，但薪尽火传，其衣被学人，早非一代。他们虽有许多传世之作，但也有大量当年以讲义形式行世的作品，不甚被人注意保存，极有流失之虞。据我看，其中蕴藏的精金美玉决不会少。

今天常常听到“抢救文化遗产”之类的呼声。天津古籍出版社要出版的这一套书，不正是此种功德之举的具体体现么？我认为，这些讲义是弥足珍贵的寿世之作，把它们成批整理出版，嘉惠学林，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十分高兴。但因病中医嘱不宜长时间执笔，只写此短序，聊当前军旗鼓云耳。

季羨林



引言

《周易曲成》系先君子贞观先生（讳大绅，字季纓，习用季英）未竟残稿，恭敬续成。

贞观先生治《易》垂五十年，先后成《贞观学易》四卷、《易象童观》二卷、《论象》一套、《闲谈》一卷、《四目研几》一卷等五种。《姑妄言之》最后写出，并自为之序曰：

自辛卯（1951）之秋，迁来湖上，穷居索处，形类行尸。而衰病之增，日进无已。自念数十年辛勤所学，将随此身以同没，未免可惜。因就笔所能达者，力疾日写少许。自壬辰之夏，迨至癸巳之夏，一年之久，始成一帙。复自检视，则不能达诣者，比比也。病目衰人，其力已竭，不能再改。或是或非，或存或亡，付之于天，不省计矣。

又“发端”曰：

学易五十年，谓全无所得，欺人也。谓真有所得，亦欺人也。何以言之？则吾语多与人异；谓无所得者，能如是耶？不能也。《易》有圣人之道四：天道，吾知系于阴阳。阴

阳，乾坤也。乾坤用于坎离；坎离日月，过此以往，吾不知也。地道，吾知乾坤身命，坎离魂魄，过此以往，吾不知也；人道吾知震刑巽令，离礼坎乐，过此以往，吾不知也。木道吾知坎玄离黄，震木巽耳，过以此往，吾不知也。知之不全，则不全用。不能用，焉能为有所得乎？是则，吾学《易》五十年，谓有所得者，实无所得耳；若然，又何言？则积习之难除也。《诗》云“伐木丁丁，鸟鸣嚶嚶，求其友声”也。且自秦汉以来，二三千年间，言《易》者；誉之，固皆一家之言，非之则又熟非妄语。是则吾亦姑妄言之云尔。以吾为是者，不妨姑妄听之，而自反身求证；则吾之妄言，或亦有不妄者在；吾言虽妄不妄矣。吾学《易》五十年，无所得而有所得矣。因以此意着之于首，以为发端云。

盖先生治《易》数十年之心得与太谷之学微言之质言也。而只完成十五卦，阐明要义，自知不能复有所作，遂戛然止，厘为二卷，固非先生本意。未几遽捐馆舍。疾革时，武林陆观立先生以是书未竟而忧，先生曰：“他日吾儿能续之，愿君以语。”时蕙孙方待罪丁沽。既归，观立先生以告，泣涕受命。然以趋庭所闻甚谨，不敢自信，且忙于贫食，十余年未敢着笔，亦未遑着笔。“文革”之初，以书名异常，与平日积稿，同被搜去。以为抱恨终天，百身莫赎矣。不图拨乱反正，初步落实政策，发还部分材料时，先生此稿，竟赫然在中，不禁狂喜，不敢再延。时适又靠边在校图书馆助理解答及外文翻译诸役，入夜即无它事。遂竭二年之力，勉成六十四卦。以原名《姑妄言之》易惑所闻，改名《周易曲成》，取义《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以纪先生此稿演《易》方法之富而敬录原序及“发端”以明先生之旨焉。

1978年归队，重理旧业，教学日多，清缮之工，竟又三年余，顷始竣事。

窃以为《易》之为书，言“内圣外王”之学者也。“外王”即政

治；“内圣”则阐身心性命之学。身心性命之学之要有三：曰“在明明德”，曰“祈天永命”，曰“养吾浩然之气，放之则充塞于天地之间”，“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其说虽未必尽当于唯物主义及科学当前所进到的水平，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至少我先氏确有此思想体系，应承认其客观存在。

所谓“在明明德”，第一“明”字为动词，谓使明德能发挥其光明。“明德”则言人之本能，即《中庸》“天命之谓性”的性，《孟子》所谓“良知良能”，《易·系辞》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本体。用现代语言说明，或即可称为“主观能动性”。而以称之为“明德”最为实际与形象，固其作用与体现以光明始，故也。

儒者谓人有知能，与生命俱来。视、听、言、动皆其作用于体现，何以发挥其作用？除阳明所谓在上磨练外，其直接方法即颜渊克己复礼之“四勿”，程伊川作《四箴》，朱熹《四书集注》“颜渊问仁”下特录《四箴》全文，均含有深义。因为视、听、言、动之实际功能，远不止吾人日常感觉所达到的境地，实际上，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无限大的作用，而且可以流通互换。周太谷所谓：“听无妄则不闻，视无妄则不睹。不睹不闻，见闻之至也。”《素隐术》所谓“闻见见闻，斯为拔萃”是也。

佛家谓此等功能谓之神通。有天眼、天耳、神足、他心、夙命、漏尽等六通。六通可以互通。观世音菩萨能寻声见象以救苦是也。至于漏尽则六通无不通，是谓圆通。《大佛顶首楞严经》中之二十五圆通则为修持圆通之典范，各自言其所从入手及其所得。

此种功行，儒者谓之修身，亦谓之立德。太谷学派称之为“圣功”，自称为圣功弟子。取义《易·蒙卦》：“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之内圣之学即养此蒙发之良能，亦即神通。《周易》之养正修身之道从观入，即“非礼勿视”是也。“视思明”，故谓之“明德”，谓之“明明德”。

何以言之？《剥》之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象》曰：“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始露其

机。《颐》养出之主曰：“观颐，自求口实。”“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观》之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又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乾》则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就六十四卦，反复玩索，细心体会，可以知也。

然则，《易》之观象，亦如佛学之天眼耶？曰：以理言然。即佛学之天眼亦非迷信，非神秘而为科学。因人之能见万物，非自能见也，以物理言：光线射于物质，其反射线刺激人之视神经而有所感觉耳。故在黑暗中即不能见物，因无光线、无反射之故。今太阳光线长至数十万光年，无远弗届；其反射线亦同。室中咫尺物质之反射，可以入目。北极、新大陆之物质之反射线亦当能入目。所以不见者，因其反射线中经无量数物质，其疏密度不同，发生折光，许多有色的反射线，互相交叉复合，到我们眼前，就七色交融成为一片白色，就无看见。实际上什么反射线，亦即什么景象都落在我们眼前。也就是说，并非我们能看见空间远处而是空间的远处就在目前。人类既以三棱镜分别七色，以无线电波将景象送到远方，又以电子管、晶体管使之再现于我们眼前。作为高级神经动物的人，运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体验到眼前的反射光线应该是可以办到的。通过科学实验来认识客观世界与通过体验来体验客观存在，是西方与东方学术的两条不同道路。

果如所言，能力对于空间具有无限大的作用，姑认为可以自圆其说。对于时间又将作何解释？按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只是解析几何学上纵座标与横座标的关系。空间的前后左右，即时间上的古往今来。空间所能达到的一切，时间应亦能达到，故以理言，已过去的事物，尚存在于过去时间之中，可以再见；佛学之夙命通是也。未来时间中之事物亦可见。太谷学派谓之为“前尘影事”。

如是，则是否有定数及前知？曰：有定数亦无定数，有前知亦无前知，是为两种辩证的关系。试如投石于止水，则生涡纹。其涡纹渐广渐弱，终至于淡焉以灭，此必然之势，定数也，其发展的规律，投

石时即知，非前知而何。但涡纹运动途中，或被风拂，或有鱼过或有叶落其上，原来运动即生变化，即不复有定数及前知，倘能综合其过分复杂之因素而能以极精密的电脑计算出其结果，谓仍有定数及前知亦可。

《周易》之观法大体如此。是否亦如佛家具有天眼、神足、他心、夙命、漏尽诸通？曰：《周易》不言诡异，而于修身习观之过程中亦有此境界，其程序于《周易》卦序天耳亦可观知。盖由《屯》、《蒙》而至《困》、《井》皆言观言现。至《萃》则入听界，故继《萃》之《鼎》始言“巽而耳目聪明”。至《震》则入他心之受现。故曰：“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相视而笑，莫通于心”。其境“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言其功。

至《艮》则入神足之境。《艮》之经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非神足而何。《巽》为他心之施境。故曰：“重巽以申命”。至《乾》之“大明终始，六位时成”。亦同于佛氏之漏尽。至言夙命者何？夙命系于数，愿不言也。

此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道。太谷曰：“道，由路也。”更明言斯皆“入德之行”，并非修身之目的；正犹佛氏言六神通非究竟也。其目的何在？曰：“祈天永命”；“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是矣。

盖人是有情的动物，“消逝”是其最大悲哀。孔子圣人，而“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曹孟德盖世英雄，而其《短歌行》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佛出四门，慨然欲解决生老病死等四苦。理学家亦言要“解决生死大事”。究其能否解决？则当从某一学派之宇宙观探讨其此一思想之理论。

太谷学派承继并发展荀卿、张载、周敦颐以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宇宙系由带有阴阳二性之微尘所构成。聚积之成则“大赤”、“深黑”二气。二气错综，遂成世界万物，人亦万物之一。二气有聚散而无毁灭，人与万物亦只聚散流转而无毁灭。

专言人：广义之人即人类、子孙相传，亘古不灭。狭义之个人则

二气缁组，偶然聚合而成人，经数十年完成其传播长养后一代人类之任务，其六觉可能感觉之物质身体，即佛家所谓色身，即自然分离而流转。其初步现象即俗所谓死。其后，构成身体之二气之精者、粗者，分别上升，下降，分散复归于宇宙本来之中，随其流，万劫不复。是以有“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之悲哀。欲求色身不灭不可能。欲此形成个体之缁组二气，仍于宇宙大赤、深黑二气整体之中保存其独立性，理则有二。所谓“解决生死大事”、“祈天永命”、“无虚”、“长生”，以至基督教之永生皆据此而言。何以致此？各有其想象的法门。

太谷学派所传儒家之法在“立功、立言、立德”六字。立功、立言为借助于他力之外功。其意谓人苟于有生之年建立有益于广大群众之功业，为群众所不忘，以至一技、一得之长，如钟玉之于书、李杜之于诗歌，其命尽之后，因群众的忆念，即常存在于宇宙之间，现所立之功、之言或大或小而存有久暂。其说颇似今所谓“活在千千万万的人民心中”，照今言为譬，彼则真实。无论为譬为真，其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效果则同。

助解脱之内功为立德。立德又有明、诚二途。

夫大赤、深黑之指气钟于人身者，赤谓之命，黑谓之性。性萃于坎，即肾。肾气化精为自然生生不息之机。立德立功，则使肾气之精反而上习，以与艮背之命大赤之精相合，以匡未分离之本元。《朱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三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谷即坎即肾位，神即性、深黑之气，故谓之玄牝生万物者也。“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则言谷神上升之情状。《易》谓之“习坎”，朱子谓时习之习，如小鸟习飞，亦即言其情状。命寓于背，谓之艮。艮命下而坎上习，道家谓之“取坎填离”，太谷学派谓之“心息相依”。儒者至此蹊径不一，而《易》为坦途。“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此之谓也。以其勉强而行之，故太谷又称为“强诚”。由诚入，则孝悌忠信，自重自助，守死善藏，亦历世而后成，至诚所及，金石为开。

复次，言读《易》之方：

读《易》首当辨先后天。先天《易》象传自宋陈。为自然之现象之穷，奇、偶两符号（一一）自然之变化。所以明宇宙自然之规律而实无所用。故朱子晚年系九图于所早作《周易本义》之首，而不言其用。非不言，无可言也。邵康节演为《皇极经书》亦不言起例，亦非不言起例，无例可起，随时随地皆起点也。《易》之作用全在后天，即《周易》。宋以后治《易》者，又先展图所强，必欲寻后天易序之自然规律，遂终不能索解。虽朱晦庵亦未免。曾言“蔡元定自谓能解”，亦谓说明其所以。取今本《蔡氏九儒书》读之，所收仍为先天图之变化。固知后天《周易》卦序，本非衍符号之变化，从其变化求理。乃以符号象征宇宙间一切事物而从符号之变化以表达其变，卦与卦间符号有无联系。许慎《说文》云：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

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盖在未有文字以前，起前期文字作用之符号。卦与卦之间之关系，乃作《易》者所欲阐之义理之相互关系，而非符号之自然衍变关系。《序卦传》之说非简，可起启发之作用。

大概“始作八卦，以垂宪象”者一人。因其思想方法演为六十卦者又一人；而二者或皆为未有文字以前之事。至作经、彖、象爻辞者又为数人。盖悟入六十四卦之义，而以示字阐释之，阐释之辞胥为解象，解变动不居之象，以求尽卦时之本义。当为已有文字之后，而示法甚简之时。王辅嗣“得言意象，得象意言”，实为有用之真谛，而非玄言。就言以求象变，就象变以寻万事万理，不稍执著，亦勿离象变，即所谓“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也。

该后天易即《周易》。要言有之：一曰“明变”，阴阳奇偶，反复错综，近例隐显以至杂卦皆是。“神无方而易无体”，要在达意，不

为变。二曰“取象”，即明其所象征之万事万物。《说卦》及《孟氏易》、《九家易》诸家皆可参考而不宜拘执。义苟在健何必乾乎，序苟在顺，何必马乎。”尽可就爻例比拟而求象。但须知无象无变则无易，三曰“趋避”，易之妙用，在于趋吉避凶。不为趋避，则无所用《易》。趋避非玄言。“亢龙有悔，凶也”“见群龙无首，吉。”非避而何？故六十四卦，几每爻皆言趋避。变即趋避也。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其当示与付之事乎？”时代决定，位、象、象爻之辞，不能无古文古义。读《易》之时，亦当求之考证。

总之，《易》为明道之书，所明者先王内圣外王之学，前已言之。固然以符号象征也，便于占卦之用，遂衍为卜筮之书。而《易》之“明变”“取象”、“趋避”之法，亦赖卜筮以传，疑春秋之世，知其法尚多。故《左传》书占《易》之辞，无一与今《易》相同。后人尚各得古人之体，而焦氏《易林》似悟其全。杨子云拟为《太玄》，司马温公又拟为《潜虚》。为模拟？为真知？不敢妄论。近人行唐尚节文先生秉和经《易林》而求《易》，实有卓识。或讥其以后求古，非真知《易》者之言也。

以上云云，为趋庭所偶闻，同有引伸。先贞观先生所言则治《易》五十年之会心及太谷学派心传所述。先生不敢自信，故名其书曰《姑妄言之》。今补缀所成，益不敢自信，固矣。然自思想史之角度言之，有此一思想体系，亦为客观之存在。一家之言耶？一得之愚耶？一念之妄耶？知我罪我，其惟君子，至具体变化之迹之方，宜于卦爻中求之。

刘蕙孙

1982.7.21

凡例

一、本书系以贞观先生著《姑妄言之》遗稿十五卦续成，改用今名。

二、为便于区别遗稿与续文，习录遗稿按原例作：《说乾》《说坤》以至《说中孚》等，续文则只列卦名，不加“说”字。

三、关于遗稿的按语，皆低一格，并加“谨按”字样。

四、《姑妄言之》自序及发端已全文引于《引言》，不复再录。

五、为读者取象参考，将《说卦》、《孟氏易》及《九家易》取象汇为一表附后。

六、《周易》经象，爻象之文相同者，均有相互关系。近人周善培兄在《周易杂卦疏证》始发其秘，而实不仅杂卦。今别为《易同辞录》附后，以供参考。

目 录

引 言	1	说观	125
凡 例	9	噬嗑	134
六十四卦曲成		贲	139
说乾	1	剥	145
说坤	12	复	150
说屯	23	无妄	156
说蒙	31	大畜	161
说需	41	颐	166
说讼	50	大过	171
师	58	说习坎	177
比	64	离	189
小畜	69	咸	194
履	74	恒	199
泰	79	遯	204
否	85	大壮	209
说同人	89	晋	214
大有	97	明夷	219
谦	102	家人	225
豫	107	睽	230
随	111	蹇	236
蛊	115	解	241
临	121	损	246
		益	251

名师讲义

刘蕙孙周易讲义

夬	256	涣	349
姤	262	节	354
萃	267	说中孚	359
升	273	小过	366
困	278	既济	372
井	283	未济	377
革	289		
鼎	295	结言	382
震	300		
说艮	305	附录	
渐	315	易象汇录	384
归妹	321	易象类检	388
说丰	326	易同辞录	390
旅	335		
巽	339	后记	401
兑	344		



说 乾

乾为万有之元，一切之始，无象无用，不可得而名；亦不可得而形容，故欲说乾，必先言变；欲说易，亦必先言变。变皆由卦画而生，阴阳互换，上下反正，颠倒通错，乾象见，六十四卦之象亦见，六十四卦之象，皆具于乾一卦之中，从变观象，就象求用，万物万事，皆备于此一乾卦之象内，故《经》曰“元亨利贞”，更无他语，以无可语亦语不能尽也。离变言象为妄言，离象说用为臆说，变无定，象无定，用亦无定，要不能出于乾六画之外，而观之者则在人，用之者亦在人，故观象取用言虽殊，实则无是非可辨也，故曰神无方而易无体，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然者，则无论所言如何精纯，如何玄奥，苟不根据于所见之象，皆为妄说，皆为空言，皆无当于易，无当于用。故曰“中心疑者其辞枝，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也。

一、取用之象

乾初爻变巽，用震，用天雷无妄；二爻变离，变巽，用坎，用震，用天火同人；三爻变兑变离，用艮，用天泽履；四爻变离变巽，用坎，用震，用火泽睽；五爻变离、变兑、用坎、用倒震（艮），用火天大有。

上爻变离，变巽，用坎，用倒震（艮），用坤，用爻变兑变离，用山地剥，用坤。

爻动象生，象数繁多，审其宜者用之，是为取用之象，取用必先定主，主有四：（一）全卦主象，卦合六画而成，六画有全象，有分象，皆因人之所观而异，全象周易已有一定，即卦名是也。其名曰时，或名曰世。在乾名为乾之时，或乾之世，在他卦，则名为某卦之时，或某卦之世。（二）六画主象，因卦由六画而成，六画有主有从，有重有轻，取其主而重者，则系辞定之为三四两爻，其名为中爻。（三）三画主象，分六画之卦为上下两卦，各取一主象，则《周易》系辞定为二五两爻，其名为君位。（四）取用主象。即取用者自取之主象，就六画中选其一与己或事之相符者用之，在周易中，各卦经传所取，所同异全无一定，在乾卦，则爻象所取，均为三爻，名为主爻。

乾卦无象可言，故经文仅定其全象之名曰乾，于“元亨利贞”四字外，更无他语。以六十四卦之象，皆在此一卦之中也，本卦六画主象，象爻均取中爻，《彖》曰“大明终始”，爻于三四两爻不用龙名，隐象中孚之离，三画主象，本卦象爻所取，均为二五两爻，象曰“云行施雨”，爻于二五两爻，均曰“利见大人”，取用主象，本卦爻象均取三爻，爻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象》曰“君子以自强不息”。

学易在未能通变明用以前，只能遵易所原定者，观玩辞象，推求义用，既明以后，不设变专用亦仍遵易所原定，便于用时，改主爻，取与己或事相符者用之，其余不敢轻言更改也。设变专用，别为一事，与周易完全不同，只卦名仍为旧有，而义已全非，次序亦改，四主象皆无，如京房之易，卦名虽是本来，卦序已完全改易，且改世为宫，改中爻为一世二世，改君位为世应，改主爻为用神，其他有专用之卦序，亦大略相似，可以类推，故学易只能就周易言周易，若兼及其他，不惟不能通，且将白首无成矣，周易既明以后，其化自能触类旁通，事半功倍。



二、成体之象

初二两爻潜龙田龙，用变巽后内隐之震。五上两爻飞龙亢龙，用变兑后内隐之倒震（艮）三四两爻，变巽后内亦隐震，用龙德，不用龙名，故乾卦六爻皆龙，独三四两爻不见龙名，乾卦，由初至上，六爻皆阳，阳变阴，颠倒成六巽，内隐颠倒六震，故曰六龙御天，天，乾也。

乾爻六画，只是原始之形，不能成体，无体无用，故言用必先言体，言体必先言变，此之谓成体之象。

乾为天，天气也，气散则无形，气聚则成物，物者体也，气附于质之谓也，气为阳，质为阴，故言体必阴阳互变，乾坤合德，而后成，乾卦如此，无一卦不如此，六画之卦如此，一画之爻亦如此，此实学易之人所应深切体会也者。体象在卦所取不同，即在一卦之中，经彖爻象所取者，亦不必相同，如乾卦所取，均为震龙之象，龙，阴中阳也，龙变化无方，乾亦变化无方也。如坤则不然，经彖取焉，爻象则非，可以之类推也。

三、成用之象

由二至五，阴变阳，成四离，三四两爻不见龙名为阴爻，初二五上诸爻，皆有龙名为阳爻，合之成风泽中孚，大离之象，故曰大明终始。凡物必有体，凡事必有理，理亦体也。有体必有用，用在体中，而非体，体有万殊，用则可通，易法天地人物而象之，即所以求用也，用虽可通，象则不一，就事事物物各殊，而取其可用者，是为成用之象。用象既由体出，体由阴阳变化而见，故成用之象，亦必由阴阳互换而得也。

乾取中孚之大离，为用，义最精微，其理心可得而会，口不可得而言，就语所能达者述之，则乾为纯阳，必合坤始能成用，乾内隐

坤,本为一体之太极,无所谓合一言,合则阴阳相错六子生,乾为阳,只能用阴,阴之卦巽、离、兑,巽兑阴各有所偏,惟离阴中正,故取离为用,此所以离代坤位也。卦成于六画,取离则离卦上下,形体重复,为用不成,故取中孚之大离,中孚合巽兑而成卦,取中孚则阴居中正,而巽离兑三阴具备,坤之体全,而隐震坎艮三阳而乾之体亦全,用一中孚,乾坤六子具全,天地万物悉包于其中矣。

乾用中孚,用其外阳而内阴也,外阳,乾之体也,内阴而虚,乾之用也,室宇不虚,不能居人,户牖不虚,不能通气,车器不虚,不能载物,牝牡不虚,不能生殖,乾为万有之始。不用中孚之虚,则生生之道绝,而天地万物于是乎息矣。中孚应天(乾)因其信也,中孚合天地之大信风水而成象,物亦感之而信,信者伸也。伸则生生之理得,而天地万物于是乎成矣。

四、变用之象

下卦不变,上卦变坤,合成天地泰,内隐天地否,乾阳三男;分配下卦三爻,初震二坎三艮,坤阴三女,分配上卦三爻,四巽五离上兑。

乾坤成对,合体成用,是为变用之象,变用则阳求阴应,一反一正,六子分位,是为六子卦位,六子卦位,在乾坤为主要之象,在他卦,则仅备考证,于无象可取时方用之,如讼之九五、大壮之九二、归妹之九四是也。

五、参考之象

初爻动变巽,内隐震,上卦乾内隐坤,合成天风姤,天雷无妄,地风升,地雷复四象。二爻动,明暗成坎离震巽四象,合成天火同人,天水讼,天风姤,天雷无妄,地火明夷,地水师,地风升,地雷复等八象,以此类推,上下反正,分合通错,爻动逾多,象亦逾多,乾坤



纯卦，非爻动不见，在地卦，爻不动已有之，爻动更多，一爻如此，多爻亦如此。

此繁多之象，除取用者外，无论其为卦画所本有或由爻画变动而生，皆亦供参考之用，故为参考之象。吉凶悔吝，亦即因此见也。

言用，必言吉凶悔吝，必观参考之象，尤必先言时世，即全卦主象，先言等级，部位，即卦等与爻等皆从言用者自身之所处定之。卦等明分上下卦为上下两等，实用则分为上中下三等，言上则已处下卦，以上卦为上等，言下则已处下卦，以下卦为下等，己之所处随时上下，兼言上下，己实居中，故实用分为上中下三等。爻等有四：（一）分言之，上下卦各以己之三画，分为上中下三位。（二）合言之，上卦无下以下卦之全卦为下，以上之下为中，以上之中为上，以上之上视如下之初，同等齐观，故初上两爻可以互移上下之。（三）统言之初二两爻为下等，为地位，三四两爻为中等，为人位，五上两爻为上等，为天位，初爻为地之下，二爻为地之上，五爻为天之下，上爻为天之上，三四两爻为人世之升沉进退。故三四两爻可上下互易其位，初与二，五与上，则不能互易其位也。（四）通言之，初与四相通，二与五相通，三与上相通，通而阴阳应，则可互易其位，或不易位视象所宜定之。凡此等级部位，皆由言用者，临时随事，自决之所处，无一定可言也，所处既定，则反正上下，互相比观，吉凶见矣。

六、发用之象

即研易者综合前述五项之诸象、观玩寻绎，推求其事理，比例引申，发挥之于事用，亦即所谓应用之实理，与旧说义理不同之处，则且必先有事实，不然无可言也。今以修身例，略言乾卦发用之象。

修身之主旨在养气立命，其效验在耳目聪明，其希求在与天同体，从古学人，无不由此而成圣贤，不言用世治世，而用世治世在其中，不言天道地道，而天道地道可由此而跻，较人道治平为难，亦较人道治平为易，难者，存诚持敬，难于有恒，易者，易在躬践，勿忘，

勿助，且学且习，顺其自然，不假人为，不似人道之专以推理为尚，理得而后行。

言修身必先识人为何物，人居天地之间，合天地而成形，地为身，天为命，身不能离地而登天，身之外，四周皆天，身之内，虚间空隙，亦无处非天，身属地，地为质，质终必毁，还归大地，在未毁以前，以饮食补其消耗，资其成长，取之于质也。命属天，天为气，气终必散，还归太虚，未散以前，以呼吸补其消耗，资其成长。取之于虚地，故曰天之赋我曰命，父母赋我曰身，身命未全以前，身为无物，婴儿堕蓐，未啼之先，与老人既死之后，全无差别，仅死体之大小不同而已，故均不得名之为人，既啼以后，天命已下，入人体而为命，身命合，三分身，七分命，曰性；三分命，七分身，曰心；心性合德，三分心，七分性，曰气；三分性，七分心，曰血；气血交流，发育滋长，灵能具备，是名为人。故曰修身者，身无可修，不戕贼之而已，即所谓养生或安身是也。身之本在命，言养生或安身，必先知命或立命，命不得见，隐于性中，性亦不得见，隐于气中，气之所至，即性命之所至，故于身、性命无所不在，而可觉可见者，惟气而已。故曰养气而不明性，则人人本来无大差异，人与物相去亦不甚悬殊惟因习而相远，故养气，必曰学而时习，《易》曰“习坎”，《诗》曰“习习谷风”。其事行，《易》曰“立其诚”，《礼》曰“毋不敬”，于《诗》则所谓“思无邪”也。盈天地间，物有殊，统其类，动植物类以外，不为天之气，即为地之质，无性灵知能，人为动之长，得天者厚，性灵知能具备，故能行动，能言语，惟以其偏于人，情欲盛，性灵常为情欲所汨没，知能常为情欲所蒙蔽，圣人悯之，故建人极，立人道，以复其性灵，是为安身，木为植之得地厚者，虽具性灵知能。而无人多，故不能行动、言语，以其偏于地，情欲寡、性灵知能不为情欲所汨没蒙蔽，常葆其真，圣人则之，教人取以为法，以复其知能，是曰木道。木之生，吸吸于上，饮食于下（木根入土吸收养分），人呼取饮食皆于上，下无所用。故圣人教人养气始于足，习于肾，气充而体沛，则耳目有见闻，见者，见其所不见，闻者，闻其所不闻，故曰粹面盎背，



曰明、曰目、达四聪，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不闻先知，不睹先觉，先觉目、先知耳，曰儒。先知觉后知，耳通目，先觉觉后觉，目通耳，曰贤。耳目互通曰圣。觉则闻其音，知则见其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为正位凝命，为至圣。故曰“从心所欲，不逾矩”，故能参赞天地之化育。

学人初学养气，觉一缕微热，由是循股而升，故曰若火之始燃；时日稍久，微觉少腹蠕动，故曰若泉之始达，或曰春沼鱼动，再久微觉少腹之上有气，或起或落，故曰小鸟数飞，似动非动，故曰苍鹰摩云，时有时无，故曰习习谷风。时左时右，故曰左右流之，时升时降，故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既见微验，始觉体中之气，与身外四周之气相联系，由尺许，而寻丈，而十百千丈，终至不可测度，故曰“在坑满坑，在谷满谷”，曰“放之则弥六合”，曰“充塞于天地之间”，此之谓与天同体，亦即学人所求冀之终极。修身者，修此者也；养气者，养此者也；术道者，言此者也，此吾儒之精微，非二氏之说也。修身之象，乾为天，为阳，为命，（在天曰天命，在人曰命）为气，（在天曰天气或曰纯阳之气，在人曰气。由在人之命而生者曰炁，或总称在人之气曰龙，天人相合出入之气曰息）震为足为肝，巽为股为息，坎为耳为肾，为精，为月，离为目、为心、为畜、为光，艮为背为手、为躬为鼻，兑为口为肺，坤为腹为身，又纯阳之气，未入人体，与人饮食所化五谷精气相合以前，不能成用，既合以后，则成阴中之阳气，震坎艮皆背是也，震阳在下，气多炁少只能循股而上，不能自习，坎阳在中，炁气各半，故能习而力弱，艮阳在上，炁多气少，故循脊下坎而上习，习则与息相会，故言养气，不能离震坎艮三象，而坎之乎为其主，习者升也，故曰“升中于天”，此《礼记》之秘旨也。

六爻在身之等位，初爻为下体，二爻为少腹，三爻为腰，四爻为胸，五爻为面目，上爻为头首，乾卦六爻皆为纯阳之气，无用，初爻变阴成巽为息，息达下体，气静志定，与天相通，故成天风姤象，姤，合也。巽内隐震，震气浮躁妄动，易起情欲，故曰勿用，合成天雷无妄，无妄，灾也，上卦用坤，下卦用巽，坤为虚为身，虚则无思虑，息

返入腹，合成地风升，升于中天，上用坤，下用震，震气应地循股而上，助坎成习，合成地雷复，复复其初也。人体气血之循环，左始足，右始于手，始于足者，自后而上，返前会手，始于手者自前而下，返后会足，是为任督二脉，周布全身，故曰左足躡日（离）藏于太阴（坤），右手探月（坎）浮于大明（乾），左手应足，入于幽谷（坎），右足应手，出于东首（震），又曰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也。二爻阳变阴，下卦成离，离，畜也，阳为阴畜，目中光见，合成天火同人，同人，人与天应，为乾与孚之合象，离内隐坎，坎，习也，阳习上阴，精满欲溢，合成天水讼，讼，气血分途，为乾与小过之合象，上用坤下用离，离居二至四坎下，阳入阴中，水火既济，目中光隐，合成地火明夷，明夷，晦也，人天分判；上用坤，下用坎，坎居二至四震下，气上于肾，雷雨作解，耳中音发，合成地水师，师，众也，气充精满，故曰开物以奇，成务以偶，偶吸雄交，奇呼雌媾，天姻地蕴，男施女受，来偶往奇，坎魄乘离，奇来偶往，离魂入坎。又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二爻变阴，二至四成巽，与初爻同。三爻变阴，下卦成兑，兑，教也，悦也，合成天泽履，履，礼也，纯阳之气入于肺也，君子学以聚之，非礼则勿视，听、言、动，故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又曰礼之用，和为贵；兑为隐艮，艮，止也养也，合成天山遯，遯，退也，纯阳之气，达于背也，君子宽以居之，知止而后有定，故曰：“透蜿透蛇退食自公。”又曰：“发而皆中节。”上用坤，下用兑，合成地泽临，临，监也，肺气下达于腹也，君子慎独，如临师保，故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又曰：“若践虎尾。”上用坤，下用艮，合成地山谦，谦，逊也，艮阳上达于腹也，君子谦以下人，卑以自牧，故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又曰：“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凡此诸象，皆修身养气之方，故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也。三爻变阴，二至四成离，三至上成巽，象与初二两爻同，用亦相近，三爻变阴，初至四错，成火泽睽，气不和也。其故由于怀疑，祛疑无过于非礼勿履，无过于信，正、同、合，故有天泽履、风泽中孚，风火家人，天火同人，天风姤诸象，睽内



隐水山蹇，气不顺也，其故由于畏难，解难无过于卑逊自居，无过于恭贞、缓、奋，故有地山谦，雷山小过，地水师，雷水解，地雷复诸象，凡此皆言养气之得失也。四爻变阴，卦成小畜，内隐震、卦成雷天大壮，上用巽，下用坤，卦成风地观，上用震，下用坤，卦成雷地豫，小畜懿文德、大壮戒躁进，观崇礼豫尚乐，均修身养气之方也，错象泽天夬，决而勿疑也；火天大有公而勿私也，余象见前，变小畜后全卦内隐之通错交错诸象，可以类推。五爻变阴，上卦成离，下卦为乾，合成火天大有；大有无私，气充而光明也，上用坎，下用乾合成水天需，需，从容不迫，气不临也，上用离，下用坤，合成火地晋，晋自昭明德，三省其身也；上用坎，下用坤，合成水地比，比，心有主持，精气交孚也；上爻变阴，卦成泽天夬，夬，决疑而情悦也，上用兑、下用坤，卦成泽地萃，萃气聚而欲乱也；上用艮，下用乾，卦成山天大畜，大畜阴阳畜而气养也；上用艮，下用坤，卦成山地剥，剥阴消阴而气耗也。用九卦变坤，气以身为主，命在于背，念兹在兹也，余象已有见于前者，悉从略。

言养气所以祈天永命也，气得所养，则精满体充，粹面盎背，而情欲易动，动则气败，故曰志一则动气，志者，情欲之谓也，必有以持之，持之者为礼，故曰：“非礼勿履，礼严则离，必有以节之。”故曰：“和为贵。”中庸曰：“是故君子必慎其独，防私室之肆也。”孟子曰：“物交物，则行之而已矣”，言外诱之强也。情欲非仅饮食男女之私也，视听言动，声色货利，无一非情欲，节之以度，则为天，纵之以人则为欲，宋儒知此义，故曰存天理去人欲，而辞不达义，遂为后世所诟病，以为充宋儒之说，必灭人道而后已，与二氏禁欲之说无异，此固宋儒之失，然其实，只在辞不达义，语焉不详，而学人之不肯虚心求索徒尚口舌之争，亦实自取其敝也。主敬存诚，格物致知，非程朱之语，《周易》与《礼记》之言，百世而不可废者也。阴明以人之习闻而忽之，易之以良知良能，良知良能，非阳明之语，亦圣人之言也。阳明提出，不过欲人警觉耳，而人之不悟也如故，嗟夫。

何谓知能，见闻是也。修身养气者，能节其情欲，则知能发而万

物皆相见，所以能前知。所以能永命，故木道知能之易，为圣人四道之一，学人勉之哉。

七、余说

天道运数，下应于地，则为分野，应于人，则为感应，应于术，则为占验。此应于地者，既济之象也。遇风而头痛，此应之于人肝者，姤之象也。春雷震发笋竹怒生，此应于木者，震之象也。无机不应，无隐不彰，此天道运数，所以能包地与人木而前知也。地道性命，包人与木而言之，地无灵也，地不能离天而独立，地之灵皆天之运，运之所至，为世之必然，势无穷尽，大要不过生灭，地不能出于生灭之外，人于木亦不能出于生灭之外，性命为生灭之本源，人附地而立，木附地而生，言性命，则地与人木皆在其中矣。命，天也，性，天地之合德也，言性命，则天地之义皆尽，人与木之义亦尽，性命深奥，不能知，圣人教人循理求之，理，条理也，条目也。事物必有象，象必有理，理必有条目，循一可以得万。此地道之前知也，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始条理、终条理或曰得其一，万事毕也。人道治平，所以求安身也，安身必先安人，人情自私，凡有利于己者，不憚出以争杀，而天下遂不能安矣。圣人忧之，演《易》以吉凶悔吝垂戒，而人之自私者，殉其所欲，并吉凶悔吝而反之，此易所以有大义，而仁义立两极，盖恐以安人者而祸天下后世也。木道知能，所以求立命也，人命无常，寿夭更不齐，尽命死者，虽夭亦寿，不尽命死者，虽寿亦夭。人为情欲自私所蔽，百无一二人能尽其命，草木则不然，除灾祸外，大抵能尽其天年，圣人本草木养生之理，明礼乐，教人发其知能，而耳目聪明，知所选择，感而遂通，此木道之前知也。又虑人以妖妄灾祸，以小聪明为得，故演《易》以微言出之，盖欲人之自得之也。天道幽远，地道精深，非常人所能窥测，故孔子不言《易》，虽言之而辞甚隐秘，仅偶露机倪而已，如谦复并涣诸卦是，人道大义易识，然识之未必真，木微言难知，若知之则必确，故《羲经》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反复皆言大义，彖传尤再三致意焉，微言则时时寓于大义之间，欲人以内圣之聪明，补外王之认识不真也。君子居易以俟命，读书以明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然而千百人中达者有几，是则独善尚矣，独善无过于修身养气，格物致知，此木道之事，故人道可言而不必言，木道不可言而必须言也。能言木道者，亦未有不能兼知人道者。故吾于诸卦之中略述修身之理，以为学易者之参考焉，其他治世、用世、卜筮等用，则一概从略，至其言是否，则在于见者，蒙庄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孰又知其为是为非哉？”所以为姑妄言之也。



说 坤

坤为身为腹为血。乾为命为首为气。乾无坤，命无所依，首无所附，气无足运；坤无乾，身无所主，腹无所戴，血无所统。故修身（坤）养气（乾）必乾坤并言，方见其象。乾坤，阴阳也，此言其大端。若言其细，则气血又有气血之阴阳，气之生于身者，对五谷之精气为阳，对外乾之天气为阴，故震为阴中之阳，外乾之天气为阳；人之体化息为阴，故巽为阳中之阴，气化为血，赤为阳，黑为阴，血化为气，玄为阳，黄为阴，合气血而言，轻清而上浮者，为气为神为阳，重浊而下沉者为精为血为阴，更统合而言，则息也、风也、雾也、沫也、云也、雨也、火也、光也、寒也、热也，流水也、迅风也、钟鼓也、琴瑟也。凡目之所见，身之所觉，耳之所闻，在吾身者，皆精神气血阴阳之变化，感觉之殊异，实同物而异名，所以主之形之者，则在炁（艮）之习（坎），炁习籍足起，故坤初用震、习之所，在肾；故坤二用坎取离，炁习则目中光见，天人将应，坎离交会；故坤三用坎离而兼坤，可会于息，则气机顺，天人合，无得无失；故坤四用震巽，习久则气充体润精光内粹，冲和外溢；故坤五用离兼坤象，此由初养气而至气已养也。若初习者，气机未顺，天人交争，则为龙战于野之象，故坤上爻取坤震艮：龙战者，气争也；野者，身也，气争，则目见玄黄二色之光，交错不定，故坤上爻又取次卦水雷屯阴阳始交之



状，而曰其血玄黄也，此就乾言坤，修身养气之大略，舍乾外，坤无可言也。昔人言养气、述其身之所经，既毕矢之曰“若有一字虚诬，貽误来学有如天日”，吾于此亦复云然，愿学《易》君子，去其虚骄之气、锢蔽之见，文字之习，详绎孔孟程朱之悟，以证《易》象，庶几其不差乎。《中庸》曰，愚夫愚妇，可以与知与能。孟子曰：“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人人固可以为圣贤，惟在志之立不立，德之修不修耳。维明照四方，万物皆相见，非甚难事也。乾坤，言其本性，则乾为男子，坤为妇人，以其形之殊也，故后世言修养者，援坤之二四两爻为证，谓男子存气于肾，妇人存气于乳，此实邪说。儒之修养，无男妇之分，皆主静存诚，收心澄虑为旨，非礼勿视、听、言、动为行，一切咸本生理之自然，绝无矫揉造作存气之说。坤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乾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天下文明，已明言坎离之互用，其效相同矣。坤四曰“括囊，无咎无誉，慎不害也”，乾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乾道乃革，均为用巽进退之象，固无男妇之不同，吾儒学虽精微，亦只是中庸平寔，无索隐作怪也。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坤无元也，坤之元为乾之元，乾无亨也，乾之亨乃坤之亨，乾坤合，而后乾元亨，坤亦元亨，乾始能以类利天下，坤乃利于牝马之贞。

乾，马也，马之八尺以上者曰龙，龙马同类。乾言气，气随天运，犹龙之行天，故乾以龙为象，坤为血，血从气运，故坤取乾象，以牝马之贞，喻气之行身，犹马之行地。乾以命为主，以气为辅，气运于天，无时或息，故曰“天行健”。坤以身为主，以血为辅，血从气行，为势所趋，故曰“地势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此经文自释坤元亨之义，言学人有所修为，先无所从，后得所主也。君子，下卦变艮象，全卦合成地山谦，谦，君子终其任，仁以为己任也，有攸往，下卦变坎象，全卦合成地水师，师，君子容民畜众，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也，先迷，下卦不变、纯坤无象无用，无所从也。后得主，下卦变震，全卦合成地雷复，复，气从地起，渐复其初也。初习养气者，心志

不宁，气迷失道，后始得途，地山谦，艮在坤下，内隐坎，炁始降也，地水师，坎在坤下，内隐震，心烦扰也（坎为心坎为惑师之初曰失律，三四或四曰左，皆惑象，二四中，五曰长子弟子，上曰小人勿用，皆反正言之，亦均惑象，故师象烦扰不定），纯坤无象无用，迷而失道也，地雷复，阳由下生，阴得所主也。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此经文自释利牝马之贞义，西南坤方腹也，朋、离、目也，全卦合成火地晋，自昭明德，气习于复，目中光见，其形如月、双月为朋，故此月即名朋。汉人则名之为月，月由离生，离坤同类，故曰得朋，东北艮方背也，全卦合成地山谦衰多益寡，气入于背，坎不上习，目中光晦，故曰丧朋，谦虽失月，然为君子之终，故安贞而吉也。安贞，坤艮之象。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此释经文坤元亨之义。彖，南方之兽小者名象。其庞大者，名象，故《彖》者，大象之意也。乾为天，天无际，故曰大，坤为地，地有终，故曰至；乾有形而无质，不能生物，故曰始，乾元入坤，坤以乾元为元而成物，故曰生；坤不能自生，从天之运，代之而生，故曰“乃顺承天”。乾坤合而物生，物不止一，故曰万物；物皆为质，附于坤，不能去坤，而归乾，故曰“厚德载物”，此坤之德，亦即乾之德，合乾坤而始成者也。故曰“德合无疆”，此所以为大亨即元亨也。诸语皆取乾坤及地天泰象。“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此释经文利牝马之贞义。坤后隐乾，坤无乾不成，乾无坤不生，乾坤形成坎离，坎离习畜，物皆品列，而生生不已。故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也。乾坤坎离，皆互为反正，互为隐显，故曰含；乾大坤至，故曰弘，离为大，故曰光；坎离合德，故曰品，乾坤合而震巽艮兑之义皆具，生生不已，故曰咸曰亨，究其所以能至此者，胥由气运于身而然也。故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谓阴中阳气，周循于身，如马之行地无已也。”“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此释经文“君子，有攸往”以下诸语之义，说已见前，惟“东北丧朋，



乃终有庆”二语，则于地山谦外增取火山旅象，旅升中于天，君子之终，安贞之吉，学人至此，德已同地而配天，应用无方矣，故曰“安贞之吉，应地无疆”也。柔顺均坤象。《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即《彖》辞“坤厚载物”语，《大象》特提出，教学人体其义，为修身之本，以坤之德，惟厚能载物，余皆承天之运，以乾之德为德，非坤之专德也。德不积不厚，则气亦不厚，德不厚不能承天，气不厚不能运物，物于地，虽有万殊，统其类，不过动植，而气之运乎其间，势之必同者，不过饮食牝牡，生死繁殖而已，于人亦不能悖乎此理，而物之在人者，内为脏腑，外为器官，气之运乎其间，势之所必同者，喜则笑，怒则愤，悲则哀，七情动于内，色必形于外；目嗜色，耳嗜音，口嗜味，物诱引于外，欲动于内，情欲之动，皆气结于脏不能运也，不能运，久必不能载，不能载，即病矣。病则气耗，君子慎独，动容中礼，《玉藻》《九容》，皆所以厚其德，亦即所以厚其气。又多言伤气，多动亦伤气，君子言思切，动思恭，亦所以为厚其气也。故君子曰“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势坤也。

初六，履霜，坚冰至。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坤为身，身与地同类，地气常通于身，由足而上，犹呼吸（天气）之出入于鼻，惟其力小而散，故人不之觉，澄心静虑体会之，即觉一缕微热，循股上升，至于少腹。地气阴，阴为热，故觉热平日不觉者，以心情骛于情欲，息为情欲所格，不能下降，阴无所附也，澄心静虑，则情欲静，息下达，阴阳接，阴有所附，随阳而升，故《象》曰“阴始凝也”。初爻阴变阳，下卦成震，震为气为足，为起为履，象气从足而起，全卦合成地雷复，复一阳初生于下，驯而致于六画皆阳，全卦成乾，乾为寒为冰，六画纯乾，则坚冰矣。复，十月卦也，凉秋九月，露之著于草木者，始结为霜，至十月，霜可履矣。乾，冰也；乾震通象，震中有阴，寒内蕴热，故为霜，复，初阳也，二阳生，则全

卦成地泽临，大震之象，春雷震发，万物萌动，三阳生，全卦成地天泰；阴阳交通，物皆舒信，过此以往，乾道革矣，修身者，始觉热由足起，復也，继觉循股而上，身微动，临也，至肾（坎）而目中光见泰也。亦坎离交会之水火既济也，过此以往，则全卦成雷天大壮之大兑象，身震动而汗如藩，不止则败，乾道之革也。復復隐天风姤，息下达，阴阳过，震始起也。上用坤，下用巽，卦成地风升，气始上，积功累行，以至于高大也。上用乾，下用震，卦成天雷无妄，气不宁则百灾也。此皆修身养气之象，可体会于身者，语之于行则克己复礼，三省吾身，复也；见此邂逅，白芳纯束，姤也；毋不敬，舍则亡，无妄也。《书》曰：“不矜细行，终累大德。”《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尤为时重之象，盖取升，而言谨也。天地之气，形于物者，夏至五月（姤）阴生于下，地气上腾，无形无迹，熏蒸而已。地气热也。遇天气之寒（阳），化而为雾，历六月七月，卦成天地否，雾结为露，过此以往，否已逾半，盛衰之际，泰几将动，热极而寒已潜伏于中，至八月湛湛之露，转而为白，是为阴之将凝，九月则凉，露为霜，十月冬至阳复霜可履矣，冰始冰矣，“驯至其道，至坚冰矣”，而其由来，则始而无形远迹者，继而气，而雾、而露而白露而霜而寒霜而薄冰而坚冰。由渐而至著，同物而异形，阴阳之所变，寒暑之所成。凡物皆然不能出乎此理，人之生，亦复如是，故修身之养气，以此为喻，而曰履霜坚冰至，《文言》更发挥其义，而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盖言修身之道在于谨，勿以事之微小而忽之也。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此道光也。”乾象男子，体阳而用离，坤象妇人，体阴而用坎，用离则坎习离畜，天道下济而光明，故乾二取天火同人之象，人与天同也。同坎则离不畜而坎不习，离自继明，成重离之象，故曰坤二曰“直方大”，取离用坎也。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直，阳也，方，阴也，大阳也，合直方大三字，而成离象，此坤体未动之本形，动则二爻变阳，下卦成坎，坎内一阳，直也，又为正为敬，阳在于内，直，其正也，敬以直内，方坎之二阴也，又为



义，阴在于外，故曰方，其义也，义以方外，以敬义束其身心，则气充体润，光明自见，此坤变坎成地水师，内隐地雷复，其后又隐天火同人之象也。坤体离形，离虽不习，能自光明，成重离，继明之用。故曰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不习离也，无不利。亦离也。合之成重离，地道光，坤自有明也。坎离之用，乾坤相同，故曰德不孤，则不疑其所行也。男子体形，外实中虚，离上坎下，为火水未济之象，故坎习离畜，阴阳会，而后光始见，妇人体形外虚中实，坎上离下，为水火既济之象，不须习畜，阴阳本和，自成重明之德，故曰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观此可知男妇之体形虽殊，而坎离之用则一，其修身养气之事同，只在敬义立身、谨言慎行、其德不孤，于男妇之殊形，无所用其疑也。下卦变坎，上卦用乾，卦成天水讼，下卦用离，上卦用坤，卦成地火明夷，讼，气血不和也。明夷，光晦不明也。此皆误认乾坤男妇之殊形，修身为失其义者之象也。二至上爻交错反正诸象，与初爻义同。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三爻部位，已至身半，腰腹坎所习地，水火相成，不论男妇，均见养气微验，故取象于三爻阴变阳，下卦成艮，全卦成地山谦，变谦则二至四为坎，内隐离，故曰“含章”，章，文章也。离象；谦为君子有终，故曰“可贞”；变谦初至四错水山蹇蹇之二四，“五臣蹇蹇，匪躬之故”，五曰“大蹇，朋来”，天后隐天泽履，履之三曰“眇能视，跛能履”，谦二至上错地水师，师“王事也”，故曰“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凡此诸象，皆修身养气已获成效，惟小明不足以言大事，小行不足以负重任，因其时有不验也。故曰“以时发也”。曰弗敢成也，所得虽无所用，然君子之终则由此始。可守而益勉，故曰“知光大也”，曰无成而代而终也。下变艮，上用乾，卦成天山遯，远小人也。艮为隐兑，上用坤，卦成地泽临，敛其气也。谦后隐履，定其

志也，谦二至四错雷水解，缩其气也，履错火泽睽、风火家人、天风姤，则祛其疑，正其位，和其遇，修身养气，视听言动，必遵之象其余反正交错之象，以此类推，并参观初二两爻。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四爻部位已至腹上胸际，气已达肺，震巽相接，故卦象四爻变阳，成雷地豫，豫上震气也，下坤腹也，为气已过腹之征，气过腹与天气之息（巽）相接本为生理之常，无丧无得，故曰“无咎无誉”，然而气上于腹则浮躁易动，或胸隔胀满，华盖受损而有吐血之患，故有括囊守口之象，而曰“慎不害也”。谓毋以多言动其气，慎则不为害也。豫后隐风天小畜，养其气也，上用震，下用乾，成雷天大壮，妄动也，上用巽，下用坤，成风地观、谨容止也。豫初至四错山地剥，二至五错水山蹇，三至上错雷水解，初至五错水地比，二至上错雷山小过，豫后隐小畜，初至四错泽天夬，二至五错火泽睽，三至上错风火家人，初至五错火天大有，二至上错风泽中孚则养气者视听言动谨不谨得失之象也。否泰之几，胥系于此，故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剥，病也；蹇，难也；解，怠也；比，附也；小过，过也；夬，愬也；睽，疑也；家人，亲也；大有，众也；中孚，应也。止剥，无如厚下，解蹇，无如知止、振解，无如用恕，释比，无如亲贤，矫过，无如行恭，去夬，无如和众，祛睽，无如从同，和家人，无如自正；保有无如扬善，守孚，无如明信，此皆修身砺行之大要，可以慎之而无害也。余象以此类推，并参观初二三爻之象。

六五，黄裳，元吉。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五爻于卦画为既终，于形体为元，于修身为成德，于养气为昭



明，故取五爻变阳，上卦成坎，全卦成水地比象，比吉也，比辅也，血从气顺，阴阳和严，人附于此，地应于天，饮食宴乐，人天大同也。上卦坎，内隐离，下卦坤，内隐乾，乾坤坎离气血阴阳，和顺从严也，比内隐，火天大有，人天大同也，上用离，下用坤，成火地晋，自昭明德，人附于地，上用坎，下用乾，成水天需，饮食宴乐，行不逾矩也，乾坤相对，坤明乾隐，地应于天也，其象上吉，故曰“黄裳元吉”，黄，离色，裳，坤象，合成火地晋，明德日昭，离隐坎后，故曰文在中也，阴阳相错，谓之文，乾坤坎离之合也。学人于此已至诚中形外，其德不回之候，故曰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五爻变阳之反正交错诸象，可参观初二三四爻。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上爻为卦之结束，并为另起次卦之象，本卦坤为身为血，其象全在乾之气运，故取阴阳交争，光色玄黄，次卦水雷屯之象。屯，上卦坎，下卦震，坎为血，震为玄黄，故曰“其血玄黄”，屯之初至五颠倒成两震之象，震为龙，屯之二至四成坤，坤为野，颠倒两震皆争坤之中爻，即三爻以成象，故曰“龙战于野”，上爻变阳，卦成山地剥，剥上为艮，艮内隐兑为穷，不取剥而取屯，故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又曰以大终也。道与大皆上爻变阳之象也。龙气也，坤腹也，修身者震由足起，入坎上习，艮由背下，亦入坎上习，震气艮炁皆阴中之阳，同性相拒争，与腹内五谷精气相合，故曰龙战于野，故曰阴疑于阳必战，疑，拟也。谓艮震皆非纯阳，仅拟似乎阳而争合耳，艮震皆处于视纯阳如无嫌疑之地，特称之为曰龙，以明其非纯阳，是以曰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艮震虽为炁与气，然均为阴体，与血同类，是以曰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艮震与五谷精气合，则成玄黄二色，玄由坎出，为阳为天，黄由离出，为阴为地，见于目则为玄黄相杂之光，故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色也。天玄而地黄，玄黄图之于

纸，玄为●乾也，黄为○坤也，乾坤交合，乾入坤中，为☵，坎也，坤入乾中为☲离也，乾遇坤，能往来，坤遇乾，能升降，乾坤往来，升降变化万千，大地，山河，草木人物，胥相见矣。此之谓修身，此之谓养气，此之谓希贤、希圣，此之谓与天同体，而亦即所谓圣功，内圣外王之学儒者之绝诣也。乾元用九，用艮下坎，成山水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中庸》曰“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此学习之基，故曰见群龙无首吉，谓乾不可用，用艮之近纯者也。艮数九，故曰九，言九不言艮者，天命报于九锡，成仁入圣之基，均此始也，坤元用六，用巽合兑，成风泽中孚也，中孚化邦，应天也，《中庸》曰“浩浩其天”，苟不聪明睿知，其孰能之，故曰利永贞，谓坤无所用，用巽之申命也，巽数六，故曰六，言六不言巽者，六合之体，莫能外此，君子之终也。用九用六，知至至之，知终终之，乾坤之能事毕矣，故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又曰“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乾坤岂《易》之门耶，乾坤岂《易》之蕴耶，裂乾毁坤，天地于是乎息矣，万物于是乎绝矣。此乾坤之所以为大为至而资始资生也。

余说

今之言修养者，不归于佛，则归于道，于儒，则以其言平淡，习闻而不察，遂以为干禄之阶，治世之策，非修养也。而学儒者则又严其崖岸，出乎人情，有言及身心性命者，则斥之曰，此二氏之说，离经叛道，非无法也，不然则同怪力乱神，吾儒所不语也。素隐行怪，吾儒所不为也，呜呼，儒者之学，具为所言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非性命耶，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非身心耶。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非怪取。陈恒弑其君，李氏伐颛臾，非力耶，君取于关而同姓，非乱耶，乡人雉，非神耶，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所纪，何一非怪力乱神乎，史伯之对，史苏之占，内史权兴之语宋襄，则又疑似乎素隐行怪也，推而至于《诗》也，《礼》也，《书》也，《易》也，固无不言身心性命，怪力乱神，而近似乎素隐行



怪也，知于此必有说矣，崇儒者，曷不思之母概以言儒之修养者，为二氏之说也。

佛出于婆罗门，其说与儒异，大要不外于六种振动，而视听、言动为之纲，分为二十四圆通，终之以耳目合德，为第二十五圆通于八还辨见，论视允详，理可参证，与儒不同之处，儒知有生必有死，既死何必生，求其权操于我，循大化之自然，而不与草木同腐，故立命必先安身，致知必先格物，此势之所必至也，佛知有死由于有生，不灭惟有不生，求以人力胜天，还四大之假合，而超于三界之外，故立行必先誓愿，降伏必先解脱，此理之所或有也。

道之渊源，不出一家，周秦之际，与儒同源，儒出于经，老出于史，后之道者，为老之杂流，老言妙窍，儒之耳目也，老言黑白，儒之玄黄也，老言玄牝，儒之坎也，言其中有物其中有精，儒之万物皆相见也，言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儒之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也，降及两汉，方士巫覡杂之，神仙之说兴，符咒之术出，道非老矣，两晋六朝，佛入中国，妖亦东来，其源愈多，其说愈杂，旁门繁兴，诡辞迭出，不但非老，且非道矣，唐宋以还，迨及蒙元，士夫君子，抱痛亡国或遁玄门，偶言道德，大道、龙门、分宗南北，于是又与儒说理相近；明清以来，至于今日，又以飞鸾降神之术，大道龙门两宗，复成广陵绝响，今也，其言修养，所谓正教嫡传，大抵以调呼吸，守丹田为主，有言周天者，则搬运精神，循夹脊三关而逆溯，有言炉鼎者，则附会丹诀，或造孽百端而妄作，所谓大师不传之秘语，有学而，有刀圭，有玄关，有符火，学而云者，谓以而字上一画，移下成血字，喻艮阳入坎。刀圭云者，谓以戊己两字之首画丿 ㇏合成刀字，戊己皆土，二土合成圭字，喻坤艮易位。玄关云者，谓两眉中间，为所守一窍，喻坎离合德。符火云者，谓一呼作二呼为火，一吸作二吸为符，喻风火进退，究其实，依然不知，艮阳下坎，坤艮易位等为何事，不过取古丹经语，其诡异其辞，自炫其秘耳，故古之道者，知有死，因短生，长生乃不死，欲夺造化之权而长存于两大之间，故以清静葆其神，无为养其精，修假身以胎真元，此事之不可能者也、古之道者与儒及

名师讲义

刘蕙孙周易讲义

佛实同途而殊归，同功而异旨，后之道者，则诤张为幻，自害害人，老聃所谓不知常妄作鬻，学人修养，于圣贤经旨，固宜笃信躬践，于二氏之说，亦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识其邪正，可与吾儒参者存之，否则置之，不必以诋人为卫道，更不可见奇而心喜，天上固神仙，人间亦无佛陀，惟有圣哲儒贤与端人正士耳。



说 屯

屯，震起于足，气屯坎上，将动未动也。修身者澄心静虑，思止于足，则人地感通，气从涌泉穴起，而上达于坎，坎肾也，为蕴精之府，欲常下流，其气难满，上升者微，人天之分，即在于此。震起达坎，阴阳会合，精气充满，屯于坎上而欲升，其状将动未动，如春沼潜鱼，屯居聚处，故曰屯。动则上习，习者，动之形也，其状如小鸟之数飞，时起时落；又如微风之乍起，时作时止，或如中流之收藻，时左时右；终如秋鹰之摩云，似止似动，故形容之者，曰春沼鱼动、曰小鸟数飞、曰习习谷风、曰左右流之、曰苍鹰摩云，皆言其屯而习之状也。

坎曰习坎，亦由于此，屯则将习未习之际，故经彖六爻，皆将进不进，欲前欲止之辞也。学人明乎此义，体会于身而力行之，则养气之事，思过半矣，故曰反求诸事，反身而诚也。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上坎下震，合而成云，屯于天，雷隐云中之象。坎，水也，水上为云，坎又为玄、为隐伏，震为雷、为动，玄云在天，雷潜于中，阴阳郁结，欲雨不雨，象人气起于足，屯于坎上，将动未动，动则阴阳郁

解，而降物生，故曰“元亨，利贞”；元亨，大通也。利贞，宜待也，元亨则干五易位，卦变地泽临大震之象，震雷声威在上，恐惧于下，震惊百里，不丧已鬯，临之六爻，皆咸临，至临知而不用之辞，故曰“利贞”，曰“勿用”也，勿用亦震象，“有攸往”，坎也，下卦变坎，重坎成习，屯而未动，非习之时，故习坎之象不可用，而曰“勿用有攸往”，有攸往，又为阴阳相求之象，阴阳之求，阳必先动，动则初四易位，卦变泽地萃，萃，或聚或乱，非屯之义，二五继动，卦成雷水解，物皆解析，亦非屯义，故曰“勿用有攸往”，然则屯无他象乎？曰：“不然。”屯当取二五易位地泽临大震之象，震为公侯，故曰侯，震由变临而成，故曰建侯，仅可取此象，故曰“利建侯”，不变则已，变惟取临之大震象，故曰“有攸往，利建侯也”也。学人初习养气，现经文取象，可知震起于足，阴阳初交之时，惟宜戒慎恐惧以守之，不可有所动作思维，自致大亨之途，《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庸》曰：“是故君子必慎其独。”此之谓之。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刚柔，乾坤也，乾坤相错，一索得震，再索得坎，屯次乾坤之后，先震后坎，故曰“刚柔始交而难生”，震始交也，难，坎也，喻学人养气，初难安静，必持以勉强，然后能定，勉强者，志也，刚也；气，柔也，以志持气，刚柔交也，故曰持其志，毋暴其气。下震动也、上坎险也，震在坎下，动隐险中之象，故曰“动于险中”，动则二五易位，二五分居震动坎险之中，故曰“动于险中”，二五易位，卦变地泽临大震之象，震与临，均为声威临蒞，成慎警惕之卦，循此以行，无不可入，故曰“大亨贞”，亨，交也、通也；贞，守也、正也，喻学人养气，震上达坎，微觉震动，宜戒慎持之，故曰气一则动志，动乎险中也，志一则动气，大亨贞也。下震雷也，上坎雨也，玄云屯积，雷隐其中，动则雷鸣雨降，声威既满，沟阴皆盈，喻学人养气，待具自充上达乘兑



(肺)化雾化露,周布全身,粹面盎背,故曰德施溥也。卦变地泽临,大震之象,上坤隐乾,天也,震为作物,作,造也。大震像乔木,内隐大巽象,丰草,草长木茂,像蒙昧未启,荒榛未辟,故曰天造草昧,喻学人初习养气,天知方启,人知尚强,故曰物格而知致。又曰万物皆备于我也。震为公侯,变临取大震之象,为求气充上习而天道下济也,非为人坎即静而不动也,故曰宜建侯而不宁,不宁亦震象,喻学人宜知养气之旨,故曰安而后能虑,能得也。经文简略,《彖》辞特发采其义、言学人养气,宜安定心志,澄静思虑,持气之充,持以敬慎,自有大亨之道,勿生疑虑也。故曰宜建侯而不宁。不宁谓气宜动而求习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上坎为云,下震为雷,合而成卦,为云屯雷伏之象,故曰云雷屯,君子,取初至五颠倒均成艮象,经,绳也,纶,亦绳也,屯初至五,颠倒为两震,内隐颠倒两巽,巽为绳,故曰经、曰纶。学人观屯之象,识坎艮震巽之义,以勉之行之,故曰君子以经纶,学而时习之之谓也。学人养气,艮下于背,震起于足,交会于坎,上习合巽,成阴阳和合之功,故大象于经彖所取坎震两象外,更增艮巽两象,以明四象为养气之基,而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谓坎震之会,为学人之经纶也,龙战于野,亦是此经纶之象,又卦变此泽临成大震,内隐大巽,倒成大艮,内隐大兑,象义亦同,上卦坤明乾暗,则刚柔之交,下卦兑明艮暗,则山泽之感,《诗》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此之谓也。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为最下之爻,于身属足,为不能成用之位,故下卦震内隐巽

之象，以明气之难升，而曰“磐桓”，磐桓，徘徊不前之貌，震为足、为气、为起，巽为人、为进退，上卦为坎，合观则气从足起而入坎，进退不定，故曰“利居贞”，谓宜守而勿迁也。初虽无用，然合二爻以成象，则其用见，故曰“利建侯”，言二五易位，卦变地泽临之大震也。变临成大震，则气充于坎，屯而欲动矣，故曰虽磐桓，志行正也。谓气从足起，虽磐桓难升，而其志则在上跻，正而非误，志，初四相应之象，行震起之象；正、初为阳爻之象，初虽有应，不及为用，取二五之易位，五居上卦为尊，五、阳爻，为贵，二居下卦为卑，二阴爻为贱，五阳来求二阴，下而易位，降尊贵以就卑贱，故曰以贵下贱。易位则卦成泽临，上坤下兑，坤为得为民，五爻阳象，因五下易而上成坤，故曰“大得民也”。学人初习养气，觉一缕微热由足而起，上跻甚难，此际但宜静居安守，渐之气达于坎，自少腹以下皆觉微热，此际更宜敬慎，以气在腹中，已与肺接，气躁易动，动则伤肺，故取地泽临，兑在坤中，肺在腹中，隐大震，全体皆气之象，自兹以往，坎升离降，阴阳交会，目中光见，故曰“大得民也”，谓阳得阴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为坎位，于身为肾，气升至此，行将上习，其状如屯于坎上，欲进不进，故曰“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屯如遭如，进退不前之貌，取下卦震为隐巽之象，下卦震，二至四坤，三至五艮，为倒震，上卦坎，四象均马，四马为乘，四象并列而不动，如四马班立而未行，故曰“乘马班如”，言气入腹下，未上习也。上卦坎为寇盗，二五相应，阴阳交易，上坎变而成坤，故曰“匪寇婚媾”，二至四坤为妇女，为阴，阴不求阳，故曰“女子贞不字”。二为震中之爻，逼近初阳，为初所系，不能自应，故曰“六二之难，乘刚也”，舍震取坤，二无所系，五动下求，二应而上，故曰“十年乃字”，十年，坤象也。下卦震内隐巽，明暗两象合成雷风恒，恒，久也、常也。恒为夫妇之卦，舍震用



坤，变临取大震之象，明暗合成之恒不见，故曰反常也。

男滋按：震后隐巽；震外巽内，是为恒。恒，常也。反常，不用恒而用震外巽内反象之类，皆反常。之二曰：“或锡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即“十年乃字”。《易经》之义，十年、十朋取象同。

学人养气，震起达坎，其力未充，屯于坎上，一时不易上习，故二爻言其情状如此，“乘刚”云者，言坎阴牵于震阳，即肾气与足气混合，坎性向下，非足气充满肾中，不能上习，反常云者，变坎性之向下，入腹而向上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三爻为下卦之终，于身为腰背之际，气行至此，易误所趋，或后达背，背为艮，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鹿、山鹿也。三爻属上，合四五两爻，卦成艮，为山，三为艮之下，故曰鹿，分三属上故曰即，气之上习，为求坎离合也，三属上，成艮非离，故曰无虞，离为网罟、又为人，虞为司猎之人，合离为网罟、为人两象而言，故离又为虞，三爻属上成艮为木，属下成震、亦为木，双木为林，艮震颠倒皆隐巽，巽为人，三爻无论属上属下，皆适居艮震二木之间，故曰“惟入于林中”。君子为三至五艮象，几为动之始，三爻动而属上，为成艮之几，故曰“君子几”，成艮不能显用，不如不取其象，故曰“不如舍”。三合二四成坤，为吝，合上成艮隐兑，为穷，三爻无论何往，皆无所用，故曰“往吝”。又曰“君子舍之，往吝穷也”，谓三爻之动，无可也。起震入坎，本为上习合离，今气入于背，无离以畜，故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禽，坎象，坎为飞鸟也，离为网罟，坎习离畜，如鸟丽网罟，故曰从禽，言猎也。离获坎也。学人养气，觉微热由少腹而入背，此为气行有误之象，虽无大害，然亦无益，此即坤卦先迷，东北丧朋之象，宜立时警觉，气即返坎，入腹上习，此即坤卦

后得主，西南得朋之象，故曰：“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四为上卦之始，于身为胸腹之际，养气者，坎不上习，系因胸腹间有纯阴之气相阻，故取上卦坎内隐离之象，变卦为火雷噬嗑，噬嗑合也，去其中间之梗也，故曰“乘马班如”，言气不习也。象详二爻，求婚媾，坎离正配，阳求阴也，往吉，上卦坎变离则吉无不利，离也，“求而往，明也”。坎变为离，卦成噬嗑，梗去，光明也，自腰以下为下体，于象属下卦，自腰以上为上体，于象属上卦，学人养气，气从足起，上升至坎，易，气从肾起，上跻胸腹，难，以二至四为坤，象腹中纯阴之气，为梗也，艮坎震，均阴中之阴，其类与坤相近，不易洽合，四为初本相应，惟四阴初阳，阴不先求，故求婚媾，为坎阳之求离阴，非初四相应之易位，故爻辞曰：“往吉。无不利”，《象》辞曰“求而往，明也”，盖恐误会往吉为指初四而言也，明亦离象。

六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五爻居上卦之中，于象实卦画之毕，于身为元首之位，屯象气之积而未习，除初二两爻欲进不进外，余皆不动不应之象，故曰“屯其膏”，坎为雨泽，泽为膏也，坎内阳而外阴，阳为大、阴为小，守而不变则为贞，坎之下爻，即四爻阴，不宜动，动则初四易位，卦成泽地萃，非屯之义，故曰“小贞吉”。坎之中爻即五爻阳，与二爻相应，宜往交易，成地泽临，大震之象，不交则大震象不成，故曰“大贞凶”。舍坎不用则离不见，不成火雷噬嗑，故曰“施未光也”。施，坎雨下降之象，谓离引坎内，坎动则见也。离为光、离不见，则为



未光，屯之象，气屯于肾而未进，坎不上，离不下，实无所得，故曰“施未光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上爻为全卦之结束，复起次卦山水蒙之象，蒙由倒转屯卦而成。倒屯之震成艮为泣，坎为血，泣血交流而向下，故曰“涟如”，此仅取次卦成卦之象，无关次卦之旨，故曰何可长也。学人观玩屯卦，体会气象，可知主旨全在二爻，即气从初起，至肾，为腹中阴浊之气所阻，不能再进，误入于背，背不能通，复返于肾，屯积不动，气充以后，始变他象。初爻总括全卦，言气初起，至气充满；二爻言气屯于肾，至气充满；三爻言气误入于背；四爻言气受阻，反去梗之效；五爻言去梗之方；上爻又总括屯之全旨，并起次卦之象，以见气盈而后变也。

余说

屯为气屯为坎，欲前不前之象，故其用卦为习坎，为未济，习坎者屯之止也，未济者，屯之用也，六爻之辞，二五均见屯名，为阳爻，余爻无屯名，为阴爻，二五阳，余爻阴，合成习坎，坎之习，为学人始终之事，一日如此，日日如此，须臾所不可离者也，故曰学而时习之。其又一象，则二四上诸爻皆“乘马班如”，为阳爻，余爻无之，为阴爻，合成火水未济，屯，气虽聚而坎未习，离未畜，坎下离上，本不成用，故为未济，未济之用，以慎辨物居方，辨坎离之物居，坤艮之方也。其他各象，则屯后隐火风鼎，正位凝命，屯之果也。屯初至四错，地雷复，阳初动也。二五错山雷颐，慎言语，节饮食，养其气也。二至上错水地比，气充满精，德润身也。鼎初至四错天风姤，阴阳接也。二至五错泽天夬，阳决阴也。三至五错火泽睽，阴阳疑也。初至

五错泽风大过，阳过盛也。二至上错火天大有，顺天命也，上下易，成雷水解，缓也；错火水未济火水既济、雷水解、习坎、雷火丰五象。解后隐风火家人，亲也，错水火既济、火水未济、风火家人、重离、风水涣五象。上用坎，下用巽成水风井，错泽风大过、火泽睽、水火既济、火风鼎、水泽节五象。上用离，下用震，成火雷噬嗑，错山雷颐、水山蹇、火水未济、水雷屯、火山旅五象。上用巽，下用坎，成风水涣，错雷水解、山雷颐、风山渐、山水蒙、风雷益五象。上用震，下用离，成雷火丰、错风火家人、泽风大过、雷泽归妹、泽火革、雷风恒五象。自屯至恒凡四十二象，去其重复者实二十四象，皆气聚以后，其象成屯，可有之变也。学人随时体会，可知养气之义矣。



说 蒙

蒙，艮阳下坎，精满气充也，艮炁入坎，与坎气合，轻清者上浮而为气，重浊者下流而为精，气浮精上，坎在艮下，其象为蒙，故曰山下出泉，蒙，言艮下生精也。三教之修养无不葆精为尚，佛氏以精为种子，谓定光由种子而生，定生慧，慧能明心见性，故以禁欲为第一义，道者以精气神为三宝，谓神生于气，气生于精，精旺气充则神可常存，故亦以禁欲为第一义；儒者之说则不然，以精血为生化之源，精耗血亏，则体日瘁而生化之机绝，故以节欲养气为第一义。而以蒙次屯之后云，又蒙言亨而不言利，利不可言也，养得其正，利无穷尽，养失其正，何利之有，盖微旨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亨，二五易位成风地观也，观为大艮，我身及宗庙神道之象，生生之义，追远祀先，没世不忘者也。蒙，先生之始，观，先生之终，由始成终，所以为亨也。蒙成于艮坎二卦，艮中爻阴，坎中爻阳，言阴阳，阴之义不先求；言艮坎，坎不须上艮，而艮则必须下坎，我，坎也。自下言上故坎为我，童蒙艮也，艮为少子，故为童蒙，坎不须上

艮，故曰“匪我求童蒙”，艮必须下坎，故曰“童蒙求我”。以童蒙之求我也，故五爻虽阴亦必来下二而易位，以成风地观，观则蒙之亨也。筮，变也，初爻阴变阳，下卦成兑，兑为言说，故曰“告”，筮为谋于鬼神，蒙下卦坎，鬼也，上卦艮，神也，鬼神并见，初爻变兑，成告，故曰“初筮告”，下卦二爻变阴，卦成坤，三爻变阳卦成巽，皆非兑，不成告，故曰“再三渎，渎则不告”，渎即下卦坎之本象，坎为沟渎也。蒙有数义，曰蒙昧，天知未启也；曰蒙发，艮来下坎也；曰蒙覆，气屯坎上也；曰蒙稚，幼小无力也，卦名蒙，兼取诸义，经文因以重蒙为喻，言养气者，始则震上于坎，继则艮来下坎，气旺精生，续续不已，先有所知，继又无所知，是惟在笃行之而已，故曰贞利。学人习养气，本为立命，初无他求，然在震起艮下之时，思虑既静，情欲皆息，天知萌动，事必有能先知先觉者，此非学人之所求，本事势之自然，故曰“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迨既有所感觉，幸获之心生，人知又强，天知又伏，先知先觉之事，不能再见，故曰“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以际惟有所听之，励行所习而已，不必问先知先觉之有无也，故曰贞利。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吉，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上艮山也，下坎险也，坎在艮下，故曰：“山下有险”，艮又为止，故曰“险而止”，合坎艮而成象，险隐山中，山蒙险外，其象蒙覆，故曰“蒙”。喻养气者，艮坎之间，有险存在，宜敬慎知止也。蒙中有险，动得其当则亨，故曰：“蒙，亨，以亨行时中也”。上艮倒震为动，下坎常流不已，皆有行义，则二五易位成风地观，故曰：“蒙亨”，以亨行，谓蒙以亨行而得亨也。上卦倒艮成震，为时，下卦坎，内隐离，离为时，二五两爻居上下卦之中，故曰：时中，谓二虽不求五，艮则必下坎，适时而易位，居中而正，故亨也。坎不须上艮，艮必



须下坎、五阴义虽不先求二阳，志则相应，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谓坎艮之位虽异，相须之情则同也。初爻变，下卦成兑，以下卦坎之中爻两阳也。坎之中爻若非阳，则不能成兑，故曰：“初筮告”，以刚中也。刚为坎之中爻阳象，下卦变兑，全卦成山泽损，谓学人宜惩忿窒欲，坚定心志也。二爻三爻变，则不能成兑，以下卦本为坎，坎为沟渎，坎后隐离，为心，有心求索，故为“渎蒙”，谓学人有意求前知，故不能知也。二至五坤内隐乾，乾为正为圣为功，下卦坎亦为正，上卦艮为养，合而成象，故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全部《易》经，惟此一语，以秘旨坦白示人，谓屯为人圣之基，蒙为作圣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艮上坎下，艮为山、坎为水，泉也，二至四震为出，故曰：“山下出泉”，上卦艮为果，二至四震及下卦坎，均为行，三至五坤为“德”为“育”，坤生万物，“育”也。上卦艮为养，又为倒震，二至四震为稼穡，均有育义。学人观夫艮来下坎，精生不已，像山下之出泉，续续不绝，知精满则欲旺，欲旺则行或有所丧，德或有所败，故以果行育德为自惕之行，养蒙之功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下卦坎内隐离，离为发，用离则卦成山火贲，刚柔互交，玄黄错见，此发端之象，故曰“发蒙”。初爻阴变阳，下卦成兑，兑为刑人，下卦变兑，为初四之相应而易位，故曰“利用刑人”，二至五为震艮两象，即坤上六之“龙战于野”，艮震皆争二至五坤之中爻，即四爻成象，互相牵掣，如手足之有桎梏，是为二阳争一阴之象，欲去此梗，故变初爻为阳，与四相应而易位，卦成火水未济，以慎辨物居

方，故曰“利用刑人。用说桎梏”；桎梏为木制之手足刑具，二至五艮震均为木，艮又为手，震又为足，四爻无论属上成艮或属下成震，即无论象手或象足，皆木象牵掣，为梗，如手足之有桎梏，变初成阳，与四易位，艮震两象皆不见而梗去，故曰“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下卦坎为法，正为阳象，变坎之初阴而为阳，下卦成兑，坎不见，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震上坎而艮下坎，气蒙坎上，震艮均阴中之阳，遇腹中五谷精气，争与之合，故目中光见，玄黄交错，时见人物，虽非真明，然为养气者必经之景象，不可误认为有得，宜知坎尚未习，离尚未畜，为火水未济之象，而敬慎辨物居方也。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初爻阴，二爻阳，阳居阴止，阴为阳包，故曰“包蒙”。二爻阳为夫，五爻阴为妇，二五相应而易位，五来从二，卦成风地观，观为宗庙之象，妇人庙见，名正位定，故曰“纳妇吉”，上卦艮为子，二至四震后隐巽，为家，五从艮，来易二，内巽不见，故曰“子克家”。山水蒙内隐对卦泽火革，革克也。五来易二，革不见，故曰“子克家”，蒙者气蒙坎上，阳未习也，二为坎位，五为离位，二爻阳动而上，五爻阴应而下，阴阳交会，坎离既济，故曰“刚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勿用，二至四震象，取女，三上相应而易位，上卦成坤之象，见坤用乾，卦变天风姤，姤曰“勿用取女”，故曰“见金夫，不有躬。”乾，金夫也；见，下卦坎内隐离之象；躬，上卦艮象，变坤用乾，艮不见，故曰不有躬，无攸利。下卦本来之坎象，行，二至四震象，顺，坤象，三上相应而易位，上卦成坤，非蒙之义，不当取此象。故曰行不



顺也。三爻为胸腹之位，震来坎上，入腹即与乾合，艮为所拒，不能习坎，非养气之宜，故曰“无攸利”，勿用取女，谓震不可以入坤，宜至坎而止也。“见金夫，不有躬”，谓震入坤则与乾合，拒艮不能接坎也。“无攸利”，谓震为阴中之阳，其性躁动，合乾更刚，非养气之宜，养气端为立命，起震只在助习，非为合乾，故曰“行不顺也”。

男厚滋按：蒙三只言，“勿用取女”，未言当取何象。意当取二五上杂颐，三当颐二“拂经于丘，颐，征凶。”即二变成损，再二五易位卦成益，损上益下之象。

六四，困蒙，吝。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上卦艮内隐兑，用兑则卦成泽水困。故曰“困蒙之吝”，三至五坤象，四当胸肺之位，以阴爻而居，三至五之坤中，据坎之上，阴阳隔绝，坎不得上，离不得下，精不得生。肾（坎）为肺（兑）母，肾枯则肺痿，气不得运，故曰“困”、曰“吝”也。实，坎象，肺以精为实，初无应于下，兑无坎为运，故曰“独远实也”。远，三至五坤内隐乾之象，阴阳无偶，皆曰独，四无应，故为独象。

滋按：六四疑当用二至上颐三，观其所养。

九五，童蒙，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二五易位，卦变风地观，观为大艮之像，艮为少子，故曰“童蒙”，二五易位，阴阳交通，水火既济，故曰“吉”。变观，上卦成巽；巽也，下卦成坤，顺也，故曰“顺以巽也”，谓阴阳和顺也。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上卦艮为手，击也。下卦坎为盗，寇也。上爻阳击而去之，则上爻下移，卦变地火明夷，下坎之寇不见，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故曰不利为寇，上爻阳，击而去之，阳变阴，卦成地水师，师能以众正，容民畜众，故曰“利御寇”。卦变明夷，内隐天水讼，倒讼而向下，即成次卦水天需之象。故曰“上下顺也”，谓移明夷之上坤而向下也，顺，坤象。震起于足，艮下于背，气积坎中，屯而不动，此屯卦之象，初习养气者之景况也，继之则气冲坎中，蒙于坎上，震艮皆阴中之阳，出坎遇腹中五谷精气，皆能与合，震性浮躁，力强易动，本起于下，上行势顺，见阴即合，艮性静止，力弱难升，本下自上，上行势逆，易为震排，而养气之旨，在于立命，命居于背，隐在艮中，起震原为助坎习艮，若艮为震排，即失养气之义，故本卦初爻变损，惩忿窒欲，所以为去震艮之争也；二爻变观，坎习离畜，水火既济，阴阳正位也；三爻以变地风升为戒，升内隐天雷无妄灾也；四爻阴梗于胸，坎不得上；离不得下，故为困为吝；五爻阴阳易位，坎离习畜，得养气之正，妙造自然，故曰巽曰顺；上爻总揭全卦之旨，谓蒙在养正，求精满气充，阴阳交应，非以明，故取地水师、地火明夷两象，即大象山下出泉之义也；终取地火明夷之对卦天水讼，倒成次卦水天需之象，言精气充满之次，坎将上腾，乾将下应，此所以为蒙也。

余说

蒙卦主象全在二五两爻之交应，故其用卦，初二四五上诸爻，皆有蒙名，为阳爻，三爻不见蒙名，为阴爻，合成天泽履，履辨上下，定民志，即初爻取损，变火水未济，以慎辨物居方之意，此实作圣之功，养气之基也；蒙，萌发也，初至四错雷水解。甲始坼也；二至五错地雷复，阳初复也；三至上错山雷颐，慎言语，节饮以养气也，蒙内隐泽火革，去旧染，祈新命也。初至四错风火家人，心息依也。二至五错天风姤，阴阳接也。三至上错泽天夬，阳决阴也。初至五错天火同人，人与天同，人天应也。一至上错泽风大过，刚阳在中，本末弱



也。上用兑下用坎，卦成泽水困，精竭气索也。初至四错水火未济，阴阳隔也。二至五错风火家人，气息合也。三至上错泽风大过，本末弱也。初至五错风水涣，精气散也。二至上错泽火革，改旧习也。上用艮，下用离。卦成山火贲，阴阳争，玄黄错也。初至四错水火既济，阴阳交也。二至五错雷水解，精气分也。三至七错山雷颐，息以养也。初至五错雷火丰，阴阳结也。二至上错山水蒙，精始萌也。初爻变损，惩忿窒欲也。初至四错雷泽归妹，二至五错地雷复、三至上错山地剥、初至五错地泽临、二至上错山雷颐、初爻由损变火水未济，以慎辨物居方也。初至四错火水未济、二至五错水火既济、三至上错风山渐、初至五错山地剥、二至上错风地观、并上下移易变地风升。以升复隐天雷无妄、刚阳浮躁气妄动也。无妄初至四错山雷颐，二至五错风山渐，三至上错天风姤，初至五错风雷益，二至上错天山遯。四爻取泽水困，象精枯气索也，错象见前，五爻变现象同二爻所不同者爻离阴下畜，二爻坎阳上习而已，上爻变明夷师。明蒙之旨也。变讼变需言蒙后得失之情也。以并重复者，约计六十余象，均养气习坎时可有之情况，其上下移易反正诸象，及畧而未举者，尚有许多，可以此类推而体察之，自可得养气之要，而明其吉凶悔吝也。

羲经之象，变化繁多，观玩求义，必识其大端，大端约言之，有五，每端之中，更分六象，而上下卦颠倒之正用反用不与焉，在此五端中，除经象本象外，每一变象，又可错成五象，合变象为六象，（参观本象错例）研索者，虽不必全用，然必时时及之，兹举例如下：

甲、经象，即经爻取用之象，象由变取，其源不一，要皆一成而不可更易，其他各种变象均此象之参考而已。研索者，不明此象，则义无可言，不独养气者以此为重也。例如蒙卦。

（一）外名之象，立一卦之义。

（二）经文之象，申一卦之旨。

（三）彖辞之象，释经文之义，或补充之。

(四)大象之象,提一卦之要。

(五)爻辞之象,明一卦之变化,而别其吉凶悔吝。

(六)小象之象,则又举爻辞之要者也。

此为一卦之本,百变所不能离,识之,则卦义随用而辨,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盖本乎此。

乙、本象,即一卦本来之因果,因错而见者也。凡卦之成,必有其因,亦必有其果,因果之所在,即利害得失之所系。例如蒙卦:

(一)其本象上艮下坎,山蒙地上,水隐地中,源泉滚滚,萌生不已,故蒙为物之始萌。

(二)一错初至四成雷水解,甲始坼也,凡物之生必先坼甲、甲不坼则物不萌,故解为蒙之因。

(三)再错二至五成地雷复,阳始生也,凡物之生,必一阳先复,阳不复则萌而不生,故复为蒙之果。

(四)三错三至上成山地剥,阴蚀阳也,物生而长,阴阳消息,终趋衰老,阳尽而终,故剥为蒙之终,此物之三期,由胚胎之甲坼而萌长,而衰老以终,蒙则肇其基者也,故由初至上,每四画而成错,三错而蒙之始终三象见矣。

(五)四错初至五成地水师,精气充满,物生以长也。

(六)五错由二至上成山雷颐,饮食气息,物生以养也。此二者,为蒙生必至之势、与必有之事,蒙而不长,则为矢折,蒙而不养,亦必矢折,均非蒙义,故由初至上,每五画而成错,两错而蒙之势与事皆见,此所谓原始要终也。

丙、对象。凡卦必有一相反之象,隐于其后,除六画相错与本象之六画相错者成对外,别有上下反正颠倒,移易之象,其多寡亦必与本象之上下反正颠倒,移易者成对,是为对象,或则相互以成,或则相反以害,循环依倚,祸福之几、吉凶之判,反正之殊也,例如蒙卦其对象。

(一)为泽火革,本象蒙之对也。蒙,生新也;革,去故也。新者不生,则故者不去,新者亦不生,蒙与革相互而相成,循环之倚也。



(二)上反用成山火贲,为本象上反用泽水困之对。贲、刚柔互文,粹面盎背也;困,上下隔绝,精枯肺弱也。贲则不困,困则不贲,贲与困相反而相害,祸福之倚也。

(三)下反用成泽水困,为本象下反用山火贲之对。其得失之象,与(二)相反而相同。

(四)上下移易成火泽睽,为本象上下,移易水山蹇之对。睽,猜疑也,蹇,艰阻也,猜疑生则艰阻见,艰阻形则猜疑生,睽与蹇相反而相害,又相成以判吉凶。

(五)上下反转成火风鼎,为本象上下反转水雷屯之对。鼎,正名定分也,屯建始奠基也,无名分则始基无从奠,无始基则名分亦无从正,鼎与屯各为一端,相反而又相需以成,上下之殊,观此诸对象,则蒙内所隐吉凶之几可识矣。

丁、生象,一卦继前卦之次,其生成原因,或倒反前卦而得,或变易爻画而成,亦有来自对卦者,其源虽不同,而其生自前卦则无异,间有不然者,为数亦甚鲜,是为生象,生象除六画相错,为其自有吉凶之几外,别有上下反正颠倒移易诸象,可以见次卦未生以前痕迹,而识其吉凶之渊源,例如蒙卦,其来由于倒反前卦之屯而得,故其生象:

(一)为前卦之水雷屯、精气相感,物以类聚也,聚必有难生,故继之以。

(二)下反用之火雷噬嗑,去梗难也,梗去则休养生息,故继之以。

(三)上反用之水风井,劳民劝相,厚其生也,生厚则安而不思乱,故继之以。

(四)对卦之火风鼎,名分定也,由屯至鼎,为一始终,介于其间者,尚有事与势之分,事属人为,噬嗑之去梗,井之劝相,皆人也,故又更端别起,以明其势,而继之以。

(五)上下移易之雷水解,难终必缓也。

(六)上下倒反之山水蒙,难缓必萌也。皆天也,势之所必至

也。观此诸象，则蒙之天运人事，两可识矣。

戊、几象，凡卦甚隐伏之几，为吉凶之端者，除六画相错外尚有上下反正颠倒移易诸象，是为几象，几象皆与对象相反参现对象，即见其关联之际。与本象不同之处，本象为一卦自然之始终，几象为潜隐之端倪。例如蒙卦，其本象

(一)为山水蒙，几象。

(二)为泽水困。

(三)为山火贲。

(四)为水山蹇。

(五)为水雷屯。明乎几象、对象之别，即几象相联，对象相反，两两比较而观之，庶几其不失乎。

凡卦涂有上述五端诸象外，尚有推行而得之象多端。由卦变者，如上卦下卦之倒用；由爻变者，如一爻至多爻之更易，每一变成，又必蕴有六画相错、及推衍孳乳之象，参伍错综，无穷无尽，不独语言文字所不能详，即观玩求索亦不能尽演，故研易求用者，能于前述五端识其大畧，于其他时时注意及之，则用因象明、义随用变，不致有深夜暗行之失矣，盖不独言养气者，须以此为重也。又每卦之变象，多者约为十二端，少者约四五端，以乾坤坎离四纯卦，颠倒皆同形，无可倒用，故其象少；震巽艮兑四隅卦，颠倒异形，又别成一卦，故其象多。而六画之错，及爻变者，则不在此例。卦象之变例，大畧既述如上，以后诸卦，除言其必要之象外，即不再详举，以此类推之可也。以前各卦，有言而不详者，亦可参观本卦所举之例，自演而观之，即识其由来，不致迷惑矣。



说 需

需，坎气上习，乾阳下应，热与寒遇，气结为云，阴阳相郁，膏泽未施而有待也，故大象曰云上于天需，需，须待也，需，迟也，需，滞也，须，要也，一语而兼数义，就坎之习，而言，其象，若乾阳之应，则太谷曰，夫乾、不曰大赤乎？大赤之气，将入于坎而秋至，藏于坎而冬成，将出于坎而春始，上于坎而春终，临于坎而夏至，将下于坎而秋生，需有孚，岁功成。养气者，坎阳上习，与脾中五谷精气相会，屯于胸腹之间，与人体之乾阳相遇，结而为云，居于脾（离）肺（兑）之际，华盖之下，再为人肺之乾阳寒气所逼，化为雾露霖沬，敷于华盖之上，随肺气（兑）运化周布全身，以为营养，气充体沛，肌肤华润，故曰德施溥也，粹面盎背，需者，以坎而言，则此已结为云，尚未运化之象，故为需迟而有待膏泽未施也，太谷之言，即本于此，而述乾化之功，夫乾不曰大赤者，谓乾为纯阳也，纯阳气赤，故《说卦》曰乾为大赤，乾自外来，入于人体，化而为息（巽）、至肝（巽）与五谷精气遇，化而为血，为孳生之始，根蒂所自出，故震为春为木，而《系》曰帝出于震、帝、根蒂也，肝居肾（坎）上，故曰出于坎而春始，上于坎而春终，谓合震之乾，震起于足，出坎上坎而入肝也，乾阳之气入脾，与五谷精气（离）及坎气相遇，薰蒸郁结，化为云雾，长养，盛茂，自此而始，故离为夏为火，脾临肾上，故曰临于坎上而

夏至，谓会离之乾也。乾阳之气入肺（兑）运化五谷精气，周布全身，长实成熟，故为秋为金，肺去肾远，故曰将入于坎而秋至，下于坎而秋生，谓乾阳将由肺入肾也，肾（坎）为藏精之府，生化之本，震坎艮三阳之所聚，乾天阳气之所归，潜阳之所居，息岁功，终岁功之地，故为冬为水，肾居最下，故曰藏于坎而冬成，谓乾阳入肾而事功毕也，若心则居于腹（坤）上，当胸（四爻）之际为上（坤）之主生万物，长万物，成乾之四运（木火金水，即肝脾肺肾，亦即春夏秋冬）而不与于其行者也，故土旺四季，分寄其间，而居于中，为宰，乾不失运，故曰需有孚，岁功成也。需者以乾言之，即此乾阳入坎之象也。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有孚光亨贞吉，需之本象也，需上卦坎，坎水有信，坎与离对，离为中孚，坎有离应，故坎为有孚，坎离应则交而光明见，故曰“光亨”，用离则卦成火天大有，茂盛繁多，可守而吉，故曰“贞吉”，需上卦坎，下卦乾，三上相应而易位，卦成风泽中孚，中孚由坎乾之变而得，故曰“需有孚”，中孚为大离，离为光，中孚由于三上之易位而成，故曰“光亨”，中孚可以久守，故曰“贞吉”，三上相应而易位，卦成中孚，中孚为虚舟之象，中孚后隐小过，为大坎，大川也。虚舟乘于大川之上，可以利济，故曰“利涉大川”，养气者，坎离习畜，阴阳交应，蕴而未化，乾阳未运，则气结胸中，胸中肝僭脾滞，或致危病。运化则气血交畅，以营以养，目中光明，气与天通，由此而得应天，成仁成人。故曰“需”，象之旨也，继曰“有孚”，坎离交也，再曰“光亨”，运化行也，终曰“贞吉”，希贤圣也，此上卦坎之需也。

养气者，乾阳入坎，潜，伏不动，生化不行，精枯气索。肺绝肾竭，终至危亡，动则入腹成运五脏皆合，可生可养，乾入坎而息养，有待而动，故曰“需”；入腹成运，腹为坤，为大坎，故曰“有孚”；运



则乾坤交，五脏格，光明见，感而通。故曰“光亨”；守此而安身立命，希贤希圣，故曰“贞吉”，此下卦乾之需也。

人生斯世，无时不在险中，小过大坎，险之大者。修身养气，求与天应，为济险也。卦成中孚，信及鱼鸟，风水交应，风，息也。水，精也。风水天地之大信，应则险济，故曰“利涉大川”。肾为虚谷，当少腹之际，在艮（背）之前，居坤（腹）之下，精从此生，气于此聚，艮炁下背而上运，亦由此渡，命亦因之而立，故名为坎，坎，陷也，谷也。腹亦中虚，其形似肾，二者相连，并腹以名，则为大坎；坎中藏精，精，水也，故又为川；腹中藏血，血亦水也，并腹以名，则为大川，精气为人之本，人之生死及生殖之能，有系于此，精生则气充，气聚则精满，不充不满运化不行，体日以瘠，神日以瘁，死亡乃至，魂消魄散，灭于无形，而嗣续亦绝，生死存灭之几，微乎其微，间不容发，故坎又为险，险亦陷也。气充精满则精欲旺，溺于情欲而不知节，犹陷于水（坎）而不求济，此坎之名所由立，中孚应天，所以为济，故曰“利涉大川”，谓能踰绝险也。

又儒经名坎为中谷，或简曰谷，言其形也，道者名之为玄牝，兼言其象，以坎之气，其色玄也。老聃曰：玄牝之门，为天地根。言有生之伦，不问动植，莫不生于此，死于此，则需之微义可知矣。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须也，本卦三至上错坎离两象，初至四错兑乾两象，为坎与离会，上天为云，为雨，有待之象，故曰“需，须也”，须，待也、迟也、滞也，物无雨泽不生，故又为须要之象，下卦乾上卦坎，乾居坎下，阳伏水中，为一阳未动，春雷未发象，物无雷震不发，亦为须待须要之象，自下言上，上为前，本卦乾下坎上，坎为险，故曰“险在前也”。下卦乾为阳，阳性刚健，专言下卦，是乾而非坎，故曰刚健而不陷，坎陷也。

本卦无泽水困象，困上卦兑，又为穷，无此象，故曰“其义不困穷矣”。五上两爻为天位，五为天之下，上为天之上，三上相应而易位，三爻处于天之上，故曰“位乎天位”。三上易位，则上来居三，卦变中孚大离，离，阴爻居中，中孚之三四两爻适等于离之中爻，为阴本位，上来居三，得中正位，故曰“以中正也”。谓所以易三爻于上者，为欲上爻之来居于中而正位也。功为阳象，卦变中孚，以有三爻之阳能往上，故曰往有功也。严冬之时，阳潜水中，春气未回，百物不生，一阳来复，则生机萌动，三阳皆复，则百物生长，以盛以茂，繁殖不绝，各遂其天，而阳之潜于阴者，则息养以蓄其力，待春来之生长也，故曰：“需，须也。”若阳永不复，则物永不生，天地息矣。即阳复物生，亦时有死机潜隐于中，生死循环，生之时，即死之始，毫厘之失，生死之判，其事绝险，故曰“险在前也”，然而阳无不复之理，阴阳消息，阳之伏，息也。其性刚健，终不能因息而陷溺阴中，困穷以尽，故曰“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阳复则得逾绝险，各尽天年，如虚舟之济渡而有功，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人生于天地之间，分天地之体而为体，天地之理，即人生之理，观本卦之象可知养气之义，全在复其阳也。阳复则坎离交会，升中于天，成虚舟乘坎之济渡，坚定心志而为之，终遂永命之祈，故曰“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本卦上下通错成坎离兑乾四卦，象水为火蒸，遇寒成云，泽在天上，有待未降，故曰“云上于天，需”，坎离为酒肉，兑为口、为悦，坎离又为礼乐，口有酒肉而悦，又有礼乐，故为饮食宴乐之象。学人养气，最忌七情之妄动，饮食宴乐，所以遇而安，勿因情欲之动而妄为，明需之义在待时，时至则有功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下卦乾之对为坤，坤，邑也，邑必有池，水也，邑之外为郊，初四相应而易位，初爻成阴，阴从坤象为邑，不取此变，故曰“需于郊”，郊去池最远，初去上卦坎最远，不取初四之易位，故曰“不犯难行也”。谓初不往坎也。初爻自变为阴，下卦成巽，巽后隐震，暗震明巽，合成雷风恒，恒为久为常，用恒则无所失，故曰“无咎”，用恒则常不失，故曰“未失常也”，无咎。下卦变巽之象。

初居卦之最下，于人为足，故变巽用震，足去胸最远，足气不能上达于胸，故不取初四易位之象，而曰需于郊，足气亦不可上达于胸，达胸则病，故曰“不犯难行也”。人之阳气，常潜于足，呼吸（巽）下达，与之相合，为人生理之常，常则无病，故取雷风恒象，而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初为无用之爻，足气为不能成用之阳，不能上达，与胸脾之气（三至五离象）相合，合则气结胸涨（初至上火泽睽象）医家名之为足气攻心，危症也，养气者，利用此理，循人生之常，息情静虑，止念于足，使与巽（息）合，入肾（坎）助习，为合脾（离）之基，故曰“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此即艮其距之象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有小言以终吉也。

二至四为兑，兑后隐艮，艮为小石，兑分上卦坎之下爻而成，水边小石为沙，见兑用艮，原象不变，故曰“需于沙”。兑为言，兑非本象，以有四爻之阴而成，阴为小，故曰“小有言”。又先后隐艮，艮为震之例，震为笑言，故艮为小有言，用兑，二至上成水泽节，上为卦画之终节则有庆，故曰“以吉终也”。衍、罪尤过失也。兑为刑人，有

罪或过者，兑象取自卦中，故曰愆在中也。坎离习畜，为求气与天接，然而坎离既合，即为兑气（肺）之寒所逼，化为雾露，周连全身，以营以养，非养气之本旨，此其过隐在事势之中，非人所为，第人身亦因此而得营养，体健气旺，终亦必与天应，故曰“愆在中也，虽有小言，以终吉也”，谓虽小有失，终仍归于原旨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上卦坎为水，下卦乾之对为坤，坤，土也，三爻变阴，逼近坎水，从坤取象，水土相和为泥，不取此象，故曰“需于泥”，上卦坎为寇，盗也，三上相应而易位，坎之上爻来居于三，故曰“致寇至”。自下言上，上为外，坎为灾，三爻居下卦，坎在三之外，故曰实在外也。自下言上下为我，坎之上爻来三，因三为阳爻所致，故曰“自我致寇”。敬为离象，慎为巽象，败为坤象，三上相应而易位，卦变中孚，离也，中孚之上卦，巽也；卦变中孚，下卦乾不见，后隐之坤亦不见，故曰“不败”，合而言之，故曰“敬慎不败也”。

阴阳之情，遇则相系，三为胸下腹上之位，今为阳居，遇四爻胸际之阴，互相系恋，如陷泥泞，不能自拔，此虽外来之灾，实因三为阳爻所致，但能敬慎其身，自无所失，故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人之胸腹为阴气所居，阳习而上，遇之必合，不能再进，此实天人之所分，为外来之灾，养气之旨，欲此身之阳，出体应地而同天，即与地同体，而与天相接，故坤曰：应地无疆，德合无疆。本卦上爻之阴，即体外之地气，养气者，其事本为敬慎，能敬慎其身，此身之阳虽有胸际之阴，亦不能阻之而不与地气合，以胸际之阴非养气之过，为养气所致，乃自然所有，实外来之灾，下卦见乾用坤，为本身之象，坤为身，乾为气，气与地合，即不与本身相涉乾坤之象皆不见，而成中孚应天之象，中孚为离，离为人，坤为地，地本天配，不需人为。而人则不修不能配天，中孚者，即人修成



之象，代地而配天者也。此所以离代坤位，坤离通象。本爻之终，用中孚，不用乾坤，而曰“敬慎不败也”。

厚滋谨按“需于血，出于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需之四爻，处三至五离（三）之中，后隐坎。坎为洫，洫通血，故曰“需于血”。取需于血之象，则余卦成归妹。归妹上卦成震，震为出。三至五为坎，坎为穴。震坎共一阳爻，震半出坎上，故曰“出自穴”。归妹之四：“归妹衍期，迟归有时”，需象也。三至上五解三。

四当解二贞吉，贞吉教用阴爻，则五卦成坤，是解卦下坎亦变为坤，坤为顺，坎为耳，耳以听，故曰“需于血，顺以听也”。盖耳减之用端在反听，唯需四志在出穴，故用顺听。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上卦坎复之离为心，四为心之位，血从心运，胸际之阴，为血所生。五爻变阴，则四爻合上成坤，卦变地天泰，气血交，阴阳和矣；变坤，二至五成震，震为出，成震则四爻亦为坎之谷，故曰“出自穴”，四爻不变，下用乾之对卦坤，卦成水地比，比下卦坤，顺也，上卦坎为耳，听也，故曰“顺以听也”；成比为精血相附，气应神静之象，神静则耳能有所闻，故曰“顺以听也”。养气最难，把握者为心，心动则血乱行，胸间之阴气，亦因此而强；主持心血者为神志，神志在首，首为乾，五爻阳从乾象，又为元首之位，故变五爻取象，五爻变三至五成震，震起也。动也，气起于下，动于上，外阴地气，与之相接，内外和合，胸间阴气，并入其中，连成一片，地天相应，则志一而动气之谓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上卦坎为酒食，原象不变，故曰“需于酒食，贞吉”。

五爻之不变者，以五为阳位，五爻以阳居阳，得位而正，五之位又得上卦之中，故曰“以中正也”。养气之主宰，全在神志，五以阳爻，居中正位，为神志清明，随遇而安，气静情闲之象。守而不改，自得精血比附之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自上言下，上下反转，上爻变为坎之下，即谷之穴，上爻变阳，上卦成巽，巽人也，故曰“入于穴”；此总结全卦，明需之用也。上卦变巽；全卦成风天小畜，以懿文德，谓需为畜，美已德耳，文离也，亦即畜德以成中孚之意。下卦乾，三画皆阳，递移来上，卦变天水讼，即次卦之象，本卦需为迟滞，不速也。自上言下，上为主，下为客，四至上错坎离两象，坎数三，离为人，故曰“有不速之客三人来”，卦变天水讼，讼下卦坎，见坎用离，卦成天火同人，同人，天人应也。上以下为终，离，蔽也，故曰“敬之终吉”。需之果，精气旺盛，精欲下流，气欲上运，背道而趋，故成次卦天水讼象，知讼之非，而敬慎其身，不纵欲以败德，终必归于天人相亲之同人，是则见讼而用同人，虽不为正象，亦不为大误，故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上为阴爻之位，今变讼以阳爻居之，位不为当，若当位，则应居以阴爻，卦变泽水困，致命遂志，此顺讼自然之势，纵欲败德之象，是则当位而转成失矣，非养气畜德之旨，故以敬慎其身为尚。而曰“虽不当位，未大失也”，可以戒夫养气者知所去取也。

余说

需为云在天上，需滞未雨之象。其主爻为三上两爻，用卦初至五皆有需名，为阳爻，上爻无需名，为阴爻，合成泽天夬，夬上卦兑



为泽，下卦乾为天，仍是膏泽未下，雨在天上之象，夬则阳决阴，沛然下雨矣。故三爻曰敬慎不败，上爻曰敬之终吉，敬慎其身，以畜其德，（三上易位之象）即阳决阴也。需，上坎下乾，阳伏未动也，动则象变，上用离，下用乾，卦成火天大有，繁茂众多也。上用坎，下用坤，卦成水地比，精血比附也，上卦下移，及上下倒置，均为天水讼，讼不亲也，此需必至之危机，故两见其象，对卦火地晋，自昭明德，《中庸》曰“栽者培之，倾者覆之，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学人所当知警也。需初至四错泽天夬，决也；二至五错火泽睽，乖也；三至上错水火既济，男之穷也，精气旺众，不知节育，终必成患，而至于穷也。养气者，敬慎其身，清心寡欲，则气充精满，情欲旺盛，气达于首，出于天应，需者，实需滞室事，在未应天前，勿纵欲败气也。次卦讼，即不能自制，将败之象。儒者不禁欲，且生生嗣续之机，亦在于此，故需内隐夬象，用卦亦为夬，夬，决也，谓至适宜之时，决而击之，亦即所以和之，决而不知止则败，故夬卦六爻均伏危机为警戒之辞，而本卦又有睽与既济之象，即谓此也。第节欲、非绝欲，不识需夬二卦之义，执两而用中，必致横决而致灾，学人宜自慎也。



说讼

讼，上乾下坎，乾天也，气也。坎，水也，精也。天运向西，水流就东，气欲上行，精欲下流，背道而驰，各不相从，情势如此，非勉强，顺之而行，必致离散而大失，故象曰天与水速行。讼，离卦曰讼，不亲也，天运人事，盛极则衰机伏焉，盛极则忽于故常，不再求进，盛极则习于骄满，意见分歧，不进则止，需也，歧见则争，讼也，讼必离，离必败，养气亦不能悖于此理，故经爻之词多危，所以为戒也。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下卦坎为有孚，故曰讼有孚，卦画阴阳相应，交而易位，为亨，应而戒其不可交为窒，本卦初四相应而易位，成风泽中孚，中孚信而化邪，是则人皆为讼所化，无人不讼矣。三上相应而易位，成泽风大过，大过本末弱，危亡随之矣，两象皆不可取，故曰窒，下卦坎之对为离，离为惕，离隐坎后，在坎之中，故曰惕中，见坎用离，卦变天火同人，同人亲也，同则不讼，亲则不争，故曰吉，上卦乾之对为坤，坤终也，凶也，见乾用坤，卦变地水师，师众也。师而用众，兵戎见矣，故曰终凶，上卦乾为大人，下卦坎内隐离，离为见，用乾与离，卦成天火同人，同则不讼，故曰利见大人讼，意见分歧，群言淆乱



也，群言衷于圣，圣，大人也。故曰“利见大人”，中孚虚舟，乘于小过大川之上，为济险也。不能同德同心而聚讼，险何能济，故曰“不利涉大川”，谓不用中孚之象也。讼何能有孚，能止而知惧于中，与人相向，则孚信而吉，本卦坎内隐离，为讼而同人，有孚之象，坎又为忧，惧也，故曰：“讼，有孚窒惕，中吉。”谓处讼之道也。讼而不止，必致兵戎相见，讼而胜，亦必有伤，讼而不胜，更后患无穷，两无所利，此讼之终必归于凶也，本卦乾后隐坤，为讼而不已用众之象，故曰：“终凶。”谓讼之果也。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讼而不解。宜取决于大人，本卦上乾隐坤，天地也，下坎隐离，日月也，为大人之象，故曰：“利见大人。”谓解讼之方也。虚舟涉阴，惟同心可以共济，若各执一见，则舟失所主，覆溺随之矣，本卦有中孚之象，不宜用，故曰：“不利涉大川。”谓讼不可用也。又本卦有大过之象，大过本末弱，过涉灭顶凶，此恃刚而愎，健讼致祸也。亦非可以涉险者，故象亦不宜取，而曰“不利涉大川”，养气亦同此理，精气旺盛，纵欲丧精，固非任情使气亦失，初四易位，中孚坎离交孚，纵欲也。

三上易位，大过刚阳在中，任情也，又大过为色卦，溺于女色也，故皆非所宜，而以惕中为尚，即敬慎其身也。

《彖》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上卦乾为刚，下卦坎为险，故曰“上刚下险”，上卦乾为健，下卦坎而险，坎中爻阳，亦为健，故曰“险而健”，初四相应而易位，四爻阳刚来居于初，初爻阴，上居四爻之位，得卦之中，卦变中孚，故曰“刚来而得中也”，上卦见乾用不可成也。下卦见坎用离，卦变天火同人，同人之二爻以阴居阴，五爻以阳居阳，分处上下卦之中，各得正位，故曰“尚中正也”。三上易位，卦成泽风大过，大过刚阳在

中，三四两爻变阴，卦成习坎，为灭顶之凶，故曰“入于渊也”。讼之成，必由于上刚下险，上刚则愎而自用，不听谏言，下险则非上自是，不服命令，讼于是乎成矣，此分就上下卦而言之，若险而健，则专言下卦，谓其自专也，讼于是乎不可解矣，本卦二五皆阳，分处上下两卦之主位。两阳相遇必争，而卦德又乾刚坎险；此所以为讼也，本卦取象，经《象》不同，经以同人为惕中，彖以中孚为惕中，经文以师为终凶，《象》以讼本卦为终凶，经以同人为利见大人，彖以同人之二五两爻得位为利见大人，经以中孚为不利大川，彖以大过为不利涉大川。经以初四三上皆不易位为窒，彖以三上不易位为窒，经彖矛盾，义应不同，实则彖辞，补经文之未尽，详经文之未言，仍是经旨，如同人同也。中孚中虚也。惟虚中可以受教，与人相同，故均为惕中之象，师为毒天下，讼必聚党，党争求胜，无所不为，故均为终凶之象，德中不正，不为大人，不中不正而与人同，为阿附，为结党，不为同人，经文取同人，即取其上下卦之主象，二五两爻，居中正位，彖辞仅释明经象，非另取也。中孚虚中，中无主也，大过刚愎，好自用也。无主不可涉险，自用则必入渊，彖辞阐经文未言之义也。中孚处中，犹有应天之吉，大过则全无可取，经以不用中孚大过为窒者，兼慎其微也。彖辞专以不用大过为窒者，重明其危也。学人观经彖之象而玩其辞，可知地间无时不讼，无事不讼，且讼必继于需后而终归于凶，惟窒其情欲，虚中自惕，能获其吉，不独养气者以此为重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本卦上乾天，下坎水，其行不同，故曰天与水违行。上卦乾与震通象震为作，下坎坎为事，又为虑，虑，谋义。上卦乾又为始，故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凡事皆有始，始失考终必忧，始微者终必巨，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养气者尤重始功，精气既旺以后，即为天人之分，恭敬慎笃，希贤希圣，纵逸怠荒，为沙为虫始可不谋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下卦坎为事，上卦乾后隐坤，为不永，故曰“不永所事”。

初爻阴变阳，下卦成兑，兑后隐艮，为小有，言，故曰“小有言”。下卦变兑，全卦成天泽履，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则不讼，故曰“终吉”。上卦见乾用坤取象，原卦讼不见，故曰“讼不可长也”。卦变天泽履，二至四为离，离为辨、为见、为明，下卦兑为言，为辨，故曰其辩明也。天无古今，地终毁灭，地为坤，故坤为不永不长，取象不用原有之讼，而用变卦之履，履上下位别，名分既定，纵小有异见，而事权有主，亦无可争，故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古文辩与辨通，用离取象，别为辩择，为辨别，谓能知讼非，而无所疑也。用兑取象，为辩曰，为辨说，谓能解讼非，而去所惑也。于养气者则为思下于足，精气和顺，目中光见之象，初为无用之爻，为足之位，二爻为肾位，为藏精之府。情欲之事，由于精气两旺，知争之非，而下思于足，则心专气静欲止而光见，兑与震相应，兑为倒巽，巽为息，气息通和，咸恒两象皆具，此所以变履也。履之初曰，素履往独行愿也。谓学人于情欲交讼之际，但笃行素习而行其所愿耳。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乾胜坤负。克，胜也，上卦见乾用坤，故曰“不克讼”。

上用坤则卦成地水师，二至四为震，归也，下卦坎为隐，伏遁也，上卦坤为邑，故曰“归而逋其邑”。

下卦坎后隐离，人也，坎数三，坤数十，又为百、十之倍也，二至四震后隐倒兑，为户，故曰“人三百户”。

下卦坎为多眚，不用坎，用后隐之离，故曰“无眚”。

用离则卦成地火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此所以无眚也；若上用乾，下用离，则卦成天火同人，善与人同，亦为不讼“无眚”之象，下卦坎为逋，逃也、窜也，用二至四之变震，错下卦坎，成雷水解，解则不讼矣，故曰“不克讼，归逋窜也”。下卦坎为忧患也。上卦乾后隐坤，至也。用坤二至四成震，为倒艮，指也，掇也，本卦讼象之成，由于二五两爻皆阳，上刚下险，各不相让，以二抗五，其势必败，故曰“以下讼上，患至掇也”。

本卦主象，在二五两爻，二五上下异位，尊卑异分，二势必不敌五，故本爻初言讼之不敌，惟退守本分，与人相同，可以无忧，小象继明其旨曰：以下抗上，患至如拾，垂戒深矣。养气者观此可以知纵欲之危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下卦坎为食，三至五巽为旧，上卦乾后隐坤为德，故曰食旧德。用巽三至上卦错天风姤，姤不可常，故曰“贞厉”。原象不变，下卦坎后隐离，合上卦成天火同人，二至上，亦错同人象，讼而姤，而同人，故曰“终吉”。下卦坎为或，为事，坎后隐离，为王，三至五巽后隐震，为从，故曰“或从王事”，乾生坤成上卦，用乾不用坤，仍取天火同人之象，故曰“无成”。三爻本属下卦，断以属上错成天风姤，弃初二两爻不用，故曰“从上吉也”。

三爻已至腰腹之际，精满欲溢，阴气上腾，即有薰心之患，故循人生常理，姤以解之，而日食旧德，姤则精气涣散，姤不可常，故曰贞厉。姤本以解讼，讼解则同，故卦有天火同人之象，而日终吉，虽然讼解，精气未复，则光隐不见，或有所观亦无所得，故曰或从王事，无成，此盖专言养气之象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上卦用坤，坤为贞，用坤则讼不见，故曰不克讼，用坤二至四为震，与上相错成地雷复，故曰“复”，复象系就上卦乾所改成，乾为命，复下卦震为渝，改也。故曰“复即命，渝”，震为倒艮，止也，安也，上卦坤，贞也。上变坤，卦成地雷复，初至四错雷水解，由讼而师而解，而复，光明见矣，此吉征也。故可安而守之，而曰安贞吉也。乾为失、坤为得，用坤取象，故曰“安贞不失也”。四为心位，非讼之主，精气涣散，安贞自守，阳气自复，而无所失，故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养气者，于此宜注意，“复即命，渝”，谓复其阳也。此即需卦六四顺以听之象。

九五，讼元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原象不变，为讼之主，解讼者也，故曰讼元吉。五为阳位，五爻以阳居之，得中得正，为解讼之道，以此不取变象，故曰“以中正也”。五为元首之位，志中而正，气不妄动，精不妄行，安静自守，故曰元吉，此养气之象也。本卦所以成讼者，以二爻险而健，不从上也，于人为精满欲旺，此最克制，惟志中正，可以自持，此五爻之所以为“元吉”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下卦坎为或，以下奉上为锡，鞶，弓囊也，鞶、带、革制系弓之带也。初爻上移，卦变泽火革，为革之象，乾为衣，坤为布，初爻一阴，

从坤取象，不能成匹布，上移附于乾衣之上，布附于衣，是以为带，下卦坎后隐离，为弓矢，上卦乾后隐坤，为囊，初自下卦坎变离之弓矢移来，因卦成泽火革而取象，又有上卦之坤囊乾衣，故为鞶带之象，合而言之，故曰“或锡三鞶带”，原象讼之二至四为离，朝也。自离之末画向上，三反阳爻而成阴，卦变地水师，即次卦之象，离之末画，为朝之终，褫，脱衣也，乾为衣，三反其阳画而成阴，故为三褫之，合而言之，故曰“终朝三褫之”，讼，下与上争也。革，下以兵戎向上也，讼而至于革。其事危矣，成革必有以功受赏者，鞶带所以赏我事之有功，故曰“以讼受服”。古者赏功授爵而外或锡三衣服，乾坤衣裳之象，固革讼而成变，故曰“以讼受服”，服，衣也。

三反乾画成坤，变为次卦地水师之象，下卦坎后所隐之离无用，不足再足，故曰亦不足敬也，敬为离象，上爻结束全卦，固讼为以下犯上，特言讼不解之害，其终必至于革，革成不能不赏有功，赏功是为奖革，此风何可长，终必去之以除患，千古废兴，诛逐有功皆为此也。故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此盖就人事，明垂戒义耳，若养气者，从欲败德不独尽丧所守，且成他患，观此亦可以知也。

余说

讼为上下相违，不和之象，不问其事如何其终必困，故其用卦，二四五诸爻皆有讼名，为阳爻，初三上诸爻不见讼名，为阴爻合成泽水困之象，困，有言不信，尚口仍穷，此讼之所以困也，君子处此致命遂志，此二爻之归遁无咎，五爻之所以元吉也。讼必有由来，为其志之不同也。故初至四错火水未济，未济不续终也。不终讼则成为家人矣。故二至错风火家人家人亲也，故三至上错天风姤，阴阳和上下通矣，讼不治也，不治之来由于人心之涣散，故初至五错风水涣，涣终必讼，讼之果，无论革与不革，终必有同时，故二至上错天火同人，合此诸象，是为讼之前因后果，讼之对卦，为地火明夷，



内文明而外柔顺，此处谓之时，所以免大难也。上用坤，下用坎，卦变地水师，容民畜众，此处讼之时，上柔下险，将有变化，上用乾，下用离，卦变天火同人类族辨物，此处讼之时，上刚下明，明哲保身也。上卦下移，及上下倒置均成水天需，讼由需而成，亦由需而败也。凡讼之兴，皆意见不洽，意见不洽，大抵为膏泽之不下，人心怨望，二爻恃险而健，乘瑕蹈隙，于是讼矣，此处之所以成讼也，既讼矣，或刚或柔，居上者必有以措之，需滞不决，迟疑犹豫，人心愈愤，二愈得势终必致乱，下移而上，而革成矣，此需之所以败讼也，法象昭然，其戒深矣，养气者于此，宜当机而立断，勿因循而忽之也。



师

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众化。众有帅，则为军旅，故师有军旅之象。全卦除二为阳爻外，皆阴爻。阴爻，坤也。坤为众。贞，从夫一者。群阴唯一阳是从，“贞”夫一者，是为率师之象。氏族社会，军旅为氏族子弟所组成，率师者则为长老，是为“丈人”。于卦为乾，二阳爻，乾之属，故亦为“丈人”。乾又为君，师后隐同人三三。同人内卦离，亦即师内卦坎后之离，亦为“吉”，同人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故师：“贞，丈人吉，无咎。”

以修身者，经屯，蒙而需而讼，真气、客气争衡，志气亦争衡，于是存真阳于坎，气皆率于志，而后可以有为。学者有所归心，重在师遇，故师卦亦有师弟之象。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坤为众。师五爻皆阴，坤也。乾为正，二以阳爻居下卦之中，正



也，可以制五阴也，故曰：“师：众也，贞正也。”师后隐同人三三；下卦坎后隐离，离为王，故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以王道言，夫王者恭己，正南面而为祭主也；以圣功言，志内气外，志一气动，可以见物也，二以刚居内而上与五应，故曰：“刚中而应。”二至四为震，震为行。下卦坎为险，上卦坤为顺。故曰：“行险而顺。”毒，蠱也。坤为天下，为从。师中习坎之用，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夫民可与行险，是吉而无咎也，后隐同人，下卦离为吉。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故学《易》者习师，已伏同人之用也。故曰：“吉又何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唯能容民，而后可以畜众；畜众，而后可以行师。以修身者，则神（志）气畜，吸之也。故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初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自变。自变则卦成临。临之隐象为遯，遯为重巽，为号令、为进退；行军之纪律也；临二至五为震；震为出。故曰：“师出以律。”不变，则师后隐同人。同人下卦离，离为吉，臧也。然上卦乾、坤合成否，下卦合成未济。否！未济，凶也。故曰：“否，臧凶。”而《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其象曲成如此，理则至远。用众以律，无律则众不行。故教之曰“师出以律”，否则师虽善亦凶也。又重之以《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作《易》圣人，其教修身者当守时习之度数，否则亦成失律之凶。

师初用临之遯。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师，众也，坤为众；二以一阳处于众阴之中，是为“在师中”，其伏象为天火同人之下卦离，离为吉，故“在师中吉”。同人三三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故“无咎”。同人上乾下离。乾为王，又为命；离亦为王。郭沫若先生释金文锡（衍）字即益字，良是，同人乾下离与五易位，是益命也。五为同人三至五之三爻，故曰：“王三锡命”。

同人二上与乾应，易位，师二上与五应，易位，则卦成比，而具建万国、亲诸侯之象。故《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还万邦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善与人同，则民自容而众自蓄。以修身则气一于志，意诚心正而自然粹面盎背，四体不言而喻。王三锡命，畜吸以律而再三益也。是非喻言，学者毋忽。

师二盖用本卦而之同人；即见师而用同人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象》曰：师或舆师，大无功也。

《礼记·郊特性》曰：“尸，陈也。”注曰：“此尸，神像也。”又《曲礼》：“坐如尸。”尸尽祭时像神三童男女。《诗三百篇》“谁其尸之，有斋季女”是也。三无应自变，卦成升。原卦师上卦坤为舆；下卦坎亦为舆多眚；坎又为疑卦，疑，或也。升二至四兑，兑为少女，为尸之童女也。故曰：“尸或舆尸。”三居兑中，故取其象。升无凶象，但其伏象无妄三三之三为“无妄之灾”；而升三当之，故凶。

古者大祭用尸；军旅之祭，则有载木主之主车。今师而舆尸，非礼也，虽若重大其事，何功之有，故《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坤为大，乾为功，有坤无乾，故云。变升则坎阳不存而为纪阴



之卦，师道何存乎？故虽大而无功。学《易》至师，尚为初基，但当居易存诚以益命；或若有感，未为圣证。若妄以为得，则致无妄之灾矣。此师三之所以取舆尸之凶也之象以教三不用变，但震起习坎之阳以复而已。

六四，师左次，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四无应自变则卦成解。成解，“左次”、“无咎”之象皆不见，当不取。取二至四震之伏象巽而卦成小过三三，原震为左。成小过则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次居处也；小过下卦艮为居处；初至五互渐，渐亦居象，故曰：“师左次、无咎。”二至上杂恒。四居恒中，故《象》曰：“未失常也。”惟师四用震伏象巽卦成小过，则四当小过杂恒之三之四，不恒，“无禽”，往吝。小过之四亦有“往厉必戒，勿用永贞”之教，是四亦不可用变而用师之复也。此象所以特申“未失常也”之义。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师五取象有二：其一，五与二易位卦成比三三。上坤为田，变则成坎而后伏离，离为鸟，是为“田有禽”。比三至五为艮，艮为手执之象。艮后伏兑，兑为言，故执言。用兑则卦成小过，小过二至四为巽，巽为利市三倍，又为无咎；原坤亦为利。故“利执言，无咎”，盖用比之小过也，小过之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蓄具势以一击，击则取之，行师之道也。故师用比之舍逆取顺而后击之也。

其二，五与二应，易位，卦成比而不用之卦。则师三之五震为长子。上坤为众，众，师也。二五易位，成“长子帅师”之象。反之，比

三至五为艮，艮为童，为弟子。童男、季女为祭尸者也。比下卦坤，师上卦亦坤，坤为舆，故取“弟子舆尸”之象。然“长子帅师”为常道。二、五均居卦中，故《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虽可为尸，但军旅之际，弟子当执干戈以卫社稷，而以为尸，岂所宜乎？故曰：“弟子舆尸，使不当也。”艮为止。行师之际，未宜骤止，王道然、圣功亦然。是以师王宜取比之小过。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上用师三至上之伏象乾或自变。用伏象乾则卦成姤。乾为君，用五则上下皆君，因以大君别之。乾又为命。故曰：“大君有命。”乾又为正，为功。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

自变则上卦成艮，全卦为蒙。蒙为山下出泉，二至四为震，震为开；而上卦坤为国、为家，故师有开国立德之用。上卦变艮，艮为手，故又有承家之象。但艮为小人。爻辞曰：“小人勿用。”是示不用艮，不用自变。所以不用变者，以蒙上“不利为寇，利御寇”，有为寇之因存，故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其象如此，其事则师宜行不宜止，久止则变生。久暴师于外而不用，鲜不变者也。

故师上用姤二至上之杂乾。

余说

师，屯下一阳经蒙、师、讼之变化而可以自试之际之象也。故政以用众，修身则志一以动气也，而畜吸之功存焉。初教行师首重纪律；修身必以度数，诞妄则凶，其道在成，不能宁邈，或，惑也。二用同人。大舜善与人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后众可用。感应之于物，则“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矣。师至三，时或有得，然不为圣证；否则尽。是以不用舆尸之升而用本卦之复。复，自反也，反



身而诚也。四亦不用变而用复以继三,再返求也。五则扬升众比,畜极将发,所以取小过之五之象“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也。上用姤之乾,小试也。修身之初,病在浅尝而止,故申之以小人勿用。小人艮也;艮,止也。处师之际,宜行不宜止也。



比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五以阳居尊位而群阴附之，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之象也。伏大有，大有下卦离，离为吉。北辰不动，吉也；故比取“原筮”，谓不变化。大有元亨，日行乎天而四时不忒，“永贞也”。故“原筮，元永贞”。夫师，二至四为震，示师之用在震起习坎中之阳。比二至五含艮，艮其背也；益于背而四体不言而喻也。艮后伏兑。用兑则卦成小过，而不取其象者，谓不言而喻云尔。取小过二至四巽，巽为无咎者，取其初至五杂成，教用感也。

大有上卦离合原卦坎成未济。未济不宁也。故曰：“不宁方来。”下卦乾，乾为大；合坤成否，故曰：“后夫凶。”

盖比之用在于止，唯一则能止。“天下恶乎定，定于一，”王道也。“持其志，毋暴其气”圣功也，其道则艮之用。民未信而气未定。则为柔来以一之，未可骤分泾渭，此所以取未济，否之象也。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申一阳居尊，众星拱之之象。“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则申艮象之用，盍于背，四体不言而喻也。

《尚书》：“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夫民，众人，地丑德齐，则争为雄长，是以不宁。有圣人出，则天皆归之，人身之气机亦然，搏击则病，偏胜则病，必持其志而一之而后安。苟持其志，气无不从。二与五应，为弃乱从正之象。故曰：“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大势所趋而徘徊瞻顾，必为众弃；气滞不归，必为疾痹。皆后夫之凶，道之穷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地上之水，江、淮、河必是也。或从流而下，或溯沂洄曲，各从其势。先王观河川之象，以方万邦，乃各仍其势，封而亲之，王政遂一。太谷《易传》曰：“师一刚居众柔之内，王者之畿也；比一刚居众柔之外，诸侯之国也。先王畜庶物以养民。养民辅邑，以邑辅国，以国辅畿，师之贞，比之吉也。”

以修身者则各率其性而已，视有视之性、听有听之性、言有言之性、动有动之性，发为仁义礼智，根乎心，比之用也；率性之谓道也。《易》也者，修道者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初无应自变，自变则卦成屯，屯下一阳与四应，故“有孚”。震后伏巽，巽为无咎，故“无咎”。震为缶，二、三、四爻为坤，坤后伏乾，乾为盈，乾坤相应为有孚，故曰：“有孚盈缶。”屯初至四五复，复上坤下震，即上终下来，故有终来之象。初爻如是；二五易位，则二至五互复，亦具终来之象，故曰：“终来有它。”

屯之初九曰：“盘桓，利居贞，利建侯。”首比于人，未免盘桓，情也，以时势言，必有继至者。西伯善弄老者，民有襁负而至者，是也。故“利居贞，利建侯”；而比之初六之《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以修身者，志学之初亦未免盘桓，盘桓则心弛气散。能存诚于足，则艮背之阳自下而震起坎阳，志气联类而一。故作《易》者以“有孚盈缶，终来有它”之象而申其意。比初盖用屯。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二居内卦之中而与五应，故曰：“比之自内。”但爻辞又曰“贞吉”，贞，不动也。是则虽应而不用易位，不用易位则全卦伏象为大有。大有上离下乾皆吉，故曰：“贞吉。”比二至五为艮，艮为身；身，自也。易位则艮成坤，坤为迷失；不易位则不自失矣。故《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皆教《比》二有应而不用。盖《比》之要在刚中，艮背是也。故五不变而二应而不用易位。

六三，比之匪人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三无应，自变，卦成蹇，蹇三远比，则与上应；应乎坎也，坎为盗。近比则为三至五离之初爻，离为匪人。盗亦匪人，故曰：“比之匪人。”离又为毁折；毁折，伤也。是以《象》又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教三亦不用变。

夫离又为视，为明，比至三或有所见，然为燭火微明，未完全之前程影事而已，苟信而附之，其用必伤。故戒其事，教不用变。“比之匪人”与师或舆尸，凶，其义一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四无应而近五，附于阳、非应于阳者，故曰：“外比之，贞吉。”不用变也。五阳爻，乾之基、亦乾之属，乾为贤，故曰：“外比于贤。”五又为四之上爻，故又曰：“以从上也。”

《比》二、三、四爻皆不用变，以艮背之阳下起震于足下，联类而动，所谓“终来有它”，无它也。学《易》者均存诚于足下可矣。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比五用伏象大有，大有上离为显；离来应坎，是为“显比”。乾又为王。离不应乾则下卦变为三爻动；乾为马，三阳爻为三马，三马，“三驱”也。故曰：“王用三驱。”下卦动而四不与，四为上之初爻，离为鸟，初爻是为前禽。不与下卦之动，故曰“失前禽”。比伏象之变，应也如此。

伏象既如此，则显象之比之五亦可下应二而动下卦。比下卦坤为邑人。三至五艮为诫，下应易位，则无复诫象；故曰：“邑人不诫。”

比五之用在艮背之阳，显伏之比皆在应，上下俱吉，以得位也。故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五居上卦之尊位；二则居内卦之中；以中使家人子弟，于诫何有？故《象》又曰：“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比至于五，志一可以动气，显伏，互为抽添；故用本卦而之大

有。

上六，比之无首，凶。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上无应自变卦成观，成观，则上可下应三。下应比也。惟下卦坤后隐乾，乾为首。应则易位而下卦成艮，全都成蹇首不见，是以曰：“比之无首。”蹇三为“往蹇”之象。比而遇蹇，故凶。作《易》者犹虑学者不明“无首”之象之意。故《象》又申之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盖谓显象坤变则不复见耳。均告经上亦不用变。

余说

比之用在志一以动气。持三至五艮背之阳，一志之道也。《象》之“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最为要语。其方则存诚于足，以震起足下之阳。故六爻惟初用变，五以显伏成自然畜吸抽添之道，不落人心，不假人力；余皆不变。“原筮，元永贞”，此之谓也。



小 畜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习坎之阳已上升而未下润也，故取“密云不雨”之象。谓其终必雨，不雨为暂时之事，故曰“小畜”。阳气已上，天地已通，故“亨”。上卦巽为密云；二至四兑，西方之卦；下卦乾为郊，而不见坎，故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以王道言，民视、民听已达庙堂，绸缪棼划，膏泽共下之际也。丁此际会，谁宜静待；意志堕颓，拔苗助长，皆有示可。王道然，圣功亦然。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三、四两爻，为卦之中位。四以独一之阴爻居于中位，是柔得位也。下与初应，是为下应；三反四复，则为三爻而与上应，故曰：“上下应之”。四为二至五离之中，离为明、为见，而上下应，可以观矣。然而其象虽浸浸乎大有，实犹未也。犹有所待故。故为小畜。小畜云者，虽暂有待而终必至也。

巽上乾下，为健内而巽乎外之象。二、五皆阳爻，是为刚中。巽为进退，则为柔行。乾为“天行健”。是志于行，动健而卦如随风之巽也。亨矣夫。

“密云不雨”，有欲雨之势，待其雨尔，故曰：“尚往也。”雨起于地，兑为泽。“自我西郊”，雨泽已上未雨而已。故曰：“施未行也。”是皆小畜之道。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今也风行天上，是以具有施命诰四方之德，而时事尚有未可，于是修其文德以待之。禹舜干戚于两阶、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其事类也。以修身言，则离为文明，“人懿文德”，修离之道，充离之用而已。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初与四应，易位卦成姤，姤后伏复，由姤而复，自然之理，常道也。故曰：“复自道。”复“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故曰：“何其咎？吉。”《象》曰：“其义吉也。”是小畜未复，而已伏复之德，学者在求养而充之而已。

小畜初用复。

九二，牵复，吉。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无应，自变，卦成家人三三。卦成家人则二又与五应而易位卦成大畜。家人上卦巽为施。五阳爻下引二而上，故曰：“牵复。”牵复则卦成大畜。大畜之五：“豮豕之牙，吉。”故吉。大畜之《象》



曰：“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何失之有？二五皆在中爻，故《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盖教用家人而志大畜。小畜以懿文德，多识前言往行，懿其中也，故云。《家人》之二“无攸遂，在中馈”，“中馈”家食，而大畜“不家食，吉。”此治平始自修齐，小畜之道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离为舆、坤为车辐。三至五离中之阴爻，坤也，亦车辐也。无应，变用三反四复则卦成履，遂成“舆脱辐”之象。

又乾为夫，巽亦为妻，而离为目。今三反四复，目在上者，反而在下，非夫妻反目乎？故云。《孟子》：“男子生而愿为之有室。”室，妻也。今反目而卦成履，巽不见而兑居内，兑为妾，妾主内政，岂正室之道乎？故曰：“不能正室也。”

车可以行，无辐则不能成行。妻所以居室。反目则不能正室。是《小畜》之三，不能用变。不用变则用初至五杂卦之《大有》。具《大有》之德而且居内，亦为《小畜》之道。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有应曰孚。四与初应，故曰：“有孚。”应则易位而卦成姤，小畜离后伏坎；坎为血，为惕，易位则坎不复存。以其为复象，故血曰去而惕曰出，故曰：“血去惕出。”姤下卦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

夫血与惕所以致小畜者也。今血去惕出，则姤上杂乾，乾为志。阴爻出而五阳合于上，故《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畜三至五为离，离为明。作《易》圣人特指出其后伏之坎为血为惕，教苟沾沾于此察察之明，则病，血，洩也。画沟洩则有所局

限，惕，中心怯也，此乃不进而小畜之故。血去惕出，庶几杂乾之大明乎？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五无应，自变。自变则卦成大畜，大畜五下与二应，故曰“有孚”。应而易位，则卦成家人。家人五之《象》曰：“交相爱也。”大畜上卦艮，为手，手相合曰“挛”，有相爱之意焉。故取“有孚挛如”之象。

坤为富。“富以其邻”，盖谓大畜以坤代艮而卦成泰三三。“有孚挛如”，故取自变；“富以其邻”，则用奇变，六十四卦中，如此者极鲜。小畜之五，盖教用大畜之泰。泰，通也，亨也。小畜至五，斯亨矣。修身至是，元真通畅，亨矣夫。

又家人之四，“富家大吉”，亦富以其邻之象。盖四取家人“富家大吉”之象，则家人初四易位卦成姤，而二至上杂乾。为居乾上卦之中，故曰：“富以其邻。”与四同用杂乾之象，故曰：“有孚挛如。”取此象则用大畜之家人而用姤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无应自变卦成坎，全卦成需；巽变为坎，密云既雨，需，濡也，故曰：“既雨。”卦成需，需上又与三相应，易位而卦成中孚，中孚之三至五为艮，艮为居处，故曰“既处”。

小畜之上变需元之卦中孚杂，互之变有曰：

其一：初至五杂损。损下益上，非德何以载之？故“尚德载”。

其二：三至上互渐。渐，“女归吉”，女归之吉，贞也。上与三应，三当渐初之“小子厉”；故曰：“妇贞厉。”



其三：坎为月；下卦兑为未全之坎，上卦巽亦为未全之坎。上下卦同，月庶几满乎？故曰：“月几望。”

其四：二至五互颐三。上艮为君子，下震为征。后伏大过三。大过有栋桡之凶，故“君子征凶”。

夫小畜，明畜于上下卦之间而未用之象。至上，密云作雨，已伏日出地上之晋，可以试矣。小畜，膏泽上而不降也。下则阴阳和而斯民泽，则中孚。膏泽下于民，则无以致中孚；此所以“尚德载”也。持女渐之贞，泽止于三而不下达，则不免于厉，谓小畜之宜动不宜静也。反之，中孚之明，月之几望者也，不同于大有，不同于离，其作用全在于全体气机之感应。骤用下艮起震未可也。故上用需之中孚而志损。

余说

尺蠖之屈，以求伸者，畜其势也。以修身者，屯下一阳，历蒙、需、讼、师而比，用之德已具，而犹继之以小畜者，畜其势也。故有“密云不雨”之象。初用姤之复，虽止于金柅，羸豕踯躅，已具“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之复之德。于是二主中馈而有“大畜”之应；均言小畜之势而教学者由其势也。三不变用杂卦大有，如火始燃，如泉始达，且见小畜之明。四血去惕出，由姤而杂乾，更进一境，弃察察之小明，以求大明终始之德。五由大畜之泰，亨而通，内外一如也。至上则需而中孚，可以履矣，其道则用损。



履

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圣功之终极，在于配天，而希天、应天，“后天而奉天时”而“先天而天弗违”，则所以臻夫配天之途径。“性来归命”“升中于天”，又修身之目。由小畜而履，则所以达夫配天之道。

其象：虞翻谓坤为虎、艮为尾，是，乾、震为龙，则坤巽为虎，可也，履之伏象为谦三三，虎尾也。履，柔履刚，柔加刚上。乾为人，兑为口。乾兑相接，为咥人之象。今不用本象，而险隐上下错杂，兑履艮成咸，坤履乾成泰。感为感泰而通。感而遂通，重矣。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履盖申“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万物之故”之道之卦也。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兑上于艮，坤上于乾，三以阴爻与上相应易位，皆为柔履刚之象。履卦变乾之机枢在此。故曰：“履，柔履刚也。”天为乾，为阳为



刚。希天、应天，而配天者，为坤、为阴、为柔；柔履刚者，圣功之要也。

上乾下兑，兑，说也；三与上应易位，是说而应乎乾也，如是则显伏交错；“履虎尾”之象虽存而啞人之凶不见，故曰：“履虎尾，不啞人。”易位则卦成夬，夬以五阳夬一阴，其通必矣，故亨。乾为帝，上为帝位，三与上应易位，则柔履帝位而刚下居中，刚中而柔外，正大光明，何疚之有？其象：易位而卦成夬，则初至五杂，是为大明终始，而原位二至四离之伏象，本为坎，今不复见，坎为疚，不见；故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上泽下为自然之势。君子观乎此，辨上下之位，而民志定矣。太谷曰：“泽下于天曰履。其象也君尊臣上、臣卑君下，父尊子下，子卑父下。斯道也民志定。民志定而后履。履乎阶，阶其夷夷；履乎衢，衢其坦坦，亨之至也。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盖教学者履道坦坦，乃希天、应天而配天之途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初无应，自变。自变则下卦初成阴爻而四来下应。四为三至五巽之中爻。虞翻以为应在巽，巽为四，故曰“素履”。四下应易位，则初往合五，上成巽，巽为无咎，故“往无咎”。于是卦成中孚。中孚之四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其《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绝类上也”，故《象》曰：“独行愿也。”履之道，全在于应，故初用中孚。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二无应，自变，则下卦成震，全卦成无妄。震为达途而居无妄之初，是以有“履道坦坦”之象。

或不变。不变则二至四离，为人；初至三为兑，兑为泽，二为人之初爻而居于泽中，秋水伊人，故有“幽人”之象。二变贞也。二至四离又为吉，故“幽人贞吉”。苟用自变，则二至四为艮，为自，而初至三为震、为惊，惊，变乱也，故《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是履二自变或不变皆可，而以不变为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三之变有三：一、不变，二、三反四复。三、上与上应易位。

不变：二与三合为半离，离为目，半离，目眇之象。但上合四则成离。离为视，故曰“眇能视”。三又为半震，震为足，半震为跛之象。但三至五合巽。巽为进退，后伏震，震行也。故“跛能履”。

三反四复则卦成小畜，乾为虎，三、四易位，柔加乎乾初，为“履虎尾”之象。三至五离，离为人；初至三兑，兑为口；又成“咥人”之象。离后伏坎，坎为凶，故有“咥人之凶”。

与上应，易位则卦成夬三三。原卦二至四为离。三居离中，离为人；又为甲冑戈兵，是为武人；乾为大君，甲骨文作，为手执象形；《老子》：“执大象，天下往。”三上易位，扬于王庭，是“执大象，天下往”；故曰：“武人为于大君。”

夫由小畜而履，初用中孚，通天地之气机。二用幽人之贞，所以待时，三则已可以履，然三反四复，返于小畜，非履之道，故曰：“位不当也。”不变虽无大咎，亦非居履之宜。故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必也断之以夬，而后可以履帝位而不疚。故《象》曰：“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王道如此，圣功亦然。



太谷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其斯之谓乎！

履三用夬。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四无应，自变，卦成中孚。二至四成震。“震来虩虩，笑言哑哑”，故曰：“愬愬终吉。”履虎尾则谓乾初以柔变刚，乾为虎，初为虎尾。中孚之四亦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其《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故曰：“愬愬终吉，志行也。”盖三志刚而已；四则已居上位，下孚于众，可以行志矣。其德在乎，用则在震。

九五，夬履，贞厉。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履之要在夬，而五不见夬象。惟用三至五之伏象震，则卦成大畜，大畜初至四互夬，五履于其上，故曰：“夬履。”《大畜》：“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养贤而应乎天，夬履之道也。“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夬履之资也。故曰：“夬履。”

若用常例自变，则卦成睽，则三至五为坎、为厉。夫履帝位而如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不厉何待？睽五更为厥宗噬肤之象，故曰：“贞厉。”贞，变为阴爻也。是履之教用大畜而不取自变之睽。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上与三应卦成夬，然履至于上，已无可夬，夬上乃反而与五易位，使卦成大有。大有上离为视，故曰“视履。”大有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遏恶而扬善，考其祥也，故曰：“考祥。”上反与五易

位，旋也。旋成大有，大有元吉，故“其旋元吉”。而《象》又概之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谓履至上而知旋，则具大有之庆。故上用大有。

余说

履为小畜之继，小畜畜其德，履则臧其事。小畜絪縕于野，如舜在畎亩、伊尹之于有莘。履则进而得位，应帝王可也，为王者师可也，以至履帝位而不疚。以修身言之，则言立命。初用中孚，以王道言，志斯民之疾苦；以圣功言，则感宇宙之气机。二虽履道坦坦，而幽人贞吉，犹守约也。三用夬，以天下为己任也；言修身，则为希天。四用中孚，已进得位，浸浸可以大用矣，以修身言，则已震起习坎之阳，如月之几望。五夬履而用大畜。夬之道，为政在于养贤以及万民；修身，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于是乃有上之大有之庆。其旋最为要语，学者慎毋忽之。



泰

泰：小往大来，吉，亨。

天上地下为宇宙静止之常态。自其变化观之，则气之清清而上浮者为天，气重浊而下凝者为地。天动而上，地动而下，愈变愈隔。《易》为知几研几之学，恒自欲变始变观象取象，故以地（坤）上天（乾）下为泰，地上天下，则地下凝而天上浮，乃相交而及于天上地下之常，交则絪縕而通，万物以生，无不通泰。故“小往大来，吉亨”。乾为大，坤为小，下为往，上为来，故云。

以修身者，降其人知，上达其通心；而后唯精唯一，先执厥中，而后，太和之气，絪縕通泰。太谷先生曰：“知天命之在躬而时存之，知太和之气之在，而时养之。”葆泰之道也。

《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泰之德，综而言之，“小往大来，吉亨”而已。《彖》皆重申其

义。乾为天、为上、为阳、为健、为君子。坤为地、为下、为阴、为顺、为小人。故自其动观，为天地交而万物之气机以通。上下交而君民之意志以同，以修身则志一气从，保合太和。自其位观，则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非徒象然，修身之道，实亦如是。修身之果，实亦如是。其究则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人心渐微，天机活泼是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说文》：“后，继体君也。”后天而奉天时者也。于卦，乾为后，亦为志，坤为财，亦为气。“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为政之道也。“志至焉，气次焉”。修身之道也，故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太谷曰：“泰，吉亨。何谓也？曰：乾下坤，乾始也。其象也，天地位而万物各遂其生，曰泰。其义也君先乎臣，父先乎子，夫先乎妇；天道顺而人道正也。圣人得以赞化育，民得以左右。左者，佐也；右者，佑也。吉，无不利。”乾始，即后以财成天地之道，以阳运阴云尔。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与四应易位，卦成恒。下卦为巽，巽为茅，下卦成巽，初动而上，是为拔茅之象。茹，连也，连类也。二、三皆阳爻，皆与外卦坤应，成连类而往之象。往，征也。往皆有应，则吉。故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其所以成拔茅茹之象，则以内卦三阳，求与外卦阴应，故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泰初用恒。

泰初何以用恒者？交泰天地之道，亦夫妇之道。天地之道，夫妇之道，皆恒久而不已者也。以修身者，虽已由履而可泰，葆泰；葆泰



则在守恒，不恒则失。“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皆恒也。志之求气，亦然。故泰初之要，在“志在外也”一语，其方在恒。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既济。泰二非既济之时，且爻辞不合，不取。用二至四兑之伏象艮则卦成震。《孟氏易》谓坤为包，取坤为括囊之象。姤卦之“包有鱼”、“包无鱼”。皆指震，取其吉象。离为网罟，是离亦包也。荒，《说文》作𡿨，水广貌，引伸为大。泰下卦二与五应成离，为包；今不用离而初至四互颐，颐，离扩而大之者也，是“包荒”也。震三至五为坎，坎为河；冯通凭靠也、倚也，二与五相接，故曰“用冯河”。遐，远也。坎为逝，逝亦远也。坤为朋。今弃坎不用，则坤不复见。故曰“不遐遗，朋亡”，震为大涂，行也。二居震之中，故曰“得尚于中行”。盖皆教用震。用震，则光明之域将较取既济用离扩而大之，如水之波澜涟漪，至于甚广。虽因习坎之气上升，暂失其憧憧往来之相而实履入光辉之坦途。故《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居泰二而能恐惧修省，不徒葆泰持盈之道，实广大之磁基。王道然，圣功亦然。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三居上下卦之交，变卦似宜用三反四复。亦可用三与上应易位。就其全象而言，任乾上坤下之机。乾为平、坤为陂。乾为往，坤为复。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就其变卦而言：用三反四复则卦成归妹。归妹之三曰：“归妹以须，反归以娣。”泰有婚姻之象而

遇遣归，是未可取。且归妹三至五为坎，坎为恤。恤，恤也。曰：“勿恤。”是亦示不用三反四复。

三与上应易位，则卦成损，应则孚。故曰“其孚”。损二至上杂颐，颐，自求口食，故曰：“于食有福。”泰三，盖教用损之颐。

损之《象》曰：“君子以惩愆窒欲。”处泰之时、位以继“恐惧修省。”可以由观其自养而观其所养矣。以其在平陂、往复之位，稍肆则败，故曰“惩愆窒欲”，故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际也。”学者当念圣人垂戒之深。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四与初应易位，卦成恒，与爻辞不类，应非取应象而系用伏象。艮为二至四兑之伏象，又为上卦坤之邻卦，既曰“以其邻”，当系示取艮象则卦成震，震二至上杂小过，小过像飞鸟，有翩翩之象焉；坤为富，用艮，则坤不存，故曰：“不富，以其邻。”泰原卦三至五为震，震为戒；用艮，卦成震，则三至五为坎，坎为孚，以为用也，不用震而用坎，故曰：“不戒以孚。”泰四盖用震。

乾为木果，木果为实，用艮则伏象乾不见。乾所以不见，则因其显象坤不存，故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变卦震三至上互解，四当解二解四，解二之《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四曰：“朋至斯孚。”坎为心。故《象》曰：“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泰四用震，仍教恐惧修省；艮其背而升习之阳；于是上下通泰。细玩其象，则得斯旨。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帝乙归妹为殷商故事，与高宗伐鬼方，丧羊于易，均为当时人



所熟知之历史,故用以为喻,虽事已不详,要为当时脍炙人口之美满婚姻。

其象,则三至五震,震为帝,帝,帝乙也。五与二应易位则卦成既济,不符爻辞所取之象,不用。用三至五震三伏象巽,而卦成兑,兑为少女,妹也,故有“帝乙归妹”之象。

祉,通止,艮也。以(祉)止,上用兑之伏象艮。用艮则卦成损,损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故“以祉元吉”。泰五盖用兑之损,由朋友讲习而惩愤窒欲,悦而后损。故《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上下与三应易位卦成损,损上卦为艮,艮为城郭。但损至上则互为益,益下卦震,震为大途。《说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矣”。是隍亦大途之属。艮反成震,故曰:“城复于隍。”

泰上坤为师,弃坤不用,故曰:“勿用师。”欲“勿用师”如之何?四用坤之伏象乾,乾为命。艮为白,坤为邑,震为告,故曰:“自邑告命。”谓不用变卦损之三至五之坤而用其伏象乾也,于是全卦成乾。“自邑”者我身,“命”者天命,“告”者祈,“自邑告命”:祈天永命,处泰之上,身与命合,人与天应,损之又损,以自求口食;求天永命之道也。虽尚损而伏乾其亦“大明终始”之亚乎?贞而不动,则吝矣。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者,坤为乱,苟曲成“自邑告命”以用乾,则不免于志气拂乱而致城复于隍之吝也。泰上用损之乾。

余说

学者由小畜而履。履,行也。其履帝位而不疚之德,行圣人之

名师讲义

刘蕙孙周易讲义

事，习圣人之功，则天下亨而身亨，故泰。处泰之道，在于谦抑。是以全卦六爻，非损之“惩愆窒欲”，即震之“恐惧修省”。朋友讲习其功，恒其始基也。圣功之变化，语言不免落相，宜自卦变求之。




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天居上，地居下，而人与万物处其中，是以人具天地之德而万物各备一体。天之德曰命、曰志，地之用曰性、曰气，天地交泰则人道立。于是学人可以希贤、希圣而希天。否之卦，天本在上，地本在下。动则上浮下凝，相去日远，上下阻塞，人道罔立。故曰：“否之匪人。”“匪人”谓非人道也。君子修身以俟命，故学者守周易之贞。今天地否塞，天道无复下济，是以“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泰之“小往大来”之反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否之《彖》重在申经义，与泰同，故“天地不交而万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甲骨文字“邦”作，象人之所居村社之地，“天下无邦”，即人不得安居之义。“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谓色厉而内荏。“内小人而外君子”，伪诈以教天下，“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象》：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盖不乱君子小人之群，明夷以待访也。故曰：“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否初与四应，卦成益，否初无益之理。亦与爻辞取象不合，不用。用益之状象恒，恒为泰初之变卦，故爻辞几与泰全同，取象相同故也。否而用泰，求其亨也。故“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但否初之泰，实为伏象，居否之地，志泰而已，非真泰也。下卦本坤，所志者为乾，乾为君，故曰：“志在君也。”

否初盖用益之恒而志泰。益之用在损上益下，民悦无疆。因否塞之世，惟以德泽下民而后上下之志可通，持之以恒，则泰。修身者当气机否塞，亦唯降志下心，持之以恒，而后元真通畅也。观泰初之变，可以会其作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否下卦坤，坤为包。二至四为艮，艮为手，手所以承。二居坤中，艮初之位，是为“包承”。

二之卦变，用二至四艮之伏象兑而卦成巽。卦成巽，则变卦三至五为离，离为吉。离初为原卦艮之初爻，艮为童仆，小人也，故“小人吉”。原上卦乾，乾为大人，变则乾不见，故“大人否”。变则初至五杂鼎，鼎“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是以“亨”，二当鼎二之“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敌与我判然为二，不相浑者也。而



“小人吉，大人否，亨”，何？“不乱”小人，君子之“群”也，故《象》云然。

否二盖用巽之鼎。巽以申命行事，鼎以正位凝命，处否之道也。

六三，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三与上应易位卦成咸。咸之伏象为损，损三至五坤为包；二至四震亦为包。而损“二簋可用享”。二簋者，馐；馐，羞也。故有“包羞”之象。但咸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损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皆非处否所宜，不能用。用原卦三反四复则卦成渐，渐三之“夫征不复，妇孕不育”。亦不宜用。故《象》曰：“包羞，位不当也。”盖三所处位使然也，是以否三不用变。取初至四互剥之象，以厚下安宅。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否上卦乾，乾为命，三至五巽，巽为无咎，四居乾初巽中，故曰：“有命无咎。”变则三四复卦成渐，原卦否下卦坤，坤为田，畴也。既三反四复，则三至五为离，初至五成上离下艮之象。艮为止，祉也。是坤畴因离而为艮止矣，故曰：“畴离祉。”

渐之四曰：“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是为险难避难之象，否之正也。

以修身言，使四阳及于下卦而三至五成离。离为明，畴为坤为身。是明见而身受其福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五居上卦乾之中爻，阳之得位者也。乾为天休，为福、为介福，皆“休”也，故五为“休否”。乾又为“大人”，为“吉”；二至上杂遝，五当“嘉遝”之位，故“大人吉”。五下与二应，用应则易位；与乾之伏象坤应，亦易位，坤为败亡，两与坤应，故曰：“其亡其亡。”如是则“大人吉”之象将不复见，是未可用者也。然则如之何？曰用三至上之互姤，姤下为巽，为苞桑。姤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外荆棘而内甘美，外否内泰之象，所以致此，则由于五之当位。故《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是故，以政事言，当否之世，惟大人在位能休之。以修身言，则俭德避难，以待天道之下济，“有陨自天”是也。五用姤。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否至于上，否之极矣。然上为上卦乾之首，乾之中爻五既系于苞桑，则上亦不得上浮于无际，极则反倾而成泰，故曰：“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余说

处泰之道，在持盈葆泰。处否之道，在消弥否塞而致泰来，故否之诸象，多于伏象中取象。初用美之恒。美之用在于损上益下，处否之初而能损上益下，且持之以恒，则致泰不远。二用巽之鼎，取其申命行事而正位凝命，申命行事所以致泰；正位凝命，所以居否。三不当位，取本卦互剥，以厚下安宅。三当剥五，以宫人宠，不敢有为也。四用渐四，“或得其桷”，居贤善俗，有俭德避难之道焉。五休否而用姤，遂致上有倾否复泰之喜，其要在二、五用巽，王道以巽变民，圣功以巽和气，学者勿放过之也。



说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上卦乾，同也；下卦离，人也，合以取象，故名“同人”，谓人与天同也。修身者气息阴阳和顺以后，则目中充见。其形如月，进退盈亏，皆与天上之月相应，坤卦名此为朋，谓天一月，目中一月，双月为朋也，故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本卦以其人天相应也，故名之为“同人”。

卦象：上乾，天也。下离，于体为阳，天上之月也；于用为阴，目中之月也。月借日光而明。此则自明。故离在天又为日，言其自明而运乎天也；在人又名为同人，言其继明而运于人也。离居乾下，人天相同。日月合德，修身者至此已破天人之关，圣贤之望，实《羲经》之秘奥。故《彖》辞于六十四卦中，独于本卦著特笔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解同人名所从得也。《太谷易传》亦着特笔曰：“离生乾下，其光白也。逆而右行，日进十二度有奇；周三百五十四度。四分度之，三而为月。其明也，始生若稚，既明若弱，明盈若强，魄生若老，魄晦若终，故曰同人；其情也，类庶族之生死，亦可辨夫万物之消长。”则言运行周身之度，进退盈亏，与月之运行

于周天者相应；而其用可辩万物之死生长消，即前知也。

学人修身养气，初见龙战玄黄之象，其继即为月形，再则继明照四方，万物皆相见矣。昔贤所谓虚室生白，道家所谓照耀金庭者，皆指此也。

《经》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二爻阴，从坤取象，为野。上与五爻阳相应，易位成火天大有，无物不富也，故曰：“同人于野，亨。”上卦乾后隐坤，野也；乾坤交易，用坤成象，卦变地火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人生大难，无过死生。内文明而外柔顺，所以修身养气而立命也。故曰：“同人于野，亨。”

下卦离，为中孚虚舟之象，后隐坎为小过大川之象，离乘坎上，为虚舟济渡之象，故曰：“利涉大川。”下卦离为中孚，上卦乾为天，中孚应天，为其虚舟能济生死之险也。同人二、五相应，应天济险之象。故曰：“利涉大川。”

初爻阳变阴，下卦成艮，为君子，合上卦乾为天山遯。遯，刚当位而应也。同人五爻，以阳居阳，得中正有应于二，此可以守而吉也。故曰：“利君子贞。”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此修身谨行，防微杜渐之道。故曰：“利君子贞。”上卦见乾用坤，下用艮，卦成地山谦，居子有终也。故曰：“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为《彖经》特重之卦。故《彖》辞其名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犹曰：同人之象，柔爻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是以名为同人。盖谓其二爻以阴居阴为得位；处下卦之中为得中；上与五爻乾阳阴阳相应为应乎乾。上乾为同，下离为人。人与天应，人与天同，故名“同人”云。坤与乾为正配，本处一体；合之则为太极而非卦，分之则为乾坤两象，分合皆不能相应。中孚阴爻居中，



巽、离、兑三象皆备，后隐震、坎、艮三阳。以坤三体而为体，又为大离。离为人。本具乾德，代坤居位，应天成运，兼中孚、大有两象，见天运之自然，故曰：“乾行也。”行为乾象。人居天地之中，为三才之一，分天地之体而为体。天地之所有，人皆具之。天之运行于地者，人则运行于身。同人一卦，乾离两见，为气周于身，上与天接之象，此天之所以不息者也，故曰：“乾行也。”

下卦离为文明，上卦乾为健。故曰：“文明以健。”二爻居中正位，上与五爻相应，故曰：“中正而应。”

初爻阴变阳，下卦成艮，合成天山遯。遯之二爻，亦以阴居阴，得正而应；艮为君子，故曰：“君子正也。”卦变天山遯，上卦乾为正，下卦艮为君子；二五阴阳之应为志；艮在乾天之下，为天下。故曰：“唯君子惟能通天下之志。”谓遯能远小人，不恶而严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上卦乾天为同，下卦离火为人，故曰：“天与火，同人。”上卦乾为同，类也。下卦离为见，辨也。阴阳各自为族，水火交济成物。上卦乾后隐坤，纯阳纯阴，各自为族也。下卦离后隐坎，水火相应，交济成物也。故曰：“居子以类族辨物。”

养气之学，格物之学也。物，五脏之格合也，五脏各有所亲，“族”也；合则“类”矣，类则光明而万物相见。《大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谓同人之德能如此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爻变阴，下卦成艮，艮为门阙，故曰：“同人于门，无咎。”二至四巽象。下卦成艮，艮，倒震也，震为出，用震取象，艮反成震，故曰：“出门同人。”下卦用震，卦成天雷无妄。灾也。本变天山遯。今

舍遯而用无妄，实自取之，故曰：“又谁咎也！”

学人负笈师门，友朋皆志同道合，自然无咎。故曰：“同人于门，无咎。”出师门而涉世，不能和光同尘，以处师门者遇人接物，因不免有标奇立异之嫌，实自祸之道，故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谓不能自敛也。

爻辞与《象》辞不同。一用变，言其正也。一用倒，言其害也。《羲经》用象，本可倒取；盖为示戒也。

初为足位，本是震象，变艮取其气上炁下，会坎成习而应天，此本养气之常规。故曰：“同人于门，无咎。”谓不当有咎也。从初为足位立言，气上与炁相会，固然浮躁，遇乾妄动，同而成灾，此实自取之祸，故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谨按：炁指宇宙间之真气；于身为艮背之命。

六二，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三爻变阳，下卦成乾，上下皆乾，同宗，故曰：“同人于宗。”下卦变乾，乾后隐坤；坤为吝。见乾用坤，合上卦乾，成天地否，阴阳隔绝，故曰：“吝道也。”道为阳象，谓下卦变乾，则有否存也。

同人，天人相照，求天下之大同也。惟同于宗族之间，大同之世，其何能致？故曰：“同人于宗，吝。”又曰：“吝道也。”谓其不能通天下之大同也。

二爻为坎位。坎阳之习，求合离而应天，不能合离，而与乾相同，何能应天？故曰：“同人于宗，吝。”又曰：“吝道也。”谓上爻本阴，与乾五之天相应。变则二、五两爻皆阳，不能应矣。此非养气之道，故曰：“同人于宗，吝。”又曰：“吝道也。”

爻之变阴变阳，在养气只是志刚志柔。心专注于其爻之位，为阳为刚；志于足，凝思不动，为阴柔。爻辞盖戒心不可在肾。在肾则为阴变阳；无所得矣。故曰：“同人于宗，吝。”又曰：“吝道也。”



谨按：同人二不用变。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下卦离后隐坎，坎为寇盗，戎也；为隐伏，伏也。二至四巽，为草莽，莽也，故曰：“伏戎于莽。”二至四为巽，高也；内隐震为倒艮，陵也；二至上错天风姤。见姤之乾而用内隐之坤，卦成地风升，故曰：“升其高陵。”下卦离后隐坎，坎之数为三；离为日，坎为月，离坎兼用，日月合而成岁；兴为衰之对，又为败之对，乾胜坤负，见乾用坤，故曰：“三岁不兴。”

阴阳各遇同类则为敌；遇异性则成应；近异性则相比。初三两爻，无应于四上，均近二爻阴，初与三争比二，初亦阳爻，在二至四巽下，故曰：“伏戎于莽，敌刚也。”

二至四巽后隐震，震为倒艮，安也，震为动，行也；见巽用震，卦错天雷无妄，“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故曰：“安行也。”谓无所往也。养气者，气起于足，入坎会离，不能会离，无应于上，又不能退于足；进退失所，浮动成灾，此可以同人隐有无妄之象，故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谨按同人之三，可变、欲变之机甚多；而皆不宜。习同人之三，其亦不用变乎？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二至四巽，为墉。四居巽颠，故曰“乘其墉”。上卦见乾用坤，为负，不胜也，故曰：“弗克。”同人后隐地水师，见同人用师，师，战伐也，故曰：“攻。”四阳爻处不当位，非同人宜有，不去则为害，故取师象曰“攻”。取师则四爻阳变为阴，与阳爻相应，故曰：“攻，吉。”

养气者，宜虚心静虑；既见光明，尤不宜有成见、有希求。有则
为刚，即四阳爻之象，故曰“义弗克也”。或谓四爻用阴，从坤取象
也，则卦变风火家人，亦非同人之义。故曰：“攻，吉。”谓当所师，非
取家人也。

初至五错风火家人，上卦巽为倒兑，下卦离后隐坎，合成泽水
困象，此家人之所以不宜取。四取师，为同人之对卦；反之即见为原
有象，非取于变或错者。故曰：“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养气者既见光明，若胸有主见，则心息相附，虚耗神气，无益有
损；或致精力困疲。故宜虚心静虑，俾精满气充，成地水师象。以师
本同人所原有，与家人之判，仅一反乎耳，故曰：“其吉，则困而反
则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九取原象上卦乾为号，下卦离，离五曰：“出涕沱若。”哭也。既
取水火既济之象，坎为离之对，离为哭，则坎当然为笑。故曰：“同
人，先号咷，而后笑。”

同人取地水师。大卦乾为大，又为克。变既济则上坎下离、水火
相遇，故曰：“大师克相遇。”

卦画之变，常例为阴变阳、阳变阴、或阴阳交互而易位。同人之
象在二、五两爻之相应，不取交互相位。为保存五为阳爻之本来，初
取原象，故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直”：五爻阳从乾象。
“中”为五居上卦之中。谓五以阳爻处上卦之中与下卦之二爻应
也。既变既济，上卦坎，仍为五以阳爻居中，二、五相应，水火相遇，
相克而成用，故曰：“言相克也。”

养气者息心静虑，端坐默观。其先时间稍久，或目痛泪流。既成
习惯，则光明而山川人物皆见。同人为天人相应之象，主为五爻，故
言其先后情景而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也。同人能万物相见



者，同养气者静坐习气，坎上离下，神能虚凝，志能中直之故，故曰：“以中直也。”养气者神志虚直则坎离交互，水火相克。离下入坎，坎上乘离，相济成用。故曰：“言相克也。”谓因克而成用。

谨按：五取既济之象之由，系同五自变则初至五错既济。且坎亦为乾之属，可以坎代乾也。必同师者，目斯炯炯，畜百脉之精而为睽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卦乾后隐坤，坤为郊，见乾用坤，卦成地火明夷，故曰：“同人于郊。”原象不变，二至四巽为无咎。卦变明夷，自晦其明，何悔之有？故曰“无悔”。上爻为全卦之结束，取象应为次卦之火天大有，大有，富有四海，此非世人所能及，亦非世人之希望，养气者尤不当以此为志。然从同人之天人相应言之，则为有其德而无其位，隐居于草莽畎亩之中，自安其贫，当然无咎。故曰“同人于郊，无悔”；“志未得也”。志，二五相应之象，谓不取易位之大有也。

养气者，万物相见，稍有自喜，即轻于炫露，此杀身取祸之道，非养气者安身立命之旨。同人上爻不取常例次卦火天大有之象而取地火明夷之自晦明，实为戒教学人于既见万物以后，宜如明夷之内文明而外柔顺，斯为养气处世之规矩也。

余说

同人，天人相同，故其用卦取初二五上诸爻，见同人之名为阳爻，三四两爻不见卦名为阴爻，合成风泽中孚之象，所以应天也，故六爻之辞，无一不寓警戒之意。

初爻朋类相处，故无咎。入世自炫则取祸，二爻跬步荆棘；三爻肘腋隐患；四爻又招忌贾龙；五爻先危后安，耗神伤力。上爻隐居草

莽，乐道待时。此同人之大义也。

同人，明也，初至四错风火家人，心息相依，不相依则不能澄心静虑，而见光明。二至四错天风姤；天命降而阴阳和也。三至上错纯乾，与天相同也。初至五错天火同人，万物皆相见也。二至上错天风姤，天人一体，疾言配命也。同人之对卦为地水师，精气充满，粹面盎背也。上用坤，下用离，卦成地火明夷，自晦其明，与人无忤也。上用乾，下用坎，卦成天水讼，情欲交争，丧道败德，此天人之分，圣愚之判也。下卦上移或上下颠倒，均成火天大有，天爵之荣，人爵将维，君师之尊也。

《羲经》之秘奥，惟此同人一卦宣之。养气者所希求，亦惟此同人一卦之德。然而易象不明，则盲如暗夜。第明象非难，解义为难。解义非难，自晦为难。千古学人，辛勤数十年，败于一念不能自晦者，固比比皆是也。

学《易》之难，在于门径。求象即《易》之门径，得人指点，一言可明。明象而解义，不过数日；解义而实践，速则七日，迟则期年，必有所应。因应而自喜，即不能再进。不进则退，终且尽丧所获。此保存之难也。能保存，而轻言祸福，炫奇矜能，此杀身贾祸之道。故上爻曰：“同人于野，无咎。”履之三曰：“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戒之至也。而同人上爻不取大有之象，其义尤深。盖大有之位为有同人之德者所必至。第天命有时，其迟速非人力所能勉强。冒进采求，必至杀身而失所学，不亦惜夫！故大有虽应次同人之后而上爻则不明揭其象，列其次序者，所以示人，不必即得，不可冒求也。学人宜自慎焉。



大有

大有：元亨。

乾之德：元、亨、利、贞，大有言元亨而不言利贞者，大有为赤日当空之象。夫光被天下，阴霾尽消，大则大（元）矣。通则通（亨）矣，然而日中则昃，月盈则亏，极盛之局，理无永葆，故不言贞，光煦天下而不有其利，故亦不言利。言“元亨”而不言“利贞”，作《易》者垂戒学人深矣！学人宜深玩大有之象而寻所以安身立命之方也。

大有之显象为日（火）在天上，其用则在伏象水地比。比之《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此之谓大有，吴桥梁先生曰：“此单书一统、玉帛万国之时。”庶几乎近之。

修身者则为明德既明，万物皆相见之境。太谷曰：“其光也，被于上下而无所不照。运寒暑之气而无所不周；其德也，遇山川之厉气，扬天地之生气；顺天而迟行，赋万类之休命。”是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离上乾下，柔得尊位也。五以阴爻居中，“大中”也，不大则不能居中。大有五爻与下卦二爻相应；其伏象比之五爻亦与下卦二之阴爻相应；上卦离与伏象坎合成水火既济，六爻皆应；下卦乾与伏象坤，卦合成泰。亦六爻皆应，故曰：“大中，而上下应之。”此之谓大有。

以修身者，至此境界，虚怀若谷，秉心寒渊，下则百脉之精皆萃于瞳，而上与宇宙大赤之气合德，于是万物皆相见。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万物之故也。“大中，而上下应之”之征如是，有一毫人心，一毫杂思夹杂其中，则不得也。

乾，刚健也；离，文明也。曰行有轨，四时以成，故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以修身者，治内圣外王之学，观天之道，则天之行，后天而奉天时。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大有，天上日也。日上于天，阴邪遏灭，万物皆遂其生。太谷曰：“其德也，扬天地之生气，遏山川之厉气。”以从政者，理财正辞，禁民为非而已。以修身者，充道心之全，损人心之私，唯精唯一，允执厥中而已。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无应，无交也。其变卦之方有二：其一，初爻自变，下卦成巽，巽为交。其二，不用巽，则用下卦乾之对象坤，坤为害。用巽，全卦成鼎，鼎新吉，固矣。用坤则卦成晋，亦非咎，故曰：“无交害，匪咎。”

“艰则无咎”者，谓用自变卦成鼎，初至五杂大过，大过独立不惧，固鼎新之时，艰难缔造也。大过为大坎之象，坎亦为艰；大过之



下卦为巽，巽为无咎，故曰：“艰则无咎。”

盖大有初爻，用自变、用伏象皆可。故《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谓无交则用害也。无交者，不取交象也。无施不可，此其所以为大有乎？

按大有之世之民，易安固常。其事之可行者，使由之。如日晋地上，渐升天中，易也。其事之不可者，则当革其故而鼎其新，巽以申命而使知之。民可乐成，艰于谋始，故其事艰难而终则无咎也。《论语》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王道如是，圣功亦如是，在学者之体会之尔。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二与五应易位，则成同人，同人二至四为巽。巽为往，为无咎。原卦下卦乾后伏坤。坤为大舆、为载。大舆伏于显象之后，亦具载义，故曰：“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其象如是，其事则乾志，乘坤气以行而神萃于瞳，以相见也，故二阳得移于上。以王道言，则大舜善与人同、民可载舟、天视自我民视也。故大有二爻之用，其机枢全在伏坤。

又坤为积，亦为败，为积为败，胥在所以择之。能积气积民而用之于中，斯“大车以载，积中不败”者也。大有用同人。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三无应，用三至五兑之伏象艮。用艮则卦成中孚。离为王，“天子”也。中孚三至五为艮，为童仆，“小人”也。中孚二至四为震，为公。震既为公象，又自原卦上卦离之中爻变化而成；且二至四杂益。益之二曰：“王用亨于帝，吉。”今杂益，益之闰象，宜用泽者，三当

益之二爻，故曰：“公用亨于天子。”反之，中孚初至五又杂损，损当益二之吉之象者为五爻。五居艮中，小人也。今用二不用五，故“小人弗克”。

夫大有之三所以能中孚者，以用益也。夫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也。苟用损，则“损下益上”其可乎？斯害也矣。故《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以修身吉，巽下其艮背之志（甲命）以起震也。大有之三用中孚之益。

九四，匪其彭，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

《诗》“四牡彭彭”“駉駉彭彭”“出车彭彭”“以车彭彭”。《说文解字》：“彭，鼓声也。”段玉裁注云是多貌，又言：“凡言彭彭皆谓马。”因知四马为彭，或多马为彭；今犹称马群为马帮，帮即彭之讹。

今初至四为四阳爻，阳爻乾之象征，乾为马。四阳爻，四马，“彭”也。“匪其彭”盖使不复成彭。“匪其彭”，即不复成彭之道有二：其一，四自变而卦成大畜。但成大畜则离不见而失其明，与爻辞不合。其二，仍用三至五兑之伏象艮如大有云云，则卦成中孚。四为中孚上卦巽之初爻，巽为无咎，故曰“无咎”。中孚又为大离，上下卦正倒皆兑，兑，辨也，故曰：“匪其彭，无咎。”《象》又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晬也。”盖皆教四用中孚而不用大畜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五与二应，下而易位，卦成同人，应，孚也。易位二至四为巽。巽为交，故“厥孚交如”。三至五为乾，上卦亦为乾。乾为威，又为吉。故“威如，吉。”



孚，信也，乾为志。应而易位而上成乾，故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谓巽之申命而民信之，与上合志也；乾之德，易知简能；同人则四海一家，故《象》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盖大有至五，内文明而外刚健，中虚怀而行果毅，其德矣。大有之五，亦用同人。以从政者，“自我民视”，以修身者，萃百脉之精以为瞳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九无应，用自变。自变则上卦成兑而全卦为革。兑为右而其变自乾，右者，佑也，乾为天，为吉。故曰：“自天祐之，吉。”

革之上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故《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大有上用革。

余说

大有之用，全在其伏象比。而比之建万国、亲诸侯，首在同人，以修身者，则萃百脉之精以为瞳也。六爻，初并用鼎、晋、有常有变，势不必尽同而各有所宜也。二用同人，大有之基也，善与人同者，必能施禄及下而民信之。故三用中孚之益。至四则当解其故囿，见闻天下，致中孚而明辨皙，而后五致同人之德，至上乃有豹变、革面之吉也。



谦

谦：亨，君子有终。

地山谦三至五为震，帝出于震致役乎坤、成言乎艮，故“君子有终”。二至五错解，三至上错复，故“亨”。复终而又始，始必有终。佛氏涅槃之义近之。其用在伏卦履。“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成始成终者，谦也。

《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谦二至五错解，解之《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天道之下济也。其用隐天火同人，同人之《象》曰：“君子以类族辨物。”“光明”也；二至五错雷水解之下卦坎后隐离，用离则卦成雷火丰，“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亦为“光明”。下卦艮后隐兑，用兑，卦成山泽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故曰：“地道卑而上行。”



上卦坤之隐象乾，乾为“天道”。用乾，合下卦成天山遯，君子之所居也。遯二至四巽后隐震。巽震隐置合，卦成益，益，盈也。月盈则亏。原卦二至四坎为目，上卦用乾而坎不见，故曰“亏盈”。

上卦为“地”。下卦艮后隐兑，用兑，卦成临，临“至于八月有凶”，“变盈”也。

坎：离之对卦。离为人，故坎为鬼；震为神，鬼神之道，用隐不用显。显则初至四错益，初至五错小过。皆害也。用原卦二至四坎及其后隐离，合成既济；三至五震后隐巽，合成恒；其象皆吉而原卦显象不变，故曰“福谦”。

二至四坎后隐离。离为人，“人道”也。人道用显，用显则原卦二至五为解，解二至五错水火既济，事既济，人之所好。初至四错未济。事未济，人之所恶，故曰：“人道恶盈而好谦。”

谦之用卦为天泽履，“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故曰：“谦尊而光。”

山居地下，卑之至也。下卦艮后隐兑，合之为山泽损、泽山咸；皆卑以自牧者。然二至四次，夫坎“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初至四错蹇，见险而止之象，岂可踰乎？故曰：“卑而不可踰。”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不患寡而患不均”“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为政之道，如斯而已；以修身者，养太和之气，毋使客气一毫僨张，亦称物平施而已，学者未可以其寻常而忽圣人之深意。夫谦，君子所以立身行道也。学者处谦守约，达则“履帝位而不疚”。穷则“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吉。万物皆相见，光明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阴处初爻，谦也。“大川”指二至四之坎。初与四皆阴爻，不相应，本不能涉大川。欲涉大川，则养浩然之气，初爻变阴柔为阳刚，则上与四应，利涉大川矣。但初爻变阳，则下卦成离，全卦为明夷，明夷者，“君子以莅众，晦而明”，故《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用明夷，则下卦成离，初与四应，而离为吉，故曰：“用涉大川，吉。”其修身之方，则存诚于是以起震也。

六二，鸣谦，贞吉。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二爻变阳，二至四为兑，兑，鸣也，故曰：“鸣谦。”但变则上错至上为临，下错至初为大过，皆非所以处谦之道，不能用。故宜知雄守雌而不变为吉，故曰：“贞吉。”贞吉，不动吉，非鸣谦吉也。不变，二至四为坎，坎后隐离，显隐成水火既济之象；以离代坎，卦成解，二至五亦互水火既济之象，离坎相应，故《象》曰：“中心得也。”以修身者，则仍守初爻明夷之教，则二当明夷下卦离之中爻，以虚受人之象，亦“中心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三为全卦之唯一阳爻，为中爻、主爻，与上相应。但应则易位，全卦成剝，成剝，则谦局全败，不能用。不用，谦原象不变，二至四为坎，坎为劳卦，后隐离，为君子、为吉；合成水火既济，亦吉，故曰：“劳谦，君子有终，吉。”

原卦二至上错师，师所以容民畜众，三在师为二爻。师之二曰：“在师，中吉”，“怀万邦也。”故曰：“万民服也。”以修身者，弃初不用，用师二爻，存谷神之位是矣，地绝天道之机枢也。



六四，无不利，撝谦。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四爻无应，常例：变用三反四复。用三反四复则卦成豫，豫初至四为剥，剥“不利有攸往”。今爻辞首曰：“无不利。”是教不用剥，不取三反四复之变也。不用变则原卦二至上错解。解“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甲坼，裂也。《说文解字》曰：“撝，裂也。”故曰：“撝谦。”教用解也。当仲春之际，雷雨作而百果草木无不甲坼，自然法则也，故曰：“不违则也。”

劳谦君子，因时动息，所谓“后天而天弗违也”。以修身言习谦至四，其有朋至之征乎？谦曰用解。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家人之四曰：“富家大吉。”谦二至四错解，解后隐家人，谦五当家人之上或五，为富家四之邻爻，故曰：“不富，以其邻。”邻不预家之富也；泰四亦曰：“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取象略同。义即示谦五不用解之隐象家人而自变。自变，全卦成蹇，四至上为水火既济，五当水火既济之三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故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又曰：“利用征伐，征不服也。”又原卦三至上错复，复为反剥，“剥：不利有攸往。”反之，故“无不利”。

其象如此，其义何居？家人之象：长行乎前，幼行乎后，谦之道也。事不可以终谦。谦而不服，则用征伐，以猛济宽，势必然也。以修身者，养太和之气，体也，家人之富也；放浩然之气，大蹇朋来也，朋，目中一月之应乎天者也。其术，闲邪存其诚，诚之于目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上爻自变为阳，卦成艮，艮为隐兑，兑为鸣。故曰：“鸣谦。”而《象》曰：“志未得也。”何？盖不用自变而用二至上之师象。坤为国，离为邑，师之二爻应坤之五爻，易位而卦成比，比上卦坎后隐离，又为取坎填离之象，故“用行师，征邑国”。征不庭也，斩王者之道。以修身者，则教升中于天，致坎离之用。

余说

谦之要语为：“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其机枢则“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卑以自牧”。又其所以自守。盖学者历同人、大有，易致骄逸，骄逸则败，故授之以谦。谦之初、二两爻用明夷，教自夷其明，卑以自牧也；以修身者，均存诚于足。三用师，弃动阴不用而专用坎中之阳，存诚于谷神之谷。所以自养而志。四用解，教甲坼以时，藏器于身，待当发则发。故五用既济之大蹇朋来。上用师之既济，升中于身，地道卑而上行也。



豫

豫：利建侯行师。

豫为谦之倒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人道恶盈而好谦，故授之以豫。豫，说（悦）也。

其象：初至五为比，比之《象》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比之五爻下与二应易位，卦成师，故曰：“利建侯行师。”

以修身言：畜之，则百脉和平，元真通畅；用之，则至大至刚，放之乎天地之间。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四为阳爻为刚，下与初应，易位而成复，复之初爻曰：“不远复。”其《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君子修身以俟命。不远之复为欲复而未复之象；故曰：“刚应而志行。”

坤为顺，震为动；故曰：“顺以动。”天之运行，按自然轨道而动

也。苟顺以动，即与天同轨，何况乎建侯行师：以语修身，一切顺乎自然而习，则自然守真致用。

日之运行，有四时二十四节气之常轨；月之运行，有初载、生死、朔望之常节；随之而动者，顺动也，则“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否则即为变易。为政之道，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此无它，顺人心也。顺民之欲而民不违，几于刑措矣，故“刑罚清而民服”。

以修身者，必任自然，否则为戕贼人性，而百蔽丛生。春秋朔望，天之时也；冬温夏清，早起夜寐，人之时也。失其时则乱则病，故曰：“时义大矣哉！”豫之象震出地上，于月令当为惊蛰。其修身之节，《大易参同契》可以参看。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豫，悦也。民豫易涣；作乐崇德，所以顺其情而执之以礼；人豫则逸，作乐崇德所以和其气而存其命也。人受命于天，受身于父母，孝于父母，即所以上系于天。大舜五十而慕，所以希天也。“文王涉降，在帝左右”。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易》者之微言，学者宜深会之。

初六，鸣豫，凶。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豫初之变有二：其一，自变，卦成震。其二，初与四应，易位而卦成复。

自变，下卦成震，全卦亦成震，震为鸣。震之初爻曰：“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皆鸣豫之象。震后隐巽，内外卦合为恒。恒之初曰：“浚恒，贞凶。”故“鸣豫凶”不取其变。而取易位之复。但原卦初为阴爻，未能自动而上与四应；必待四来下与己应。复之初爻曰：



“不远复，无祇悔。”其《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习豫之初，惟当存诚于足，以待二至四艮上一阳下济，不宜妄动者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二至四为艮，艮为石；介，不变也，“介于石”，乃言二爻不变，艮亦不变。苟变，则下卦成坎；二至四成离。坎后又隐离，离，日也。二至四之离，象日出；坎后隐离，象日没。日出日没，终日之象。不变，则“不终日”矣，故“贞吉”。贞谓不变。“刚应而志行”，故曰“以中正也”。以修身者，仍用艮而存诚于足。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说文》曰：“盱，张目也。”盱豫，谓用三至五之隐象离。离为张目之象，以离代坎，则初至五为旅。三当旅之三爻：“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故悔。三自变，则下卦成艮，全卦成小过，小过之三曰：“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小过迟象，故迟亦有悔。以修身者，勿妄勿助，不睹不存，任其自然，习豫三之道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巽为往，震为来，来，由也。四为外卦震之初爻，故曰：“由豫。”初至五后隐火天大有，故曰：“大有得。”坎为疑，“勿疑”，谓不用坎。四自变为阴爻，则全卦成坤，坤西南得朋，故“朋盍簪”。

修身者，当九四之位，柔中而应，则“朋盍簪”矣。坤为大途，途

行也，全卦变坤，故曰：“志大行也。”志谓坤之隐象乾。五用大有之坤。

六五，贞疾，恒不死。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贞谓不变，坎为疾。五爻不变，则三至五为坎，为疾象。故曰：“贞疾。”四为阳爻，为全卦之主；而五以柔居其上，非乘刚乎？上弱下强，有如汉昭见霍光，如芒刺在背，非疾而何？故《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

外卦震后隐巽，合之成恒，成恒，则下卦坤不见。坤，君子之终，死也。故曰：“恒不死。”其所以“恒不死”者，恒中爻三、四皆阳，合二爻成乾，故曰：“中未亡也。”以修身者，当豫之五用恒。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豫之上六自变为阳爻，则全卦成晋。晋至于上，还即倒成明夷，故《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晋上下与三应，易位而下卦成艮而坤不复存，坤为成，坤变为艮，则成“有渝”。渝则二至四为巽，三、四为卦之中爻。上卦震后亦隐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此时全卦成小过。处豫上之位，当明夷之时，持行过乎恭，用过乎俭，虽曰小过，何咎之有？小过为大坎，其后隐大离，中孚是也。以修身者，其体斯义。



随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卦变之要，在“刚来而下柔”一语。随之刚为四、五两爻。五、二相应易位，三反四复亦易位。于是全卦成泰，泰之上卦为坤；坤“元亨”；下卦乾，乾“元亨利贞”，随之卦变之象也。不变，则三至五为巽，下卦震后隐巽，上兑又为巽之倒象，巽为“无咎”。

太谷夫子曰：“雷息泽下，其象随也。云雷则经纶，泽雷则晏息，君子以随时动息，用之有元亨利贞之利，舍之有无咎之贞。”是也。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震长男，刚也；兑，少女，柔也；兑居上而震居下，为刚来下柔之象。外卦二奇处一耦之下，内卦一阳处二阴之下，亦刚来下柔之象。至于卦变，尤体刚来下柔之用。故曰：“随，刚来而下柔。”震，动也；兑，悦也，故曰：“动而悦，随。”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即“动而悦，随”之义，其大亨贞也宜，何咎之

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授民以时，而民莫不往，而天下随时也，故曰：“随时之义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向晦为宴息之时，以“向晦入宴息”，是“随时之义”也。其取象殆以震为阳气，兑于令为秋，震下于兑，令将立冬。于日则当日没之酉时，日入而息，养生之道，故以为喻乎？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随下卦震为公，“官”也。初无应，为阳爻，可以自变，自变则震不存，故曰“官有渝”，变也。贞有二义：一为变，二用阴爻。于此，不变则卦用不见。“官有渝”则初阳变阴，上与四阳爻中爻相应，有从正之吉，故“贞吉”。二至四为艮为“门”。“交”，爻应也。乾为功，阳爻乾之本。初变则上与四应，易位而二至四之艮不存，故曰：“出门交有功。”坤为失，变则全卦成屯，为坤不见，故《象》曰“不失也”，盖教随初用屯。屯之初曰：“盘桓，利居贞，利建侯。”正随时动息之象。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外王之道如是，内圣之功，在存诚于震初，待艮阳下济而具经纶之资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艮为小子，震为丈夫。二与五应易位，则全卦成归妹而二至四之艮成离，离，丽也。系之义而变自艮，故曰：“系小子。”变而震成兑，则不为丈夫，故曰：“失丈夫。”



震为足，艮为手。“系小子，失丈夫。”目相比，不相下，其如示诸掌乎？不复存诚于足，故曰：“弗兼与也。”以王道言，始居随二，小知或可，大受则未也。是以“系小子，失丈夫”。又艮为止，震为行。“可以止则止，可以行则行”。随之二爻，固宜止者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三爻虽阴爻而见卦名，可自变。自变则下卦成离。离，系也。震变为离，为“系丈夫”。三变，则二至四之艮成巽，亦失其为小子，故“失小子”。如是则全卦成革，其用为山水蒙，皆非所以语于随之时者，仍亦不变为宜；故曰：“利居贞。”居贞，不变也，不变则初至五错益。三当益之四爻：“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是随有求得也。然而雷不可以终息泽下，虽非其时，而有舍之志焉，故《象》曰：“志舍下也。”用变用常，用益用革，各以其时。以修身者则居贞以系命，用益是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四阳爻无应；变则或三反四复，或自变。三反四复则卦成水火既济，离为获，故曰：“随有获。”但随时之义，乃因时守约，非于是也，且既济“初吉终乱”，故“贞凶”。《象》又曰：“其义凶也。”

自变，则上卦为坎，坎为孚；下卦震；震为大途，大途，道也。坎上震下，为“有孚在道”。屯，坎后隐离，离为明；震后隐巽，巽为无咎，故曰：“以明，何咎！”爻辞盖教学者不取三反四复而用自变。因既济离在坎下而无所用。自变隐鼎，以木巽火，烹饪之象，志在耳目聪明。故随四用屯之鼎。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五阳爻，下与二应，易位，孚也。易位则卦成归妹，归妹之五曰：“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故“孚于嘉，吉”。修身至此，吉何如之！

其用则取原卦二至上之泽山咸。五当咸四、五之位。四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月几望之象也。五曰：“咸其脢，无悔。”当其位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随四至上为双心之坎；上当坎之上六之“系用徽纆，寘于丛棘”。“拘系之”也。初至四为双心之离，双心之坎之后亦隐双心之离，离为丽；“乃从维之”也。二至上杂咸，上兑为四方，艮为山。上卦兑后又隐艮。用艮，则上卦隐显合为山泽损，损，“二簋可用享”。又与原下卦震合成颐；损二至上亦为颐，颐为大离，离为王。故曰：“王用亨于西山。”知全卦重在用明，故特指出“用”字。其取象如此曲成，其用或取惩愆窒欲以来明德乎？用咸先损之颐也。



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豫，乐也，悦也。乐极则病，悦极则惑。故《周易》以蛊继豫、随。《左传·昭公元年》秦缓之论晋侯病云：“淫溺惑乱之所生也，於文；皿虫为蛊。”又曰：“晦淫惑疾。”又曰：“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淫，过也，多水也；晦，阴暗也。久置阴湿，则皿中物腐而虫生，此自然之理。男女相悦，人之情也，然过则为病，外卦艮后隐兑，用兑则卦成咸，男女相感，正也。合下卦成大过，则过矣。艮少男，巽老女，以少男而昏老女，其惑不亦甚乎？女惑男，如商纣之宠妲己，周幽之宠褒姒，唐玄宗之宠杨玉环，社稷为之而墟，正如风振山树，木叶尽落；故曰：“女惑男，风落山。”是盖古义。圣人观蛊之象，随其豫将过而蛊始萌，教而止之。《尚书·胤征》曰：“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记·月令》：“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仲春之月……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启户始出，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其日皆甲、乙。“蛰虫始振”“咸动”皆蛊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振木铎之教

也。甲者，其日甲、乙也，吉利如是。不明其利，则不能解其象。

初至四为双坎，四至上为双离，后应隐坎。大川也。水柔而易溺，惑也。上下显隐皆坎险之至也。知其险而解其惑所以济，济，利涉大川也。不谓之“元亨”得乎？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艮阳卦，刚也，巽阴卦，柔也。山风成象。内二奇居一偶之上，外一阳居二阴之上，亦“刚上而柔下”之象。上刚下柔，在所以导之而已。巽为风，艮为止，蛊机始萌，教以止之也。太谷《易传》曰：“风育山下，其象蛊也。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尽之矣。既富已，又何加焉？曰：教之。”此蛊所以元亨而天下治也。

虞翻谓：“利涉大川，指二五易位。二往据阴，阴未承阳，故曰：‘有事’。按易位则卦成渐。所以成居贤善俗之事。理或然欤？”

《大学》曰：“知所本末，则近道矣。”蛊，豫随之终而始也。君子知机，巽而止之，则蛊败终而元亨始，此祸福相倚，天地自然之道，故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当蛊败之始萌，巽而止之，大矣，亨矣。此振民育德之用也。

按魏伯阳《大易参同契》之说，治《易》者返身而诚，于冬至后一日，始屯之初九。日得一爻；至蛊，当孟春仲春之节，惊蛰，其契机也。其时百虫由始振而成动，蛊也。人身一小天地。《说文》云：“蛊，腹中虫也。”道家所谓三尸虫者，时亦萌动。于是“巽以止蛊”。尚笑。“巽以止蛊”者，“刚巽乎中而志行，柔皆顺乎刚”。巽人也。



春甲寅、秋庚申，蛊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七日来复也；巽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亦七日来复也。“终则有始，天行也”。闭聪塞明，修身以俟命，其是之谓乎？

初六，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乾为父，坤为母。蛊卦反复、显隐、错综，皆不见乾坤。虞翻曰：蛊卦乃泰初、上互易而来，亦即蛊初上互易则卦成泰。泰，父母交泰也。最为神解；故各家皆从其说。

内卦巽后隐震，震为长子，故曰“有子”。来卦内卦为乾。乾为父。然见已非父而故为父，故父“考”也；现为巽，巽为无咎，故“考无咎”。内卦用隐象震，三与上应易位亦为震，震来厉，故“厉”，初至上互颐，颐为大离，离为吉，故“吉”。二至五为坤，坤，终也，故“终吉”。

干，正也；持其事也。父事之可者，三年无故；其不可者，违之，“干父”之道也。

以修身者，当孟、仲之春，体内客气，逢春令而上升于颠。颠，天也；乾也。父之蛊也。存诚于足，使归于诚，归于正，巽以止蛊，幹父之道也。是以“有子，考，无咎”。《象》曰：“意承考也。”承，拯也。指上卦艮。下卦用隐象震，为幹蛊之长子。

蛊初用颐。

九二，幹母之蛊，不可贞。

《象》曰：幹母之蛊，得中道也。

“母”，来卦泰之外卦坤也。“幹母之蛊”，则外用坤而二、五易位卦成蹇，是以不可。贞，不变也。不变，谓二、五不易位。不易位则卦为升。孟春，仲春之正也。以象言，得中也。

以修身言，主敬存诚，巽以止蛊，一任自然，不宜有作。积小以高大也。

蛊二用升。

九三，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象》曰：幹父之蛊，终无咎也。

“父”仍为来卦泰之内卦乾。幹蛊，则三与上应，乾变为兑而来卦成山泽损，三当损三，曰：“三人行，则损一人。”所损不多，故曰：“小有悔。”乾为大，坤为咎。幹蛊变兑，则来卦之内外乾坤皆不见，是无大亦无咎，故曰：“无大咎。”

三为原卦蛊之下卦之三爻。巽为无咎。三为巽之终，故《象》曰：“终无咎也。”盖谓变虽取来卦，实为无咎之终；此其所以“终无咎也”，所以“无大咎”也。蛊三用泰之损。

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天地之际，吉凶之会，而能持之以惩忿窒欲，何咎之有？以修身者，至蛊之三，气机已动。能守之以损，则损下益上，而习坎之用申矣。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裕”，广也，扩而大之也。“父”本指来卦泰之内卦乾，今四自变，则成阳爻而初至四互乾，故曰：“裕父之蛊。”又原卦自变，则全卦成鼎，鼎四下与初应，往也；巽亦为往，上合五爻、上爻为离，离为见；鼎初至四，互天风姤，四当姤上之“姤其角；吝”，故“吝”。然则，用鼎，抑用下往应初易位之大畜？《象》答曰：“裕父之蛊，往来得也。”离为得，往则离不见，故曰：“往未得也。”是用大畜则不见离而失其光明，然鼎四有“折足”“覆餗”之凶；大畜之四则有“童牛之牯”之喜。故《象》拈出“往未得也”，教用鼎之大畜，多识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勿亟求有所见也。

六五，幹父之蛊，用誉。

《象》曰：幹父用誉，承以德也。

五之“父”仍指来卦泰之内卦乾。五之干蛊，常例当取二、五易位。但“誉”为口舌之事，兑为口舌之象，显、外不见兑，兑在上卦艮之隐象；二、五易位，则艮不复存而隐象兑亦不见，不能用，故曰“幹父之蛊，用誉”，教用隐象兑也。用兑则全卦成夬。夬之《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故《象》曰：“承以德也。”

按兑为西方之象，于人为肺气。蛊至五震起之阳遇肺气下降为雨露，而脾上肝木得其滋润长养，生机鬯遂也。诗曰“习习谷风，以阴以雨，”言其征象；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则言习五之夬。蛊五用夬。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三至上互颐，颐为大离，离为王；三至五为震，震为公、侯之属。上自变，卦成升。离之象破，不复为王之事。升上下与三应易位卦成蒙，三至五之震象亦破，不复为侯之事，故曰：“不事王侯”。升之《象》曰：“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高”也。蒙之《象》曰“蒙以养正，圣功也”，“尚其事”也，故曰：“高尚其事。”《象》又曰：“志可则也。”蛊上盖教用升之蒙。

太谷《易传》曰：“夫德由积而致高大者，其为舜、伊乎？舜生畎亩，伊尹亦生畎亩；阳始七千里，文王始百里，其德能弗顺乎？”《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是升为王道。蒙者，圣功。蛊上之用内圣外王之道也。

以修身者，体升积小以高大之义，存蒙二至四之震，观蒙二至

上之颐，观其所养，待习坎之渐习而致圣功是也。圣功之业非朝夕可就，其志固可则也。

余说

蛊为因时止蛊，变化气质之教。初爻唯危之人心始萌，用颐，观其自养，巽以止之也。二用升，示变化气质之事，在积小以高大。三当泰三乎，往复之际，故力守惩愤窒欲，损下益上。至四已经正位凝命之初境而颇具折足覆餗之险，故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五以五阳夬一阴，道心正矣。然作圣之功，非伊朝夕，上以升之蒙，示圣功之正也。



临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地居泽上，为临俯视，自然监临之象。阳生纯阴之中，为复卦之续。其位为乾之见龙。如是渐长，终成纯乾。故亦体“元亨利贞”之德。

《周易》卦序冬至始屯，日得一爻，至临约当春分之令，生气日甚，阳气渐发。至八月秋分则阴气渐申于阳中，于卦正为临之对卦遯，二阴见于六阳，巽至其道，至坚冰也，阳消不久，故“至于八月有凶”。

《彖》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临之象，阳渐出于阴中，故曰：“刚浸而长。”自然而伸，犹水之浸润也。兑说，坤顺，故曰：“说而顺。”二居下卦之中而上应五，故曰：“刚中而应。”易位而屯，屯亦具元亨利贞之德，故曰：“大亨以正。”阴阳消长，只运之常，故曰：“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

不久也。释已见说经。体临之象，纯任天运自然，《阴符经》曰：“观天之道，则天之行，尽矣！”学者宜深体之。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象》，临之用也。以从政者，禹抑洪水，稷教稼穡，而帝尧敬授民时，而民永怀之，教思无穷也。如保赤子，心诚求之，容保民无疆。以修身者，所重在一“思”字。视思明，听思聪，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思无穷也”。“其心休二焉，其如有容焉”。所以“保民无疆”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道万物之故”。思所以感，容所以通也。

· 初九，咸临，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内卦兑后隐艮。欲致咸临，则以兑为主而用艮，则卦成咸，但初动则下卦成坎隐离而卦不成咸，故曰：“贞吉。”贞，不动也。二至四为震为行。初本与四应。应者其志，所应不变，故曰：“志行正也。”谓虽应而不动，但初与四应，本为正应，故云。君子养浩然之气，处临之初，而犹火之始燃，泉之始建，而有志充塞天地。

临初用咸，内艮其背，思与咸四之“憧憧往来”应，易位而既济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咸临取象同初。用咸临，则二五不应，苟应，则易位，卦成屯，初至五互颐，颐为大离，离吉也。不应不变则吉无，变则下卦成震；震后隐巽，巽“利市三倍”，不变，则不利。故曰：“咸临吉无不利。”上卦坤为顺，后隐乾为命。取咸临，则不用上卦，与坤、乾无与。故



《象》曰：“未顺命也。”叮咛反复，皆言处临之二，专宜用咸。以修身者，二当咸之五，咸其晦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三居下卦最上，为坤类属，虽处监临势位，但以一阴居二阳之上，初二爻与上有应，其处境难矣。逶迤取容，曲成其务，甘临尚也。甘言悦耳，甘旨悦口，兑为悦，故曰：“甘临。”断初至四，卦为归妹。归妹：“无攸利。”三当归妹三爻之“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其《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故“无攸利”。而《象》曰：“位不当也。”二至四为震；震后隐巽，巽为无咎。用巽则二至五互大过，大过坎也；坎为加忧，故曰：“既忧之，无咎。”巽又为长，故曰：“既忧之，咎不长也。”谓既忧之，乃知其咎在于不知用巽。既用巽矣，则原临卦全卦成雷火丰。以修身者习临之三当体丰三“日中见沫”之义而不可强求其大用，然临之时，不同于丰，懔其戒则可。用则取原卦二至上复之三爻：“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六四，至临，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四为坤之初爻，泽居其下，是为临渊之象。上近于五而下应于初，何咎之有？二至四为震，震来也，来，至也。其后隐巽，巽为无咎，故曰：“至临无咎。”用巽，全卦成丰，初至四互家人，四当家人之上“有孚咸如，终吉”。其《象》曰：“有孚咸如，反身之谓也。”咸如者，如咸姑秉王母之戍以临氏也，何咎之有？

巽加震为风雷益之象，益之上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巽内震外则为恒，四当恒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修身处此，宜恒而已。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五居上卦之中，与二易位则卦成屯，“建万国，称诸侯”。君人之道也。不易位，坤后隐乾，用乾则卦成天泽履，“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亦君象也。但屯、履皆为变象，本象仍为兑上之坤，示宜为君而未也，故曰：“大君之宜吉。”太上下知有之，乾为天。天何言哉，四时成焉；天何言哉，万物生焉。君位亦恭己正南面而已。故曰：“知临。”

断二至上互复，复之下卦震为行。复，阳以渐生，刚反动而顺行。五当复之五，其《象》“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故曰：“行中之谓也。”其要言在中、在行、在考。“行中”之方，不疚而光明，施禄及下是矣。

临五用履，用夬而之大有。夬之大有，其说元吉是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居于外卦坤之上，坤为釜，故为釜之属，所以养生之具。与敦艮、敦复之敦，皆取坤象。坤主静，吉也。不变为坤，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动则全卦成蛊，而二至上为颐，君子以自求口食。广狭异，无为有为之不同也，而皆具敦之用。如尧之敬民时，舜禹之使稷教民稼穡，吉，又何咎矣，故曰：“敦临，吉，无咎。”

乾为志，坤为气。乾隐坤后而未用，志在内也，于卦为泰，故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学者当敦临之位，达则容民畜众，穷则慎言语、节饮食，是敦艮之教也。

以修身者用颐。



说 观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上巽下坤，为大艮之象；艮，观也，宗庙也；内隐三至五之艮，为神居于庙之象。庙中有神，庄严肃穆，观瞻之寄也。入庙观瞻，必恭必敬；观之所至，神实临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上以观设教，下以观成化；天以观垂象，人以观效法；而修身者，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亦无一非观。故卦名曰观，而《彖》曰：“大观在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天下之事，无一不由观主之，亦无一不由观成立。如观乐知俗，观礼知教，观风知化，观过知仁，故教化风俗之变更，舍观外无能为焉。故曰：省方观民设教，下观而化。谓因异而教，以成其观也。

养气之途径有二：曰动、曰静。静者自观入，求之于象，是为目诚。《彖经》言《象》者也，故观为六十四卦中之主卦。教人习观，即所以修身也。

观与艮相表里，观为大艮之象；内隐三至五之艮。夫艮，止也，不止则不能静；不静，则不能观。观亦止也，止亦观也，曰止曰观，皆言夫神气者也。三至五之艮，其位当腰之上，面之下，心胸之际，为

心之神。下卦坤为身，上卦巽为息（即呼吸气也），坤后隐乾为命；艮又为养。观观之成象，身息合成之心神，居中主持身息之运行，而命与气即隐于其中，因而为观。法象昭然，养气之在于观，其义可知矣。其微妙诘非若揭乎！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观为大艮，三至五又隐艮。艮为手，以手入水而沫，为盥；以手奉上为荐。不用原象，变二爻阴为阳，下卦成坎，大艮不见，惟存三至五之艮与坎共爻，如以手入水而沫。二爻变阳，则二、五不相应，下不奉上。故曰：“观盥而不荐。”

下卦变坎，坎为有孚，颙，大也；咸也。下卦坤后隐乾，为大；变坎后隐离，为盛，故曰：“有孚颙若。”

宗庙之礼，威仪之盛，无过于祭祀，将祭而沐手，恪恭祗惧，心神凝一，人与神通。既盥而献，进退杂沓，心扰神分，人天乃隔。观，所以观其敬也。心神分扰则懈生，无不观矣。故曰：“观盥而不荐。”

祭，神、人格也。神降于上，人观于下，上下交孚，因以成化。不孚则不格，格则有孚。孚信扬溢，无所不屈，故曰：“有孚颙若。”

下卦变坎，卦成风水涣。涣，王格有庙，免乎其有文章，祭而神人交孚之象也。下卦变坎后隐离，亦祭也，观之取义，在以礼示人，以诚格天，故重用祭象，以见天人之交孚。故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原象不变，卦为风地观。二、五相应，仅见神之在庙，威灵显赫，使人起畏起敬，不足以成化。二、五易位，卦成山水蒙，神上才天，去人益远。故不取原象而下卦变坎，用祭祀皇焕庄敬之仪，起人肃穆恭敬之思。故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养气者思止于足，神凝于胸，端坐不动，虽天人相应，只能见庄敬之容，如神之在庙，不足以格。二、五易位，亦仅能成山水之蒙；养正而已，不足言有所见也。必变二爻之阴为阳，使艮气下降，坎阳上习而后始能阴阳交孚，万物相见，焕乎其有文章，故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卦本象上卦巽为息，呼吸之气也。下卦坤为身，腹也。人之



生：日常起居行动志乱神分，呼吸只能达肺，不能下及于腹。必主敬存诚，呼吸始能达腹而不能及肾。心神志凝止，而后始能入肾，会震合艮以习坎，而上与离交，观二之象，始为大艮，上巽下坤，呼吸入腹也。变而为涣，上巽下坎，呼吸入肾也。涣内隐艮，又为倒震；坎后隐离，会震合艮，习坎而交也。学人于此可知观之义矣。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艮为观，大艮为大观。三至五之艮，又偏居上卦。故曰：“大观在上。”上卦巽为巽，下卦坤为顺。故曰：“顺而巽。”观之主象在五爻，五爻以阳居阳，又处上卦之中，得位而正。居上以临下卦坤。坤为地，地在天之下，故曰：“中正以观天下。”艮为观，坤为天下，三至五之艮，踞上以观坤，五爻又得位而正，故曰：“中正以观天下。”下卦坤变坎，祭象庄焕，神人交孚，故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观之原象，上巽下坤。经文不取其象；又不取化象大艮而取下卦变坎之风水涣象，《彖》辞恐人误解，特发挥其义，以明涣象之由来，原于大艮宗庙之象，神格在庙，天人交感，上下皆孚也。故曰“大观在上”；谓神实临汝，为人所观也。“顺而巽”谓恪恭而敬，下所以观上也。中正以观天下，秉中持正，上所以观下也。上下互观，神临于上，上之示下，下之观上，皆在事上之礼，一祭而已，祭而诚敬神格民敬，起孝起敬，天下化成矣，故曰：“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谓皆因“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而致也。神不可见，不可测度，矧可以观？然而，就其可见者言之：则天之运行，四时嬗代，从无差忒，则冥冥之中，有主宰可知。以此推测，则天固有神道可观也。卦象三至五之艮，隐于大象之内，冥冥中之主宰，可以见之神道也。全象大艮观也。下卦坤后隐乾，天也，道也。上卦巽后隐震，春也；又为倒兑，秋也；下卦变坎，冬也；坎后隐离，夏也；变坎，

二至四为震，亦春也；三至五艮后隐兑，亦秋也，四时均隐而不见，而其嬗代变更，固历历可知而不失也，故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观天之四时不忒，不能以人智强为之说，则归之于冥冥之中有神道主宰；而以此道设教，使人有所敬畏，则贤不肖皆服矣。圣人何所不知，岂不知天之何以运行四时不忒？而必曰冥冥中有不可见之神道为之主宰者，特设之以为教耳。卦象坤后隐乾，圣人也；三至五艮后隐兑，教也；下卦坤为地，天下也；又为裳，服也，故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养气之学不可见，不可测度，又不可言说者也。智者闻之而笑，愚者闻之而疑，然而，凭证确凿，历历可指，与天之运行，固无别也，知天之所以运行，则知养气所以立命；而为之主宰者，实在心神。心神非物也，强为之名耳。故取大艮之象而以三至五之艮隐于其中。而又恐人之不解也，《经》文特以祭事庄严肃穆为之说；《彖》辞又从而发挥之，以天之神道为之喻。言圣人以神道设教之不得已。先后圣教人之苦心，其揆一也。学人宜就卦象及《经》、《彖》、《爻》、《象》之辞，既而深思之。思之不得，更重思之，则知观之义，而得其用矣。于养气之学，亦识其门径而有所入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上卦巽，为风，后隐震，为行。下卦坤为地。巽在坤上，合而成大艮。故曰“风行地上，观”。象取大艮为宗庙，内隐三至五之艮为神，宗庙之神，王也，王而居庙，非生人矣。故曰：“先王。”下卦坤为方为民。上卦巽为倒兑；三至五艮后隐兑，大艮象后隐大兑，均“教”也。艮为观为“省”。省，察也，亦观也。兑象皆取之假设，“设”也。合三至五之艮而言之，故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风无所不入，物经风则化；化变之渐也。故化以渐见效。上巽下坤，风行地上，所遇者化之象。而民物之异宜，因以观其所异，察其所宜，而为之教以化之，此先圣之轨则也，故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谓教不



可同，因异而立其宜也。人之禀赋各有不同。质有敏钝，好有动静，性有贤愚，学有深浅，体有强弱，遇有优劣，信有诚伪，婚有迟早等等，凡此皆足影响于观。执一而教，必有背道而驰者矣。所以观虽一而所见不同，所化亦不同。师人者固宜因异以施教；学者亦不可有思齐从同之心，以免求速不达之患。此先王所以有“省方观民设教”也。学养气者又何独不然？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全象取大艮，艮为少子，故曰“童观”。分象上巽下坤。坤为“小人”，巽为“无咎”。故曰：“小人无咎。”上巽下坤，内隐山地剥。剥，下剥上，柔变刚；小人长也。故曰：“小人道也。”道，下卦坤后隐乾之象。剥上卦艮为君子，下卦坤为吝。故曰：“君子吝。”初以阴爻居在最下，为观上之愚民，但见典章文物，威仪秩然；如儿童观物，只见其纷华可喜耳。此本不足责，故曰：“小人无咎。”小人，愚民也。若为君子，则应识所观之义，不然，将终于穷矣，故曰：“君子吝。”盖不识、不知，为愚民之所当然，君子则不当如此，故曰：“小人道也。”初为足位，常人不知阳生于下，但见为足。在生理之自然，此不足责。若学人不知思止于足，起震习坎，又何能破天之应，得观之效？故曰：“小人无咎，君子吝。”又曰：“小人道也。”谓学人当求观之所以为观，不当如常人之无动于中也。

六二，窥观，利女贞。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二爻阴变阳，下卦成坎，坎后隐离；离，见也。见隐坎后，故曰“窥观”。下卦变坎，卦成风水涣，此当取之象也。然原卦二五两爻阴阳相应，故不取变象而曰：“利女贞。”谓二为阴爻不变，下为坤，

坤女也，二为阴爻亦女也。观之用在祭。二爻变，则成祭象，不变则否。今因二五之应，当变不变，不变，何能得观之义？此正如窃窥于门内，虽有所见，实无所知，故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丑，大也；下卦坤后隐乾之象。

二为坎位，应习阳者也。今以主敬存诚，身息相应略有所见，止而不动，何能得坎离之交济，人天相应之效？故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谓纵小有所见，不足以为明也。

养气在端坐静观，习坎会离，而后可以人天相应，万物相见。若仅主敬存诚，不知习坎，虽有所见，不足以言有明。然而，习坎必自息心静虑始。主敬存诚，息心静虑之端也。故可以守而持之，第所得不过如女子于户内窥户外景象纷纭，无所用耳。故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谓无所用也；自此而进，亦可大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三至五艮为我。下卦坤后隐乾为生；乾生坤成也。上卦巽为进退。故曰：“观我生，进退。”原象不变，虽不能继明照四方，万物皆相见；然能自观身心，省察得失，以为进退，亦未始非修身之道，故曰：“未失道也。”道，下卦坤后隐乾之象。下卦不取变坎，乾自不失也。

本爻取象与二爻相似。二爻应取变坎，以其二五相应，不取，故曰：“利女贞。”本爻位已上于二爻，故曰：“进退。”要皆不能得应天之效。二爻有可应之道，故语之曰：“亦可丑也。”本爻本无应天之理，故原之曰：“未失道也。”本卦二、五、上皆相应，应则当易位。二五易位成山水蒙䷃：只能养正不能应天，非观之义；故不取其象。三、上易位，成水山蹇䷦：见险能止，更无所得，故亦不取其象。二、三两爻既皆不取易位之变象，惟就原象而言，二虽不能习坎，尚有身息之应，可以长守；三则须自为者察进退，此亦修身之



道，而不失观之义者也。

初至五错山地剥☶☲，剥之《象》曰：“顺而止之，观象也。”三居初至五之中，取进退之象，即顺而止之义。故曰：“未失道也。”谓剥有观象也。

谨按：“观我生，进退。”以立身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也。察己之所欲或己所不欲，“观我生”也。己所欲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退”也。以养气言：静观五蕴之颜色，察体内气机之偏胜以调节之也。五蕴者，气之行于脏腑而发于外之颜色，体恭气顺，静观久则自见，我生所以能覩，质言之，谓此耳。必如《心经》所谓：“一时照见五蕴皆空”，斯为最胜，否则必有偏胜。观其孰为偏胜？则克己复礼以和之，“观我生，进退”是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下卦坤为国；二爻变坤成坎，后引离为光；四爻居上观下，故曰：“观国之光。”四爻居上言下。上为主，下为宾。下卦变坎，后隐离为王。故曰：“利用宾于王。”四爻取下卦变坎之象者，其主旨则在刚柔互交成风火家人☱☲，言有物而行有恒。故曰“尚宾也”。谓谨言慎行，为修身之道也。

习观者虚心静虑，谨言慎行，则所见皆关重要，可以为用，不仅人物纷华也，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又曰：“尚宾也。”谓可以为国之宾师也。

谨按：家人乃取原卦上卦巽与下卦变坎之隐象离之象。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三至五艮为我，又为君子；下卦坤后隐乾为生；上卦巽为无咎，

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下卦坤，为民。五爻居上观下，取山地剥象。故曰：“观我生，观民也。”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皆吾身之民也。养气者自观其身，以为进德修业之资，故曰：“观我生，君子无咎。”又曰：“观民也。”亦即“反身而诚。”之意云。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上爻为卦画之终，居上而观五爻所取山地剥之象；故曰：“观其生，君子无咎。”上爻例应取次卦火雷噬嗑三三之象。观后四隐为雷天大壮三三，上下移易成天雷无妄三三，与噬嗑之差，仅乾、离之异。若观下卦坤变为坎，则其后所隐上下移易，即成火雷噬嗑矣。志坎也；平亦坎也。故曰：“志未平也。”谓下卦未变坎也。

谨按：艮为我，下卦坤之隐象乾为生。故五取“观我生”之象。艮既为我，则“其”当指艮之对象兑。上九之“观其生”疑系取三至五之艮之隐象兑。上爻俯临兑上，故曰：“观其生。”用兑则全卦成旅三三，旅下卦艮为君子；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艮巽共爻，故“君子无咎”。惟旅有鸟焚其巢之咎，与观之时义不合，不取。取二自变卦成鼎三三；旅二至上亦错鼎。鼎：“君子以正位凝命。”“巽而耳目聪明”。上爻则“鼎玉铉，大吉”。观之道亦观之功也。巽后隐震，合上卦离，则成次卦之火雷噬嗑三三。巽而耳目聪明，而后可以“折狱致刑”也。王道如是，圣功亦如是。故观上用鼎之噬嗑。

坎为窗；则坎之对象离当为平。未平，离未见也。必也上九用兑，观其生而后上卦见离，而曲成鼎之噬嗑，故《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此亦一取象之道，谨附供参证。

余说

观之为义，注目而视，识其所以也。典章文物，有形者固可观；



声音义意，无形者亦可观。见有而识无，见此而知彼，观之所至，无所遁形。不问其为当前、为过去、为未来，其义用之大，与天之无所不覆，宇宙不能出于天外相同。故用卦六爻，皆有观名，为阳爻，合成纯乾之象，所以见夫由观而得，与天相同也。初至四错纯坤，身也。为人生之本，修德之基，观之所由始也。二至五错山地剥，柔变刚也。君子尚消息盈虚，顺而止之，观象也。二至上错风山渐，止而巽，动不穷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此观之终，亦观之用也。

观之对卦为雷天大壮，气浮于上而阳妄动也。上用震，下用坤，卦成雷地豫，气以顺动，悦而不失也。上用巽，下用乾，卦成风天小畜，自懿文德，增见闻也。上下移易，卦成地风升，积功累行，以成德也。上下倒颠，卦成地泽临，刚浸而长，气动有凶，如履虎尾，若践春冰也。

《义经》，言象者也。象曲观得。观之所至，无所不有，无所不知。以此修身，事简易而成；功速。上观天文，以察时变，下观地理，以辨土宜，远取诸物，以见风俗，近取诸身，以养德行。观《经》《彖》之爻，以验悔吝；观阴阳之爻，以定变化。实观纸上，见玄黄云雾之象；虚观空中，辨山川人物之形。寂然不动，感而遂通。然在初习，只能偶有所见，憧憧往来，要皆为光之自照。如儿童见物，但觉可喜，全不知其何用。此在匹夫匹妇，不求甚解者，固无所损；若学人以此自满，则不能再有进益。习之稍久，所见虽不全为偶入目，有先知先觉存焉；然无用也，以所见未全耳。故爻曰：“窥观。”履之三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再进，则所见增多，有重有轻，有真有伪；去取之间，存乎其人。使进，则所见皆实，可以用矣。最后乃随感而通，此心常寂，待物之动而观焉。能如此者，观已即所以观人，观人即所以观己；人已无别，心与天应，体与天同；而其始则皆在观诚观敬，以自成其诚与敬而止于观也。



噬嗑

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啗而合，象颐中有物，啗而断之之象，颐中有物，上下颚格而不通；断之则通，故曰：“噬嗑，亨。”离为电，阴气也；震为雷，阳气也，阴阳二气相啗而雷声作，天地之气以通，如啗物而断之，故曰：“噬嗑，亨。”

“狱”之言，务求胜敌，各不相让，如两犬对噬，观造字之义可见。卦二至四为艮，艮为犬；三反四复，则三至上亦为艮，艮为犬。二至四艮后隐兑，兑为言：是为“狱”象，雷威电明，决而断之，所以断狱，故曰：“利用狱。”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重申经文之义。震，刚气上行，离，柔气下达，分动也；二气相触则闪电作，明也，章也。故曰：“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谓三也。三反四复，



“上行”也。非二非五，“不当位”也。如是则成狱象，成断狱之象。原卦威而明；变卦（贲）以懿文德，断狱必以谏也。故曰“利用狱也”。

以修身者，刚气为足下震起之阳。柔气为离，目相比也。震后之兑，为习坎之真气，兑为半坎故也。艮而存诚于足，习坎上而朋来，非以懿文德乎？柔得中而上行，卦之用，一卦之机枢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太谷易传》曰：“雷动电交迅，噬嗑之迅者，譬如噬嗑。先王取雷电之象，明罚于市，使愚夫愚妇，见而知惧；敕法于三尺，使卿大夫及士庶人见而交戒。”论噬嗑之象，尽矣！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内卦震，为足，为行。初爻在震最初，为足之趾。为阳爻，阳居外，冒于趾者，故又为履。初无应，自变为阴，下卦成坤。坤为刑人。刑人于足，“履校灭趾”之象。震变坤，又为“不行”之象。校于趾，何行之有。故《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初九此《象》，义又不能用，而曰“无咎”者，震后隐巽，巽为“无咎”。噬嗑初九盖弃显用隐，弃震用巽。用巽则全卦成鼎三三，巽而耳目聪明，君子以正位凝命，亦前卦观之上九之续也。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二至四为艮，艮为身。身之外为皮、为肤。肤柔皮刚，二阴爻故为肤。二自变阳，则下卦为兑，兑为口、为噬。变则艮之初不存，故

曰：“噬肤。”麻衣道者《古易心法》谓艮为鼻；《九家易》亦谓艮为鼻。二爻变阳，艮鼻不见，故曰：“噬肤灭鼻。”二为下卦震之一爻。外既无应，震动刚侵而长，成兑势也。故《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观此诸象，噬嗑之二亦不能用震而宜用震之隐象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

二之所以不用震者，以震变成兑，则初至四成睽；二至上杂离。是虽小有所见而水火睽而不交；心肾不交而性命分矣，险孰甚焉。故作易圣人救之以正位凝命。学者慎勿喜小效而致大灾也。故噬嗑之二亦用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三为二至四艮之中爻，艮为身，身之中肉也。腊肉，干肺也。肉炙则干。三动与上易位，则下卦成离，三居离之上爻，离为火，肉在火上，是为“腊肉”。变卦三至五为兑，兑为口，为“噬”。原卦不变，三至五为坎，既变，离后隐坎，坎为毒。故曰“遇毒”。坤为吝。离，坤之属，坤之小者也；故曰“小吝”。其用仍宜弃震用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

所以不用震者，因用震则三与上应，应变；三反四复亦应变。势不得不变也。变则，变爻之位，当原卦三至五坎之初；与离后隐坎之三爻皆具习坎入坎之象。故曰：“遇毒。”推其所由，位使之然。故《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以修身者，处噬嗑之三，慎勿用震，用震则习坎入于坎陷矣。用巽而守正位凝命之鼎，终无咎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肉之有骨者曰肺。四处艮身之上，为唯一阳爻，肉之有骨者也，肺也。离为日，肉炙则腊，曝则干。四处离下，曝而干也；是为干肺。艮后隐兑，兑为噬，故曰：“噬干肺。”噬则阳爻断而成阴，二至五互坤☷，坤后隐乾，乾为金，为利。全卦为颐☶，颐为大离，离为矢，故曰“得金矢，利”也。

二至五互蹇，艰也。贞，不变；谓四不变阴。不变则上卦为离；离为吉、为光。故曰：“艰，贞吉。”变则离不能用，故《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学者当噬嗑之四，以养则变，用颐之常象。“自求口食，观其自养也”。以用则不变，取颐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仅取噬嗑之四之象，行而宜之，存乎其时，亦存乎其人。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孟氏易象：离为肉。五居离之中爻，为曰下火上之肉，故为干肉。上与三应易位，则三至五为兑，五当兑口，故曰：“噬干肉。”离为黄。五自变则上卦成乾；乾为金，故曰：“得黄金。”贞，不变也。不变则三至五为坎；坎为厉疾，故曰：“贞厉。”变则三至五为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而《象》曰：“得当也。”谓宜用变尔。

变则全卦成天雷无妄☲☳，教学者凛“不知常，妄作凶”之戒也。乾后隐坤。用坤则卦再变为复☲☵。噬嗑之五盖用无妄之复。“贞厉，无咎”，谓兼用巽；用耳诚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三至五为坎；坎，耳也。离为桎梏，校也。离、坎相错，成荷校之象。上爻下应三爻，则坎变为震，故曰“灭耳”。灭耳，则二至五互大

过，代上爻为上之五爻正当灭顶之凶，故凶。

“听无妄则不闻”。闭聪所以来大聪也。何校灭耳，则小聪闭而大聪启。故《象》曰：“聪。”震为笑言、为告、为讲、为议，灭耳而见此诸象，庄子所谓“渊默而雷声也”。变则上卦离不复存。离为明。故曰：“不明也。”盖谓学者习噬嗑至上，视或感而耳或有闻也，然此功候自然之节，不为圣证。苟执著不舍，则致灭顶之凶，故爻辞特系曰“凶”。噬嗑之上用丰。

余说





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噬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必也中正以观天下，而后可以折狱致刑；而后其折狱致刑也当，此《周易》所以“观”先“噬嗑”，而“噬嗑”次“观”也。其自然之卦序，观观上用鼎，噬嗑之一、二、三爻亦用鼎，可思过半。然而，刑期无刑。故太谷又申之以明罚于市，勅法于三尺之义。

正位凝命，寂然不动也；巽而耳目聪明，感而遂通万物之故也。观之上爻，噬嗑之一、二、三爻，再是用鼎，义盖在此。又观，用我之明，出也；巽以虚受人，入也。噬嗑之四用颐，或观其自养，绸缪之、醞酿之。至五乃体无妄而致复之出入无疾，朋来咎也。上用丰，日中则仄，月盈则蚀。聪明之更迭，亦犹日月之嬗代，自然之暂，不作圣证。苟以此而沾沾自喜，以为政则浸润之语，肤受之诉行；以修身则或从流而忘返。皆凶也。



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饰也。篆作。桑作，像桑叶。者，白之所由致。贝、玉之属。然则贲者玉帛，所以致鬼神，通聘问者也。鬼神致则天人通；聘问交则邦国通。通，亨也。故曰：“贲、亨。”又贲之隐象为泽水困三三。困之反，亦亨也，故曰：“贲：亨。”

修身之道，首在交心肾而通背面（任脉督脉）。噬嗑之四、贲之三，自然所以隔心肾而阻任督者。去斯二者则卦成颐三三，颐，养也；颐又为大离；大离，大明也，颐之道，“修身以俟命”。“我欲仁，斯仁至矣。”是也。

贲变三爻为阴爻，则四至上为艮。艮为小。三至五为坤，坤为利。初至三为震，震后隐巽，巽，往也。故曰：“小利有攸往。”教学者以贲之用归之于颐之旨也。颐者，养浩然之气也。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贲下卦离后隐坎。坎刚离柔，离表坎内，故曰：“柔来而文刚。”合为未济；未济六爻皆应，故“亨”。上卦艮后隐兑。艮刚兑柔，又居上卦，故曰：“分刚上而文柔。”艮兑合为山泽损三三。损，损下益上，亦为“分刚上而文柔”。损二至上错颐三三，亦合艮小，坤利、巽往之象；故曰：“小利有攸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惩忿窒欲，成贲之基也。

损之倒象为益。损益盈亏，与时消息，天之道也。未济之倒象为既济，未济而既济，天道之如环也。故疑“天文也”之上，应脱“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两句。

离为文明，艮为止。玉帛行则干戈止，化干戈为玉帛，人事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内圣外王也。其要语在观。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全卦贲，文饰、聘问也。初至五为丰三三，为祭祀；二至上错蒙三三，教育也，皆为庶政，故曰：“以明庶政。”贲以上卦艮之变化为主。艮为君子，故曰：“君子以明庶政。”二至五互雷水解三三。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故曰：“无敢折狱。”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离为文饰，贲也。又为舆，车也。离初或与四相应易位，或自变。无论易位、自变，皆阳变为阴；下卦皆成艮。艮之倒象为震，震为足，足之初为趾。故曰：“贲其趾。”离变为震，震为大途。大途所以徒行者，故曰：“舍车而徒。”

离自变，并用艮之倒象震，则全卦成颐三三；颐中含坤，坤为义。易位则全卦为噬嗑三三，为噬嗑则不合坤，故《象》曰：“舍车



而徒，义弗乘也。”盖教学者用震不用离；用自变不用易位。学者习贲之初爻，但存诚于足，观其自养，观所养，斯可矣。贲初自颐。

六二，贲其须。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侯果曰：“三至上互颐；二处颐下，须（鬚）也。处离之中焉，故曰：‘贲其须’。”其说甚是。

二无应，但爻辞见卦名，例应自变。变则下卦成乾，全卦成大畜三三。大畜二与五应易位，卦又成风火家人三三。家人之二曰：“无攸遂，在中馈。”妇从夫，下从上之象也。家人之五曰：“王假有家。”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故《象》曰：“与上兴也。”

下卦离之中爻所以变阳，实来自其后隐象坎之中爻；所谓“取坎填离”是也，上与五应，习坎之气上应艮背之命也。何以致之？“贲其须”而已。须眉为男子之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君子之萃于面也。学者思其形象，可以知“贲其须”之方矣。贲二用大畜之家人。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三居下卦离之上，离为文采，“贲如”也。又处二至四坎之中，“濡如”也。三阳爻无应，倒自变，变则坎成坤，全卦成颐三三。成坤，故“永贞吉”。坤后隐乾，天险不可升也，其孰能凌之，用变卦颐二至四坤后三乾合上卦成大有三，与坤合成泰三三；吉又孰甚焉！故《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卦成颐，则为通亨之阻之阳爻已化。所以化者，取坎之奇填其隐象离之耦也。隐象离者，内视也。贲三用颐之大有，或之泰。之大有、之泰，又用动、用静之别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四阴爻，爻辞见卦名，或与初应易位，或自变。易位卦成旅。旅与贲象不符，不用。取自变。自变则卦成离三三。离为文饰，“贲如”也。离四至二为巽。巽为寡发之人。三至五成兑。兑西方之卦，其色白。发寡而白，“皤如”也。贲三至五为震，震亦为马，变离，则震成兑，兑白色，是为“白马”。上离下离，文藻之甚，故曰：“白马翰如。”全爻为聘问、来聘之象。“贲如，皤如”，使老成也。“白马翰如”，盛威仪也。使来必有事。币童而言甘，其诱我乎？当其位者，不能无疑。故《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四为坎之上爻，坎为疑，故疑；又为寇盗。四自变则坎不见，故“匪寇”。又变离则初至四互风火家人三。又四下合二巽，巽为妻，上合五为兑，兑为妾，皆婚姻之象，故曰“婚媾”。坎又为悔，悔尤也。坎不见，故曰：“终无尤也。”

四自变全卦成离。离，继明照于四方之象也，贲四教学者不用震之上起而用巽之下入，所以致继明之效，其《象》曰：“有朋自远方来”之谓乎？学者当知其“匪寇婚媾”而勿疑。震巽之更迭，则其枉机。贲四用离。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上卦艮，艮为山，山丘也。三至五为震。震后隐巽。用巽则全卦变为无妄三三，无妄上卦为乾，乾为园，丘园殆即园丘之误。园丘为祀天之所。前人未悟贲为“通聘问，致鬼神。”之义，故误。

原卦上卦为艮，艮为小，小，戔戔也。变卦上卦为乾。乾后隐坤，坤为帛，无妄五下合三为巽，巽为绳，故有“束帛戔戔”之象。巽又



为吝嗇。故曰“吝”。

夫玉帛所以事鬼神，园丘事天，祀之至重者。而用束帛，吝亦甚矣。然而祭在敬，不在丰。乾，敬畏也，吉也。敬畏则吉。后隐坤，坤为终。无妄二至五互渐三，五当渐上：“其羽可用为仪吉。”故终吉。

五用变巽则全卦成无妄，三至上互姤三；五当姤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盖谓天道下济，喜孰甚焉！乾又为庆，庆喜也，故《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圣人盖教学人习贲之五，宜寅畏，渐进，若对天地鬼神，终被天道下济之喜也。

贲五用无妄之姤。其机枢在用巽变震。

上九，白贲，无咎。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上卦艮。艮后隐兑，兑西方之卦，其色白，故曰：“白贲”。白贲，无文之文，故不见离象。上用隐象兑，全卦变革三三后，二至四合巽，巽为无咎，故曰“白贲无咎”。全卦成革。上当革之上：“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其《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故贲上之《象》曰：“上得志也。”革上变，则兑变为乾。乾为志，故云。

以修身志，习贲之上，用巽习兑。兑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也。习者，习坎也，革则其所得之象。

余说

噬嗑与贲之要义，皆在于去中间一阳之梗，噬嗑阳已在上在外，故雷动电交迅，噬嗑以去之。以王道言，如舜之去四凶。贲，梗尚在内在下，则畜德以化之。禹舞干戚于两阶，七旬而有苗格是也。以内圣言：离上震下，察察为明，蠢蠢思动；不毅然克制，则或致盆成

括之祸。贲、明隐身内，虽仪沾沾自喜，足以为害其进益。亦当以学养变化气质。故贲初用颐，舍浮光掠影暂时之小明而履坦坦之周行。所以致颐之大离也，二用大畜之家人，畜德而守中馈，以希王假有家而通背面。三再用颐，身初修而大离之德初具。观其自养则之泰以通背面。观其所养，则之大有而希遏恶扬善之元亨。于是四乃试离之继明以照四方。惟自初至四皆向本体内明之发挥。五能恪守无妄之贞，则可致天道之下济，而来上之豹变革面也。



剥

剥：不利有攸往。

剥为山附于地，亦即山丘由下而上重重剥落，终至崩堕之象。又为全阳之乾，逐爻为阴所代之象。乾初爻变为姤，二为遯，而否，而观，至剥则已变其五。再进而上九亦变而阳灭。故曰：“不利有攸往。”谓处剥之位，其用当谋所以止剥也。

《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剥之象为剥落，山渐剥而渐附于地之象。其势异于遽崩，故曰：“剥，剥也。”由乾而姤，以至于剥，皆以柔易刚，故曰柔变刚也。乾为君子，坤为小人。坤阴之爻曰以增，是小人长也。以王道言，小人日多，政不可问；以圣功言，客气日多，人心日炽，则道心微；故不利有攸往。然则，何以待之？曰：下坤为顺，上艮为止，教学者顺其自然而止之而已。何谓顺而止之？曰消息盈虚自然之理之不可变者。观天之道，则天之行，则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非顺而止之

乎？则，训法；则天，谓法天之行。能法天之行，则掌握天之机枢，掌，尚也。故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阳必消而为阴，乾终变而为坤，为不可遏止之势。阴又必息而为阳，坤又终复而为乾，亦为不可遏止之事。小人不知自然盈虚之理，终期于尽，且随业流转，无所底止。君子尚消息盈虚，则知坤后隐乾，外内显隐合则为泰三三；剥极而复，真阳复息。《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犹如纶，无声无臭，至矣。”是为君子之终。顺而止之也。其机枢，观象也。观象微言。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艮为身，亦为宅。剥终则宅倾。厚下则安。厚下者，安宅之道也。以王道言，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正德，利用，厚生，有不安宅者乎？以圣功言，震下起阳，所以复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虞翻曰：“此坤卦变乾也。动初为巽。巽木为床。”初在巽下，床足也。故曰：“剥床以足。”蔑，轻蔑也。乾为敬畏，则坤为轻蔑。阴初剥足，忽而蔑之，结果必至剥顶。故“凶”。贞为不动，坤动，则初变阳而全卦成颐三三。“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待剥之初，则可以止剥，不动则凶，故曰：“贞凶。”蔑言其理，贞言其象。

夫人体气之衰，始于足冷；国家之乱，始于下离，忽之不谋医治、改革，卒之不可收拾为自然之理，亦势所必至。故曰：“以天下也”。顺而止之，则变初为阳，变下卦为震，变全卦为颐。则震阳起于足，坤涵复象。“戒慎恐惧”，“慎言语，节饮食”。均所以处剥也。终身然，治国亦然。专言养生，居恒存诚于足，亦却病延年之行。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郑玄曰：“足上称辨，谓近膝之下”。注：“近膝之下，胫腓是也。”崔景曰：“今以床言，辨当在第、足之间。”注“床，陈楚间谓之第。”按床第本习用之词。今谓床绷曰屈，恐即第之音转。床绷与床架相接之处，俗称床边。应亦即辨音转之讹。辨，分也；床第与床足分处，剥床以辨，谓剥已由足渐近于第。柔再变乾，则变卦大畜三三全卦成艮三三，二爻成阴。以床言，剥已及辨；以修身言，则客气已及胫腓。及时顺以止之，势犹未晚。蔑贞则凶，与初相同。二无应，故《象》曰“未有与也”。不贞则变，原卦二变阳则全卦成山水蒙三三，山下出泉蒙，蒙以养正，圣功也。剥二用蒙，继初之起震而坎阳上习也。

六三，剥之，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初至五爻之中，惟三兴上应。应则易位，全卦成谦。处剥之中，而体君子劳谦之德，势有未能。不取其象。且阴爻见卦名，可不用应而自变。自变则全卦成艮，三当艮之三。艮三曰：“艮其限，裂其夤，厉薰心。”裂其夤矢，故曰：“失上下也。”是自变亦不可径用，而需用其三至五震之隐象巽，用巽则卦成观。观之三曰：“观我生，进退。”斯符“顺而止之，观象也”之义，剥三用艮之观。其机在巽。此修身之实在，非玄言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四为上卦艮之初爻。艮为身；身之外，肤也。艮上于坤，像身卧床上，初至三，所剥者，尚为床，尚未及身，忽而不变始凶。四则已经及身，故曰“凶”。乾为远则坤为近。故《象》曰：“切近灾也”。四已近五，灾已近己；亦切近之象。

四虽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但自变则卦成晋。晋云：“晋如鼫鼠，贞厉。”是自变亦不能用，作《易》者亦未示人以处剥四之方。盖积重至此，已成不收之势。唯当处初、二、三爻时，能敬畏知变而用变，则剥四自变卦成大有三三。四爻当大有之四。曰：“匪其彭，无咎。”《论语》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学者处剥之四，其慎厥初！能慎厥初，弃剥取大有之四，不惟免剥或亦致“明辨皙”之用也。剥四用大畜之大有。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五自变则全卦成观；观为宫阙重重，复艮之象。五下合三亦为艮，艮，宫室也。初至四为坤；坤，女子也。女子而处重重宫阙之中，是为宫人，“众惟鱼矣，女子之祥”。五以一阳当四阴之上，于是又有贯鱼之象。宠群女以宫人，待以其道，何咎之有？坤为利，反用之以其道，故曰：“无不利”。五下乘坤，坤为终；五承上而下合四为巽，巽为无咎，故《象》曰：“终无咎也。”

剥之微言在“观象也”一语。至五，观之象乃见。观之五爻“观我生，君子无咎。”其《象》曰：“观其生，观民也。”人之四肢百骸脏腑气血，皆为生命之民，观民者，观乎此也。《心经》：“观自在菩萨，一时照见五蕴皆空。”可为转语。剥五用观。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孟氏逸象》：艮为硕果。本象：乾为木果，上一阳总五阴之上，亦硕果之象，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故曰：“硕果不食。”以修身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象也。

艮为君子，坤为大兴。上不变，艮居坤上，为君子得舆，上变，则艮化为坤，坤为小人，艮为庐舍。变则艮不复存，故曰：“小人剥庐。”剥上，变不变，其吉凶悔吝之机也。

坤又为民。艮居坤上，如民之载君。故《象》曰：“民所载也。”为政者，为民所载，何往不适？故其象得舆。倘小人在上，则社稷倾颓，亦势所必然；故曰：“终不可用也。”

以修身言：“得舆”之“舆”，犹《中庸》“德輶如毛”之“德輶”。坤，气也、性也；艮，志也，命也。“得舆”，则“无声无臭”，剥庐，则随业流转。其义学者具体会之。剥上不用变。

余说

剥之一卦，具言治道盛衰，性命消长三情状。初至四，教学人防微杜渐，乾乾夕惕，以防切肤之灾。五授观象顺止之术，且言志一运气，无君子莫率小人之道，上则消息盈虚，性命之微旨。不食之硕果，即复下一阳也。学者其三复斯言。



复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为剥之倒象，剥极而复也。新生之阳，动于已老之阴（剥）之下，阳长阴消，势不可遏，故“亨”。

以象变言：初至三为震，震为出，其后隐巽，巽为入。二自变，则二至四为震，其后隐巽。三、四自变，皆为震巽，皆为出入。通体不见坎。坎为疾，又为坎窝。坎窝亦出入之疾也。今皆不见坎，故曰“出入无疾”。二变以后，初至三为兑，兑为朋。震本为来。震之隐象为巽，巽为无咎。三变、四变、五变，其象皆然。故曰：“朋来无咎。”一卦之中，通体具“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之德，亨何如之，亨何如之！修身者当于体验之中，寻其实际。非徒玄言名理也。

气、象之七日来复，与声音之隔八相生，同为自然之现象。就象而论，爻当一日，剥极而复，当剥卦之第七爻，故曰：“七日来复。”验之于物，莱菔一畦，验其心糠者置之；隔七日再拔，则心实矣。反之，隔七日本实者则糠。此张石琴先生得之于山东老农。并谓莱菔所以名为莱菔者以此云。此复之所以见天地心者，非玄言也。

“反复其道”，谓剥极则复，复极则剥。在于常人自然流转而



已，闻道君子，心息相依，持其志，毋暴其气，则每一剥复，真阴真阳，皆纯粹一度。道家所谓九转丹成，可为转语。

“利有攸往”者，以变言，巽为利，震为往。谓复之出入，乃像天地之自然。以象言，则《象》辞尽之。述下。

《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震为动，坤为顺。震，刚也。震刚动而坤顺受，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其所以然者，天地自然之理，如是云尔。

《周易》之八纯卦，乾、坤、坎、离皆不用，用者震、巽、艮、兑，而乾、坤、坎、离寓乎其中。此天机也。故曰：“复，见其天地之心乎！”丹经述吕祖语曰：“希奇希奇真希奇，心肾原来非坎离。”非坎离者，艮兑是也。山泽以通气，风雷以鼓荡也。复所言出入往来，皆谓性命。其详，参看先君子所著《闲言》。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至日谓冬至。冬至为长至，一阳始复。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为古代制度。冬至为夏历十一、二月之节。《礼记·月令·季冬》曰：“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飭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亦闭关之义。

以象言：复卦坤上震下，为雷在地中之象。故曰“雷在地中，复”，为冬至，上卦坤后隐乾。乾为王，隐而不见，是为先王，《孟氏逸象》谓坤为闭关、巽为商旅、震为行，巽隐震后，是“不行”也。故曰：“商旅不行。”全卦后隐天风姤，姤之《象》曰：“后以施命诰四方。”今姤隐不用，全卦又不见离，离为省视。故曰：“后不省方。”

以修身者，复为真阳始复之时，其力尚弱，宜畜而不用，以待阳复而充。坤为身。商旅指震巽。震巽，志气也。命与性也。商旅不行，戒习复之日，勿轻用义气；后不省方，戒勿观象，“知天命之在躬而时存之；知太和之气之在性也，时养之。”复之道也。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初为阳爻，居动卦震之下，势必变者。其变之道有二：其一自变，全卦成坤。与隐象乾应。坤静也，不动也，成坤则失复义，不用。乾为远。“不远复”，即谓不用隐象乾，不取自变。其二为上与四应，全卦成豫。雷出地奋豫，复所将至，势也。然初尚非其时，亦“不远复”之义。祇，福也；悔，吝也。而皆不用。无咎无誉，故曰：“无祇悔。”坎为悔，则离为祇。全卦不见坎离，故“无祇悔”。复之道，将动而畜，旨在修身。故《象》曰：“以修身也。”坤为身。修身者，长养震下一阳，渐变五阴；反复其道也。习复初爻，知存知养，存乎足下之震，养夫时习之坎，不求见用是也。如是则卦致纯阳之乾。乾为元吉，故曰：“元吉。”

六二，休复，吉。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二阴爻无应，不变。但处复二爻，初以阳动于下，其势不得不变。爻辞见卦名，亦不作阳爻论而自变。变阴为阳，复也。变则下卦成兑，兑后隐艮。艮为止，止，休也。故曰“休复”。全卦成临，临之二曰：“成临吉，无不利。”故“吉”。临，由上而下者也。二之来虽无应，而实系与上卦坤后乾之中爻易位而来。坤为义，则乾为仁。《孟氏逸象》亦谓，乾为仁。故《象》曰：“以下仁也。”兑二与乾中爻易位，则仁自下于二，成睽，遇主于巷之象，其义深矣。质言之，即



艮背之命，下临于坎，助坎上习。艮其背故为隐象。震在前，动也。其要在艮；艮止也，目比也。复二用临之睽。

六三，频复，厉无咎。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三阴爻，见卦名，自变。变则下卦成离。离后隐坎；二至四亦为坎，重坎为水洊至之象。变阳复也；洊至“频”也，故为“频复”。坎为疾厉，故“厉”。不迺用坎而用变，卦三至五震之隐象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

弃坎用巽，为复三之机枢。用巽则全卦成随。随二至上互咸。随也，咸也，自然之道，感而遂通也。但三当咸二之“咸其腓，凶，居吉。”居吉，畜也。可动欲动而不动，复之道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义谓首用巽。复三用随之咸。

六四，中行独复。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四自变为复；无应，故曰“独复”。复为大震，震为大塗，大塗，行也。（行甲，金文均作𡗗，像大路。故中行之行，当释如周行之行。）四当大震之中爻，故曰：“中行独复。”

四之所以独复者，取其与坤后隐乾易位之象。乾为道，故《象》曰：“以从道也。”复具“反复其道”之德。五阴皆从其后隐之阳。作《易》者特于四示其义例，故曰：“以从道也。”

震下一阳，初为盛；至二而变；三为竭；至四当复起。此自然之道，亦“以从道也”之义。以修身者，愿体斯言，非空论象也。

四自变则全卦成震。震，洊雷至也，斯复之义。故复四用震。

六五，敦复，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五见卦名，应变。但自变则上卦为坎；全卦成屯，屯义与复悖。且坎为悔。既曰己悔，是不用坎，不取自变也。然则，将何以变？曰：敦，毁也。毁为釜，釜，坤也。“敦复”乃谓上卦坤全变。昔人误以为敦厚，非是。上卦坤全变为乾，则全卦成无妄，此下卦无妄之所由来，无妄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故《象》曰：“中以自考也。”

夫复至于五，阳气将充。不慎则为有悔之亢龙。取无妄之象，圣人之随戒深也。祇畏与纵佚，成败之机枢。勿以有得而喜而佚，更勿以有得而纵。以修身者，懔之懔之！

复五用无妄。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复至于上，将剥之时。复而不已，势反为剥，是“迷复”也。坤为迷，迷复谓上卦全变。全变则卦成无妄，上当无妄之上。无妄上曰：“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故凶。处上而仍思复，则必再起震下之阳。震为率师之长子。起震，故曰：“用行师。”震初爻动而上卦已变乾无应，势必自变。自变则下卦成坤而全卦为否：“天地闭，贤人隐。”不大败何待！乾为君，坤为国。否矣，故曰：“以其国君凶。”十为数之终始，为一否泰之象，一迷则震久久不起，故曰：“至于十年不克征。”为政如是，修身亦如是。然则如之何？曰上不用迷复而自变。上自变则卦成颐，颐，取复上之道也。故复上用颐。



帝出于震,震为君。再震则成坤。故《象》曰:“反君道也。”

余说

复,剥极而复,以阳消阴也。悟元子刘一明所谓:以真阳消客气之阴也(《参悟直指》)。但阳性动而躁,易自见其明,往往随起随用随失。譬如辛勤所得,随手散去,终为贫儿。是以复之道,主在于畜;主在不用,盖畜而后阳充,阳充而后阴消,而后阳纯。阳纯而后剥而合真阴以固阳。反复其道,终致至纯。借用道家术语,所谓“九转丹成”是也。故作《象》者谆谆教以“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六爻之变:初爻始动亦应动者也。即教以复在修身而不在致用。二再教以“休复”,示以旨在“下仁”。三成“频复”,而教以用咸,居吉。至四始再震而其机在于艮背之命。五教祇畏而上戒“迷复”,终之以颐。其义当反复玩之。



无妄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太谷易传》曰：“夫天至无妄也。运乎冬则冬，运乎春则春，运乎夏则夏，运乎秋则秋，而始终不忒。夫雷出于地，法天运而动息，亦无妄也。万物感雷行天运之几而消长，亦无妄也。君子体无妄之德，由诚而明，由明而诚，亦可以至于至无妄也。”无妄之义，尽于是矣。盖无妄而雷行天下之象。何妥曰：“乾上震下，天威下行，物皆齐絜，不敢虚妄也。”人猛闻霹雳或洊雷不止，则戒慎恐惧，夔夔斋柔，妄念一时尽矣。此其时无妄之境界也。无妄，诚也；诚则明。寂然不动，诚之静也。感而遂通万物之故，诚则明也。“如保赤子，心诚求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诚之动也；动而明也。由诚而明，由明而诚，至于至无妄者，大明终始也。无妄之象，即剥复之反复其道。惟其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而后可以无妄。惟其无妄，而后可以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而非如释氏之所谓“随业流转”。故作《易》圣人以无妄继复，而又于敦复示无妄之象。

以象言：无妄对象为升，升，元亨。无妄之倒象为大畜，大畜利贞。故“元亨，利贞”。乾为正、坎为眚、震为往，乾变则“匪正”；坎



或坎之隐象离见则“有眚”；震不见，则“不利有攸往”。

综无妄六爻有变而应变者二：二、五易位则卦成火泽睽。三、上易位则卦成泽火革。乾皆变，坎离皆现而震皆不见，故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理固然；亦教无妄不用常变。

《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以事言，指天道下济而光明。新命虽增一分，其命亦变，故《象》辞曰：“为主于内。”以象言：谓内卦震下之一阳。无妄震下之阳，实即前卦复之初爻。初爻之阳乃自隐象乾。乾为天、为外。刚正而长胥赖此爻，故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剥之道，每一来复，必增新命，惟无妄乃能得之。无妄之对象、倒象又教学者畜此外来之刚而积小以高大；升中于天。

震，动也；乾，健也；震内乾外，故曰：“动而健。”谓学者苟体无妄之义，守无妄之操，则外来之刚为主于内，动而且健，消阴长阳，为势所必然。继之以“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则已明示此外来之刚为新命。六十四卦中，具元、亨、利、贞四德者：乾、屯、随、临、无妄与萃六卦。其中临、萃、无妄三卦均有“大亨以正”之语。其微旨及何从取象？均尚未解，愿俟君子。“其匪正有眚”诸语，已于经文疏解，所以反复言之者，意在深戒学者：君子以虚受人，而况天命乎！此圣人所以叮咛反复，谆谆言之。盖非真体无妄之德而有一毫客气，存一丝杂念，则天命格格不入。故曰：“天命不祐，行矣哉！”此生不得，则茫茫终古。“等是有家归未得，杜鹃休向耳边啼！”正此境界。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慨乎言之也。学者其毋负圣人之苦心。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与，皆也；先王，乾也；茂，盈也、盛也、亦乾也。对，《尔雅·释言》曰：“遂也。”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即泰卦所谓：“万物各遂其生。”春雷启蛰，则草木萌动，万物长养，而况于人乎？惟在求之而已。

无妄一卦，盖继剥、复，示学者以天道之常，教学者以祈天永命也。

又《太谷易传》曰：“茂对语，古简之缺也。惜夫！”特拈出此二字，似非真不解，疑别有旨。既未能会其深意，不敢妄作解释。谨抄之以示君子。

初九，无妄，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周易》爻辞，见本卦卦名，例当有变。唯无妄则示不变。初九震下一阳，“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者也，故佳吉。震为往。乾为志。故《象》曰：“得志也。”谓无妄之初，所以能往，以得一阳尔。教学者习无妄之初，当存诚于震。无妄初不用变。

此外来之刚，就宇宙言，是为天命。就一身言，则为艮背之命。学者宜会通复卦全象而味之。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二为阴爻，坤也。坤为地、为田。自变阳，是刚施于田、地，为耕耘。耕是也，菑亦是也。但变则不能与五应。无妄不用变，则五阳下济于二阴。故曰：“不耕获，不菑畲。”

坤为雷。上卦乾不变坤，是为“未富”。因乾不变，五乃下与二应，故《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作《易》者盖教学人习无妄二爻，惟宜存诚，不能着一毫人力。



闲邪存其诚，则天道自济，新命自至；着力则枝，天命不佑，行矣哉！

二与初为半坎。坎，谷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二即其位。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巽为绳，为系。离为牛。三反四复，则全卦变为家人，上巽下离，故曰：“或系之牛。”巽为出入，为申行事，皆古行人之职。三至五为离，离为人。故为“行人”之象。四当家人四爻“富家大吉”，故曰：“行人之得。”《象》又曰“行人得牛”也。原卦无妄上卦乾之隐象为坤，坤为邑人，变卦家人三至五离之隐象为坎，坎为灾，故曰：“邑人之灾。”而《象》又曰：“邑人灾也。”盖无妄之三可变而不变。变则“匪正有眚”，有小效，小明而终“不利有攸往”。小明谓离。故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行人”谓巽，为旅进旅退之象。学者不凛“匪正有眚”之戒，纵偶有得，或者得而不能坚固，则徒坏存诚之本。质言之：习无妄之三宜不变。不变则初至四错颐，颐在乾下，固未可用；其观其自养乎？

九四，可贞，无咎。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贞，不变。可贞，宜不变也。皆谓四不变耳。三至五为巽，巽为无咎，故曰：“可贞，无咎。”仍原象不变，故《象》曰：“固有之也。”“可贞无咎”，亦教学者闲邪存其诚而已；观其自养而已。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坎为疾，则离为药，乾为嘉，为庆、为介福、皆喜也。二与五应易位，则全卦成睽，三至五成坎，为“无妄之疾”；上卦成离为药。于是“匪正有眚”之象成，睽之象成；皆“不利有攸往”者也，故曰：“勿药有喜”。谓上不变离，则乾不变。乾为喜，故曰“有喜”。用药则二至上互离，上离下离，亦有小效小明，但火上泽下而睽象成，心肾不变而志分，危道也，故《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无妄之五，盖教学者勿求继明而存震。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孟氏逸象》：“乾为行。”上与三应易位，则卦成革，而上卦乾变为兑。乾三阳而损其一，故曰：“行有眚。”乾后隐坤，坤为利，乾变则坤亦不存，故曰：“无攸利。”全卦成革，革非无妄之行，不取。革二至上互大过，有“过涉灭顶”之凶。三至上错夬，又为无号之终凶。故《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是亦教学者，不用变也。

余说

六十四卦，无不变者，惟无妄六爻不变。爻辞叮咛反复皆教不变。诏人变虽暂得小效，终有大凶。无妄之道，闲邪存其诚而已。故太谷夫子曰：“无妄，诚也。”



大畜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艮为山，又为背。乾为天，又为命、为志、为浩然之气。天畜山中，盎于背也。《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放之则塞乎天地之间，退则卷而怀之。”所畜不亦大乎！故为“大畜”。夫命也，志也，浩然之气也，经剥复二卦之来复而渐增，无妄存诚而有获。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则思所以坚固之，“大畜”是也。坤、乾后之隐象。乾为利，坤为贞。坚固，贞也。阴阳相耦，如黄白相抱，坚固甚矣，故“利贞”。

大畜六爻，有应者惟初与二。二与五应，则卦成家人，家人之二曰：“无攸遂，在中馈。”中馈，家食。“不家食吉”，盖教不取二、五之应。初与四应易位，则卦成火风鼎，鼎初至五错大过，大过为大坎，大川也。后隐大离，虚舟之象，所以涉大川，故曰：“利涉大川。”用其变。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下卦乾，乾“刚健”也。上卦艮，为山、为石，“笃实”也。中爻三反四复则卦为睽，睽上卦离为明，明为“辉光”。下卦兑，为讲习，讲习所以新其德；二至四为离，离为日，故“日新其德”。乾，刚也、天也，气之轻轻而上浮者，故曰：“刚上。”初阳爻上与四应，亦为“刚上”。乾为君子，艮亦为君子，贤者相举，故曰“尚贤”。

乾健、艮止，故曰：“能止健。”健者易动而止，非守正者不能；其所畜者大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养天下者，不囿于家食。二不变，则下卦乾不变，乾为贤，故曰“养贤”。利涉大川，谓初上与四应，则卦成鼎，有“火在天上，君子以正位凝命”之象。正位凝命，所以“应乎天地”。“利涉大川，”教习坎。坎为大川。其涉取象，已详解经之文。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识，《周易集解》作志。夫言行者，君子之枢机。舜，人也；予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立志而已矣。今本改作识，遂为记问之学。多志前言往行，所以畜其德。黄归群先生教弟子“希贤、希圣、希天”是也。

初九，有厉，利己。

《象》曰：有厉则己，不犯灾也。

有厉利己，谓初与四应，全卦易位成鼎。鼎之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故有厉。但全卦成鼎，则为正位凝命。初变，下卦成巽，巽为利。大畜原卦上卦为艮，艮为身。身，己也。易位则成离，为耳目聪明之征，故曰：“利己。”教学者，四之爻象虽凶，仍宜用之。

初与四应易位，则初至五错大过，大过为坎，坎灾也。初越坎而成利涉大川之象，故《象》曰：“不犯灾也。”初爻盖教学人弃乾



之刚动而取巽之柔人，以收正位凝命，耳目聪明之效也。大畜之初用鼎。

九二，舆说辐。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二上与五应易位，卦成家人，则三至五不变，为“舆说辐。”之象。经已言：“不家食吉。”是二不取家人，不宜变也。故爻辞取“舆说辐”，教不用变。惟变之害，亦不过“无攸遂”。是尤而非凶。“中”指下卦之中，即二爻。阳为有，阴为无。二爻变阴则中为无而致“无攸遂”之尤，故《象》曰：“中无尤也。”大畜之二不用变。

是作《易》圣人教学者习二，不取二、五易位。不易位则原卦大畜二至上错损，惩忿窒欲，处畜之道。《太谷易传》曰：“愤弗惩，德终损；欲弗窒，行终损。”德行俱损，何畜之有？而况大畜！大畜之二用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乾为良马，三爻成三马之象。三至五为震，震，动也，往也，故象良马之逐。乾为利。乾动则三反四复，与四易位，三至五为坎。坎为艰。故曰“利艰”。贞，不动；不动则卦为乾，乾为吉，故曰“贞吉”。大畜之隐象为萃，萃之《象》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故曰：“日闲舆卫。”萃上卦兑，兑为讲习，闲也。下卦坤，坤为大舆，为众，舆卫也。原卦三至上互颐，颐为大离；离为日，不变，则三之用在于震动，乾上，故曰：“利有攸往。”作《易》者盖教习大畜之三，宜用震尔。但震为足，起震在足。今三已当下卦之首，将何以用震？曰合上一阳互颐，用颐而已；上阳爻，乾之简者。乾为志，故《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用颐如之何？曰：“观颐，观其所养也；自

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如是而已。三用颐。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自变，上卦成离，离为牛；本为艮，艮为童。离变自艮，故曰“童牛”。初至四互夬，夬之倒象为姤，姤之上曰：“姤其角，吝。”故为“童牛之牯”。四自变，则全卦为大有，大有元吉。故曰：“元吉。”盖习大畜至四，则有所得，故曰：“有喜也。”但从隐象言，尚未脱姤角之吝，是所得尚佳。故象童牛之牯，力未充尔。

六五，豮豕之牙，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五自变，则三至五成离。离后隐坎，坎为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豮”曰：“……去势之谓也。……《周易·大畜·六五》：‘豮豕之牙。’虞翻曰：‘豮豕称豮，今俗本豮讹作豮。’”云云。坎阳卦而隐于后，故称“豮豕”而不曰牝豕。按贲为祭祀、聘问之事，于前贲卦已经论到。祭祀、聘问用豕，则去势，故有“豮豕”之名。原上卦艮之隐象为兑。兑为口。五相当于兑中之阳爻，口中刚者，牙也，故为“豮豕之牙”。离为吉，故“吉”。

五既自变，卦成小畜，初至五，错大有，五当大有之上之“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天，乾也，乾为灾，故《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夫显象为离而用其隐象坎者，尚习也。示未济之象也。五用大有之需；其机在未济；习坎所以取坎填离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上自变则全卦成泰,天地交泰,亨之至至也。何,荷也;担当也。坤为大途,大途,衢也。居乾上,是为“何天之衢”。乾为道,为大,坤为衢,三至五震为行。故《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夫居地上而似肩夫天者,山也。“縣蛮黄鸟,止于丘隅”。丘隅亦山。畜之极则达夫艮,故曰:“道大行也。”上用泰。

余说

大畜为盍于背之象。畜之极则通。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何天之衢,梯天之径也。古语:“地绝天通。”其斯之谓乎?



颐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为口辅之象，剥、复二卦之合。剥复自然之理，天地之机枢；非谓修身者即能随剥复而动息。既经无妄之诚求，大畜之盎背，剥复乃合而一；真阴真阳，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无一而非养性命之正。故曰：“贞吉。”阴阳之养命，正犹食物之养身；剥复之合德，犹口颐之纳物。故曰：“颐，贞吉”也。

以《象》言：中四阴互坤，坤为贞。颐，离之闰象。离为吉。故曰：“贞吉。”

离为目。目所以观。故曰：“观颐。”重申剥之“顺以止之，观象也”之义；教颐之道在观也。

坤为自，艮为求，隐象大过之兑为口；大过中含四阳互乾为实。故曰：“自求口实。”教学者夫观颐犹自求口实也。

《彖》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饮食所以养身，不节则为痛；阴阳所以养性命，不正则为灾。故曰：“养正则吉也。”“观其所养”者，谓观者，其所以养之道也。为观颐之转语，非谓“观其所养”为何物。“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者，亦谓自求口实，乃以自养。

夫天地施受而万物长养，人在其中；而四时有度，而雨阳时若，皆时也。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而羲和稷契教民稼穡，敬授民时，亦时也。故曰：“颐之时大矣哉！”

以修身者，命为圣人，视、听、言、动之官为贤，四肢百骸、血肤之属则为万民。益于背而萃于面，则万民得所养矣。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艮为山，震为雷，故曰：“山下有雷。”震下一阳动于艮身之中，所以致养也。故曰：“山下有雷，颐。”颐为大离，有所见也者，有见而不慎言语，则足以致祸。饮食所以为养。不节则反足致病。故曰：“慎言语、节饮食。”世之死于颐者多矣，或因言语之不慎，或由饮食之不节。故颐之隐象为大过。学者慎诸。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颐为大离，离为龟。初与四应，易位，卦成晋。晋上离，亦为灵龟。处颐之初爻，不用晋。故灵龟当指不变之颐。但初为阳爻，欲动者也；爻辞见卦名，例亦自变。自变，自动也。朵颐为两颐蠕蠕自动，时突起如骨朵之象。自变则全卦成剥，凶也。故曰：“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全卦成剥，则其隐象为夬，夬为不足之乾。乾为贵。故《象》曰：“亦不足贵也。”作《易》者盖教学人习颐之初，勿用自变而守观颐之道，以自求口实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二自变则卦成损。损悖乎颐之道，故曰：“颠颐。”拂之，使上与艮五易位，则反成益，艮为山，故曰：“拂径于丘。”夫益所以养也。若不拂而仍损二至四之震象，则终为悖颐之损。震为征、为行。故曰：“征凶。”而《象》曰：“行失类也。”丘，山也，艮，背也。处颐之内卦，不径艮山，迳为征、行，迷途失类，竟忘本元，或未可知。凶亦甚矣。故曰：“颐征凶。”拂而成益，则初至五为颐，亦观颐之道，求其自养也。颐二用益。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卦名见于爻辞，例应自变。变则卦成贲。拂之，则三、四君位，卦成噬嗑。噬嗑初至四互颐，故曰：“拂颐。”贞，不变，不变，则原卦二至上错剥，有剥床之凶，故曰：“贞凶。”二至五互坤，坤后隐乾，乾为十年，而隐于后；故曰：“十年勿用。”又为利。隐于后，故曰：“无攸利。”阳渐变阴，来复之道。今十年不用，非道大悖乎？乾又为道。乾不见。亦悖象。夫剥、复，为消长者也，故阴阳皆用。合德成颐，则一体氤氲，不复如剥复之消长。惟宜长观颐自养而已。故特于颐三示其机枢。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四自变，则卦成噬嗑。颠之为贲。贲艮上离下，艮为虎，离为视，故曰：“虎视眈眈。”艮又为求，求为欲。贲三至五为震，震为逐。故



曰：“其欲逐逐。”震后隐巽，巽为无咎。用隐象，则卦为无妄，四当无妄之四之“可贞，无咎”，故曰：“无咎。”“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盖习四之情况；情已见乎词矣。

“颠颐”者，既变之后，则三至上互颐，故曰：“颠颐。”颐为大离，下卦亦为离。离为吉，故曰：“吉。”初至三，颐皆在下，至四乃反而上；离又为光，故《象》曰：“上施光也。”是盖教学者观颐，观其所养也，观其所养，则光明见。

颐四用噬嗑之贲。噬嗑之贲，颠颐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五自变，卦为风雷益，拂之，以常例言，应五、四易位，卦成噬嗑。但噬嗑三至五为坎，既曰“不可涉大川”，是示不用噬嗑也。不用如之何？颠倒全卦使为山泽损而已。此违乎常例而五既变之后，爻止而不动也。故曰：“拂经，居贞吉。”经常也；居，止；贞，不动也。全卦既颠倒，则损二至上为颐。颐为大离，离为吉，故吉。

损三至五为坤，坤，顺也。“顺以从上”，谓颠之使坤位于上卦。故《象》云然。

颐五亦教学者“观颐，观其所养也”。然而，视野已博于四矣。五用益之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上为颐之全象。不变而仍其旧，故曰：“由颐。”不变则颐后隐大过，大过，大坎之象，坎为厉；颐为大离，为吉，故曰：“厉吉。”颐居显而大过居隐，本为离外坎内，火水未济之象。因已至颐上，旋即转成大过，反为水火既济。由未济而既济，是为涉川之象，实为大坎

大离，是涉大川矣，故曰：“利涉大川。”颐中四阴与大过四阳相应易位，则全卦成乾三三，乾为庆；且易位之四阳，实自大过之坎来，坎为厉，故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夫大过之四阳，习坎所得之果也。颐细缊至上，习坎之象已充，则全颐之大明见，可以大观所养矣。学者其深体“厉吉”之用。

余说

颐者，剥、复之合德，阴阳二气，自相氤氲，以长以养者也。六爻皆取颐象而用观。初至三爻，基大畜之畜德，承无妄外来之刚，由博而约，由粗而精，主在自求口实，观其自养，故颐象皆在下卦。初、六爻成颐，二、五爻成颐。三、四爻互颐。皆由博而趋约也。至四爻，则渐以致用，而观其所养。故颐象皆在上卦。四、互四爻之颐；五、错五爻之颐；上成六爻全颐，由约而博也。一约一博之间，而以养以用，以抽以添之机见矣。其所养者，大过之四阳，习坎之刚德也。



大过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四刚屈于二柔之中，过亦甚矣，故曰“大过”。乾之德至大至刚，充塞天地之间，犹屋宇之于栋梁。今四刚居中而二柔处于初上，犹栋梁首尾未坚，故有“栋桡”之象。大过反复皆巽，巽为利；其隐象颐，反复皆震，震为往，故曰“利有攸往”。反复皆利有攸往，“亨”也。二至上错夬，夬：“健而说，夬而和，利有攸往。”初至五错姤，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中互乾，乾：“元亨利贞。”亦皆至亨，故“亨”。

学者养浩然之气，充实于中，可以有为也。然而众信未孚，天命未予，知行而止，其德亦有大过于者，子曰：“三十而立。”其大过之谓乎。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阳为大、阴为小。四阳屈于二阴之中为大过，阳多于阴也。三阳

陷于四阴之中为小过，阴胜于阳也，故曰：“大过，大者过也。”初为本，上为末，初、上皆阴，故曰：“本末弱也。”有栋桡之象焉。但所过者刚，又处中位内巽外兑，内随风动而外说从之，从民欲也。利有攸往，固矣，无不亨也。“巽而说行”，因势利导也。势之用在时，故曰：“大过之时大矣哉！”以修身者，深刻体会：“志一则动气。”与夫“君子以响晦入宴息”之义，则于大过之用忽过乎矣。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巽为木，兑为泽，兑上巽下，是“泽灭木”也。夫木立于泽中而不屈，没于泽下而不变，故有“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之象。“不惧”则有为，“无闷”则有所不为，君子之守也。学《易》者经剥、复、无妄、大畜而颐，德谦几充矣。天命有在，曷惧之有？天时未届，曷闷之有？是以可以进则进，可以退则退，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太谷易传》曰：“力屈德，若桀之屈汤、纣之屈文王、魑之屈孔子。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遏惧之有？世遯德，若舜遯于历山，伊尹遯于有莘，颜子遯于陋巷。子曰：‘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曷闷之有？”大过之德要在“不惧”、“无闷”，而时其枢机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初为下卦巽之初爻。巽为白茅、为无咎。处四刚之下，有藉之象焉，故曰：“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系辞》曰：“苟错诸地可以，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以往，其无所失矣。”盖教学者处大过之时，首宜处慎而知用慎之可重也。又教学者，初虽与四应，不宜易位为需，亦不宜自变为夬，而宜用巽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巽为杨，又为老女，故有枯杨之象。杨叶未舒称稊。《夏小正》云：“柳稊。”又曰：“时有见稊。”是也。盖谓柳之姤芽。杨已笑，不芽为常。今二自变，下卦为艮。艮为童；于杨则为稊。艮自巽变，故曰：“枯杨生稊。”

二自变，则上与五应易位，卦成恒，应不易位，则卦成咸。咸三至五为乾。乾为老夫，二至四为巽。巽为长女、为妻，二至五互姤，为婚姻之象，故曰：“老夫得其女妻。”老夫女妻，以咸不以恒，故用咸。乾为利，巽亦为近利市三倍，故曰：“无不利。”姤文“经”曰：“女壮，勿用取女。”老夫而得女妻，事实非常；而大过之二用之。故《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以上诸象，皆由二自变而来。二自变，则又取其不易位之咸。大过之初，以柔处四刚之下，慎以承上也，慎斯可矣。至二，则与三刚伍。势足以凌下，亦足以伍二刚而震主（王）刚与刚间亦难免凌烁。故作《易》者教之以用咸。咸，感也；感，通也。能通天下之志，故能“独立不惧”；能通天地之情，故能“遯世无闷”。齐家、治国、平天下然，修身亦然。

专以事言，二自变而不易位，刚而以柔自处，上结至知而不使三、四觉其逼己也。其机枢皆在于咸，故大过之二用咸。

九三，栋桡，凶。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三动，其变有二：其一，上与上应易位，卦成讼。夫大过之时、位：“独立不惧，遯世无闷”，非可以讼争者也；不用，其二，自变，卦成困，三至上互大过，为栋桡之象。桡：训弱而下曲。原卦二至五本

互乾。乾为栋，合三自变，非徒本末弱而中桡矣。大厦将倾，凶何如之！又三自变则当困之三爻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系辞》所谓“死期将至”者，故《象》曰：“不可以有辅也。”作《易》皆极论其变之凶，教学者，习大过之三不用变，不用变，则体乾用巽。体乾用巽则初至四互姤；初至五错姤，三皆当姤之三。虽其行次且。而“行未牵也”。大过之三用姤。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九四下与初应易位，卦成需，于是初爻变阳，向之桡者，隆矣，故曰：“栋隆。”《象》又曰：“不桡乎下也。”谓下不复桡也。下变阳，则内卦为乾，乾为吉；故吉。下变阳而成乾，以为政言为得民；以修身言，为四肢百骸，元真通畅，皆吉也。“有它”谓：四或不变，则初至四互姤，为姤角之吝。或自变，则二至上错节，为不节之嗟。皆吝道也，故曰：“有它，吝。”盖教学者当大过之四用应也。用应，则四当需四之“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顺以听也。”血、穴皆指坎。其机，则“顺以听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五自变，上卦成震，全卦为恒。“杨，少则稊而老则华。”华，柳絮也。恒下为巽；上卦震后亦隐巽，皆为枯杨。艮为少子，于杨为稊；则震为长子，为华。内卦及隐象巽，为变所自出。故曰：“枯杨生华。”恒，夫妇之道也。巽为老妇，震为壮男；是为老妇士夫之象。巽本卦，震变卦，故曰：“老妇得其士夫。”巽为主也。巽为无咎，则震为无誉。故曰：“无咎无誉。”

杨之华，为嗣续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杨既华矣，是



已由壮盛而衰老。而况枯杨乎？故《象》曰：“何可久也。”

以象言，二至五互乾。乾久也。五变阴则乾象缺，所以不可复久也。

丑，齐也；妻亦齐也。大过之五，虽曰老妇士夫，终为恒久之耦，故《象》曰：“老妇士夫，亦可丑也。”作《易》者盖教大过之五用恒。

枯杨生华，不复可以久长，为自然之常理。恒其德以配天，则可以祈天永命。五当恒之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夫祈天永命，所以配天，宜用柔、德，修身是也。其道以从与一而有终，后天而奉天时，处大过之道也。以制义者，则先天而天弗违者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大过为大坎，其象涉大川也。至上，已为“过涉”之象。但乾为顶，二至五互乾，掩于阴中，是“过涉灭顶”也。灭顶，凶也。坎为凶，故“凶”。但大过颠倒内外皆巽。巽为无咎。故《象》虽“凶”而“无咎”且为大过自然之象，无应不变，势无可咎。故《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但上以阴爻见卦名，例可自变。自变则卦成姤。姤上为“姤角之吝”。用姤之互或错乾则为“亢龙之有悔”。用姤之隐象复，则有“迷复”之凶。用互乾或错乾之隐象坤，则为“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此“过涉之凶”，所以不可咎者也。

夫大过者所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能体斯德，又何咎之有？以修身者宜仿习坎之用离，而用其隐象颐之上爻，则“由颐厉吉，利涉大川”。厉为砺，徒砭也。徒砭而过，衣且不濡，又何忧灭顶乎？由颐之艮为石，砺也。厉吉，教艮背云尔。

大过之上用颐，其机在艮。

余说

大过结剥、复、无妄、大畜、颐五卦之德而下启下经咸、恒之卦也。既经五卦，养生之主始立，内圣之功初具，而四肢百骸尚未和而王佐之磁基亦未备；圭角偶露，易为世屈，混俗和光，易为世遗。故必独立不惧，遯世无闷而后可。大过之时位：初居慎用巽；二用咸；三用姤；四用需；五用恒而终之以习坎而用颐。咸、恒又全卦之机枢，所以结上经而效下经也。



说习坎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谷也，陷也，中空而无物为坎，气盈而上升，则为习，习则阳上阴下，水火济矣，故坎之卦画，上下相同，上坎虚，下坎实，下者既上，虚者实矣，是为“习”。此《羲经》之秘义，圣人所以教人自修其身者也。故六十四卦之中，惟此一卦，名上特加一习字，其重在习，不在坎也。吾人之身，腹之下，阴之上，其地中空，其形似谷，其名为肾，无论男女皆然。人之生死，嗣之绝续，寿之修短，胥系于此，其间有无形之气，袅袅上升，会别脏之精气，化为雾露，周布全身，人于是生，故曰德施普也。其浊者下降为精，阴阳交会，而嗣续于是乎继，宝而习之，寿与天齐。（非长生不死之谓，儒者永言配命也）耗而虚之，生同朝露，故诗曰：“习之谷风，以阴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习之道也。《关雎》之诗，言习之情义。紫阳曰：“小鸟数飞，言习之时起时落也。”黄匡曰：“苍鹰摩云，言习之，若动若止也。”明乎此义，体而验之，则知坎之所以为习坎，《羲经》之秘要在习坎；修身之始基，在习坎，放之弥六合，与天同体，在坑满坑，在谷满谷，亦此坎之习而已矣。坎画外虚内实，外虚，谷之形

也，肾也；内实，无形之阳也，气也。重之，则坎之实于下者，习而上矣，故曰“习坎”，习，上卦坎之象，为飞之貌，即月令鹰乃学习之习。重坎之内，上隐艮，下乘坎背之阳下乎肾也。命也、天也。下隐艮，上负坎，足之阳上于肾也，帝也肾也。上肾下肾，皆所以助坎之习，合天地而成人者也。吁！精矣微矣，人生之理，亦尽于此六画之中矣。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卦画两坎相重，下阳上习，故曰：“习坎。”习者，气微动也，如春风之拂人，坎气本自习，不习则人不生，持其力致弱，必会艮震之阳以助之，然后始能条畅，故曰“习坎”，谓助之习，或使之习也。

离为中孚，离与坎相应，本卦上下皆坎，其后隐离，明暗相应，故曰：“有孚。”谓有离有应也。应则水火济，心肾交，生机畅，光明见矣。离为心，阴阳交应而易位谓之亨，本卦爻画无应，不能易位，惟上下卦后皆隐离，明暗相应，应则上下明暗互易位，卦成水火既济，故曰：“维心亨。”维，系也。二至五为颠倒两震，后隐颠倒两巽，巽为绳，系也，维也，故曰：“维心亨。”谓坎之志系于离，易位则亨也。坎水常流，行也，行则变，上变成火，水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下变成水火既济，君子以思患预防，皆见坎之险而思慎也。上下皆变，卦成重离，继明照四方，万物皆相见，故曰：“行有尚。”谓变皆有所重也，卦画二至五为颠倒两震，震动也，行也。行则变震为巽，变则卦成泽山咸，变倒震为倒巽，卦成雷风恒，男女夫妇感通之卦，此坎习之用也。倒正皆变，卦成雷山小过，行过恭而用过俭，所以应中孚之同夫也，故曰：“行有尚。”皆谓往有功也。学人知坎之重要而习之，惟在心乎其事而坎为志，则坎自习，不必有所为也。故曰：“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谓自然之智，而非以人力为也。所应注意者，只在守和养气，故诗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怒则气动而乱，坎不习矣。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志一者，“维心亨”也。气一者不同心而有怒也。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本卦上下皆坎，坎为险，故曰：“习坎，重险也。”坎于身为肾，藏精之府，生命之源，宝而慎之，可以长年，纵欲丧精，不死必病，此一险也。知其贵而以人力强为之，不知常，妄作凶，此又一险也。故曰：“习坎，重险也。”任其自然不知修养，终必耗毕而衰老，此一险也，知修养而少得自满，轻言祸福，不有人诛，必有鬼祸，此又一险也。故曰：“习坎、重险也。”《象》辞以习坎为修身之始，特明其危，所以教学人贵能执两而用中也。上下皆坎，则水长流而不能盈矣，故曰：“水流而不盈。”生人之理，精满必溢，溢则不盈，溢则不习，故曰：“水流而不盈。”所以戒夫纵欲也。天之大信曰风，地之大信曰潮，潮水也，信时而至，从无差失，坎为水为行为险，上下皆坎是行险，皆与离应，是不失信也。坎为有孚，是有信也。故曰：“行险而不失信。”生人之理无论男女皆及年而天癸至，至则思应而求交，应则信见，交则险生，故曰：“行险而不失其信。”

坎，一阳在中，以应离之中虚，阳刚也，故曰：“维心亨。乃以刚中也。”学人习坎，惟在专心致志，洁心澄虑，即所谓刚中也。若思虑纷忧，百念丛生，固非刚中，即矫柔造作，如调息存想，亦非刚中，其他种种妄为，更是自速其死，不可不慎也。

习坎，所以求应离也，应则坎上离降，坎往离来，坎入离中，离化为乾，离之所以同天者，以此乾功也，坎往也。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学人之修身，所求者不过同天，静心澄虑，则肾气上升，心气下降，阴阳交会，天地合德，光明而气与天通，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谓习坎而有所得也。

习坎为六十四卦之主，亦为修身养气功行之主，不知习坎，则上十四卦之象无从得其真用，不知习坎，则修身养气之得失无从

识，而其事不过洁身澄虑，专一致志而已。故《经》曰“维心亨”，此自然之理也。故《经》曰“有孚”，能如此，则坎自习，故《经》曰：“习坎”，坎习，则自然有得，故《经》曰“行有尚”，其事至简极易，无待多言。《彖》辞以经文仅就自然之象，而举其要，未及不慎之害，故特申明而发挥之，言习坎之险，谓坎不习，则日耗竭，体衰气弱，终归死亡，习则气充精满，又易纵欲丧生，故曰：“习坎，重险也。”水性就下，火性向上，坎，精水也，满则下流，永无盈时，不交则自然泛滥而为病，交则逆水之性，不待其盈，先决而洩之，不慎亦病。故曰：“水流而不盈。”谓习坎之所以为重险也。虽然与其待盈满泛滥而为病，不如先慎其事而泄之，虽险，犹有人离续嗣同天之功，故曰：“行险而不失其信。”但此所求者在功而不在泄，恐人误以为在泄而不知节也。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谓泄有所为，非徒为泄也。此后圣教人之苦心，学者宜熟玩卦象，详绎《经》《彖》之辞，以验于身，庶能于修身永命之学，思过其半也。

全卦无乾象，亦无地风升之象，惟有坎象，故曰：“天险不可升也。”初三四上诸爻，合之皆成坤象，坤为地，全卦坤象之中，上坤有五爻为阻，下坤有二爻为阻，断二至五，颠倒成两艮，艮，山也，丘陵也；本卦坎水也，川也。艮坎两象，在坤象之内，故曰：“地险山川丘陵也。”

坎后隐离，王也；二至五颠倒为两震，公也。上下卦皆坎，险也。用离震则不见坎，用离震兼用坎，则坎为假设，三、四两爻为坤地之体，有坤之大半，上下有二五两阳爻阻之，如国之有界，设险而守，坤为国，故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乾，天、命也，天不可违，命不可争，故曰：“天险不可升也。”坤，地、身也，身有骸骨血肉，有成有败，故曰：“地险山川丘陵也。”人生以心神为主，心神离也，修身以起震为基，震公也，帝也，即蒂也，此身则离震之所以成其功者也，犹王公之于其国也，用心神起震而修身，其事非无险也，在能用险以竟其功，犹王公之设险以守其国，此《彖》辞就经之言，更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人事，而近喻之于身，以明习坎之用，所以教



学人知所去取也。坎险也，知其险而能慎用之，则险皆为我之利，不知慎而犯之，则险皆为我之害，利害之间，在于知时善用，故曰：“险之时用大矣哉。”此《象》辞谆谆之言，所以教学人知习坎之时与用者也。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洊时断时续也。本卦上下皆坎，前水方过，后水继至，断续之不已，取以为象，以形坎气之习，如水之恒继，故曰：“水洊至，习坎。”生人之理，坎气无时不习，特以情欲相扰，其力甚弱，或动或止，止则不习，坎不习则兑不悦，巽不入，人于是乎死矣。故必修身以寡情欲，俾坎之常习，如水之续续不已，然后得尽其年，故曰：“水洊至，习坎。”谓使坎之习，如水流之继至，所以教人知修身之旨，而六十四卦所以独于坎名之上，加一习字，曰习坎也，水流有常，其行有恒，取坎之象，以喻修身，故曰：“常德行，习教事。”均坎象，教三至五艮后之兑象，合而言之，故曰：“习教事。”修身之事，惟在有恒。孝弟忠恕德义，教也，礼义廉耻，行也，事也，心乎孝弟忠恕，动乎礼义廉耻，德行常于外，情欲寡于内，教事习于外，坎气习于内，故曰：“水洊至，习坎，常德行，习教事。”谓能常其德行，习所教事，则坎之习如水之洊至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本卦上下皆坎，坎又为谷，窞也，初居最下，为坎之底，故曰：坎窞，入，二至四震后巽象，下坎，坎也，上坎，习也，故曰：“习坎，入于坎窞。”习坎，为求坎气之上升也。初为阴爻，居最下，只成两坎之谷，如水常流而向下，不止，终有竭时，故曰：“凶。”初爻变阴为阳，下卦成兑，合上卦为水泽节，节则止而不流，流亦有时，是则习

坎入于坎窞之所以为凶者，为初爻非阳也，阳道也，故曰：“失道凶也。”坎之习，习其阳也，常流而不止，则阳失矣。失阳不生，故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谓非习坎之道也。生人之理，无阳则不生，习坎所以为养其阳也，知阳之重而习之，知阳满泛滥之为害而泄之，以为此习坎之道，而不知节，则失阳而凶矣。故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谓以入坎为习坎，则丧阳而凶，失习坎这道矣。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阴下卦坎象，二至四震为“求小得”，卦至二爻，已入卦用，弃初取错而求用，卦成水雷屯屯，气称于坎，欲进未进，虽有显无害于习，故曰：“坎有险，求小得。”习坎，坎之阳气上升也，气不充于中，则不升，二为阳爻，居下卦之中，是气已聚于坎，求已有所得惟未上升，为得之小者，故曰：“求小得，未出中也。”谓尚未出坎而习，仅为得之小者耳。坎本有险，不因求质而遂无，且求习，亦有求习之险，但气已能积于坎，不能谓无所得，第习坎之旨，在习不在屯，知有险而慎之，斯可矣，故曰“坎有险，求小得”，“未出中也”。谓气积于中，未习，仍有精溢下流之险所以戒学人知慎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三至五艮为来，二至四震为之往也。卦至三爻，下卦已终，由三向上为坎，由三而下亦坎，上下皆坎，故曰：“来之坎坎。”谓来往皆坎也。

坎为险，二至五震艮皆为木，颠倒成两震，亦为木；枕，木所制物，震象，三爻介上下之交，兼为坎震两象之爻，故曰：“险且枕。”三为属下卦坎三爻，本为险，又邻上卦坎，亦为险，分上卦之爻，合



下以成震，为枕兼上下之险而成象，如枕于险，故曰：“险且枕。”三爻为下坎之终，上坎又继之，四爻为上坎之谷，将出坎而又入坎，故曰：“入于坎窞。”入二至四震后巽象，坎窞。四爻上坎之谷象，爻于身，为腰之位，气至于此，为阴所阻，不能上习，盘旋薰心，或入于背，皆非所利。观三至，上错成水山蹇象，可以知其上下皆艰危矣，故曰：“入于坎窞。”谓其险也，勿用，二至四震象，谓三为阴爻，不可用也。习坎者，习坎之阳也。三为阴爻，足以阻阳三上习，故不可用，而曰勿用也。三为下卦之终所以不可用者，以其为阴爻也。若为阳爻，则上三至上成水火既济，可以用矣。故曰：“终无功也。”功，阳爻从乾之象，谓下卦之终。无阳爻，所以上下皆阴，不能有成功也。修身养气洁心澄虑，坎既上习，尤须坚定心神，勿生杂念，不然则必为情欲之阴，能阻坎阳不上，盘旋腰际，其危薰心，退入于坎，精将下溢，斜返于背，百病丛生，故曰：“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窞，勿用。”所以戒学人者至矣，可不慎乎！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酒，坎象，樽与簋，均震象四爻上下皆坎，酒也。二至五颠倒成两震，樽与簋也取上坎及断体震成水雷屯象，故曰：“樽酒，簋贰。”谓以震副坎而成象也。缶，二至四震象，用震后巽象，用震则弃初爻，合上错成水雷屯，不然则四爻合下错成雷水解，习坎，欲阳之上也，屯则气充而上进，解则气散而下泄矣。故曰：“用缶。”所以教学人知取用也。“纳”，人也，二至四震后巽象，“约”，信约也。坎后隐离之象。用震成火雷屯，则后隐火风鼎，正位凝命，此可以信之于天者也，故曰“纳约”谓取鼎象，即必抵于成也，自，我也躬也，三至五艮为躬，牖，窗牖也，三至五艮后兑象，兑为户庭，牖也，二至四震为倒艮，亦隐兑象，故曰：“自牖。”即仍取水雷屯象耳。自上言下，四爻为上卦之终，取错象，则四爻介于上下卦之间，既为上卦之终，又

为下卦之终，无咎，二至四震后巽象，故曰：“终无咎。”谓取水雷屯象，终无危失也。此教学人信所用耳。弃初不用，四爻用阴，二至上成水雷屯，后隐火风鼎，正位凝命，四爻变阳，卦成泽火革，舍旧从新，后隐山水蒙，蒙以养心，皆天人进退利害之象，故曰：“刚柔际也。”四爻用阳取革，刚也，用阴取屯，柔也，用刚用柔，皆有可取，故曰：“刚柔际也。”四爻用阴，取屯，柔也。后隐火风鼎之四爻为阳，刚也，取屯所以利习，正位凝命，成鼎之象，是则进退利害成败，系于四爻，故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谓取屯为成败之所系也。

四爻为心之位，坎之习与不习，惟心主之，专一致志，刚也，刚能有成。思虑纷杂，情欲妄动，柔也，柔能致败，故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谓取屯象而用之，成败之所系也。本爻所取祭象也，四为心位，心，神之所居，三至艮为神，四为艮体，故其言如此，习坎，所以修身养气求永命也。内则主之于心，外则信之于神，故取祭象，古者之祭，酒肴而外，必有盟约，即誓神辞也。周礼大约书于宗彝，小约书于丹图，缶者宗彝丹图之类，所以书约者，未祭之前，先以酒有盟约，等祭品，列于窗牖下之牖，即此“自牖”之证也。换言之，即修身养气者，求习坎，应誓之于神，信之于心，书约于缶，与祭神酒肴，并陈别所，然后献之神前，既祭而后，笃恭信守，即终无差失，故曰：“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谓能如此则心神志一，终无失也，习坎最忌之事，为心志不定，疑虑纷起，故必祭再誓之，所以坚定其心志，故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谓用之于疑虑不定之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不盈”，坎后离象，坎水带满，离火中虚，“中虚，不盈”也，卦至五爻，已届卦终，应言习坎之成绩，故取火水未济之象，而曰：“坎不盈”，谓坎气尚未充，习尚未有功也。祗，古与沚及趾均通，水



中小陆也，三至五艮象，艮为倒震、震为趾，平，坎象，习坎者，位至五爻气已达面，如水已平，沚，故曰：“祇既平，无咎。”三至五艮后倒巽之象，习坎者气已达面，虽未见光明，亦无危害，故曰：“无咎。”谓此为应有之过程，非害也。习坎，气达于面目，不见光明者，以气尚未充满耳。故曰：“中未大也。”中、五爻居上卦之中象，大、阳爻从乾之象，五本阳爻，上卦用离，五变为阴，故曰：“中未大也。”谓体中之阳未满也。修身养气者，涤心静虑，端坐习坎，则艮下震上入坎而屯，既屯而习，上与离会，达于面目，则目见光明，睹玄黄变化，万物相见，惟在初习时，坎气未充，则无所见，历时既久，坎气充盈，即见矣，此不独从未习坎者，以日月计如此，在已习坎者，在未达成功之境，每日每次端坐习坎时，亦复如此，必坐时稍久，心神静定，坎离会，心肾交，然后始能有见，其主因，只是气未充盈，未达于外。并非有所差失，爻辞仅就象立言，曰“无咎”，小《象》恐学人误会疑虑，特释其故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谓只是体中之气未充耳。

上六，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系，巽象，巽为绳，故曰系，两股之绳曰徽，三股之绳曰纆，亦皆巽象，卦至上爻，已入次卦范围，应取次卦重离继明之象，此所取者，为重巽非重离，所以然者，以气达于面，而不能外见光明者，因呼吸之出入，下达于坎，坎气为其所系，不能充盈耳。故曰：“系用徽纆。”谓为用呼吸而系之也。

修身养气者，易蹈之失，往往无心中深其呼吸，呼吸深，则天气下达于肾，阻坎不能上习，坎气为所保留，故不能充盈而达于外，故曰：“系用徽纆。”谓须坐断呼吸也，习坎者，呼吸不达于肾，亦不能有所成就，但须本于自然，不可以人力强为，强则百病丛生，静坐而定，呼吸自断，即所谓自然下达于肾也。

巽为草茅荆棘之属，移重巽之上爻，于下巽之下，卦即变为重离，故曰：“置于丛棘。”从棘，重巽也，置，就上言上，谓置上于下也。

修身养气端坐涤虑，不知呼吸之深入能阻坎外达，即同置坎气于荆棘之中，无处不是挂碍系留。非宜也，故曰：“置于丛棘。”三岁，坎象得，坤象，上卦是坎而非坤，凶，上爻阴从坤象，故曰：“三岁不得，凶。”谓习坎而系于巽，虽三岁之久，亦不得重离继明之效，是以为凶也。坎气于身为阳，外会天气即变为阴，本爻是阴而非阳，故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道，阳爻从乾之象，谓上非阳爻也。习坎者求重离之继明，与天同体也。若心系于巽，则失外乾之应，非习坎之道，故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谓失习坎之道也。坎于六十四卦中，为持重之卦，自初爻至上爻所言皆求习之利害得失，初爻居最下，就坎言坎，则坎于身为肾，初爻阴，为肾之下口，气至于此，不闭则泄，肾气本微，非会艮震之气，不能充满而上习，泄而不闭，医家名为阴吹，人有此疾，不久必死。就爻位而言，则初爻为足，所以起震而习坎，今为阴爻，是阳不上而阴滞于下也。凡人有此足必浮肿，昼肿夜消，体必日弱，不能永年，肿而不消，医家名脚气，或曰软脚病，十有九死。就卦体而言，则初爻为坎之最下，阴爻开而不闭，坎水常流，无论是纵欲不节，或精气自泄，人必日以衰弱，不久必死，故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谓失习坎之道，失阳而凶也。二爻为坎之本体，今为阳爻是坎气已盈于中，惟未上习，虽不能无险，亦不能谓无所得，故曰“坎有险，求小得”，“未出中也”。以坎盈则思泄，不习则介于上下进退之间，故有险也。三爻为腰脊之际非阴气所应处，凡人患此，上则攻心痛食或致吐血，下则病疝偏坠，或致瘫痪，斜则腰痛筋缩，不能行动，今为阴爻，是阴气也，既阻坎阳之上习，又进退皆阴，何可以用？用应无功，故曰：“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终无功也。”四爻为心位习坎惟在一心之有主，今为阴爻，是心无定见，优柔多疑也，故取祭象，言习坎者，当如此，既以自坚其心志，亦以求信于天，故曰“樽酒，



簋贰，用缶，纳约自牖、无咎”；“刚柔际也。”五爻为面目之位，今为阳爻，是坎也。上习达于面目，所差者，仅未达于外，而见光明，及玄黄之变化耳。故曰：“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中未大也。”上爻为全卦之终已入次卦范围，为全卦之结束，故总括自初爻至五爻之得失，而言习坎若心系于呼吸，不但永无继明之望，且处处皆是危机，以坎不习，固危，习坎亦非无危也，故《经》《彖》爻辞，皆有既、未济象，言思患豫防，辨物居方，所以戒学人者至矣。因学人每有误会，以为习坎须以呼吸助之，此实非习坎之道，坎之习，是自然之习，非人为之，习，观此可知二氏之调息者，皆失习坎之道者也，可不慎欤？

余说

习坎，习坎中之阳而上升，使此身之气，阴阳交应，内则化为雾露，周布百骸，外则同乾继明，万物相见故其用卦初二三五诸爻，皆有坎名为阳爻，四上两爻无坎名，为阴爻，合之成水天需，象，需云上于天，有待未雨，即坎习之象，坎为玄云，习则上升，故其象需，需，有孚光亨，应则雨降而光明，特时之迟速而已，故名曰需，而《象》曰“君子以饮食宴乐”，谓学人修身习坎，宜我行我素，持之以恒，不可以时日求速效，故曰：“常德行，习教事。”需后隐火地晋，自昭明德，习坎之对卦为重离，继明照四方，此皆习坎之效也。

初至四错雷水解，气散而未习，此本来之象，故曰：“赦过宥罪，所以宽其气，养其和，亦即《诗经》“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之意。二至五错山雷颐，慎言语、节饮食，所以修身养气也。三至上错水山蹇、反身修德，人生无处不是艰危，惟自修可免，即反身而诚，颜子非礼勿视、听、言、动之意也。上用离，下用坎，卦成火水未济，此本来未修之象，亦修而未成之象，故曰：“以慎辨物居方”，即反身修德之意，下用坎，上用离，卦成水火既济，此既修而习之象，祸福相倚，败即寓于成中，机之所伏，至微至著，故曰：“思患预防。”

所以垂戒者至矣。观此诸象，无一不防危虑患，教人自修其德，则习坎之所以为重，险可知，习坎之道亦可知矣。吾儒修身之学，内则涤心静虑，外则主敬存诚，分为细目，孝悌忠恕，礼义廉耻，视听之所寄，言动之所见，一本于中和而已。故曰格物，曰求放心，皆所以防物交物之行，而求致中和者也。二氏之学，其上者与吾儒相近，惟以人力强为，一旦失其控制，即溃决不可收拾，其下者，则无知妄作，造孽多端，适以自速其死，所以然者，因祇知坎为生源，不知习坎为自然之习，矫揉造作，以损人为利己，不但背天地生人自然之理，与吾儒之言不符，即与其师说，亦复相悖，观老之言妙窍，释之言心性，即知二氏之徒之非矣，学人于此，慎勿见异好奇，以吾儒之言为迂阔，宜就习坎一卦，分合上下，颠倒反正诸象，详演熟玩，深思精体，庶几本正源清，不致误入歧趋坎。



离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二至三为巽为利；二、五阴爻为坤，为贞；三至五为兑，兑为通，通亨也，故“利贞，亨”。坤为牝牛，离二、五之阴，坤也。包于阳中，有畜之象。离之用在伏象坎中二阳。坎中二阳乾也。乾为吉。故“畜牝牛，吉”。

离为目，重离二目也。目以童见，瞳离之，二、五两阴也。以虚，故能受万物，感万物。所以能见，则在伏象坎之二阳所以通万物之故也。正犹人体瞳，而觉万象于网膜之视神经也，作《易》者体物神会，人身如是，天道亦如是也。“畜牝牛，吉”，为要语。

《彖》曰：畜，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丽，附也；系也，耦也。系，继，耦，配也。圣功之要在于希天而终以配天；其用则继明。离，乾二、五与坤二、五易位之卦也。本系乎乾，其德配夫者也，故曰：“离，丽也。”日月得天之精气（乾）而明，

万物得地之精气（坤）而生。故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地。”

离为明，为视。外卦之离，于天为日，月之明，于人为内视，故曰：“重明”。日月附于天而视系于命，天命皆谓乾。乾，正也。故曰：“以丽乎正。”日月，所以煦者万物，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乃“化成天下”。

其机在二、五阴爻，阴爻柔也。乾为中正，二、五乃与乾二、五易位而得，故曰：“柔丽乎中正。”有此二柔，乃达德，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者，教学者乾之用在离，而离之用在二、五两爻也。此“畜牝牛”所以为要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乾，天也，亦命也。天之德不可见，为日、月以见之明，两作离也。命之用亦不可见，由视与内视而见之，亦明两作离也。为政者恭己以观天下，复假百僚以观之，亦明两作离也。其用皆在继明，故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以终身者，继天之明，亦继命之明，天之明，离也，命之明亦离也；是以“明两作，离”也。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初自变则下卦为艮。艮为门户。《礼记·曲礼》曰：“户外有二履，言闻则入，言不闻，则不入。”盖古者席地而坐，履皆置于户外。故初为履位。初变，断初至五内咸。咸之初曰：“咸其拇。”亦有履象。二耦并列，其象错然，故曰：“履错然。”惟初变则全卦成旅。旅之初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咎也。是变则无咎。然则如之何？曰，不变而已。乾为敬，敬之，谓仍一阳不变。不变则初至四五家人。家人之初曰：“闲有家，悔亡。”悔亡，是无咎也。又家人（五）上卦



为巽。巽为无咎。故曰：“敬之，无咎。”作《易》者盖教学者习离之初用家人也。

六二，黄离，元吉。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二为阴爻，坤也。坤为黄，故曰：“黄离。”爻辞见卦名于例应自变。变则下卦为乾，乾，元也，吉也。故曰：“元吉。”变则卦成大有。大有元亨，亦元吉之象。二居下卦之中，乾为道，大有之二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故《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因知离之六二，以大有为用。内卦之二阳应外卦之五阴以照于四方，而内二之阳又来自伏象坎之中爻，其义精矣，微矣。全卦之用之理，于此一爻见之。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离为日。内卦昃至日中之象，日中则昃。三居内卦之上，是“日昃之离”也。震为缶，为鼓，为乐，为响，为声。三自变则成震而为鼓缶之歌。不变，则离上一阳为乾。乾为老，老而处日昃之位，其为“大耋之嗟”，是以凶也，故曰：“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夫日，所以照四方也。日既昃矣，照何可久，继明所以照天下也，持黄离之余明，明将不继，故《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盖教学者必弃离而用震也。用震则阳起于下，初至四五颐。观颐观其所养，观其明，继其明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四、教不变也。爻辞不见卦名，例亦不变、变则大凶。盖四自变上卦成艮。三至五为震，震为来。三四反复，卦成火雷噬嗑。雷动电交迅，噬嗑之迅者。故“突如其来如”。二至上为火山旅。四当旅三“旅焚其次，长其童仆”，次宿所，焚次，“焚如”。丧其童仆，为下所弃笑。无所归而众弃笑，故《象》曰：“无所容也。”不死何待，故“死如”。离下一场为乾，乾为生；乾变为坤，坤为鬼，故“死如”也。

夫离之用在于以继明照于四方，恭己正南面以观天下也。四为外卦之初，继之始。变则为贲，为噬嗑，为旅，大悖离之义。

不变则中五大过之后伏颐而全卦成中孚，继明之象成，而所致，继明在颐之道见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离五变成天火同人，同人之五曰：“同人哮吼而后笑。”是以“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也。五变则与二应，易位成大有。《象》曰“离王公也”，盖指二、五离乾相应，乾为王公。

夫观象者，同相比，不相下也。久则目涨而涕泪为必然之现象。而现象三至，又坎精上点之微。故涕而后明，涕而后照。此所以“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也。王公为坎中之乾，故《象》又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离为王，上变则离成震，震，征也，故曰：“王用出征。”上阳爻为乾，乾为嘉又为首，阳变为阴，首折为二，故曰：“有嘉折首。”四至上五归妹，用伏象渐，则全卦成益，有获也，中含坤，坤为匪人，为众；众丑也。故曰：“匪其丑，无咎。”教用大《象》也。



夫上之用变，用伏，使坤得居中也。坤为邦，故《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盖离至上不变则明无可复继变则为丰上，亦三岁不之凶。乾弃正用伏，用益下之颐观其自养，以畜继明之德也。

余说

离之用在于继明照四方。其理在内卦之二，其征在外卦之五。初用家人，三、四上爻用颐，养继明之德抽添之方也。

又离为外卦，坎为内卦。离为用，坎为体。故《周易》以离次坎而于《未济》征示其机，盖离之继明来自习坎，坎之习动于震之上达；震之上达，又由于艮之下达也。



咸

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感也。艮少男，兑少女，男女相悦，人之常也。“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感也；“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亦感也。相感则情愫通。通，亨也。通则得，得，利也。“钟鼓乐之”“琴瑟友之”，夫妇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故贞。二至上，错大过，大过亨。初至五错遯，“遯亨，小利贞”。初至四互渐，“渐利贞”，故曰：“亨，利贞。”

四、五阳爻，男也。初、二阴爻，女也。五与二、四与初相应易位，取女也。易位则卦成泰，故“取女吉”。阴阳相感，理之常也，天地如之，万物亦如之。男女相悦，此情之独贴贴者，故特曰：“取女吉。”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皆也，同也。“黽勉同心”，故曰：“咸，感也。”兑，柔气之所



凝而居上，艮，刚气之所结而居下；而六爻皆应。故曰：“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艮为止，兑为说，故曰：“止而说。”兑上艮下，故男下女。止归也。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亲迎以六礼，止以说，男下女也，故“亨，利贞，取女吉也”。

万物之生长，四时雨露，天地相感之化也。圣人之于民，如保赤子，心诚求之。民所欲者，“可，使由之；不可，则使知之。民有不感说者乎？”观乎此，则知所以用感矣。此所以“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万物之情可见矣”者也。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地之实而突起者；泽，地之虚而下凹者。山上有泽，实者虚矣。艮下二阴虚也。兑下二阳实也。阴阳相应，以虚受人。阳，乾也，乾为人。故《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盖虚实授受，即山泽之通气；亦即道家所谓“取坎填离”。之初机。唐吕崑《悟真篇》有云：“希奇希奇真希奇，心肾原来非坎离。”非坎离，乃艮兑也。以养生言，山泽通气，即心肾相交。心肾物也，在人体自有定位而不可移者，不可移，何以相交？相交者气也。其机，感而已。此咸卦之要义也。

初六，咸其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足大趾也。贲之初曰：“贲其趾。”离之曰：“履错然。”皆谓离变为艮。剥之初曰：“剥床以足。”亦谓剥为大艮，初为艮足。是艮初有足趾之象。故咸下卦艮之初为拇。上与四应，故曰：“咸其拇。”咸其拇，则初、四易位，卦成既济。既济之初，心肾相交之初也。

四为外卦之初，初与之应，故《象》曰：“志在外也。”习咸之初，存诚于拇是也。

咸初取既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腓谓二。拇之上，股之下，今所谓小腿部位也。咸其腓，谓二上与五应易位。易位则卦成恒，初至五错大过，大过为大坎，坎为凶；但二为二至四互乾之初，乾为吉。居，不动也。谓二自变阳而不用与五易位，故曰：“居吉。”所以吉者，乾后隐坤，用隐则全卦成坤而坎不见。坤为顺，坎为害，故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盖教学者习咸二爻，苟存诚于腓，则习坎入坎，而有大过灭顶之凶，故弃而用隐象，使坎变为坤。坤之二曰：“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学者体斯象也，但闲邪存诚于身，不着一相，任其自然，是矣。咸二用坤。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三与上应，全卦成否。否三至五为巽，巽为股，故曰：“咸其股。”巽又为随，二至四为艮，艮为手，所以执也。上与巽合，互渐，故曰：“执其随。”震为来，则巽又为往。互渐，则下及否下卦坤之中爻。坤为吝嗇，故曰：“往吝。”又，咸所以感者。今三爻变而卦成否。否塞不通，何以感乎？长此以往，亦吝道也。

又巽为进退，非处象。故《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乾为人，巽之隐象震亦为人。咸之道，虽三爻之变，本自上来，当不能再反与乾应；但当与震显隐相应。故曰：“志在随人。”巽为随，震为人也。但为艮所系，反退而从下，故《象》曰：“所执下也。”以咸言，斯为吝道，不取。取渐之隐象。取渐之隐象则卦成归妹，归妹，娣媵之道，随人者也。修身配天自娣媵始。《论语》公西华曰：“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子曰：“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是也。咸三用渐



之归妹。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四下应初，全卦成既济；四居坎中，坎为悔。不变，则四当三至五乾之中爻。乾为吉。是四不变则为乾、为吉。贞不动也。不动则无坎悔之象。故曰：“贞吉、悔亡。”二至四为巽，四至上兑为倒巽。巽为进退。颠倒皆进退之象，故曰：“憧憧往来。”二至上错大过；大过为大坎之象。坎为思。三至五乾后隐坤为朋。坤与错象大过中之三阳相应，故曰：“朋从尔思。”

四与初应，感也。感则坎现。坎为害。今不用感，故《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二至上错大过之隐象为颐。用之则全卦成蒙，蒙者，如火始然，如泉始达，虽具二至上错颐，观其所养之德，非光大也，故《象》曰：“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作《易》者盖教学人，四勿用咸而用蒙也，“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皆言实象。所以致此，则二至五错大过中体三阳，习坎之刚将亢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虞翻曰：“脢，夹脊肉也。”坎于马为美脊。五居二至上错大过，亦即大坎之上，脊也，故为“脢”。儒者所谓艮背之背；道家所谓夹脊双关也。变则下与二应，全卦成恒，盗背之命，下达于坎（大坎）而坎上习；男下女，取女吉也，何悔之有？坎为悔，故入坎为忌。今下达于坎，所以致坎上习，则无所谓悔矣。故曰：“无悔。”

咸中三阳，像人之督脉。“咸其脢”则盗背之命下达，于是督脉通而乾之隐象坤见，全卦成坤。坤为终，终末也。故《象》曰：“咸其

晦，志末也。”盖教习咸之五，非存诚于背，亦非存诚于坎（肾之位）；惟闲邪存其诚于身，不着一象（相），任其自然如二也。

咸五用坤。“黄裳元吉，文在中也”。是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兑为口。兑之上爻象口与两辅。兑二为口中之舌。故曰：“咸其辅颊舌。”“咸其辅颊舌”，则上爻下与三应易位而卦成否。上当否上之倾否。否终则倾而成泰矣。是盎背之命，经坎之习，经由壬脉而萃于面也。夫口说所以通情愫而感人心者。故兑为口、为说、为悦。萃于面，则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故《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滕，《集解》作媵。媵，副也。虞翻曰：“媵，送也。”《本义》云：“滕，腾通用。”是副者，谓为口舌感人之助，而上腾也，送也，则示习坎之真气，绵绵若存，上达于面之象。是习咸之上者，存戒于辅颊舌，待其微阳之上，所以通背面也。泰矣！故咸上用泰。

余说

咸，感也。教诚身之道，全在感应也。故咸卦六爻，均取象于人体。初存拇以导盎背之命下建，故咸其拇。二咸腓，不存腓而存诚于坤身，以俾督脉之渐通。三咸股，不存股而观虚上之颐，以动山（身）下之气。于是命渐下达。四观蒙上之颐，如火始燃，如泉始达，而憧憧往来之征见。五咸晦用坤，而督脉全通。上咸其辅颊舌。否倾成泰，壬督脉通，盎背者萃于而背面通矣。即养生家所谓一周天也。其要在二、五两爻。二五卦皆成恒，教学人恒久而复成；咸非可朝夕就者也。



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雷风恒。上卦震。震：“亨。”下卦巽。巽为无咎。二至上错雷天大壮。大壮：“利贞。”初至五错大过。大过：“亨，利有攸往。”恒一卦而具四象，四德。故曰：“亨，无咎、利有攸往。”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夫雷者，时发时收，风者，时起时熄；风雷相与，倏忽万变者也。而作《易》者以恒象风雷之相与，盖教学者，惟变为宇宙之常德；不变暂而已矣，常则久远，故曰：“恒，久也。”震为雷，刚，动者也，为上卦；巽为风，柔动者也，为下卦。故曰：“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入而震动，六爻皆应。故曰：“巽以动，刚柔皆应。”

夫惟刚上柔下，震动巽随，故久；亦唯刚柔皆应，随风而动，故

恒久而不已。天覆地载，天施地生，皆恒久不已者也。能久则亨，能久则无咎，能久则利贞，故曰：“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可以恒久者，以其变也。变者，消长终始也。鸟飞兔走，暑往寒来，养生送死，黜陟予夺，无时不变；而变则不变；变之轨范则不变。故曰：“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咸，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此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以修身言：则恒者咸之终始，所以成咸之用者也。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方者，变之不变而已。《老子》曰：“不知常，妄作凶。”故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六爻皆应。初应四则易位而卦成泰。泰初，有拔茅之喜者也。贞，不变也，不变，则初至四互姤。姤初“有攸往，见凶”。夫恒恒乎变者，往来势也。今有攸往而见凶，何利之有？故曰：“浚恒。贞凶，无攸利。”

恒为咸之倒象，由咸而恒者。咸以渐得，恒亦以渐成。恒后隐益。日月得天而久照，四时变化而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皆益也；皆以恒久而益也。初不变，巽后隐震，亦成益象，是强求益也；是始交而求也。大悖“君子定其交而后求”之义，故不免于凶。是犹浚中，深入水下；以修身言，入坎而难出矣，皆揠苗助长类也。故《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作《易》者盖教习恒之初，宜用泰。



恒，夫妇之道也。夫妇之道，以交泰始，故恒初用泰。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二虽阳爻，爻辞不见卦名，可以不变。且变则卦返成咸，亦非。故不用变。不变则下卦仍为巽。巽为无咎，故：“悔亡。”

不变，则恒后隐益。益之二曰：“或锡之十朋之邑，弗克违，永贞吉。”且二居下卦之中，为原卦恒二至四乾之初爻。乾为久。故《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是习恒之二，不用变卦之咸而用不变之恒之隐象益。用益之颐，观其自养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三与上应，变则易位而卦成未济。原卦二至四为乾。乾为德为久。久，恒也。与上易位，则乾变为坎。故曰：“不恒其德。”盖初至五错坎。三当坎之三或四。坎之三曰：“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窝，勿用。”四曰：“樽酒簋簋，用缶，约纳自牖。”羞，馐也；樽酒簋簋之谓也。故有“承之羞”之象。但三非必当坎四，或当坎四而已。故曰：“或承之馐。”樽酒簋二之羞虽微，亦为有得。惟三或当坎三，则有入坎之凶，宜勿用。作《易》者盖告习恒之三，用变虽有小得，亦告有入坎之大凶，故不用。不用如之何？曰：不变而已。不变，贞也。贞则恒二至四乾与后隐象相应易位成坤；全卦亦成坤。坤为吝嗇。故曰：“贞吝。”然，恒常也，处常之道，吝非大矣，尚非不可用。坤又为容，变坎则坤不见，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作《易》圣人盖力阐不恒之咎，再申威必待恒而后成。习恒之三，姑发坤顺承德，不可贪变或小效而蹈险也。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四，下与初应者也。变则全卦成泰。泰上卦坤；下卦乾后亦隐坤。坤为田。原卦恒下卦巽，巽为鸡，鸡禽也。上卦震为鹄，鹄亦禽也。变则巽震鸡鹄皆不见。故曰：“田无禽。”乾为久。四应初易位，是久非其位也。故《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田不得禽，是无此获。故卦变泰，亦为“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之象。

又爻辞不见卦名，则亦可不变。不变则用上卦震之隐象巽而全卦成巽。四当巽四之“悔亡，田获三品”之象。正为“田无禽”之象。乃确知习恒之器，不用泰而用巽。巽中含离，观夫音也，听思明也。《素隐述》曰：“闻见，见闻，斯为拔萃。”其斯之谓乎？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五与二应，爻辞亦见卦名，应变。但恒之德，则宜不变。故曰：“恒其德；贞。”贞，不变也。震为夫、巽为妻。变卦则全卦成咸，为男下女之象。则制义之元夫，化为从妇这顽童。而巽、兑则象女而妇者，皆得其祸。故曰：“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之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夫咸之象，为妇人者虽容悦而有得位之吉，亦非恒久之道。故习恒之五，亦不用咸而用上卦震之隐象巽，而全卦成巽也。五当巽五之“贞吉，悔亡，无不利”也。

上六，振恒，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上六言应变宜变而不变之咎也。上以阴爻而爻辞见卦名，例应



变者。上与三应，亦变。变则卦成未济三三。未济者，终则有始，恒之道也。但震居上位而不变。不变，则二至上错雷天大壮。大壮，其气刚且大也。大壮之上为“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还”之象。羝羊触藩，何功之有？故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此振恒之所以凶也。

盖恒之道，变也，终始也。此习恒至上，宜体未济之用者也。学者宜深思之。

余说

夫恒，继咸者也。咸为男女相悦之卦，相悦则为夫妇。夫妇之道，相辅相成，恒久而不已者。故恒之六爻，皆以夫妇喻。初用泰，夫妇之道，以交泰始也。二用益，或锡之十朋之龟，益之象也。其用则取颐之观其自养。既益矣，则坤顺以守之，巽伏以申之而终之以未济，示终则有始之天行也。

喻以道家导引之说：则咸者，婴儿姤女也。初用泰者，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也。益者，圣胎结也。坤巽，温养也。未济则脱胎而换骨矣。



遯

遯：亨，小利贞。

遯，《周易》之微言也。“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圣人之不仁也，亦势理之自然也。智谋之士，思有以逃之。于是范蠡逃之五湖，子房逃之赤松。逃者，遯也。生老病死，种传身灭，天地之不仁也，亦自然之势理也。豪杰之士，亦思所以逃之。逃之如之何？三教圣人各有其心传。作《易》者则教学者：不变无其理，惟变为不变。能体变之不变，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则可以逃幻灭之常轨。此其所以以恒先遯，且于恒之上六用未济之象示其意也。又教学者求恒必继之以遯。此《周易》卦序关合之处，愿学者三致意焉。

其可以取天山之象者，教了生死大事，惟在配天；终则有始，天行也。上卦乾为天，下卦艮为门户，示配天之途，天道始也。又为止，天道终也。知夫终人道而始天道，朝闻道而夕死可矣。不闻道则随死而尽，能不逃夫！艮又为山，山，实象也。“绵蛮黄鸟，止于丘隅”，此之谓也。

既知遯为终人道、始天道之机枢，是遯则通，不遯则穷矣，故



曰：“遯亨。”配天，永终也。是为“利贞”。止夫山，配天之始，初也，小也，故曰：“小利贞。”

以《象》言：遯上卦乾，三至上亦互乾。乾天也，备元亨利贞之德。遯尚未得取象于乾，不用。下卦艮，二至上错姤，不见元亨利贞之德，又无可利用。惟二至四巽“小亨”。初至四互渐，渐，“利贞”。故曰：“亨，小利贞。”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夫遯，用遯而得亨者也，故曰：“遯亨。”遯而亨也。五以阳爻居上卦之中，当位也；四阳而居中爻，亦当位也。五、四下应二、初，则易位而卦成大畜大畜，“应乎天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故曰：“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初至四互渐，渐浸而长者也。方浸而长，未可以大，故曰：“小利贞，浸而长也。”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上卦乾，天也，又为君子。下卦艮，山也，又为小人。山，突出于地上者矣，而天清清上浮，终不能及，若君子之远小人焉。然亦只远之斯已矣，故曰：“不恶而严。”夫配天之德，至纯至清。《中庸》曰：“德輶如毛，毛犹有纶。无声无臭，至矣。”即言配天之象，不如是不足以配天也。有一毫不清不纯，亦为配天之累。遯，山人之所居，未纯配天之德而希天、而祈天永命者也。故作《易》圣人特以“君子以远小人”之象警之。

以修身者，人心客气，皆小人也。不知所以远之，则不能遯，而况配天乎？故《象》曰：“君子以远小人。”远小人而恶，是以客气制客气、以人心抑人心。不严则浸润之潜，肤受之愬，有牯亡之矣，故又曰：“不恶而严。”教学人深矣。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初与四应易位，卦成家人。下卦成离，二至四为坎，艮为尾，坎为厉。遯，往也。初往应四，则尾遯而厉见。且遯而繁于家人，何遯之有？故曰：“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又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坎亦为灾。

不往如之何？曰阴爻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自变则卦成天火同人，“和其光，同其尘”。遯之始基。出门同人，又何咎也？故遯初用同人。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鼎。鼎，上离下巽，离为黄牛，巽为系。原卦下艮，艮为手，艮变巽，以手系，是执也。遯之变鼎，由于二、五易位。用，以也，由也。故曰：“执用黄牛。”鼎以颠趾始。颠趾，则倒象成革，故曰：“执之用黄牛之革。”革上卦兑。兑，说也。革三至上互夬，以五阳夬一阴，孰能胜之，故曰：“莫之胜说。”鼎之九二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亦“莫之胜说”之象。

遯原卦，乾在上而艮在下；天自为天，山自为山。二、五易位，则乾下移于初至四间，初、五上合为艮为山，为天在山中之象。是天道下济，而山系乎天矣。乾为志，又为固，故《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夫遯之初用同人，犹未离乎人道也。二用鼎，则求所以正位凝命矣。惟鼎新必先革故。故执之用黄牛之革。革故之道用夬。鼎新之途用兑。兑者，学而时习之，习坎也，其一也；传心也，其二也。其要在祈天永命，待天道之时济，故遯二志夬鼎而用则革也。



又黄牛离也。离，目也，观也。“执之用黄牛之革”，言革故鼎新之方，系天之途在观，故遯二最为全卦之要。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自变。自变，则卦成否，三至五为巽，巽，系也，故曰：“系遯。”艮上系乎乾也。初至四互剥，本卦否，均“疾厉”之象。但互剥，则三当剥之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宫人，臣妾也，故曰：“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盖习遯之三，在于用否下之剥。剥之用，“顺而止之、观象也”。

天上浮而地下凝，相去曰远，否也。而以强诚之巽系之，能无惫乎？故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系遯之巽合下坤成错卦观，观也。剥五之用亦观也，一也。遯三用坤、观或坤之剥。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上卦乾，乾为君子。下卦艮，艮为小人。乾又为好。四下应初，乾变为巽，故曰：“好遯。”变则全卦成家人，初至五错离；二至五互未济。离，丽也，日月丽乎天之象，遯求配天者也。巽乎天而与天为家人，吉何如焉！未济者，既济之始，入德之门也。四当家人之四，“顺在位也”。当离之五“离王公也”。亦当未济之五，“君子之光，有孚吉”，故曰：“君子吉。”初为家人之初，初爻爻辞已示其不宜。初至四互既济，既济初吉终乱，亦匪吉也，故曰：“小人否。”然此所谓否者，不然之义，非吉云尔；非否塞之谓，故《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重申遯初不能如此取象耳。

遯四教学者用离求家人之果；犹为未济，其始升堂也，尚未入室乎？

九五，嘉遯，贞吉。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乾为嘉，五下应二，为“嘉遯”。应则易位，卦成鼎，五当鼎之五：“鼎，黄耳金铉，利贞。”故曰：“嘉遯贞吉。”夫君子以正位凝命，故《象》曰：“以正志也。”其位入遯之室矣。习遯之五用鼎。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无应，但爻辞见卦名，例得自变。自变则上乾变兑，全卦成咸，乾为肥。乾变，故曰：“肥遯。”咸，感也。其象，君子以虚受人。遯上之咸，谓祈天永命而天道下济，受命于天也。兑后隐艮，全卦成艮，艮之上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何不利之有？故曰：“无不利。”乾为利，则坤为不利。三至五之乾象不变，无不利也，故曰：“无不利。”

原卦上卦乾为信，变卦兑为说。祈天永命，信而悦，悦而信也，故泽天为夬，天泽为履。信则无所疑。故《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坎为疑，不见坎，故“无所疑”。习遯之上用咸而得艮。

余说

遯，教学者知“止于丘隅”也。且教知所以止于丘隅也。初用同人，所以去意必固我。二用鼎之革，变化气质，弃旧从新，用泽中之真火，习坎是也。三用否中之剝之观，顺止之，观象也。四用家人之离，始丽于天且以继明照于四方也。五用鼎，正位凝命也。上用咸之艮，祈天永命，以厚终也。皆收获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学者勤于耕耘，勿问收获，可也。



大壮

大壮：利贞。

雷天大壮。大壮上卦震后隐巽，巽为利。下卦乾后隐坤，坤为贞。故曰：“利贞。”隐象全卦，则观也。大壮为浩然之气。《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是大壮也。

以修身者，由咸而恒而遯，至肥遯而德充符矣。浩然之气，充符之德之体也。养吾浩然之气之道，观象也。故大壮伏观，而作《易》者以利贞示其机，故《经》曰：“大壮：利贞。”

《彖》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乾刚、震动，故曰：“刚以动。”观之《彖》曰：“中正以观天下。”《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大壮隐观。故曰：“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养正则刚，孟子所谓：“以直养之。”是也。有一毫不公正，则自反而缩矣。故《论语》曰：“根也欲，焉得刚。”而所养正，在诚、敬、慎。伊川主敬而晦庵《四书集注》以《四箴》系于颜渊问仁之下，此之谓也，其意微矣。礼出于祭，故“礼”字从示从豊。豊即丰之异体。“非礼弗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诚之至也，敬慎之至也。非世俗小儒之拘于世法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初爻无应，但爻辞见卦名，例自变。卦初之位为趾。故曰：“壮于趾。”变则下卦成巽，全卦成恒。初当浚恒之贞也。大壮刚以动者也。用恒非其宜，故不用，不用则应用变卦巽之隐象震，用震则全卦成震。震初至五错屯☶，壮初用震未当，用屯初之盘桓，亦失大壮之道。变卦之下卦为震。震，征也。三至五为坎，坎为凶，故曰：“壮于趾，征凶。”教习大壮之初，勿用巽之隐象震也。不用如之何？曰用下卦乾之隐象坤而卦成豫。坎之中爻为孚，乾亦为孚，乾坤阴阳皆应，故曰：“有孚。”坤为穷，故《象》曰：“其孚穷也。”盖谓有孚者，用坤而已。用坤，则变卦豫。二至五错比，比之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爻曰：“有孚。”教用比也。“目相比，不相下”者，艮之义，观之方也，大壮之初用比，其示大壮用隐象观乎？

九二，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二与五应易位则卦成革。大壮，刚以动者，何待于革？是不宜用，故曰：“贞吉。”贞，不变。乾为吉。教大壮之二，下卦不变。不变则用全卦之隐象观，二当观之二，虽曰“窥观女贞”，以当内卦之中，且用者隐象，执雌守下，当位宜也，故《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大壮之二用观。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大壮下卦乾，乾为君子，其隐象观，观之下卦坤，坤为小人。坤三与上应易位，则成蹇。乾为壮，坎亦为壮，故曰：“小人用壮。”原卦大壮下卦乾与上易位，则卦成火泽睽。上卦成离，二至上亦错离。离为网，罔，网也，故“君子用罔”。坤为贞，坎为疾厉。用隐象观，取下卦坤之变象蹇，则二至上皆坎，厉也。“贞厉”云者，教大壮之三，不用伏象而用原卦也。用原卦之变睽，则二至上皆离。弃初用二至上，思以继明照四方也，故《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原卦之变卦（象）睽之下卦兑为革，隐卦变卦（震）蹇之下卦艮为樊笼，以显合隐，“羝羊触藩”之象。主动在兑，则兑上艮下，三与上应易位，易位而卦成否。卦之上爻为角，变则“羸其角”矣。

作《易》者反复叮咛，皆教学者习大壮之三宜用离，思明也。勿以其全卦为睽而不用，在用其变而已。故大壮之三，用睽之离，君子道也。它皆不可用。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四无应，但爻辞见卦名，应自变。自变则上卦成坤，坤为贞。全卦成泰。泰吉而无悔者，故曰：“贞吉，悔亡。”泰二至四为兑，兑为

羊。后隐艮，艮为藩篱。故亦有触藩之象。即用艮代兑，则全卦成震。震动而出，是藩决而未羸也。原卦大壮，四既变为阴爻，则其上卦坤为大舆之象，震四爻自变，上卦亦为坤，为大舆之象。不变，二、三、五、六爻合亦为坤，为大舆，四以阳爻贯于其中，如车之輹。阳爻为壮，故曰：“壮于大舆之輹。”盖皆教大壮之四用震，震为往。故《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大壮至四，刚以动者，动矣。其要则习震下互离颐，观其自养也。大壮之四用泰之震。用震则得“震来虩虩，笑言哑哑”之征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丧羊于易，用商王亥故事阐爻象也。商兑王王亥，以羊贺于有易，有易之人蛊杀王亥而夺其羊。五与二应易位卦成革，革上兑为羊。革之隐象为蒙。用蒙则兑不见，是表革也。蒙下坎为盗；又为北方之卦。有易为商，周北方之国，故作《易》者用其事以明。大壮之卦，象多取隐，此则教学者勿用隐而用显。显象，用革也。所以然者，《象》曰：“位不当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上与三易位，卦成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也。与大壮刚以动之情不合。大壮之上，势不用睽。不用睽，则用睽下卦兑之隐象艮，所谓“羝羊触藩”是也。兑为羊，艮为藩篱。羝羊触藩，则睽变为旅，旅之上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夫如是，欲遂得乎？然旅至于上，势无退理。故曰：“不能退，不能遂。”触藩而“不能退，不能遂”。何利之有？故曰：“无攸利。”坎中之真阳为利。以修身言，习坎之真气，未达于目也。然



则如之何？用旅上卦离之隐象坎，使全卦成蹇而已。坎为艰。而蹇之上曰：“往蹇来硕，利见大人，”故曰：“艰则吉。”而《象》曰：“咎不长也。”盖艮其背而习坎之真气上也。大壮之上，用旅之蹇。

余说

夫至大至刚，直塞于天地之间者，浩然之气也。大壮，教养浩然之气者也。大壮隐观，示且养之道在观。观，观其所养，观其自养而已。故六爻皆言观养之变。初用比，教艮背之方。二用观，观也。三用睽上之离，则示观则万物皆相见。此下卦、内卦三爻，皆直养乾之刚也。四用震，可以动矣。观震下之颐，自然曰实，动而震也。刚气既动，五乃用革。至上用旅之蹇，则以习坎之真气，上济离燥，取坎填离也。



晋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为日出地上之象，君子始受政事，修身者始用其明也。受事用明之始，宜祇戒惧，慎之又慎者也。及铎而试，稍一不慎，则或僨其事，或杀其身，固未可知。惟学者经咸、恒、遯而大壮，浩然之气已渐充，势不可以不用。此庄子所以以《应帝王》继《德充符》者；在所以待之而已。故作《易》者取“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之史事以明之，犹大壮六五用王亥、有易故事尔。于此，说《易》者，多为曲解，实误。惟顾颉刚先生谓是卫康叔故事，是。康叔以武王庶幼弟封殷故地，善管蔡武庚叛周之后，任重道远，如初日之升始，授受之间，皆极戒惧，一命之以《康诰》；再命之以《酒诰》；三命之以《梓材》。康叔则于不日之间，三拜明命，故曰：“昼日三接。”接，受也。按西周之初，犹为奴隶社会，畜牧尚为利用，厚生之主，有昭、穆以前彝铭可证，故曰：“用锡马蕃庶。”用，以也、求也。然而蕃庶者马，所以蕃庶之者民。用锡马蕃庶，先谋和集其民，于是“昼日三接”，戒慎之至也。封康叔于卫，为周初大事，人皆应知。故作《易》者取以为喻。



以修身者，用明之始，苟不能持其志，毋暴其气，客气为侏，明有不当则僨事；气有不和则致疾。必如康侯之昼日三接，恐惧戒慎，其庶几乎？坤为马，又为气。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离为明，坤为地，又为顺。晋，离上坤下，故曰：“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乾为大明，为天。“明出地上”，日丽乎天之象。故曰：“丽乎大明。”离之明，来自其隐象坎之中爻；取坎填离，则成大明也。火性炎上，中含阴爻，故曰：“柔进而上行。”

以修身言，坤为身，离为日、为见，后隐需，习坎之阳上达而发为光明也。

作《易》者体其情状，“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喻之也。故曰：“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晋，明出于地，明出于身之象也。习晋之要，在习坎之真气，静则充实自明之德，动则发挥自用，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其机在“视思明”也。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晋，进也。初变阳，则下卦为震。震为出、为进、为行，皆进也，故曰：“晋如。”但初与四应易位固变，自变亦变。自变，则全卦成噬嗑。噬嗑之初曰：“履校灭趾。”原卦晋二至四为艮，艮为止。其隐象兑，兑为毁折。艮，兑显隐两象，皆临初上，初动则逢止，逢毁折，

故曰：“晋如摧如。”易位则下为震，二至五互坤，坤为贞；坤隐象乾，乾为吉，故曰：“贞吉。”自变则三至五为坎，坎为孚。初与坎中爻相应，孚于孚者。易位则为坤。坤为裕而坎孚、应孚象皆不存，故曰：“罔孚，裕。”盖教不用自变，用应也。惟用应则全卦成颐，颐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亦非处晋初之道。下卦乃舍震而用其隐象巽，用巽则全卦成蛊，蛊初为干父承考之象，正为胄子受事之始，进之道也，且蛊柔动也；巽而进也，正柔进上行之道。故作《易》者用之。以修身者用蛊下之巽初与四至上互颐之应以观其所养也。晋初用颐之蛊。

震为行，乾为正。震下一阳，亦乾也。自变为阳爻而无应，故为“独行正”。故《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晋二无应，但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自变则下卦成坎，全卦成未济，坎为忧、为虑、为疑、为心病，皆愁也，故曰：“晋如愁如。”是自变非晋二所宜也。贞，不变。不变则吉；不变则下卦为坤，坤为贞，后隐乾为吉，故曰：“贞吉。”乾为王，坤为母，乾又为福。下卦用坤隐象乾，则全卦成大有，故曰：“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二爻居下卦之中，乾为正，故《象》又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习晋二用原卦之大有。

六三，众允，悔亡。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三与上易位，下卦成艮，全卦成小过。初至五错咸，三当咸之三或咸之四。咸之四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朋从尔思”，是“众允”也。“贞吉，悔亡”，是“悔亡”也。又坤为众，三



至五为坎，坎为悔，坤变艮则坎不存，亦“众允悔亡”之象。四爻在三爻之上，取咸之四爻，不取三爻，故《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上行者，从上不从下，教学者执晋之四用咸之四，则收“朋从尔思”之效。

九四，晋如硕鼠，贞厉。

《象》曰：硕鼠贞厉，位不当也。

四与初易位，上卦成艮，全卦成颐。艮为鼠，二至四互坤，坤后隐乾，乾为大，为硕。鼠二至上错剥，剥大艮也。均大鼠之象，故曰：“晋如硕鼠。”贞，不变。不变则四当坎中，坎为疾厉，故曰：“贞厉。”《象》曰：“硕鼠贞厉，位不当也。”亦谓：四居坎中之故。教习晋之四，宜用颐，观其自养，观其所养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五无应，爻辞亦不见卦名，例可不变者也。苟自变则上卦成乾，全卦成否，坎为悔，变否则坎不见，故曰：“悔亡。”全卦成否，否，失也。但五当否之五爻休否之吉，故“失得勿恤”。否三至五为巽。不用巽而用巽之隐象震，震为出，出往也。故“往”。用震则全卦成艮，艮四至上互颐，五当颐五之居贞之吉，故曰：“往吉。”乾为利，则坤为不利。全卦成艮，则卦无坤象。故曰：“无不利。”

是习晋之五，用不变可，用艮上之颐可，用否五亦可。《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当指休否之庆。否初至五错观，五当观上之“观其生，君子无咎”。与用颐之义同。

上九，晋其角，继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象》曰：继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在晋之上，角之位也，故曰：“晋其角。”上下与三应易位，则下坤成艮，坤为邑，使坤变，“伐邑”也。“维用伐邑”示用变。用应易位，则全卦为小过。小过之上，有“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之厉，不可竟用。则使其上下卦易位而用之。上下卦易位，则全卦成颐，颐之上曰：“由颐厉吉。”故曰：“厉吉。”所以曲成其象者，因仅易位卦成小过，未可以观故也，故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小过中爻，即二至五互大过，正倒皆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贞为不变。不变无所用而已，亦无大咎，故曰：“贞咎。”上用小过之颐。

余记

晋为旭日初升，始受事，始用明之象。隐象需，示晋之明乃习坎之真阳上达之所设。初用蛊，用事用明之初，气动于下之象。二用大有，日已将中。三用咸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有所应也。四、五、上皆用颐，设事者养其德，修身者养其明，或观其养，或观其自养也。五用艮中之颐，益于背也。




明夷

明夷：利艰贞。

明夷，君子既明明德而自隐其明也。离为日，又为明；坤为地，又为腹。坤上离下，为日平于地，明潜于内之象。夫日有出有人，明有行有藏，皆自然之理。故作《易》者以明夷继晋。惟明明德艰，以继明照四方益艰。既明矣，能自潜其明，益艰。非知之彻而持之坚者，不能。故曰：“利艰贞。”

明夷上卦坤为贞，二至四坎为艰，其隐象讼。之外卦乾为利，内卦坎为艰，故：“明夷，利艰贞。”两见艰象，教学者知所以用艰也。

夷，甲骨文作，像人卧地上，平也。旧经训伤，殆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坤上离下，“明入地中”之象。离为文明，为内卦；坤为柔顺，为外卦，故曰：“内文明而外柔顺。”纣之屈文王，文王知纣之不可以理争，又知纣之必亡；姜里百日之囚，待之内文明而外柔顺，固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内文明而外柔顺”也。盖任由晦而明自然之势，所谓后天而奉天时，非徒取容而已。故“文王以之”。

明夷中含坎，坎为艰。其隐象讼，讼内卦坎，坎艰也。而皆居内，故曰：“内难。”明夷外卦坤，坤为贞；贞，正也。讼外卦乾，乾为志。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识时任命，待光明之来临也。箕子丁纣之世，位王叔之重，而髡钳而无闷，“内难而能正其志”也。终之明夷之待访，晦其明而已，非不能明也，故曰：“箕子以之。”

昼夜有时，兴废有时，修身者明晦亦有时。晋之极必晦，能待其晦则明。使晋而思明夷，反思恒久之道，则得之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莅众”以明者也。故井之三爻曰：“王明，并受其福。”但居上位者察察为明，则众人之明不得上达，失继明之道。必有晦其明而用众，故《象》曰：“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用晦而明”，谓用晦得明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明夷，雉也。甲骨文雉或作𪇑，从夷，像矢穿鸟翼形，省乃作从矢。矢，夷亦一音之转。雉目明，故曰“明夷”。省佳，乃为“明夷”。

明夷下卦为离，离为雉。初四相应易位，卦成小过，小过像飞鸟，故曰：“明夷于飞。”初当鸟翼之端，居坤下。故曰：“垂其翼。”初阳爻。阳爻，乾也。乾为君子，与四相应易位，则上卦成震。震为行，故曰：“君子于行。”《说文》：“食，一米也。”段注谓：“一，集也。”集米，引伸为饮食之义。是集米所以为炊也。上卦震为正缶，下卦苟为离，则缶上火下，正为炊象，食也。今既成艮，炊象不成，是不食也。离为日，其数三，故曰：“三日不食。”



行，行旅之事，不暇应食，宜也。故《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有小过之象焉。虽率师君子，不遑暇处而为众谋，“三日不食”，亦稍过矣。

明夷初变，诸象均不可用，乃用变卦小过下卦之隐象兑。兑为言。原卦明夷之下卦本为离，离为人。外卦宾，内卦主，故曰：“主人。”有，小篆作𠂔，像手取物（肉），“主人有言”系谓离不取变卦小过之下卦艮而取艮之隐象兑，又初变则往应四，则上卦成震。震为往，初往则原居主人位者，可由艮而取兑，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用兑则全卦成归妹，教习明夷之初用归妹。非用归妹，用归妹初至五错节也。节之《象》曰：“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其初曰：“不出户庭，无咎。”皆处明夷之道。“不出户庭”，晦其明也。

初用小过之归妹之节。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而则也。

二无应而爻辞见卦名，自变。自变则卦成泰，泰二用冯河，非晦其明之道；且不见“左股，用拯马壮，吉”诸象，当不取。取隐象讼，初至五错风水涣。涣上巽，巽为股，下坎男卦为左，故为“左股”。离中爻之可自变。实由与隐象坎之中爻相应易位而来，故曰：“夷于左股。”涣初：“用拯马壮，吉。”明夷之二，变来自涣，故亦曰：“用拯马壮，吉。”二用初位之象，自为谦抑，夷也。“用拯马壮吉”者，谓泰初至五错大壮，下卦乾为马为吉。拯，起也；则上卦具拯象。作《易》者盖教习明夷之二用隐象涣初；取习坎之阳以填离，震起内乾，以待通泰。修身之道也。

初爻隐象归妹而用节，二爻隐象讼二用涣，原卦变泰而用大壮，皆退一爻而用之，用晦之道，夷也。

涣初六之《象》曰：“初六之吉，顺也。”故明夷之二之象亦曰：“六二之吉，顺而则也。”坤为顺，乾为则。盖谓取坎填离则下卦成

乾。乾吉也。

二用讼之涣。大壮则其得象之由。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明夷初至五错丰。下卦离为南，上卦震为征，狩亦征也，故曰“南狩”。三与上应易位，卦成颐，而南狩之象失，故曰：“夷于南狩。”原二至四合坎，坎为疾厉。既易位成颐，坎亦不见而成坤，坤为贞，故曰：“不可疾，贞。”谓不用疾而取贞也。上卦坤之隐象为乾。乾为大，为首；上爻亦为一卦之首，故曰：“得其大首。”

三上易位，卦成颐。颐上之《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乾又为志，故云。

习明夷之三用颐。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明夷二至上错师。师上坤为腹，下坎为左。四与初应“入于左腹”也。应则易位而卦成小过，小过像飞鸟，于此即为雉、为明夷。四居小过之中，小过后隐中孚，故曰：“获明夷之心。”既易位之小过上卦为震，震为出。下卦艮，艮为门庭。故曰：“于出门庭。”

乾为意。阳爻亦乾也。四、初易位，则阳爻上而得中，其所以得中则由四下与之易位而来，故《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小过之象，行过乎中，用过乎俭。习明夷之四，其居小过而用中孚乎？中孚之四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其《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明夷曰入于地，用晦而明者也。日入则月出，晦而明者也。明夷之四，“月几望”，“绝类上也”，亦有“于出门庭”之象焉。

四用小过而之中孚。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五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自变。自变则卦成既济。惟曰：“利贞。”贞，不变。是五当不用变也。不变如之何？用坤之隐象乾；用明夷之隐象讼而已。《象》曰：“利艰贞，晦其明也。内离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皆为用讼之象。上卦用乾。用乾，则全卦成同人。处明夷之君位，同人其方也；“以类族辨物”，其道也，君位谓王。同人之五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非利艰贞乎？故习明夷之五用同人。

上卦用隐象乾。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故《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是亦内继而能正其志而已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坤上离下，“不明晦”也。登天入地，本晋与明夷升降往复之自然，惟上则专言上爻之变。上爻下与三应，则卦成颐，与九三同。惟三以下变上，得三后隐乾之“大首”，故曰：“初登于天。”上乃下与三应，入于二至四互坤之中，坤为地，故曰：“后入于地。”

登于天则卦成颐，颐为大离，观其所养者，故《象》曰：“照四国也。”乾，天之道，为则。入于坤中，则乾不见。故曰：“失则也。”

上同于三而不同，以不用明而用晦也。其用颐而观其自养乎？

余说

明夷之要，在于用晦而明。谓用晦而得明；用晦而明自得也。用

名师讲义


刘蕙孙周易讲义


晦而明，圣功也。夫既习晋而明出于上，不自晦以待用，其入于地，必也。其用晦而明之道，内观也，习坎也，起震也。故六爻之变，或含坎、或合震、而观颐之象再三见，颐亦观也。



家人

家人：利女贞。

古行群婚之制，婚龄男子，举族归于女姓（公社）。是以人知有母，不知有父；而以女生为“姓”。“姓”者，一母所出之子孙之共同体，今所谓母系氏族公社是也。既有畜牧业；男子豢狩猎所得之驯畜于一地是谓之“家”，故甲金文“家”作，像豕畜室中；有不少西周彝铭可证。“女”为就食，渐就男子之牧所，即家也。故《孟子》曰：“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又曰：“往之女（汝）家。”为财产承继，要求血统明确，于是求来归之冢妇恪守“从一之贞”。春秋葵邱之盟尚有“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职是故也。故一家之中占有畜群之男子外，惟来归之冢妇及其所生子女为家人，他则男为牧奴，母为群妾。故家人以父母兄弟、夫妇取象。而妇为家人之主。

上巽下离。巽长女，离中女，皆以为妇者。初至五错离，离“利贞，亨；畜牝牛吉”。有牧有之象焉，是以“利女贞”。盖巽为利。巽与离皆女，坤为贞，巽离亦坤之亚，故云。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上巽下离，皆女也；其隐象雷水解，上震下坎，皆男。常例本卦为外，隐象为内。家人以内为主，言内事者也。故以本卦为内，隐象为外，而男女长幼各当其位，故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之位既正，显隐两象备见风雷水火，非天地之大义乎？

遽古之世，王母主一姓之事，威姑主一氏之事，生杀予夺由之，皆君位也；既有家，则知父知母，父母遂并作为一家之主，亦君位也，故曰：“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震坎兄弟，巽离女兄女弟，震巽坎离，亦为夫妇，是以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夫妇亦父母也，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也。

家人要语，在于正家。正家先正男女。家犹身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犹性命正、心肾交，震巽之用达也。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蒸则风生，所谓风自火出也；若六子皆出自乾父坤母然。故《象》曰：“风自火出，家人。”

巽以申命行事，王道也。离以继明照四方，圣功也。王道出自圣功；修、齐、治、平皆始于明明德，亦犹风自火出。学者见家人之象，乃知亦非玄言，必也朝于斯，夕于斯，如夫子之韦编三绝，而后有得也，故：“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也。”

初九，闲有家，悔亡。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初与四应易位，卦成遯。家所以畜豕之厉者。遯于文字象遯逸。离后隐坎，坎为豕，应则坎不复见，亦遯也。是为悔。闲，《说文》云：“阑也。从木在门中。”艮为宫室，墙垣、门户，皆家也。下卦不变仍为离，则像木亘门中。故曰：“闲有家。”闲则豕不逸，故曰：“悔亡。”

初爻阳，乾之属也。乾为志，不与四应，则志不变。故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重申家人之初不用变。

风自火出家人，谓气由志动也。家人之功即在心息相依。初闲有家，防其气奔逸而已。家人初不用变。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大畜。大畜：“不家食吉。”甚悖家人之道矣，不用，不用则不变。夫变则下卦成乾，乾为遂，不变，故“无攸遂”。不变则初至四互既济，而二处内卦之中。水火既济，鼎鼎调和，烹饪也，故曰：“在中馈。”贞，不变；离为吉，故：“贞吉。”二至上错涣，涣之《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庙。”谓中馈终之在承祭，故《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顺指二，二为阴爻，为坤之属，为顺。巽指涣上卦。“顺以巽”，有观之象焉。盖教所以率性动气者也。享于帝立庙之义微矣，学者省诸。二用原卦之涣。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三无应而爻辞见卦名，可自变，亦可不变。不变卦仍家人。嗃嗃，严诘貌。家人巽居上位。巽以申命行事，其辞严，固也，故曰：“家人嗃嗃。”又不变则初至四互既济，既济上坎为悔，为疾厉；离居下，为吉，故曰：“悔厉，吉。”自变则卦成益，益上巽为妇，下震为

喜笑；益初至五错颐。颐上艮为子，下震仍为喜笑，二至四会坤为吝，故曰：“妇子嘻嘻，终吝。”坤亦为终，盖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其三曰：“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岂家人之道欤？果如是，虽无大凶，其咎必矣。

夫家人之道，用思为多。稍持以严，未可为失，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坤为失。不变则坤未见，故曰：“未失。”家人有严君焉。而“妇子”嘻嘻，尚何家节之有？故《象》又曰：“妇子嘻嘻，失家节也。”自变则通体不见坎兑。原卦不变，二至上错涣䷺。为水泽节之倒象。今并坎、兑而不见，是“失家节也”。

是家人之三，亦不用变。教风火相需，不妨自律稍严。

九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四与初应易位，卦成遯，上乾为富、为大、为吉。下艮为家，故曰：“富家，大吉。”遯之四曰：“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乾，君子也。

乾在上则其隐象为坤，合下艮成地山谦。乾显坤隐，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也。坤为顺，故《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皆君子有终之象焉。家人之四其履遯而志谦乎？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五与二应易位，卦成大畜。大畜上卦艮为家。三至五为震，震为至。假，至也。原卦家人下卦为离，离为王，二至四为坎为恤（恤），二来易位，则有家而恤不复存，故曰：“王假有家，勿恤，吉。”

变卦大畜，下乾为爱，三至五含震为交、为喜笑、为乐、为宽仁，故《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夫家所以守一夫一妇及其六子之有畜者也。故用恤，恤，恤也；



所以限所畜之逸。“王假有家”，则受命于王之夫家之人，则亲仁善邻，守望相助是尚，不复宜以沟洫有限，故曰：“勿恤，吉。”而《象》曰：“交相爱也。”

学者至是而志至气次，元真通畅于一身矣。用大畜三至上互颐，由观其自养而观其所养也。五用大畜之颐。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上无应，爻辞又不见卦名，例不变。不爻变则用其隐象雷水解。解内卦坎为“有孚”。“威如”为外卦震之象。反震为艮则卦成蒙，蒙三至五含坤。坤为终，其隐象乾为吉，故曰：“有孚，威如，终吉。”教曲成其象以用蒙也。

何以知上震用倒象？曰《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艮为身，反身为反震为艮之谓也。“蒙以养正，圣功也。”家人之道，终之以养圣功云尔。

上用解之蒙。上升之真阳霈然下润于全身而后复蒙于足下也。此自然之理，养身家言所谓一周天是也。

余说

家人言济家之道。自晦其明，退而修其身，齐其家也。是反身而诚之道也。故初、二、三爻皆不用变。初闲其家，防晋而未夷之气，或至奔逸。二在中馈，教知所以率性，所一动气，守下所以待进也，三教严以自律。四则志气已正，于是履邈用谦尚矣。五王假有家，志至气次，元真通畅也。上重申之以反身之诚，示天周剥复之机而已。

盖继明以照四方，知也。率性、动气，所以申命行事，行也。家人者，齐家之道，行之始也。



睽

睽：小事吉。

睽上卦离，“畜牝牛吉”；下卦兑，“君子以朋友讲习”；中互既济，“亨，小利贞。”象皆吉而皆非大事，故曰：“小事吉。”其故，则象言之。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睽，相违也。离为中女，兑为少女。火性炎上，泽水流湿。故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象如是也。离为心，兑为息，其象亦言心息之常相违也。

但兑为悦，离为明、为丽，故曰：“说而丽乎明。”泽之进也柔，火之炎也上，故曰：“柔进而上行。”离兑女也，以阴爻为主。上卦离，阴为中爻而下与二应；下卦兑，上爻居睽之中位而与上应，皆“得中而应乎刚”也，皆吉象。水，物之微也，从丿（丨见而）（分之。《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则小事非必微义，有分别



之象焉。故小事吉者，谓志虽不同而所为之事皆当。观火上泽下之象，非如是乎？故曰：“是以小事吉。”夫如是而后可以解“以同而异”之象之理。拘拘于大小相形而不求古义，则格格难入矣。

夫天地，物之至相违者也，相去数十万光年，而日月不过，四时不忒，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亦相违者也；而齐家之志则通，山峙水流，雷动风散，亦至相违也，可以遂其生，遂其事，则类。人之视、听、言、动，亦事之相违者。而所以能视，所以能听，所以能言，所以能动之本体则同。然后知同者事之本，异者事之用。无异不能见同，唯同不能致用。小程子教以视、听、言、动办仁，盖取诸睽，在其用之时当而已矣，故曰：“睽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太谷先生曰：“火性炎而泽性润，睽之象著矣。君子思夫同地而不同其功，同功而不同其志。同志而复同其功者，非禹皋、稷、契而不能。”此以同而异之谓也。以修身者，由视、听、言、动而识仁，一贯之以识，同功而复同其志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初无应，爻辞又不見卦名，例不爻变。不爻变，则从隐象，互象，仍为睽，至五错节，皆无可利用。用隐象，则先取下卦兑之隐象艮，而卦成旅，成旅则原卦三至五之坎不见，坎为悔，坎不见，故曰：“悔亡。”乾阳爻之复象。乾为马，阳爻亦为马。用隐象则初阳爻变阴，故为“丧马”。震为逐。卦无震象，故曰：“勿逐。”自艮倒则为震。艮为自，倒复也。“自复”谓倒艮为震。离为见，又为恶人。故：“见恶人。”下卦用震后隐巽，巽为无咎，故曰：“见恶人，无咎。”

夫下卦用震，则全卦成噬嗑，噬嗑雷动电交之象。电雹事异而

同用断狱。“以同而异”之道，故睽初用之。

噬嗑所以折狱者也。折狱而避恶人，可乎？故《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盖重申隐象之巽。教体噬嗑之德而用鼎之耳目聪明以致之也。恶人，所见异常之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二与五易位，则卦成无妄。二上应离中之虚。虚炷也。炷主也。易位则上卦成离乾，乾为居、为王、亦主也；变则下卦二、三爻合四成艮，艮为径路，故曰：“遇主于巷。”

乾为道，其隐象坤为失。不用隐，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睽二用无妄，戒勿妄求同也。苟体无妄之诚，观无妄初至四之互颐之自养，习睽二之道，其将遇主于巷乎？未可知也。存乎其人。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牛马羊之属，所以曳车者也，离为舆，兑为羊。离外兑内，非舆曳乎？离又为见，故曰：“见舆曳。”三与上应易位，则全卦为大壮，大壮下卦为乾，乾后隐坤，坤为牛。与原卦上离为舆言之，是牛在舆后，非曳舆，乃掣之不使前也，故曰：“其牛掣。”离为人，三与上易位，上卦成震，人不见顶，为髡象，髡，天也，艮为鼻，艮隐大壮三至五兑后，是不见鼻，去鼻为劓，故曰：“其人天且劓。”阳爻为乾，乾为有；阴爻为坤，坤为无。三本阴爻而变阳，是初为无而终则有也，故“无初有终”。

离为目，又为中女，离卦“以继明照四方”。目光一若皇英之相合也。离兑亦为二女，二至上错离，亦具有继明之象而，志不同行；



如双睛各盼，所见之象，往往不全，故有“舆曳”“牛掣”，“其人天且劓”之象，故《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三上易位，刚来变柔，故《象》曰：“无初有终，遇刚也。”

三、上易位则卦成大壮，大壮后隐观。盖教习睽之三用观，久之则睽者渐同，故曰：“无初有终。”睽三用大壮之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幼而无父曰孤，四无应而爻辞见卦名。可自变，可三反四复。三反四复，卦成大畜。大畜上卦艮为少子，下卦乾为父。是幼而有父，与爻辞睽孤不合，不能用。自变则卦成损。四亦居上卦艮初而未见乾父，故曰：“睽孤。”损三至五为坤，坤后隐乾为元夫。故曰：“遇元夫。”坤显为外，乾隐为内，交泰之孚，故曰：“交孚。”二至四为震，震来厉，故：“厉。”震后伏巽，巽为无咎，故“无咎”。

夫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象》曰：“君子以惩愆窒欲。”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者，愤与欲也。由三之用观，愤渐惩而欲渐窒，则初下之泽，习坎而益上，遂有“遇元夫”，交孚之喜也。故《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习睽四用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睽二至上错离，上离下离，宗人也。五应二居位，则卦成无妄。离为肉，离初肤也。易位则二至四之离之肤去。本在下卦兑中，兑，口也，故为噬。其变来自上离，故曰：“厥宗噬肤。”震为来，则巽为往，又为无咎。五系下与下卦巽相应易位，故曰：“往何咎？”

夫“天下雷行，物兴无妄”。尚何“其志不同行”乎？此爻辞所以不言往无咎而言“往何咎”也！而其所以致无妄者，则由于厥宗

之噬肤，变“动而下”之兑为震起之震，故《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往则上卦成乾，乾为庆，故云。

太谷先生曰：“君子法雷行天运之机，由诚而明，由明而诚，此可以至于至无妄也。”故习睽五用无妄。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上卦用隐象坎，卦成节。成节则上卦四、五两爻合上之应爻三成艮，艮为少子而不见乾父，亦孤也，故曰：“睽孤。”节二至上错屯。屯上坎下震。坎为豕、震为大涂。负涂，背卧地上也。坎上震下，正为其象，故曰：“豕负涂。”坎又为鬼，震为舆，故“载鬼一车”。睽上卦本为离，离为见。由外视则“见豕负涂”，由内视外，则“载鬼一车”。坎又为弧。震，张开也，兑为说，说，说弧也。节初至四互归妹，震在先而兑在后，故曰：“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坎为寇盗，但对原卦上卦离而言，实为婚媾，故曰：“匪寇婚媾。”

观以上诸象，皆出离之隐象坎。坎，疑也；心疾也。心疾者何？杂念也。视欲止而心四骛，故也。所以止之，革故鼎新而已。节二至四震取其隐象巽，则节变为革，巽为往，节上卦坎为雨，用巽则坎固之变，是“往遇雨”也。革下离为吉。

用巽变坎则离见，故曰：“往遇雨则吉。”又用巽则坎不复见，故《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革之上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尚何有于“其志不同行”乎？泽中有火革，习坎之真气充其阳而一其志也，故习睽终之以革。用节之革，节而后能革也。

余说

家人所以安内，一体内之气者也。体气既一，可以攘外。攘外，



致用也。致用之初，由于心杂，而步调不一，举措失当。目之视，其著者也。二目各骛所欲见，于是“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而“輿曳、牛掣、其人天且劓，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之象见。睽所以明其象，教所以一之而收，以同而异之效也。

初用噬嗑，决其客气。二用无妄，戒勿强求同。三体大壮而用观，养和而同之，至四乃渐供损下益上。五再用无妄，“厥宗噬肤，往有庆也。”其机在一“诚”字。能至诚，则群疑亡而后乃成“小人革面”、“君子豹变”之革也。

心杂为修身大病，亦为通病。学者于睽，宜三复其辞，深体其象，革面豹变，而后能“以同而异”。视、听、言、动各得其正也。



蹇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为睽之隐象，亦为对象。睽：“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为修身之内难。蹇则面山阻水，为修身之外忧。盖睽至上用革，小人革面，君子豹变，可以试其继明矣。继明之初，得朋也。坤曰：“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故“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坤为西南之卦，艮为东北之卦。以象言，坤为地，地为平川。艮为山，山为险阻；故有利有不利。以事言，则坤为腹，艮为背。睽上用革，使睽下兑中之阳上升，上下卦皆成离，前已言及之。其实，即言习坎也。坎中真阳，循腹上习，则萃于面而目生光而朋斯得。循背而行，则益于背而丧朋矣。此蹇之所以“利西南，不利东北”者也。

惟蹇上、下、互、错，皆不见坤，而西南安得？内卦为艮，东北焉去？曰：用变也。蹇卦六爻，有应而显变者，二、三、五、上共四爻。五下应二易位，则上成坤而艮不见。三、上易位，则下成坤而艮不见。二、五易位，全卦成升，升：“元亨，用见大人。”故“利见大人”。上下与三应易位则初至四互坤，而具“安贞吉”之德。

二、五易位成升，三上易位成观，习蹇之机枢也。



《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蹇，上卦坎。坎为难，为险。下卦艮，为止。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夫人之生也，苟不知所止，从流而下，随业流转，不知伊于胡底，险矣夫！于是聪明睿智之士，观夫坎而知止。止者，“止于丘隅也”，故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

蹇利西南，谓易位而成坤也。二、五为上下两卦之中爻。二五相应易位，为得中。三上相应，则为上来与全卦之中爻相应，故曰：“往得中也。”不变，则卦本为蹇，初至四又互蹇，初至五则错旅，旅而处于蹇中，非其道穷乎？皆言蹇当用变也。

原卦上卦坎之隐象为离；变卦上卦坤之隐象为乾。离为见，乾为大人，故曰：“利见大人。”利见大人，俱用隐象，示视为内视也。

变为其位，上下皆坤。坤为邦国、为贞。贞，正也，故曰：“当位贞吉，以正邦也。”

观上之象，则知解蹇有时，用蹇有变，故曰：“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其象蹇也。坎又为耳。艮又为身。目动言肆，由于心杂。随言下转，心以驰骛。所以止之，反身而诚，故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其象，艮为身。二上应五，反身也。三上应上，亦反身也。二、五应而卦成升，升：“柔以时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三、上应而卦成观。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此蹇之时、用所以大也。

变升、变观则坤象见。乾为大明，则坤为至诚。反身而诚之象

也。升二、三与五、上相应易位则初至五错剥，观初至五本错剥，剥：“顺而止之，观象也。”是又修德之方也。

初六，往蹇，来誉。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说文》曰：“往，之也。”之有此、是之义。往，谓原卦不变也，非谓他往。来，《说文》：“周受瑞麦来牟也。天所来，故为行来之旨。”段玉裁谓：有自天所降之义。则蹇所谓来，皆言有自之变。

初言往蹇，谓不变，卦仍为蹇。无应，自变，即失来义，不用。用下卦艮后隐象兑，兑为口、为言、为说，皆所以誉也。故曰：“往蹇来誉。”用隐象兑，则全卦成节，节之初曰：“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既知通塞，则无贸然犯蹇之蔽，故《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待其通尔，习蹇初用节。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二居下卦艮中。艮为僮仆，臣也。三至五含离。离为王。二居其下而位艮中，故为“王臣”。卦本为蹇，初至四又互蹇，是重蹇也。二为重蹇之二爻，故曰：“王臣蹇蹇。”但二本与五相应应变。王臣蹇蹇之象，乃不变使然，非本身如是，故曰：“匪躬之故。”艮为身、为自，躬也。二处艮中，故云。

变则二、五易位，卦成升，升上卦坤为终，原上卦坎为尤。变则有终无尤，故曰：“终无尤也。”乃知蹇二用升。升九二之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尚何尤之有？其乎其反听而有所得乎？

九三，往蹇，来反。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三本卦为蹇，与上应易位，则卦成观，观来临三之上者为巽。巽为入、为伏，皆反之义，故曰：“往蹇来反。”

观之三曰：“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自观进退而不失其道，又何蹇之忧乎？是以喜也。初至四互坤，坤后隐乾，乾为喜而为隐象，故《象》曰：“内喜之也。”习蹇而用观，其自观其音乎。

六四，往蹇，来连。

《象》曰：往蹇来连，位当实也。

四不变亦为蹇。变则用三至五含离之隐象坎而卦成豫，豫三至五坎，适居原卦二至上错坎之中，呈相连之象。坎坎相接，水洊至也，亦为连象，故曰：“往蹇来连。”

豫之四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三至上互解。”四当解二，亦当解四，解四曰：“解而拇，朋至斯乎。”盖蹇四用豫，九五“大蹇朋来”之微也。豫惟四为阳爻而居全卦中爻之位。故《象》曰：“往蹇来连，位当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五为君位，大人也。蹇而至五，是为大蹇。但五与二应，易位，卦成升。上卦坤为朋，三至五含震为来。是为朋来，故曰：“大蹇朋来。”

节，节奏也。“夔，击石附石，百兽率舞”，节奏之用也。二五易位而应，是申节、应节者。故《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谓视、听之节合而朋斯来。此音之所以可观者也。升二至四为兑，与原卦上坎相错，亦为节。

习蹇五用升而其要在中节。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上与三应易位，卦成观。观，大观在上，重重门阙之象。重门，即重艮也。上为内艮之上。艮为硕果，故曰：“往蹇来硕。”《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观“盥而不荐”，吉礼也，故“吉”。蹇上易位而后，则上卦为巽。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故：“利见大人。”如孔子之见于羹，见于墙也。观初至四互坤。坤后隐乾，乾为大人。互坤之隐象乾，再上合五、上爻，全卦亦为乾。巽为利、坤亦为利，故云。坤为从，乾为贵。故《象》曰：“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大人者，肥遯之圣人。既大蹇而朋类，可以见圣人矣。蹇上用观之乾，所以有从贵之象也。

余说

蹇，艮在下面坎居上。艮为身，坎为耳。教试耳诚也。《周易》自屯、蒙至睽，皆重在言观，收视也，目诚之初机也。至蹇则兼反听。但蹇之言听，其意不在穷声，而在观音；合耳、目之节以来朋也。故“蹇利西南”。六爻之变，除初在待时外，五爻皆见坤。坤，利西南得朋也。

初用节，教知通蹇以待时。二用升。柔以时升，习坎之用也。三用观、四用豫，教观音而朋或来。五朋来而升阶矣。至上乃利见大人。此皆真实境界，未可视为玄言，寓言也。



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解卦六爻，惟初、二两爻有应。初与四应易位则卦成临，上卦为坤。二与五应易位则卦成萃，下卦为坤。坤西南之卦，西南而得朋者也，故“利西南”。巽为往，初与四应卦成临而中无巽象，故曰：“无所往。”临二至上错复，故曰：“其来复吉。”二应五，卦成萃，而三至五含巽，故曰：“有攸往。”《诗·生民》：“载震载夙。”注曰：“夙，肃也。”巽以申命行事，其肃也宜。萃，初至五错观，观为宗庙之事，亦宜敬肃，故“夙吉”。

夫“载震载夙，载生载育”，咏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子事也。“载震载夙，载生载育”之“载生载育”乃言免身。免身，解也。故解用复之震，观之巽；所以取象者此也。盖修身历睽而蹇，至是可以解矣，无所往，不用也。不用则未复以养其德；有所往，则宜肃而慎也。

《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解，震上坎下，为屯之反。震为动，坎为险；今雷出坎上，一反屯象，是动而免乎险也，像修身者足下阳动而坎习。

解之变卦临与萃，皆具坤象。临之《象》曰：“君子以容民畜众。”萃之《象》曰：“萃，聚也。”坤为利，为西南之卦，故曰：“解，利西南，往得众也。”

卦变临，初与四易位，则初居中爻，故曰：“乃得中也。”变萃，中含巽，巽以申命行事。用观，“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故“往有功”。神道设教，非如俗解，以鬼神愚民，其义可参看观卦。

雷上坎下为雨象，雷雨作则天地气通。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始作，惊蛰之候，惊蛰则草木萌孽，故曰：“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百果草木皆甲坼之时，生机之始盟也，故用赦过宥罪，以养生机，濂溪“绿满窗前草不除”之义也。教修身者宽其境界，养其生机云尔。

以象言，坎为罪、为过，震为开、为宽。震上于坎，故赦过宥罪。

初六，无咎。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初与四应易位，卦成临，原卦为坎，坎为咎，变则坎不存，故曰：“无咎。”原卦上震下坎，皆阳卦，刚也。变则上坤下兑，皆阴卦，柔也。刚柔之变化，全在初之易位，故曰：“刚柔之际。”坤为义，变则坤见而坎不存，故《象》又曰：“义无咎也。”

按“解：利西南”，西南坤也。本象无坤而有坤，皆由此一变。变则卦为临而二至上错复。“无所往，其来复吉也”。习解之初，用临之复。震起坎中之阳，解之始也。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萃，有攸往，夙吉也。易位则初至四互剥，下坤为田，上艮为狐。三阴爻为狐，故曰：“田获三狐。”原卦二至上错丰。上震为得，下离为黄矢，故曰：“得黄矢。”是不变之象亦吉。不变为贞，则“贞吉”谓不变，似可。然解利西南，西南为坤，坤为贞。则“贞吉”乃用变非用原卦也。教处解二之位虽可用丰，而宜用萃也。非用萃；用萃初至五之错观也。兑为通。初爻变临，兑在内卦，内卦背之位。二爻变萃，兑在外卦，外卦面之位。是盗于背者萃于面，可以观矣。《象》曰：“得中道也”者，言得中而背面通也。二用萃之观。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三无应，爻辞不见卦名，例不变。不变，则初至五错坎，而三以阴爻居二坎之中，阴爻坤也。坤为囊，所以负者。二至四为离，离为舆而三居离中，成负且乘之象。坎为寇，因三为阴爻，始至上下错坎，故曰：“致寇至。”贞为不变。观其象，不变诚非所宜。但本卦固然。匪宜亦只吝而已，故曰：“贞吝。”吝则如之何？或自变乎？自变则卦成恒。恒之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故《象》曰：“负且乘，致寇至。”而《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丑，羞也。阴爻为坤，坤为自我。离为戎；两坎又皆因有三而成。皆自我致戎之象，故《象》曰：“又谁咎也。”

如是，是自变亦未宜用，但不妨用自变后恒卦二至四乾之隐象坤。用坤，则全卦亦成坤，于是大得利西南之道矣。“坤利西南，往得众也”。丑亦训众。作《易》者盖教自变虽或彖之羞。苟善于曲

成，亦可得众。故《象》曰：“亦可丑也。”是一语而有两义存焉。

坤之三曰：“含章可贞。”《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解之时大矣哉！解三用恒之坤。含章其机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坤为母。四变则上卦成坤，故曰：“解而拇。”四之变，以与初应易位也。四居三至五坎之中爻，有应则为孚。初为阴爻，阴爻坤也，坤为朋。初来与四应，朋至斯孚也。初来与四应，则上卦变坤；坤为母，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解，利西南者也。西南坤也。但初四不易位，则不得坤。故《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谓所以必上卦变而后乃得坤者，原卦初与四未当故也。四解而拇盖教用临之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解上卦震，震为君子。五变，君子有解也。五阴爻，变则成阳，阳乾也；乾为吉。变则五下与二应。二为下卦坎之中爻。相应易位，孚也。二变，则二至四为艮，坎之中爻，即艮之初爻，而艮为小人，故：“有孚于小人。”三至五为巽，巽为进退。取其退象，故《象》曰：“君子维有解，小人退也。”解五盖教五、二相应，用萃之观。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离为隼。上自变，则上卦成离，隼也。但上卦成离，则全卦为未济。解上而用未济，非解之道。且阴爻而爻辞不见卦名，例亦不自



变，不取其象。用上卦震之隐象巽而全卦成涣。成涣，则上卦非离而隼不见。涣二至上错益，益下震为公。二（原卦为三）至四（原卦为五）为艮，艮为高墉。上踞其上，为“高墉之上”。益之上曰：“莫益之，或击之。”击隼，射也。益，有所得也，获也。上卦巽，为利，故无不利。此“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也”。

涣之上曰：“涣其血去逖出。”此解上用涣之旨也。故《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又，上用隐象，则原卦三至五之坎不见，坎亦为悖，用隐，所以解悖也。上用涣之益。

余说

解，蹇极而解也。所以解蹇也，其要在通背面，其机在起震下之阳。初用用临之复，起震下之阳，下盍背之命也。二用萃之观，萃于面万物皆相见也。涣乎其文章，于是三用坤而含之，含章也。四再复而五再观，其来复吉也。子曰：“再斯可以。”故至上而“涣其血去逖出”而获益。雨露沛乎全身也。临者阳下，萃者阳上也。



损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艮上兑下，为穴地而成山、泽之象。故为损下益上。是以虽六爻皆应而以下卦应上为主。初与四应，卦成未济，下卦为坎，坎为孚，故曰：“有孚。”二与五应则卦成益，益之二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永贞吉”，即损之“元吉”也。三与上应则卦成泰，泰之三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朱子曰：“无咎则有福。”是以“无咎”。损之隐象为咸，咸“亨利贞，取女吉”。是以“可贞”。倒象为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是以“利有攸往”。是一损而具五德。学者能弗念之？然其用则在“二簋可用享”。初至五错临，二至四为震，震为缶。簋，缶之属。临有两簋相叠之象，故为“二簋”。下卦兑上之阴爻，亦为二簋。三与上应，“二簋可用享”也。

盖由蹇而解，浸浸乎可以用矣。然骄念一萌，天人即隔，心息即离。故继之以损，惩忿窒欲，以待天命之至也。惩忿一缶也，窒慾亦一缶也，其用虽微，初可以祈天永命矣，故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损卦之要言也。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之要语有二：曰“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曰“损刚益柔有时”。损下益上，谓初、二与四、五应而卦成未济，益。损刚益柔谓上爻来下应三而卦成泰也，故“有孚、元吉、可贞，利有攸往”。是用，则“二簋可用享”也。证以丹经，吕祖曰：“希奇、希奇真希奇，心肾原来非坎离。”盖艮、兑也。损益盈虚，即丹经所谓水火抽添。故曰：“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其损益之时，当于爻变会之。”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愆窒欲。

太谷《易传》曰：“兑损奇，为孤耦；艮损阴为独阳。”君子观夫损，则知愆为德损，欲为行损，愆不惩，德终损，欲弗窒，行终损，《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愆窒欲。”尽矣。

初九，祀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象》曰：祀事遄往，尚合志也。

常本作“已事遄往”。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作“祀事”。按损之用在“二簋可用享”。享，祭祀也，故应作祀。损二至五互复，复上卦坤为事，下卦震为祭，为祭主，故为“祀事”。遄，《说文解字》曰：“往来数也。”“祀事遄往”，往来趋蹌之貌。祭虽薄而敬则同，此“二簋可以用享”者也。初与四应，卦成未济，祀事遄往也。未济初至五错坎。重坎险象，但以其用于祭祀，故“无咎”。坎之隐象离。以离易坎，则未济成家人，家人四当上卦巽之初爻。巽为无咎，亦为无

咎取象之由。损二至四为震；震为缶；缶，深器也。下为兑，观象制器，则兑相应为浅器；酌，勺也，为浅于缶之器，故兑亦为勺（酌）。初与四应易位，则兑变坎，故曰：“酌，损之。”兑又为悦，得所欲则悦；兑变，是窒欲也。“祀事遄往，无咎。酌损之”。教学者习损之初，敬慎将事如承大祭以窒欲耳。

损三至五为坤。坤后隐象为乾为志。今初与四易位，则四为阳爻，与隐象乾合，故《象》曰：“祀事遄往，上合志也。”其取象如此。其事教损初之损，盖上合天道者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损二至四为震，震为征。二与五应易位则合卦成益，益二至四为坤。坤为贞、为利，故曰：“利贞。”本为损卦，易位则反成益，故曰：“弗损、益之。”不应、不变，则初至四互临，临，“至于八月有凶”，故曰：“征凶。”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盖教习损之二，取二与五应易位，用益也，震为决躁。决躁愤也。易震躁为坤顺，是惩愤也。

“弗损，益之”，则二至四为坤，坤后隐乾。乾为志。故《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又教益之中爻，即三、四两爻当用隐象。于是益卦变为同人。“愤弗惩，欲弗窒”，能同人乎？习损之三，其居益而用同人乎？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损二至五互复，复下震为人。三阴爻相随，故为三人。三与上应易位，卦成泰，则互复之三人损其一，故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乾亦为人。上阳爻，乾也。上卦艮，二阴一阳，是为一人。与三应易



位，则下卦成乾而一人（上卦之阳爻）得友，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

乾为君子，坤为小人。上虽孤阳，君子何妨独行？震上之坤虽三爻，但小人聚则疑嫉生，故《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习损之三用泰以惩二至四之震之愤，升复下之阳于上，而成泰之内重外轻，持其志，毋暴其气之道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损三至五为坤；坤为厄，疾也。四与初应易位则坤不见，是损其疾也。变则卦成未济，四处二至上错离之中，上下皆离。离为喜，遄数往来貌，上下皆离，反复有喜也，故曰：“使遄有喜。”损下益上，用未济上错之重离，不用未济下错之重坎。坎为咎。不用，故无咎。

坤为欲；损二至四为震，震为愤，一易位而愤惩欲窒，损其疾矣。欲与愤皆客气也。客气去则明斯见，离为明，亦为喜，故曰：“损其疾，使遄有喜。”而《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习损四用未济之离。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五与二应易位，卦成益，益五下系坤。坤为朋，其数十。初至五错颐，颐，大离也，离为龟，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龟。”益，谓变则卦成益也。损三至五为坤，坤为违。坤变，是“弗克违”也。损上卦本为艮，变则成巽。内外卦，即变卦与本卦相合成蠱。蠱：“元吉。”

山自地起，风至天降。以风变山。乃成元吉之象，故《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惩愤窒欲，至损之五，则巽而耳、目聪明，是以元吉而自上祐也。损五用益。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可以与三应易位，卦变泰。亦可以取损之倒象益。今爻辞曰：“弗损，益之。”知乃教用益。用益则上卦成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益二至四为坤，坤为贞；后隐乾，乾为吉，故曰：“贞吉。”巽为利，又为往，故曰：“利有攸往。”坤为臣，二至四为坤；而上爻下与三应，得坤中爻，故曰：“得臣。”坤亦为家。但二至五互剥。剥下之坤后隐乾而卦合成大畜，大畜：“不家食吉。”故曰：“无家。”损极复益，非复损下益上，而当损上益下矣。“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此所以得臣而无家也。

处损之上，复为益者也。故一爻而用益之全象。益二至四坤后隐乾，用隐则全卦成乾；是处益之位，已体乾德，故《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乾为志。

习损上用益而志乾。

余说

学易历蹇而解，真气渐充而客气未纯。客气未纯，则以修身，或致疾；以设事，或僨事，未可知也。客气之来，欲与愤之所致，亦即体现为欲与愤；即佛氏所谓：“贪、嗔、痴。”故必用损。损，惩愤也，窒欲也。

损，六爻皆应。下三爻取损下益上。故初用未济，教谨慎戒惧如承大祭而酌损其所欲。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惧困于所溺也。二用益，血气既壮，戒之在斗也。三用泰，居平陂往复之际。四用未济，因既损其疾而明时继也。遄者，数往数来，或明或不明，损刚益柔有时之始也。损五朋来，损刚益柔。上则弗损，益之，大得志矣。



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八卦之数，乾坤艮兑其体，坎离震巽其用。日月经天而风雷斯布。在宇宙为风雷，在一身则为志气。学者既惩愤窒欲而损其客气，则志气渐纯而可以收风雷相益之用矣。

夫风霆留行于天地之间，犹木根于地而其枝叶吸畜天地之光华雨露也，故《易》以木道喻益。参天两地而为人。孟子曰：“寿夭不二，修身以俟之。”亦木道也。

巽为木，震亦为木。巽上震下，坤虚居中，有剝木为舟之象。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故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有攸往，“以施命诰四方”。利涉大川，以“常德行习教事”也。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之损上益下，一曰下济艮背之命，震起足下之阳也。上卦巽，

像艮中有一阳爻，为命益于背之象。下与二应易位卦成损，艮背之命，下益足下之阳而下卦成兑。兑，说（悦）也。益二至四含坤，坤为民；于身为气。坤之初爻变为兑之上爻，是民悦也。变则坤上移于三至五，坤又为无疆，故：“民悦无疆。”阳上习而气随之也。

再曰、艮上一阳（即巽上之阳）下与之应，卦成既济。则初至五错离，继明之资也。但继明之资虽具，而欲气蒙于其上而未能用，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言已备大光之道而未光也。

循是以修，巽下损而震上益，而益之隐象恒见。损二至四为坤，坤为利。坤上爻上合巽初，初、二两爻下合震之中与上。巽往也，震亦往也。是震上巽下，“利有攸往”，“利有攸往”，则卦成恒而乾居中，乾为庆，故曰：“中正有庆。”坎为大川。习坎之《象》曰：“君子以恒德行习教事。”所以涉大川者也。用隐象恒，则震、巽皆动。震、巽皆木，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因之成益以恒；恒者，益之要也。

恒者何？朝于斯，夕于斯，日新其德而已。益，巽上震下，雷动风散，无时已也，互则生生之机息，故曰：“益动而巽，日进无疆。”

震阳卦，处下而上行；巽阴卦，处上而下行，犹地天之交泰，故曰：“天施地生。”“泰则万物各遂其生”，以修身，“益于背，萃于面，达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也”，故曰：“其益无方。”

然而，“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皆行”，故凡益之道，皆与时偕行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益之大，莫大于迁善，其次改过。太谷曰：“雷动风散，长万物曰善，风烈雷迅，挽万物曰过。君子审风雷之变，见善力迁，是以成物。闻过力改，是以修己。”故《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夫风雷一也。”或则成物修己，或则僨事杀身。是以知命者，持其志，毋暴其气。诗曰：“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是是非心



息相依则不能。学者其三复斯言。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初与四应易位，全卦成否。否初至五杂观，初至四互剥。否与剥，皆不利之卦也。而曰：“元吉，无咎。”知不取否与剥之象。观，大观在上，巍阙之象，是为“大作”。“利用为大作”。教用观也，用观，则上卦非用乾而为用巽。巽为无咎。复之初爻元吉。复、剥之反。今言“元吉”。示不用剥。故爻辞以“元吉、无咎”。次“利用为大作”。

作《易》者尚恐学者未会用观之教，故《象》又曰：“元吉无咎，不厚事也。”盖剥以厚下安宅。下不厚事，非不用剥乎？盖初用观，否之观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二、五易位卦成损。“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取象与损同。惟损者，损下益上，中坤取隐象乾，故为“元吉”。益者，损上益下，故取显象坤，坤为“永贞吉”。坤为永，为贞故也。益之永贞为守常之道，损之元吉，则所以处变。

震为帝，兑为二簋用享，乾为王。损上卦巽中一阳为乾之属，亦王也。下与二应易位，则二至四成震，且居下卦兑中，故曰：“王用享于帝，吉。”皆教益损上益下，用损也。

损何以用？《象》教之曰：“或益之，自外来也。”漫论其象，只曰来自外卦；实则教益二用损上错颐，观其所养，吸畜自然之刚德，故申之以自外来也。惟此乃言天道之常，非谓天道下济也。天道下济有时，即“元吉”之谓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三与上应，应变者也。而作《易》者教不变，变则卦成水火既济，不变则仍为益，今曰“益之”是示不用变。不变，则二至四为坤，坤为事。乾为吉，则坤又当为凶，故曰：“用凶事。”《象》又曰：“固有之也。”不变则上卦不为坎仍为巽，巽为无咎，故“无咎”。

但三、上虽不易位，而实与上应。应则三为坎之中爻，故为“有孚”。上为巽，巽为进退；下为震，震为进，皆行也。三居其中，故成“中行”震为公、为告。艮上土下土，圭也。“告公用圭”，谓初至五错颐，三用颐，观其自养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四与三同处中行之位。四下应初易位则卦成否。益下卦震，为告、为公，告公也。否下卦坤为顺，三至五巽为随，皆从也，故曰：“告公从。”坤为利，又为国。易位，则原二至四之坤，移于下卦，是为迁国。下卦坤之隐象乾为衣。衣，依也。四初易位，显虽居否，其志实在大明终始之纯乾，为隐象也。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故曰：“为依。”《象》又曰：“告公从，以益志也。”乾为志。否塞非可为依之象。益四殆用否初至五错观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五下与二应易位卦成损应，孚也。损二至上五颐，颐为文离。离后隐坎，坎为心。损，亦即颐中三阴爻为坤，后隐乾。乾为息惠，故有



“有孚惠心”之象。原卦益上卦巽后隐震变卦损二至四亦为震，震为问，皆不取其象，故曰：“勿问。”不用上卦隐象则卦成损，损之五爻曰：“或益之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故“元吉”。不用损二至四之震则三至五之坤后隐乾存，乾为德，故曰：“有孚惠我德。”盖益五教不用震而损下益上以志乾之大明。故《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盖五用损之乾。其方殆太谷先生所谓：“知天命之在躬而时存之”乎。不起震，其要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上九用益之隐象恒，非如五爻，仅上卦取隐象，故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三语当一气呵成读之，谓上不用益本象，谓苟非全用隐象而只上巽用隐象，则不成恒象而有立心勿恒之凶也。作《易》者惧学者未获斯义。故《象》又曰：“莫益之，偏辞也。”言非全卦变，故为偏辞。又曰：“或击之，自外来也。”言上卦变震。震为即击，又为来而居外卦，故云。苟如此，则卦不成恒，不恒，凶也。盖数习益，终之用恒，不恒其德，终不得益。

余说

学《易》者历蹇、解、损、惩忿窒欲而志气渐纯，乃内息坎阳而外畜吸宇宙之精气，以充实浩然之气也。“利用攸往，利涉大川”二语，卦之用尽矣。其求损上益下，其喻木道之要，术在“观”而守在“恒”。故六爻之中，初至五爻非用观即用颐。颐，亦观也。或博或约，随时抽添而已。上爻终之以恒，言不恒则无所所得也。



决

决：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决，决也，亦玦也。《说文解字》：“玦，玉佩也。”“《九歌注》：‘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与环即还，与玦即去也。’《白虎通》曰：‘君子能决断则佩玦也。’昭曰：‘玦如环而缺。’”乾为玉，玦、玉有缺之象。决象五阳一阴非乾象有缺乎？“扬于王庭，”君以玦命臣之事之象，如《左传》记：“晋侯使太子申生帅师，佩之全玦。”是也。

下卦乾为王，为扬。上卦兑后隐艮为门庭，故曰：扬于王庭。

决，五阳一阴，惟上与三相应。应则易位而卦成履，上与三应孚也，应则履三至五为巽。巽为号，为号咷。二至四离后隐坎为厉，故曰：“孚号有厉。”履之隐象为谦，谦四至上互复，二至上错师，复下震为告，上坤为自、为邑，故曰：“告自邑。”坎为戎，师亦戎事，复则“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利有攸往”。是“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者，乃教用变卦履之隐象谦中，取复不取师也。

其象如此，其事则学《易》者由损而益，惩愤窒欲，改过迁善而阳刚之德之气渐充；而阴柔之客气甚少，可以决而决之；庶几“履



帝位而不疚”也。“履帝位而不疚”，谓用震，非谓为帝也，故夬非成乾而系上下相孚而成履，终为修身之事，“反身而诚”之又进一境也，是以用变、用隐，其曲成之象，皆示致疾之机枢。学者宜深会之。

《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夬，五阳一阴，阳刚阴柔，为刚决柔之象。乾健兑说，故健而说，上下应之成履，故曰：“决而和。”盖降在天上，下应，沛然而决也。进而履道坦坦，非和乎？一阳在五刚之上，初至五错乾，乾，王庭也，故曰：“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

夬，上爻下应三而卦成履，履之三曰：“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危也。然履二至四为离，离为光明，履之“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盖内含离，故曰：“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告自邑”言履之隐象谦，四至上为坤，坤为邑。三至五为震，震为告。下卦艮为自也。履者天行，消息盈虚，君子所尚也。谦二至上错师，用师则失履之消息盈虚之道。坤又为穷，故曰：“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用谦三至上互复，则有来复之吉，故曰：“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利有攸往，复之德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兑上乾下，泽在天上也。天上非泽所居，沛然而下，若决江、河，势也。故君子以施禄及下，为政则天下被其泽；修身，则四肢百体得其和，否则民离而身瘁，故“居德则忌”。

又泽在天上银汉之象。牛女相将，则天道下济。此《易》之所以以姤继夬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夬初无应。爻辞“壮趾”，又不见大壮之象。惟上卦兑用隐象艮，则卦成大畜。大畜初至五错大壮，大壮之初曰：“壮于趾。”今为错卦大壮之初爻，退一位言，先于趾也，故曰：“壮于前趾。”初与四不相应，故曰：“往不胜。”按初、四苟能相应则当易位而下卦成巽（大畜初四易位之象），巽为无咎。今不成巽，故“为咎”。《象》又申之曰：“不胜而往，咎也。”皆教不用错卦之大壮而用大畜。大畜之初之《象》曰：“有厉则已，不犯灾也。”

《曹判论战》曰：“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夬，所以决胜也。一鼓而不胜，则蹶矣。故居夬之初戒用壮，而鼓“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也。

九二，惕号，暮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夬二无应，用二至四含乾之隐，象坤则卦成屯，屯下卦震为号，二至四坤之显象本乾，当震上者，乾之三爻，乾之三曰：“居子乾乾，夕惕。”夕惕指乾后隐坤，故曰：“惕号暮夜。”暮夜者，离为昼日，则坎为暮夜。屯上有坎，且为二之应卦，故云。“惕号暮夜”，盖言夬二用屯。坎又为戎、为恤。恤，恤也。卦用夬，则有戎。屯二将与五易位而上坎不复存，故勿恤（恤），故《象》申之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太谷先生曰：“夫震也。屯于坎而出云曰元；出于坎而致雨曰亨。雨也者，经纶乎地而万物蒙其润；雷也者，经纶乎天而万物蒙其动曰利。同人于大泽曰贞。夫屯有君子之德四焉，故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然后知夬初用大畜，所以畜其德；夬二用屯，经纶



以待夬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三不见壮象，上卦用兑之隐象艮则卦成大畜。大畜初至五错大壮。三居大壮下卦乾上。乾为首，頄、额间，首之上也。故“壮于頄”。错卦大壮初至四至夬，夬后隐剥，三当剥五，苟不用“以宫人宠”则凶，故曰：“有凶。”谓非必凶也。下卦乾，本夬之内卦，又为互卦夬之内卦，是夬而又夬也。乾为君子，故曰：“君子夬夬。”震为行。三爻三反四复与四易位则卦成睽，而三至五为坎，坎为雨。原上艮为自，自、独也。故有“独行，遇雨”之象。不果变也，“若濡”而已。非果濡也。不变则震后隐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作《易》者如是反复曲成，皆教壮不可用而用“君子夬夬”之大畜也。《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重申夬三用大畜之教云尔。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夬上与三易位卦成履。四当三至五巽之中爻，巽为股，中爻居股略上之位，臀也。二至四为离，离为肤，履四至上互姤。姤下卦巽，巽为进退，用巽则离不见，是以“臀无肤，其行次且”也。次且，进退之象。盖教当夬之四，未可便期以“施命诰四方”。示不用互姤也。不用互姤，则用全卦履。履下卦兑，兑为羊，故《象》“牵羊”。履三至五巽为绳、为引、牵也，是以“悔亡”。兑为言。闲，用兑成履也。成履则二至四为离而坎尚隐于其后。坎为孚，孚，信也。坎不见，故曰：“不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盖再教学者不可用姤；有闻无征，自然之象，未可为病，不信斯可矣。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苋陆夬夬”，《朱子语类》谓：“苋陆是两物。苋者马齿苋；陆者商陆。”按《本草》马齿苋，商陆皆决下药物。而马齿苋生于湿，商陆生于旱。夬用原卦不变，则上卦为兑，兑为泽。其夬，用苋之夬也。变则用上卦兑之隐象艮而卦成大畜。艮为阜而初至四亦互夬。用商陆之夬也，故曰：“苋陆夬之。”先民翌居原处，泻口（兑）鼻（艮）燥湿之气，恐恒用此二物。家喻户晓，犹后世之视蒲艾，故以为喻，后人不知其事，遂莫能解。

“中行无咎”，中行谓夬五。盖变卦大畜上卦为艮，艮为道，道行也。五居艮中爻，故为“中行”。“无咎”则教用大畜三至五之隐象巽，巽为无咎，故曰：“中行无咎。”谓中行当用无咎（即用巽），非谓其以处中行爻位而无咎也。用巽则卦成履，而履五“夬履”之象见。此盖曲成之微言。因至夬五，体内刚气前达于肺（兑），后上乎背（艮）。不夬则成居德之忌。故以苋、陆夬夬而曲成夬履之象，三致意焉。

至夬五变卦所以必用隐象巽而使卦成履者？成履则成离而光明见；否则不然。故《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五用大畜之履。

上六，无号，终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夬上、下与三应则卦成履。以其处上也，与三至五之巽无涉。巽为号。与巽无涉，故“无号”。用履上外卦乾之隐象坤，则全卦成临，坤为终，而临：“至于八月有凶。”故曰：“终，有凶。”临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故《象》又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



也。”是示临亦不用。处夬之上，其用履上之“视履考祥，其旋元吉”乎？

余说

夬，刚夬柔也，而要在施禄及下，夬而和。故刚气本壮而用畜。初示以壮趾不胜而畜其德。二继之以屯之经纶。三再用畜，所以备夫壮也。四用履以试夫夬。五则位当时至，于是夬履而和。一卦之象，上则视履旋吉，夬而姤也。



姤

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乾上巽下。乾为壮，巽为长女。故曰：“女壮。”姤卦六爻，惟初与四应，宜为一卦变化之机枢。但变则卦成小畜。姤之用在施命诰四方，非小畜之时，不能用！故：“勿用取女。”取女，谓初、四易位而下巽移于上卦也。于是知姤之变化端在隐象。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姤之用曰：施命；曰诰四方。施命而或受之，遇也；诰四方而闻者从之，亦遇也，故曰：“姤，遇也。”施命，天之阳德；诰四方，国之太教，而受者，从者以顺承之。故曰：“柔遇刚也。”以象言，则上卦乾初之刚下济于初，使全卦渐具纯乾之德而非易位。以事言，则天道下济也，教民也，一也。

姤之隐象为复，则浸而长之象。取女则卦成小畜而失复之阳长之机，故曰：“与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姤复相同，盈虚消长，阴阳之自然也，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二至上错乾，天也；复二至上错坤，地也。所以有天地相遇之象。

学者历损、益而夬，德渐充而尚非尽得其平也，至姤受“施命”而姤中正，而后与复相倚伏而出入无疾，故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损益盈虚有时，施命，诰四方亦有时，如“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是也。故曰：“姤之时义大矣哉！”李龙川（光旸）先生诗曰：

“金声玉振响钧天，牛女相将巧力全；
邂逅绸缪永今夕，几人成佛几人仙。”

咏七夕也。或亦寓言姤之时义者乎？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施命，天道下济，人也。诰四方所以教民，出也。

姤后隐复。复出入无疾，故：“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初与四应易位，则卦成小畜。或用下卦巽之隐象震，则卦成无妄。

巽为系，柅止车具，今所谓车闸是也。“系于金柅”。谓无妄震下一阳与原下卦巽初相系。阳爻乾之属，乾为金，故曰：“金柅。”常例隐内显外。今巽系于震柅，是以移震于上为外卦，故曰：“贞吉。”“贞吉”谓恒也。《象》又曰：“柔道牵也。”亦谓恒。恒，夫妇之道，所以恒者，妇也，故云。

“有攸往，见凶。”则谓初往与四应易位卦成小畜，则三至五为离，离为见，初至四互夬，夬之上曰：“无号，终有凶。”故“见凶。”

离后隐坎。坎为豕，为孚。宋衷曰：“巨索为羸。”指巽，巽又为进退，进退，踣躅也，故曰：“羸豕孚踣躅。”

姤初及复曲成，盖教初宜用恒，不用易位之小畜。小畜虽有见而终凶。亦不用取小畜中离之隐象坎所曲成之睽，用睽则虽有孚而有羸豕之牵，行踣躅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二无应，用二至四乾之隐象坤而全卦成观。观初至五互剝，有贯鱼之象。又二、五相应易位成蒙。蒙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故曰：“包有鱼。”观上卦巽，巽为无咎，故“无咎”。观之四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今用二、五而不及四，故曰：“不利宾。”《象》又曰：“义不及宾也。”蒙二克家，亦“义不及宾”。

姤二用观之蒙。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三亦无应，用下卦隐象震而卦成无妄。无妄三至五为巽。巽为股，臀也。离为肤。不见离，故“臀无肤”。震为行，巽为进退。无妄初至五杂益。益，巽上震下，故“其行次且。”震来厉，故“厉”，巽为无咎，故“无咎”。无妄三至上又互姤。姤上卦乾为大，下卦巽为无咎，故“无大咎”。

观姤三之变化，知教用无妄之益。因初四相应，震下一阳之功，未系于巽。故“行虽次且”，非如初之系于金柅。故《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姤四之变有二：四下应初易位而卦成小畜。二曰用三、四、五爻乾之隐象坤而卦成蒙。蒙之二曰：“包蒙吉。”三至上互剥，有贯鱼之象。鱼谓坤。二与五应，故“包有鱼”。今居四乃二、五相应，是“包无鱼”也。包指震。震又为起，震起为必然之势。无鱼而起包，是无所获也。四居震上，又居坤终。乾吉，坤凶，故曰：“起凶。”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者，坤为民。四不应二，故为远民。以修身言，心远乎性也。故姤四不取蒙而宁用小畜之离。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以杞包瓜”，用姤上四至上互乾之隐象坤也。乾为瓜。杞为枸杞，灌木，地下根。阴物也，坤象之。“以杞包瓜”，坤上乾下；亦即坤外乾内。包之象也。包则卦成泰。但因五非上爻，显隐两象皆用互而非迳用上卦乾及其隐象。坤与五相当之爻，实为坤之三爻。坤六三“含章”，故姤五亦“含章”。含章谓与阳相应。相应则泰之二五易位而卦成既济，由上而下，故曰：“有陨自天。”

乾为正。坤为隐乾，故《象》曰：“含章，中正也。”乾为命，坤为志，坤下应乾，故曰：“志不舍命。”

按姤五取上卦乾之隐象成泰、成即济，步步皆有深意。坤之含章之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时发即姤象所谓：“姤之时义大矣哉！”学者未宜轻易放过。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姤六爻惟上见卦名，故自变。卦初为足，上为角，故“姤其角”，自变则上卦成兑，全卦成大过。大过之上“无咎”。兑为少、为小，皆吝也，故曰：“姤其角，吝，无咎。”

夫大过之上，亦有灭顶之凶而姤角象之，故《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于大过不能用也，然则，何以独取姤角之象？用大过之隐象颐云尔。

余说

姤之义，在于施命，诰四方。施命，诰四方，事异而理一也。以修身，则施命其体，诰四方其用。重在受天施命。“含章，有陨自天”一爻，为全卦之主。初用恒，教夫天施地出，宇宙之常道。二教包之有鱼，示以观得也。三用无妄之益，谓受天施命，无妄斯益，无妄诚也。四取小畜之离，离，丽也，日月丽乎天也。五则由泰而既济，命斯受矣。上用大过之颐，教温养也，不温养则有大过之凶。



萃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夬之用，姤之续，“扬于王庭”。“以施命诰四方”；以大祭聚民而戒之以戎事也。国之大事，惟祭与戎。古者临大事则王至宗庙而命众。如《大丰殷》之：“王各（假）太室。”是也。萃，初至五错观，观为宗庙之象。用下卦坤之隐象乾。乾为王，乾来易坤，是“王假有庙”也。王假有庙则卦成夬。扬于王庭，所以夬大事也。

萃之初、二两爻有应。初应四易位，则卦成屯。屯三至上互蹇。蹇，“利见大人，贞吉”。下卦为震。“震，亨”。二至五为坤，为利。故“利见大人，亨利贞”也。盖震受命而为祭主，以解蹇者。祭以承天，后天而顺天时者，为坤为利。故亨而后利贞。以设事，修身者，宜审震亨，坤顺之用。

二与五应易位则卦成解。解二至上错丰。丰为大祭。下卦离为牛为吉。牛为太牢。太牢，大牲也。太牢所以祀天，椎牛所以享土。夫而后“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也。

夬，利有攸往；始以夬，终以夬，所以定策，所以行事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泽上地下，泽汇于地，聚也。故曰：“萃，聚也。”兑为说，坤为顺。以逸道使民而民无不从也。五以阳爻居上卦之中，四亦以阳爻而居全卦之中而下二爻、初爻相应。刚中而应，众顺而说而上有主，可以用象矣，故“聚也”。命众必告于上帝、告于先王，故取“王假有庙”之象，故曰：“王假有庙，致孝享也。”聚必有帅，无帅则乱。初、四、二、五易位，皆以阳帅阴，聚以正也。聚以正，乃为王者师。故曰：“利见大人亨，聚也正也。”大人，假庙之王。用大牲者，祭而后征，示承天讨，故曰：“顺天命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是以“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者也。王道如是，以修身，亦可以喻夫志气之动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水汇不流，不妨则溢；民聚无帅，不教则乱。气血充盈而不为萃，横溢拂乱，常也。故《中庸》曰：“率性之谓道。”作《易》者见萃之情，思所以率之，故教“以除戎器，戒不虞”。是以政事言之，亦可以喻夫性命也。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初与四应，可以易位。易位则卦成屯。屯上卦坎，坎为孚；故“有孚”。原下卦本坤，坤为终，易位则下成震而坤不见，故“不终”。屯二至四为坤。坤为乱、为萃。此坤由变卦而来，故曰：“乃乱



乃萃。”乃谓来自变也。屯初至五错颐䷚。下震为号，上艮倒震，亦为号。然倒艮非真震，比于震也，故曰：“若号。”颐上艮为手，下震为倒艮，亦为手；颐为错卦，三、四同爻，若握然，握则卦为颐。颐为大离，离为笑，然颐实又非离，故曰：“一握为笑。”为谓本非笑也。观其卦变，闪烁不定，固甚乱也。是以《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盖教萃初未宜用变。

不用变，则上不成坎。坎为恤，恤也。不成坎，故“勿恤”。“勿恤”教不用坎，即不可用变也。不变，则原卦三至五为巽。巽为往，为无咎。故曰：“往无咎。”是盖示萃初用原卦初至五错观之童观。教学者当如初睹宗庙威仪而自肃然。肃然，萃之本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萃二、五相应易位则卦成解。原卦上为巽，巽为绳，卦所以成解，巽之上爻下与二易位而来，若绳引然。引则卦成解而解二至四合离，离为吉，故曰：“引吉。”巽又为无咎，故“无咎”。又易位则初至五错坎，坎为孚。禴同约，天子诸侯祭天之礼。《公羊》谓夏祭曰约；《礼记·王制》则谓春祭曰约。皆云为祭之极薄者。约同酌，殆太羹玄酒之亚。《既济》九五曰：“东隣杀牛，不如西隣之约祭，实受其福。”经亦云约为薄祭。然《左传》曰：“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蘋蘩蕴藻之菜，可荐于鬼神。”是以“孚乃利用约”也。

夫萃，“用大牲吉”，然国之大事，唯祭与戎。蒸尝命士，固不可率尔从事者。故初观宗庙之美，二本诚信之教，孚于用禴，乃可巽致蒸尝。故萃二用解。解之二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故萃二之《象》亦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学者其参看之。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三无应，但爻辞见卦名，例自变。自变则卦成咸。萃如谓自变，嗟如谓下成艮。兑为说（悦），故艮为“嗟如”。坤为利，下卦变艮则坤不见，故“无攸利”。但萃三至五为巽为仕，亦为无咎，故“往无咎”。坤为吝啬。咸三至五乾后隐坤。以隐象也，故“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故萃三用咸初至四之互渐，非用咸也。“上巽”者，示上不用兑尔。居贤善俗，所以化众也。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萃九四，“大吉，无咎。”而《象》又曰：“位不当也。”义似扞格，虽诸家各有其说，而象义多难圆通。细玩其象，乃维三爻而言。三爻主巽，四则不用巽也。《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即示不用巽，巽为无咎故也。

至大吉之取象，盖有二变：其一，曰下应初易位，卦成屯。屯具元亨利贞之德而利建侯。其二，不用巽而用巽之隐象震则卦成谦。谦者也，“谦谦君子，万民服也”。皆大吉之象。专求无咎，则不得矣。所以然者，以处萃四之位，五之亚也。不体谦谦之德，志经纶之志，虽无咎而所求未矣。将何以莅众乎？故曰：“大吉无咎。”而《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教学者变则大吉。不变虽无咎，而位不当也。萃四用谦志屯。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五居君位，萃之得位者也，故“萃有位”。有位不变，则三至五为巽。巽为无咎，故“无咎”。五与二应，亦可以易位而卦成解。解之五曰：“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今曰：“匪孚。”是不取易位。萃五爻辞见卦名，例亦可自变。自变则卦成豫。而豫三至五为



坎。坎为悔，而曰：“悔亡。”是亦不用自变也。于是用原卦萃三至五巽之隐象震而卦成谦。谦四至上互复。复下卦震。震为元子，元夫，元也。上卦坤。坤永贞者也，故“元永贞”。谦之五：“利用行师，无不利。”萃之用也。谦则君子蒞众之常德，所以用萃者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谓变皆不见坎，隐象无离。离为光；无离，故未光。志未光者，萃不用光，不以无光为病也。

上六，赍资涕洟，无咎。

《象》曰：赍资涕洟，未安上也。

萃上无应，变用上卦兑这隐象艮而卦成剥。剥之上曰：“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原上卦兑为泽，变卦艮为山。山泽之利，资也。舆所以赍，得舆，可以赍资矣。剥庐之凶，致涕洟也。剥上下五阴为涕洟象。或赍资或涕洟，在所以取之而已。得舆赍资，何咎之有？剥序涕洟，又谁咎也。是皆无咎。无咎之象，取自原卦萃三至五之巽。

剥之《象》曰：“上以厚下安宅。”《象》曰：“未安宅也。”盖教萃上用剥。剥不可用，则用艮、兑之合象损。

余说

萃为祀天，用众之象。用在肃与慎。在谦而诚，其根本也。以修身，“率性之谓道”也。率性，非任人心之横溢；亦非戕贼人性，要在“诚身”，故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肃，慎、谦亦其目也。

萃初不用变而用萃下之童观，用象、率性、以肃观瞻容止始也。二用解二，诚于中也。三用咸之渐，咸尽己之忠而居贤善俗，养以渐也。率众之资，非一蹴而就。必渐积而后可。四用谦志屯，四近得位者，不谦以蒞众则众离。以修身则情恣，情恣则奢心之至，败之机也。然四非徒养谦，经纶，其志也。五萃有位而谦谦自牧者，“劳谦君子，万民服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以修身者骄志一萌，则

客气横溢，败矣。谦以自牧，几为要语。则上剥象，则成败之机枢，惟自取之。此其所以用损，损其忿与欲也。率所以用众率师。勿兴欲皆所以僨事者，故上爻特受之以损。



升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学《易》者历夬、姤而萃，试所以事天用众，然德固未畜，本固未固也。故继之以升。太谷《易传》曰：“木藁地中，其象升也。”夫德积而至于广大者，其惟舜，伊乎？舜生于畎亩，伊尹亦生于畎亩。汤始七十里，文王始百里，其德能弗顺乎？《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盖修身之道，就其显者而观之，柯干参天，畜吸雨露，遮蔽风日，固巍然也；不知其盘根错节，亦相若也。”根柢一分不固，则枝干一分不伸，此木道也。升之所以象也，圣功然，王道亦然。故太谷以王道喻圣功。

升，坤上巽下，木藁地中之象。木藁地中，根盘柢结而未也于地也，其所畜广矣，大矣，故“元”。脱颖出于地挺生，亦木之道也。其势固不可遇，亨也，故“元亨”。

升六爻之中，二、三有应易位，为木生之象。但二、五易位卦成蹇，蹇“利见大人”与“用见大人”有异；且《经》言“勿恤”。而蹇上有坎，坎恤也，亦未合。知升卦：变，并不取二。三上易位则卦成蒙，蒙二至上错颐，颐为大离，离为见、为南。中含坤。坤后隐乾，乾

为大人。颐初三至三，即蒙二至四为震，震为起。离又为吉。故“南征吉”。《经》言“勿恤”，故不用蒙而用蒙上之颐，蒙含坎，故也。

观升之用变，知木藁地中与山出泉，事异而理同；其功候皆在颐养也。

《彖》曰：柔以时升，巽以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木长以渐，柔升也。其长也，随春、秋时序以进，时生也。以变象观，蒙二至五为坤。坤后乾，乾为时，故曰：“柔以时升。”巽为巽，坤为顺，二居下卦之中，三居全卦之中而各有应，故曰：“巽以顺，刚中而应。”巽，柔动也。柔动而势顺，刚中而有应，其必甚亨，势也，故曰：“是以大亨。”学者处升之时，固当先起信也。“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者，教变卦用蒙。“有庆”指坤后之乾；乾为有庆。勿恤，即不用蒙之下卦坎而用错成颐。颐取中含坤之隐象，则卦成乾而致全乾之用，故曰：“用见大人。”颐为大离为见；故为大人故也。“南征吉，志行也”，言坎中一阳震起，上与五应，终为南面之大观。志谓阳爻，行为震。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积小以成高大，志也，亦势也。太谷曰：“其德能弗顺手？”势有必至，理有固然，升之道也。故君子于斯取象。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说文》：“元，信也。”天地万物，惟风信为最信。初为下卦巽动，故“元”。自变则下卦为乾，乾为大，为吉；全卦成泰。故“大



吉”。泰初之《象》曰：“拔茅征吉，上合志也。”升初用泰，盖取拔茅连茹之象。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二与五应易位而卦成蹇。蹇二至四含坎，坎为孚。禴，夏祭也，祭之至薄也者。据虞翻说《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谓离为南之卦，夏祭也。今与二易位之五，正当蹇四至上互既济之五，故曰：“孚乃利用禴。”与萃九三变解之“孚乃利用禴”卦有颠倒，用互用错，用本位、用变位虽有不同，而其义则一。

坎为灾眚，咎也。“孚而利用禴”，则重在用离，而坎不为咎矣，故“无咎”。离又为喜，故《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升二用蹇之既济。

九三，升虚邑。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三与上应易位卦成蒙。蒙三至五为坤，坤为邑。乾为实，则坤为虚。三由震变坤，是“升虚邑”也。蒙下之坎为疑，而《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者，教不用蒙而用蒙二至上错颐尔，不用蒙则坎不见而无所疑矣。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柴望秩于山川，天子诸侯事天之事也。周卦西岐。“王用亨于岐山”，周之大祭也。当有史事，如“丧羊于易”、“帝乙归妹”之

类。虽事不可考，而义可知也。“用亨于岐”，殆可以覲万邦而朝诸侯矣。

升四无应，亦未可自变，又不见艮象。于是用二至四兑之隐象艮。艮为山。于周则为岐山，用艮则全卦成豫，豫二至四艮为岐山。初至三坤后隐乾；三至五坎后隐离。乾为王，离亦为王；乾为吉，离亦为吉，故曰：“王用亨于岐山，吉。”震后隐巽，巽为无咎，故“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坤后隐乾，坤为顺，乾为王为事，故曰：“顺事。”升四当变豫之四，豫四曰：“由豫大吉，勿疑，朋盍簪。”是以以王道言，顺事也；以圣功言，亦顺事也。升而至于四，积小以高大矣，故升四用豫。

六五，贞吉，升阶。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虞翻谓巽为高，坤为土，是为阶象。五居上卦之中，是升阶也。然则，升阶固为不变之象，是以“贞吉”。贞吉，不变也。故曰：“贞吉，升阶。”不变则上卦坤后隐乾。乾为大、为志。今与坤应易位则全卦成姤，而二至四错乾，得纯乾之用矣，故曰：“大得志也。”作《易》者盖教升五用姤之乾。

上六，冥升，利用不息之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坤为冥，又为利。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冥升，利于不息之贞，故用上卦坤之隐象乾。用乾则卦亦成姤，而二至上错纯乾，不息之贞也。不然，则上、三相应而卦成蒙。自变则卦成蛊。上皆变艮而不复成坤。不成坤则隐象非乾，故《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本为富而变为非富，故曰“消”也。是升上亦



用姤之乾。

余说

升之要在审德顺势，故曰：“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不求高大，反身而诚，自然而至是也。

地上天下，天升地降，势必然也。众升，而居中位者，欲不随之而升，得乎？此升初用泰之“拔茅连茹”者也。此为以修身者，习升之机枢，继萃上得剥而厚下安宅者也。二《经》之以蹇之既济，不然，僨事义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德之纯”。此之谓也，习升之二，重在反身。三用蒙之颐。如泉始达，可以观其身而进退矣。至四乃有“由豫，朋盍簪”之喜。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以修身者，则志既萌而气皆动也。六五用姤之乾，天降大任，恭己承之而已。然体升阶之喜，履帝位而不咎也。上体不息之贞，不进则退，乾乾夕惕，作《易》者之教深也。



困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说文》：“困、故庐。”段注谓此为困之本义，引伸则为穷极。观夫此，乃知作《易》者以困继升之义，盖困者故有之居也。既娠，萃而升而大受矣，则故居为宥。宥，穷极也。以王道言，既贞吉而升阶矣，则汤之七十里、文王之百里，反为宥矣。以修身言，则此身宥也。此老子所谓有身之害也。学者明乎此而后能会革、鼎之义。

“困：亨”何？谓三至上互大过。大过，亨，处困而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亨之道也；“贞”者何？谓二至五互家人，家人“利女贞”。女贞者，守故庐也，然此皆处困未变之道。故初至四互未济。未济如之何？变则六爻惟初与四应，应则易位而卦成节，节“以制数度，议德行”，犹未出困也。出困之道在咸。上卦与其隐象艮合则卦成咸。咸三至五为乾，为大人，为吉。故曰：“大人吉。”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原卦困上兑为言；下坎为信。变则下卦成艮而上仍为兑，故曰：“有言不信。”“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皆教用咸也。然后知咸为出困之机。



《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坎阳卦，刚也。兑阴卦，柔也。兑居坎上，刚为柔揜，故曰：“刚揜也。”智勇多困于所溺云尔，故曰“险以说”，盖谓乐其所说（悦）而不知入坎之险也。重耳之居秦，玄德之赘吴是也。以修身者徒喜粹面盎背之得，亦小受也，如斯而已。随业流转，未可知也，险矣！兑又为脱，故困而不失其亨。能此者，变卦咸中之乾也，乾为君子，故曰：“其唯君子乎？”刚中亦谓咸中之乾。“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者。戒有所知而不行者，深戒徒逞识力，不重诚功，为学者之大病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兑上坎下，是泽中无水也。泽而无水，斯为困象。致命者，致命于天，后天而奉天时也。“致命”之“致”如《孟子》“致为臣而去”之致。“遂志”者，伸其志，先天而天弗违也。“致命遂志”大矣夫！非君子其孰能之！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卦六爻，惟初四相应。四为巽之中爻，股之上之臀也。巽又为株木，巽中是于株木也。初与四相应易位，出困而入坎。坎为幽谷，故曰：“入于幽谷。”坎后本隐离，离为见，见，覿也；又为明，离之数三。今易位而离不见，是以“三岁不覿”。而《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是以初不用变。用变则失其光明，困之征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二居坎中，坎为酒食。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自变。自变则卦成萃。萃初至五错观。观，宗庙也，宜极饮食之奉者。但萃“孚乃利用禴”。祭之极薄者；尚窘于酒食，故曰：“困于酒食。”“紱”：黼黻文章，宗庙之服。困坎后隐离，萃坤后乾。离为文采，乾为衣，又为朱。隐而未用，故为“方来”，故曰：“朱紱方来。”萃，“用大牲吉”，是以知其方来也。“孚乃利用禴”故“利用享祀”。宗庙之事，非军旅也，故“征凶”。征谓困三之五巽之隐象震；亦谓萃三至五巽之变震也。变则卦成谦，而宗庙之象不存，二至四成坎，凶也，故曰：“征凶。”巽为无咎，重申之以不变也。困二用萃“孚乃利用禴”。故《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三为下卦坎之三爻，应与上易位。但上为阴爻不能相应；而上卦兑之隐象艮则可与三应。然非显象，欲应不能，其势困也。艮为石，故曰：“困于石。”居坎上，坎为蒺藜。故曰：“据于蒺藜。”然则，上卦可用隐象艮乎？曰，不也。用艮，则上变为艮而全卦成蒙。困三至五巽为入，艮为宫室。上变艮，是入宫也。艮非巽之伏象，兑之隐象也，故曰：“入于其宫。”其，它也。巽又为妻。变艮，巽不见；二至四之离，亦不见。故曰：“不见其妻。”《系辞》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耶？”凶孰甚焉！故《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是处困之三，未可不变，亦未可用上卦之隐象艮。然则，爻辞见卦名，其用自变而卦成大



过乎？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尚也。用大过则与颐出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四居三至五巽中，巽为进退。四下与初应易位而二至四出震而全卦成节。震为来，节非遽，故曰：“来徐徐。”震又为舆。节下卦为兑，兑西方之卦，金属，故曰：“困于金车。”爻处巽中，巽为吝嗇，故“吝”。四自变，则巽成艮。艮“君子有终”，故“有终”。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者，皆教与初应而卦成节也。节之四曰：“安节，亨。”其《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此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之德之纯也。故学者处困之四，当知守约，未可便以为出困也。

九五，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五居上卦兑之中，三至五巽之上。兑之隐象艮为鼻；巽之隐象震为足。今曰“剿刖”，教不用隐象艮震也。无应，又不宜用隐象，而爻辞见卦名，是用自变。自变则卦成解，解，困也。未解以前，就爻之上、下观之，二至五互家人，上巽为帛，下离为赤、为文彩，故曰：“赤绂。”未变，困尚未解，故“困于赤绂”。三至上互大过。下巽为徐徐，上兑为说，故曰：“乃徐有说。”大过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斯可以解矣。解则二至上错丰，丰为大祭，故曰：“利用祭祀。”丰之五曰：“来章有庆誉。”故《象》曰：“受福也。”大过刚爻居中，故《象》亦曰：“乃徐有说，以中直也。”而“剿刖，志未得也”。

盖居困之五，有志未遂，德为力屈，阳囚夏台，文王幽于羑里是也。苟体无闷、不惧之德，徐乃有说，终以来章之庆也。困五用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上无应而居巽上。巽为“葛藟”，“臲臲”，不安貌。巽为进退，为不果，为燥卦，皆“臲臲”之象；斯亦困矣。其动乎？爻辞见卦名，动则自变。自变而卦成讼。讼之上曰：“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是以“动悔”，是上亦不宜自变也。不自变，则用兑之隐象艮而卦成蒙，蒙上爻之下为坤，坤为悔，故“有悔”。但坤后隐乾，乾为吉。其二至上错颐。颐下卦震为征、为行，是以“征吉”，“动悔”，有悔而吉行也，已隐具纯乾之德矣。且蒙上“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其《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汤放葛、西伯戡黎是也。小试其端、困上之道也。困上用蒙。



余说

困，升之不已，困于故境（故庐）之限（穷极）而求解之卦也，故六爻皆言所以处困。初，困之始蒙（萌），未用变也。二用萃，解困首在应天顺人，“孚乃利用禴”也，咸之用也。三进退失据，困亦极矣。“独立不惧，遯世无闷”，大过是尚，致命遂志之道也。四解困之力未充，且安节以待。五或不免剝削之危，解而丰，必也。上用击蒙，可以解困，而未足致革、鼎，可深念也。以修身者，其反复体验之。



井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邑，甲骨文作，人所居也；井，甲、金文均作，所居黄土高原，泉深土厚，八家共井而汲也。凿泉匪易，阡陌难移，故邑或变而井不改。文王始百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已解故庐之限之困，是改易也。然所历仍皆井里相比，固不变也。以一境而言，事有增损；以天下而言，则固未变。是以“无丧无得，往来井井”。

以修身言，邑为坤。坤身也，井为坎。坎中一阳，为八家出泉之井，命也。天命流行，犹水行地中，无增无减，无往弗届。是以身有存亡，苟能益志致命，还之太虚而不随业流转，命固无丧无得，斯“改邑不改井”也。夫守仁兴义，命之光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盖知邑可改而井不易也。“勇士不忘丧其元”。成仁取义者多矣，而知政邑不改井者盖鲜。

以爻象言，井，坎上巽下，下卦巽之隐象震，用震则卦成屯。屯二至四含坤，坤为邑。夫井自屯变，震变为巽而坤不存，故为“改邑”。坎为井。屯、坎皆不变，故“不改井”。井下卦巽为往，而屯下卦震为来。上坎则皆为井，故“往来井井”。巽震合用为益，得也；其

倒象损，丧也；今皆未用，故“无丧无得”。

汔，《说文》曰：“水涸也。”水涸则落。繻，纆也，引伸则为汲。井卦六爻，惟上与三应，应则易位而卦成涣，涣象巽上坎下，巽为绳，纆也。坎为水。纆起水落，是为汔至繻井而王假有庙。涣二至四为震，震为缶。缶，瓶也。震之中爻为下坎之上爻，瓶中有水之象，苟“汔至亦未繻井”。即不易位、不变涣，则下不见瓶水之象，是以“羸其瓶凶。”羸，虚也。于是知习井之要，在此一应一变。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繻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巽为入、为绳、为木。以绳系木，入水而上水，是汲井之象。故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水在地下，用之不穷，皆由井而得，故曰：“井养而不穷也。”以修身言，《老子》曰：“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可为其转语。谷犹井、犹坎。神犹井中之水，坎中之阳；习坎之坎是也。井养而不穷，谷神是以不死。天地自然之理，如是而已。“是以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刚中指上、下两卦之中爻；全卦中三阳爻，而三尤为要。变井为涣，“王假有庙”。“涣汗其大号”。全在此爻，故云。

“无丧无得，往来井井”。造化之自然，在于学者及时把握。《维摩诘所说经》谆谆教导提撕，及兹有身、命、财，盖谓此也。苟“汔至亦未繻井”，何功之有？故曰：“未有功也。”终致羸瓶之凶，悲夫！故曰：“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朝于斯，夕于斯。强者之勉学；见于羹，见于墙，君子之志道，劳矣！而恶劳而苟安，又世人之恒情。是以君子劳之徠之，命之教之，



使能朝乾夕惕，庶几有得。夫学《易》者自困而井，为大关键，不勉，则从流而下矣，入夫井而不出。且夫井之道，不行不知；不知亦难行。不仅独行，当求发击。犹汲者以桔槔，以瓶盎，皆须相劝，故君子以劳民劝相。劳，勗也；相助也。学者勉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初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自变则卦成需，需，濡也。需三爻以近坎为“需于泥”。今初变则与坎应。乾为郊，近坎者，泥也。处井最下，故取泥象。井之隐象为噬嗑。噬嗑食物之状。变则不成噬嗑，无复食象。故曰：“井泥不食。”乾为旧德，下卦变乾，乃为“旧井”。离为飞鸟，禽也。变则与四应而易位，三至五又离不复见，故“无禽”。于象如此。

以事言：井水涸则多泥。禽集于井，乃固人多就井沥浙，有残粒可觅。旧井，禽曷至乎？故曰：“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言固初位居下而成此象。“旧井无禽”，固已非有残粒可觅之时而禽不复来，故曰：“时舍也。”

按井初之变，全在成需。成需，则为“井泥不食，旧井无禽”之象。其可固乎！故井初不用变。不用变，改邑不改井，固也。

九二，井谷射鲋，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二亦无应而自变卦成蹇，蹇下卦艮，艮为山而在水下，谷象。原下卦巽。巽为鱼。虞翻曰：“巽为鲋。”是也。三至五本为离。离为矢，所以射者。古人以石镞射鱼。全井陂陀成谷，水居其中，于是鱼游其中，可以“射鲋”矣，故曰：“井谷射鲋。”

原下卦巽之隐象震，为缶。缶，甕也。变艮，则震为无底之缶，非

敝漏乎？井谷，甕敝，井而有鲋可射，是皆变态；未可用也。推其所由，无非由于二之自变。可以自变而又无应。故《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故“改道不改中”，不变何丧乎！井二亦不用变。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三与上相应易位，爻辞见卦名，亦可自变。自变则卦成坎，水洊至之象。“流水不腐”。荀爽曰：“渫去秽浊，清洁之意也。”但变则井之隐象噬嗑之象不存。噬嗑，食也。噬嗑不存，是为“不食”。而坎为心病，故曰：“井渫不食，为我心恻。”而《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行恻”，谓其行可恻。

然则如之何？曰：“可用汲。”用汲，谓与上相应易位。易位，则卦成涣，巽上于坎，为汲之象。说已见前经解。

然，不变亦宜。不变，三至五为离。离为五、为明。离居中则上互既济，下错鼎，故曰：“王明，并受其福。”《象》曰：“求王明，受福也。”

夫贤人在下位而不得其用，犹井渫不食，可恻也。是固可汲者。惟王明，则上下并受其福矣。以修身言“改邑不改井”。三亦不用变而用井中之杂鼎，以致三反四复之滨也。是惟正位凝命而后王假有庙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四无应而爻辞见卦名，可自变。自变则卦成大过。大过非劳民劝相之道，不用。且亦可见甃井之象。甃，以瓦、石壘井也。用二至四兑之隐象艮。艮为六，为道、为五，而在井之中，是垒石为井壁，以防井谷。谷，陂陀而成谷之谓。垒石为井壁则免矣，是为甃；《象》



曰：“修井也。”修井，何咎之有？如是则卦成萃。萃三至五为巽，巽为无咎。萃之四亦曰：“大吉无咎。”故曰：“井甃无咎。”《象》又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夫萃，聚也。泉聚而井未修，则陂陀而谷矣。故必甃以修之。以修身言：谷神之谷，精气升盈，亦难免横溢。所以防之在修。修之道唯艮。艮，甃瓦也。故井四用萃。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五无应不变。不变则上卦坎为泉。坎中一阳乾也。乾为寒、为冰；故为寒。冽，清冷也。寒井泉，故“井冽”。井后隐噬嗑，噬嗑为食，故“寒泉食”。五居上卦中爻，为一卦之正位，故《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改邑不改井，既甃井矣。泉寒且冽，可以食也，故不变。此谷神之“绵绵若存，用之不勤”也。用噬嗑之食，教井食寒泉，犹噬嗑之噬干肉而得黄金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上爻下与三应易位而卦成涣。泉汲而上之象也。虞翻曰：“收谓以辘轳收纆也。”未必即用辘轳，汲而上，则是。幕，阖井。上卦巽。巽为进退，是汲之又汲，无阖井之象，故曰：“勿幕。”下与坎应，坎为孚，故曰：“有孚。”变则二至上错益。盖两见，元吉之象，故曰：“元吉。”夫“益动而巽，日进无疆，无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皆行，”故《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余说

“改邑不改井，”为井卦之要言。六爻之中，初、二、五三爻皆不变，不改井也。四变萃，其变者，盖当井之隐象噬嗑初至五错屯含坤之位，是未改邑也。上爻则井甃、泉冽，变而用不变也；王假有庙，涣汗其大号矣。邑可改而井不可以不甃，君子所以解夫困而来夫革与鼎也。朝闻道而夕死可以，其斯之谓乎？



革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剧变也。《书·尧典》曰：“鸟兽希革。”革之自然变易者也。《洪范》曰：“金从革。”此人为之变化也。泽中水之所聚而今火处之于其中，非剧变乎？是曰革。

“己日乃孚”言革之变化。革之六爻，二与五应，三与上应。二与五应易位，卦成大壮。三与上应则易位而卦成无妄。“雷行天上，其气刚且大也”。“天下雷行，物与无妄”。皆所以革也。革下离，离为日。变则离不见，是“己日”也。己训止。离不见乃应，应为孚，故曰：“己日乃孚。”无妄：“元亨利贞。”大壮。“利贞。”变则兼大壮，无妄之德，故曰：“元亨利贞。”坎为悔。离不见，则隐象坎亦不见则悔乃亡，故曰：“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息，熄也。水火相息，谓水火不相容。二女为兑，为少女，离为中女。中女居中而少女在上，势不上下，此所以其志不相得，势同水火也。然而不变则殆矣。故曰：“水火想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也。

“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革下卦离，日也。离之二、三爻与五爻、上爻相应易位，则日不复存而得应，故曰：“己日乃孚。”如汤放桀，武王伐纣之事是也。

以修身言，兑下之离，日吉之明。如程明道讥王荆公曰：“介甫谈道，如塔下说相轮如何如何，无不头头是道；终未实到其地。”是也，不作圣证，不勘破此关，终无是处。故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也。

离为文明，兑为说，故“文明以说”。卦变为大壮、为无妄，具元亨利贞之象，故“大亨以正”。以象言，离变而隐象坎亦不见；以事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故曰：“革而当，其悔乃亡。”

革何以应？曰：当其时。苟非其时，革不孤行，故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夫“革之时大矣哉！”以修身者，治历明时尚矣！固实在语而非寓言。太谷曰：“先王欲以365日为岁而四时失，以365日为岁而正朔失。革之以闰，正朔定而四时明，《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其义不能甚解。其要应在于闰，其修身之节候，亦当用闰乎？未可知也。愿来慈君子，深思熟玩，庶几有得。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离为牝牛，又为黄。故黄牛谓离。初无应而爻辞见卦名，自



变。自变则下卦成艮。艮为门阙庐牖，皆所以巩固者。故曰：“巩用黄牛之革。”变则卦成咸，咸之用在“以虚受人。”咸初之象亦曰：“志在外也。”盖革之用在由视入听，虚怀纳外。苟恃察察之小明，守目诚之初机；即初不用变而下卦仍用离，则卦不成咸而不得以虚受人之果。故《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革初用咸。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佳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大壮，下卦离不复见。离为日，离不见是为“己日”大壮上卦为震，震为征。下卦乾，乾为吉。故“征吉。”原卦革二至四本为巽。巽为无咎，故“无咎。”震又为行，乾为佳。故《象》曰：“己日革之，行有佳也。”

己者，止也。“己日”使止其小明，壮大之浩然之气，乃应乎天，革之始也。佛家谓之撒手。革二用大壮。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三有应。卦辞见卦名，亦可自变，但自变则下卦成震，震为征而全卦成随；初至五错益。益之三用凶事，故曰：“征凶。”贞，不变也，不变则原卦革初至四互家人，家人之三有“悔厉”之象，故曰：“贞厉。”教自变、不变皆不可用，惟宜上与兑应。兑为言而上爻之阴下就三爻之阳，就者应也，应为孚。故曰：“革言三就，有孚。”

应则易位而卦成无妄，无妄之《象》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故《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教无妄而后革也。无妄，诚也；三就，慎之又慎。教习革之三，宜存无妄之诚而待上之来应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四无应，爻辞又不见卦名，例不自变。但不变则无可革。用二至四巽之隐象而卦成节。革之悔为下卦离后之坎。用隐则离不见而坎亦亡，故曰：“悔亡。”节上卦为坎，坎为孚，故“有孚。”革原卦三至五为乾，乾为命。用巽隐则“改命”矣。节初至五错损。四当损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其《象》亦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故“吉”。节四之《象》曰：“安吉之亨，承上道也。”上指坎，坎为信，所以孚者，以坎中一阳，乾之简，乾为志，故《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革四用节之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五下与二应易位卦成大壮。革三至五为乾。乾为大人。二至四合巽。履三之“履虎尾”。指巽初爻，则巽为虎。五下与二应易位，故“大人虎变。”杨雄《方言》曰：“占，视也。”革下卦离为视，五与二应而离不见，故曰：“未占有孚。”其义亦犹“己日乃革”。变则初至四互乾。乾为文章而“大明终始”。故《象》曰：“其文炳也。”

盖革至五而小明革而大明姑见矣。故革五用大壮。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上爻下与三应易位而卦成无妄。无妄上卦为乾，乾为君子。二至四为艮。艮为豹。与上相应者为艮之中爻，故曰：“君子豹变。”



艮又为小人。原卦革下之离为目。目居而中，故称面目。今下成艮，则离变为震，故曰：“小人革面”、“革面”、亦犹“己日”之义。无妄“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故“征凶。”犹三之《象》曰：“又何之也。”艮为居，阴爻为贞，初之三为震吉。故“居贞吉”。盖革之上六唯宜体无妄之诚，不可更事妄动。

乾为文章，乾居上而蔚然文采，故曰：“其文蔚也。”三爻从上爻而变，故《象》曰：“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其斯之谓乎？革至五而大明获，至上而文章成；修身至此，又进一境矣。

余说

革之要语为“己日乃孚。”“未占”、“革面”皆“己日”之转语。“巩用黄牛”，则其反象。革谓革去旧明而来新明也。佛氏所谓“重重撒手”之一境。

初变革为咸，破“巩用黄牛之革”之象，谆谆申之以“不可以有为也”，义在破执。二用大壮，初事“己日”。三继续破旧而守无妄之诚，以待夫命。四月“安节”“承上命也”，要在起信。故《象》曰：“信志也。”至五“虎变”则这革斯来，大明随浩然之气以见，上乃蔚然而成文章，内外允若。

申革故之义，用窃比大雄氏之教。《大佛顶楞严经》卷二十五，观世音白佛言曰：

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象，了然不生。于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

盖六度层层撒手,而后圆觉。《易》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即此境界。张石琴先生批《悟元子参同直指》谓学《易》一法,自冬至后一日,日习一爻,不用乾坤坎离,年一周匝。苟得其方,年一革故,年一鼎新,六年可望有成。甲骨文历作𠄎,谓禾一度生长为一年也。时则卦爻与节令,时日配合,是所谓“治历明时”。

参用二氏之说,为常儒所讳言,然子曰:“窃比于我老彭。”张石琴先生曰:“窃比则为功。”故借以明义云尔。惟学《易》者参之。




鼎

鼎：元吉，亨。

鼎，定也，革故鼎新之象。鼎所烹饪，事天养贤，皆为嘉礼，故“吉”。火在上而风助火燃于下，是以“元亨”。以象言，上卦离为“吉”。二至上错大有，大有“元亨”，故“元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甲骨文鼎作, 为以木支缶，烹饪之象。故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食者，所以维其生也；于是烹饪常德而用可重也。烹饪之要，在“以木巽火。”

修身亦犹烹饪。修身所以凝命，其要亦在以木巽火。离为火为目，巽为木为人，以木巽火，其收视之谓乎？

鼎卦六爻，二与五，初与四应。初四相应易位卦成山天大畜。二与五应易位则卦成遯。遯者，君子所以祈天永命，故“圣人烹以享上帝”。大畜“不家食吉”，其《象》曰：“不家食吉，养贤也。”故

“大亨以养圣贤”。

“巽而耳目聪明”者，巽为人。听思聪：听无妄则不闻，耳之用也；视思明：视无妄则不睹，目之用也。不闻不睹，聪明之至也，故“耳目聪明”。巽又为进退。进退者，烹饪之火候，亦修身之尺度。革故鼎新之机枢，全在巽之一字，耳目聪明，则巽之微，故曰：“巽而耳目聪明。”

“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者，离为火，火炎上。五以阴爻居上卦之中而与二阳爻相应故也。风助火炎，其势大也，得中应刚，易位为遯。遯亨，是以元亨。鼎之变化以遯为主，亦有深意存焉。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君臣上下之位定而王道明，志气性命之位正而圣功达。革故鼎新，首在正位。“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正位也。学者由革而鼎。革己日之孚，至大至刚之气行乎天下，博矣。博则还约，凝命是也。凝命则藉夫烹饪而鼎尚矣，故“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初与四应易位，则鼎足颠而上，故曰：“鼎颠趾。”鼎下卦巽。巽为利。二至四为乾而隐坤。乾外坤内，是为否象。否象本包于初、上两爻之中。易位而卦成大畜，则否象出于外，不复为两所包之象，故曰：“利出否。”又大畜二至四为兑，兑为妾，其后隐艮，艮为少子，故曰：“得妾以其子。”三至五震后隐巽，巽为无咎。

鼎而颠趾，悖也。然颠趾则卦成大畜，非悖矣。故《象》曰：“未悖也。”出否则“不家食吉”。“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曰：



“以从贵也。”易巽为乾，非从贵乎？巽为从，乾为贵。

夫革故鼎新之初，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为之根本。太谷先生曰：“愤弗惩，行终损，欲弗窒，德终损。”“得妾以其子，无咎”者，用大畜二至上错损之德窒欲也。故鼎初用损志大畜。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遯。鼎上卦离，离为大腹，空鼎之象。今易位成乾，空鼎实矣。乾为实，故曰：“鼎有实。”遯下卦艮为身。身，我也。仇指上卦乾之隐象坤。坤为弑、乱、怨、害，皆为仇者。“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谓苟用隐象坤，则遯变为谦。而二至四为坎，坎为疾厉，坤不能即身也。不用隐象而用乾，乾为吉，故“吉”。

艮为慎。而慎乃二、五易位而成，故《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坤为终，终不用者，因中隔坎也，坎为尤，故《象》曰：“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盖鼎二用遯。遯二曰：“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教反用革二之义以凝命也。固志，即凝命尔。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三无应而爻辞见卦名。则卦变或用自变，或用下卦巽之隐象震。用震，卦成噬嗑，噬嗑为食，震为行。自变则卦成未济。鼎三至五本为兑，变则未济二至四为离。泽火相错，合成革象；又下卦成坎，坎为耳，故曰：“鼎耳革。”未用变震之象，故“其行塞”。未济二至四为离，离为雉，离处于初至五错坎之中，具“雉膏”之象。未取噬嗑之食，故“雉膏不食”。未济初至五错坎，离之隐象亦为坎。三

坎相固，成滂沱“方雨”之势。坎为亏为悔。上坎下坎，是为“亏悔”。错坎二至四含离；未济二至上又错离，离为吉，故“吉”。既济“初吉终乱”，则未济当为终吉，故“终吉”。“以慎辨物居方”，所以待夫鼎新也。连用三坎，取坎中一阳上达下达而后隐三离之继明，渐成耳目聪明之得矣。

处鼎之三而用革，未可也，故《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鼎三用未济之坎。用坎，鼎新之枢机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初爻上与四应为颠趾。四爻下与初应易位为折足。故曰：“鼎折足。”谓阳下易阴也。鼎而折足，覆鼎中之实必也。餗，《说文》无其字。既为鼎实，当为肉属，离为肉，四下易初则离成艮而肉不存，故“覆餗。”三至五为震，震为公，故“覆公餗。”易位则卦成大畜，大畜二至上为损。损上艮为身。身，形也。下兑为膏泽。《说文》：“渥，霑也。”故曰：“其形渥。”初至四互夬，夬上为无号之终凶；四当夬上，故“凶。”

坎为孚。孚，信也。鼎上卦离后本隐坎，易位而坎不见，故《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是爻，象皆言鼎四不可用变。不用变，殆用鼎二至上错大有，大有之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教之所以正位凝命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鼎，象也。初为鼎足，上为鼎鼎或鼎盖。五阴爻，象鼎两耳。四为耳下之铉。铉为鼎上耳下突起之环，为原始悬鼎之索之遗痕，说见《辅仁学志·原始鼎铉之推测》文中。五居上卦离之中爻，离色



黄，故“黄耳。”二至四为乾，乾为金，故“金铉”。利贞，教不用变。五不变以待二之来应，犹鼎中空以待实。故《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是为虚怀柔中，以待天命，正位凝命之道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铉所以贯鼎起鼎。故贯耳下者为铉；贯耳上而起鼎者，亦谓之铉。或者遂误以为举鼎之杠。今五为耳，则上为耳上之铉。阳爻乾属。乾为金为玉，故曰：“鼎玉铉。”上无应不变。用二至上错大有，大有之上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故曰：“大吉，无不利。”

夫金坚而柔，玉坚而刚。起鼎之铉，上玉下金，所以节刚柔也。故《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按金玉皆非真可用以起鼎之物。而云金铉、玉铉者，皆谓鼎之纹饰，遗痕之征象。耳上之铉，指贯铉之耳索，说亦详前文，今传世古鼎之耳，有四周突起，或饰以绿松石，当即玉铉。

大有之《象》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于鼎，则为金铉、玉铉，上下刚柔以应乎黄耳之象，离为目，为视；离而黄；巽而耳目聪明也，可以观夫音矣。金铉、玉铉，谓用刚中，柔中，以正位凝命也。鼎新者，鼎矢耳目聪明云尔。

余说

鼎为革故鼎新之卦。所鼎之新，“巽而耳目聪明”，所以鼎新，刚中柔中以烹饪，以正位凝命也。故初用损而志大畜，惩愤窒欲，鼎夫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用遯之执用黄牛之革，固志以凝命也。三用未济，以慎辩物知方，俾坎之一阳上达下达，终至继明之吉也。四不用变而错大有，盖教所以承天之命。五不变而黄耳金铉，位盖正矣。玉铉在上，所以节刚柔而凝命而致耳目聪明也。



震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学者革故鼎新，正位凝命，于是浩然之气动，震也。震，复而又复也。“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故“震亨”。以事言：雷出于地，震而复震，地绝天通，亨之至也。

震为来。《说文》：“虩虩，恐惧貌。”闻雷而惊惧也。两震，故曰：“震来虩虩”。震又为笑，又为言。两震，故曰：“笑言哑哑”。失笑声。

震为惊走，又为百，故“震惊百里”。震又为鬯。三至五为坎。坎为匕。震六爻无应，皆不变，故“不丧匕鬯”。匕鬯，宗庙盟会之具，礼之用也。恐惧而不失其礼，位正命凝，固也。是故鼎而后可以用震。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语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不丧匕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来虩虩”，震复震也。震卦之中爻二、三、四为坎。坎为惕、



为怯，恐也。后隐离。离为乾卦，乾为福，故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太谷先生曰：“震上复震，其声震也。”闻震而声惕，则骄矜之气抑而明见，故恐而致福。

震后隐巽，巽为教令。教令，法则也。“重巽以升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上以悦命，以悦从。故曰：“笑言哑哑，后有则也。”有则谓隐象巽。

震，声教也。以王道言，事教达于四方，而左右知惕，势也。以修身言，震，动也。乾为远，天也；坤为地，身也，近迩也。感动乎天而身不知惧者，盖鲜，故曰：“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

震为长子，为出、为祭、为主。二至四为艮。艮为宗庙，为社稷。故震出则为宗庙社稷之主；是皆长子之事也。“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矣。震之用，如是夫，震又为守。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太谷曰：“震上复震，其声震也。夫德之不修，行之不谨，闻震而不恐惧者，桀与纣也。见善必迁，闻过必改，闻震而益修省者，损与参也。”居震之时，而恐惧修省，尚矣。盖必如是而后可以受也。

洊，继至。“洊，雷震”，雷霆之声相续也。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震初不用变。其用取初至四互颐，观其自养。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震二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自变。自变则卦成归妹。震下本震。

震为来。三至五为坎，为厉；三至上又互解，正居二上，上震为来，下坎为厉，故曰：“震来，厉。”而《象》曰：“震来厉，乘刚也。”示震二未可用自变，乃曲成而取归妹二至四离之隐象坎而卦成明夷。坎为思为虑。《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亿者，庆也。是坎亦为亿。亿，人心也。离为贝。用坎则居二上之离不见，故曰：“亿丧贝。”原卦震二至四艮，艮为九陵。卦成归妹，则二爻变阳，五爻变阴。是经易位而原卦二之阴爻上升于原卦震之二至四之艮之上。故曰：“跻于九陵。”明夷三至上互复，初至五错丰。“勿逐，七日得”者，教用五复而不用错丰上之震也。震为逐，不取震象，故曰“勿逐。”取复象。“七日来复”，故曰：“七日得。”

夫既七日来复而得矣，则复为姤而明夷，全卦成无妄。盖教习震之二，勿逞亿中之人心而用无妄之至诚；继初爻观其自养，则所丧之明自复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苏苏”，绝而复苏也，形容洊雷震，声相续之象。可无应而卦爻辞见卦名，自变。自变下卦成离而重震洊雷之象变，相续声绝。终不用变，是其声绝而复作，故曰：“震苏苏。”又震三至五为坎。坎为眚。自变，坎亦不存，故曰：“震行无眚。”盖谓震之所以苏苏者，由于三之自变而已。眚疾、疾也，损夫明者也。是无眚本为佳事而翻致震之苏苏，全因所处之位使然，故《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是震三不用变而用初至四互颐，以观其自养。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四处震三至五坎中，二至四艮上。艮为止，止于水中，故曰：



“震遂泥。”震泥于坎，其隐象离不得用，离不用而不光矣，故《象》曰：“震遂泥，未光也。”是知震四不宜不变而当用自变之复。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五居震三至五坎之上，坎为疾厉，又为危。四至上为震、为来而含半坎；五自变卦成随，三至五成巽为往，亦含半坎。故曰：“震往来，厉。”而《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是用自变，匪其所宜。不变则五居坎上。坎为亿，而二至五互蹇。互蹇，则坤象不成而一阳得位。一阳乾也；为事。坤为丧。互蹇则成“无丧，有事”之象。而《象》曰：“其事在中，大无丧也。”蹇上之《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亦无丧，有事”之义。是知五不用变而用五蹇。

夫亿，人心也；而震五用之者，何也？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是也。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震至于上，已成尾声，当求其隐象。震之隐象为巽。巽为索。两巽，故：“震索索。”余音不尽之象。巽三至五含离，离为视，而处于两巽之中，进退不定者也，故曰：“视矍矍。”矍矍，进退不定之貌。言处震之上，光明亦时进时退。震为征，征凶，谓不用隐而用震，则凶。震三至五坎为凶。巽为震之邻卦。用隐象则不在震而在巽，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也。巽为无咎，故无咎。躬指震之倒象艮。上虽一爻，固用全卦之隐，故象亦取全卦。

震巽显坎相应，其象为恒，恒为婚媾。巽二至四为兑，兑为言，

故曰：“婚媾有言。”兑与艮成咸，咸亦为婚媾而重在“有言”。其“知言”乎？《孟子》曰：“我知言。”又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是也。所以“知言”者，在咸。“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是其境地。

余说

震，动也。“洊雷，震”，内动而外应也。“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此动而彼应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彼动而此应也。皆洊雷震也。动来则心惕，惕则应之动；于是“相见而笑，莫逆于心”。故“震来虩虩，笑言哑哑”也。孟子曰：“我知言。”此之谓也。此可以震上复震而“婚媾有言”也。

亿为人心。震两用亿。二爻亿则丧贝，七日复得。五爻：“亿无丧，有事。”以人心发动也，故震卦六爻，三爻见颐自养。四复。五可以用亿而犹授之以蹇；“人心唯危”故也。必持之以戒慎恐惧，体无妄之诚，斯为得之。

至上，震已成尾声。亿屡不中；故曰：“震索索，中未得也。”然知戒而巽，何咎之有？



说 艮

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止也，背也，躬也；“目相比，不相下”也。不相下，则睛转而向上，止而不动。此止象所由来。睛转向上而不动，则外无所见，内视其背。此背象所由来。人身肢体，各有专名。——指而呼之，何者为我？不能得也。惟背为脏腑之所萦，元首之所安，肢骸之所附，筋肉因从而傅之；且又为命之所居，于是乎为人。是则我之为我，惟背足以当之，此躬象所由来。躬者，我也。及艮成震为趾，亦由是得象。后世言《易》，释艮者，背取兼山之象。谓之为止。山固不动，然兼山何得为止。动静相形，止从动生。山既不动，止从何来？本源已非，说自难通。此艮卦所以二千余年来，无人能解。惟《说文》能引古语释艮为“目相比，不相下”。知其义则艮象可解；艮用亦可识矣。六十四卦中，惟艮详言修身之象，躬行实践。目相比，不相下，则《经》《彖》所语，无一不可验之于身，实有其境界，不烦言而解。不然只能解其象，其他纵百转千回，说亦难通。实际境界，非亲身经历不能知；徒托空言，求之低上，亦只成玄言名理而已，无当于真也。所谓“目相比，不相下”者，即《礼记》“毋不敬，俨若思”之状。古语之

“内视”、“收视”等，亦皆指此而言。人生本有良能，无所不见；而今不能者，为情欲之扰，欲之生，为外物之诱。孟子曰：“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物交物而引者，目为最甚。故“收视”“内视”外物不诱，情欲不生，良能自发，曰：“格物。”曰：“非礼不视。”曰：“重其瞻视。”皆所以拒外物之诱而欲发其良能者也。后儒不修其身，并古训而忘之，徒尚口舌，逞臆说：此艮卦所以二千余年，无人能解也。

艮之下卦艮，艮也。上卦艮，背也。重艮成象，故曰：“艮其背。”背训一如《诗经》：“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之“背”字解也，震为获。艮为倒震，非获也。艮又为身，重艮成象，故曰：“不获其身。”三至五为震。震，动也，亦行也。艮为门阙。后隐兑，为户庭。门之内，户之外为庭。二至四之坎，在艮门之内。坎为鬼，离为人。见坎不见离，故曰：“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巽象。艮为倒震，后隐倒巽。二至四震后亦隐巽，故曰：“无咎。”义《经》中特重之卦，特象重之象，其文则必与各卦不同。如本卦与履，以卦文缀于卦象之文，即其一例。以修身者，目能相比，内视其阴，则外物不见。久坐以后，即已身而忘之，昏昏然，无物无我，既不知有天地，亦不知有此身，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谓不知有身也。至此境界，继之者，即为身入他人之室，见居人之行止言动，一一如同晤对而人则不能见也。故曰：“行其庭，不见其人。”谓“人不己见也，似此神奇，并非索隐行怪，亦非精神错乱，只是修身者静心涤虑，目相比，不相下后，应有之现象”，故曰：“无咎。”谓非灾害也。

《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知“止”之道，而后能定其身心。“定而后能静”。身心既定，而后能不为外诱烦扰。“静而后能安”。神思既静，而后能安于所感通。“安而后能虑”。有感通而后能体验于身。“虑而后能得”。既验于身，而后能有所悟。有所悟者，悟物之本末，脏腑之远近是也。知者，知事之终始，官能之隐显，能悟能知，而后能画其性。故曰：“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谓知远近隐显之得失，则近于圣也。艮卦《经》《彖》之言，即此由知止至能安之象。六爻之言，则止而已矣。所以教人知其所止者也，此吾儒修身



之真实学问。千古圣贤，皆本于此；匹夫愚妇，稚子顽童，信而行之，速则七日，迟者期月，必能有得。亦二氏之学也。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本卦上下皆艮，其象重止。上卦艮为艮，目相比也。下卦艮，目相比则止也，上止其目，下止其足，外止其身，内止其心；目一比而无所不止，故曰：“艮，止也。”艮震均为时；二至四坎后隐离，亦为时。二至四坎，三至五震，倒重艮为重震，均为行。取象于艮，则为止，取象于震，则为行。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取艮止之象则为静，取震行之象则为动。失为乾象。卦中无乾，故曰：“不失。”取动取静，各有其时。故曰：“动静不失其时。”“道”三爻阳从乾象。二至四坎后隐离，为光明。三为坎之爻，故曰：“其道光明。”（说详“上下敌应”下）古语，艮为目之相比，人人皆知，不烦言说。故《经》文直曰：“艮其背。”谓视其身之阴也。《彖》辞以《经》文简略，特申释其义曰：目之相比者，取其止也。止有时，不止亦有时。能止则自有不止之时。不止，行也。言行而不言不止者，以言不止，则为目复原状，非义也。言行，则目相比而神行也。即修身者目能相比，则其神自然能行而入他人之室。时当止则止，时当行则行；皆目相比时，自然之情况。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能止能行，自然循此道而致于光明，万物皆相见之境。故曰：“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曰动静，不曰行止者，以行止皆在目相比时，而动静则为比与不比之分。比则身心静、定，故为静。不止，则目复原状，身心亦复原状，故为动。所以言目相比之功能而择艮之所义者也。本卦上下皆艮，取目相重比之象。为其能止于所应止之地，而得比止之效。所重在止不在比。故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谓所艮取其止也；取其能止于所应止也。下下卦颠倒皆成震。倒下卦成震，卦变山雷颐。

颐初与四相应，三与上相应。应则易位，卦变雷山小过。小过，初与四相应，三与上相应。应则易位，卦成山雷颐。是则任倒上卦或下卦之艮而为震，皆为颐与小过循环之象；皆为艮震相敌，初四、三上相应之象。艮重在止，在止而养其气以习坎；故取颐象，而不取易位成小过之象。取颐，则小过之大坎，即隐于交易之中。颐，养也。养之气充、自易位而习坎，此艮之义也。故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谓变卦为上艮下震，两相敌对交应而不取其易位之小过，大坎也。修身者，涤心静虑，止而不动，则艮下于背，震上于足，此山雷颐之象也。交会于坎，助其成习。此内隐之雷山小过，大坎象也。艮下于背，上者下也；震上于足，下者上也。上者下而下者上，敌也。阴阳交应，应也。交会于坎，虽应而不易位成象，不相与也。故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艮、震、坎三阳为侣；艮偏上，震偏下，坎居中。（按：三阳谓艮、震、坎为三阳卦。上中下则指卦中之阳爻。）艮下震上，交会于坎，则成雷山小过之大坎。艮不下，坎不上。则成山雷颐之养。本卦重艮成象，止而不下，为上能各止其所，能成其养也。故《彖》所颐象，以明其义，又恐学人误会取颐之初四、三、上交应易位之小过也，故曰：“上下敌应，不相与也。”谓取其上者之下，下者应而上之为敌，非其阴阳爻应相与而成坎也。《经》文“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本为一事，皆由艮其背而得。惟立言，则“艮其背，不获其身”与“行其庭，不见其人”，对比成文，似为二事。《彖》辞恐人误会，特曰“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而冠以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数语。以明其皆由艮其背而得也。止之既久，艮下震上，即成雷山小过之大坎，后隐风泽中孚之大离，应天同天矣。故曰：“其道光明。”谓中孚之离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本卦重艮成象，艮为山，故曰：“兼山艮。”艮为心之神。心主思。



艮又为所、为位，震为出。取艮不取震，故曰：“以思，不出其位。”

修身养气者，以涤心静虑为第一义。然而：人心之动，情欲之私，杂念之生，有不期然而然者。愈欲其去，则愈多、愈欲其止则愈生。当此之时，如无法以处之，身即不能修矣。《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者，教人化万念为一念，日久成习，念自不生。六爻所言，皆止思之位；何者可，何者不可，辨其得失者也。《易经》六十四卦之中，取象于人体者，惟咸卦与本卦。咸为二人交感之象。故由体之正面转至背面，复返正面。本卦为一人之思之象。故或正或侧，或背，固所应止之地而成象；盖有用义存焉，非矍取也，宜慎思之。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艮为倒震，震为足，初居最下，为足之位，取象于震，故曰：“艮其趾。”震后隐巽，巽为无咎，故曰：“无咎。”初爻取艮震象，则卦变山雷颐，颐，养也。慎言语，节饮食，皆养生，养气之道，所以修其身者也，可以永守而为法，故曰：“利永贞。”又“利永贞”三字为艮象，艮山常止而不动，可以为法，故曰：“利永贞。”初取震象，震为倒艮。艮震取象本相通，可以互用，取震虽为倒艮，然而不失为正，故曰：“未失正也。”

修身养气者，以能涤心静虑为第一义，不能则存思于足，以止杂念。此虽不能涤心静虑之太空无云。然较杂念乱生，终为近于正轨，故曰：“未失正也。”

人之双足，为涌泉穴所在；两足拇趾为阴跷阳跷所在地。气之通，由此而入，循足与股而上升，达于肾而精生，故曰：“震起也。”谓能起地之气而上升，与巽息所入之天气相合，以成坎离运化而为人，此人生自然之理。存思于趾，则所以助地气之通。虽非寂然无为；然而未悖自然之理，故曰：“未失正也。”修身者，存思于足，而止杂念，即觉有一缕微热从足趾起，渐渐至胫，循股而上也。初习

者，不能一念即臻于此。积以时间，大约不出七日，即能有效。惟有应注意者，热升至少腹，即须止之。不止，即易生敝。此虽以人力强为，非天然之正，然未失正理，故曰：“未失正也。”

存思于足，热必自然上升。人之恒情。当觉有热上升之际，心思于不知不觉之间，自然随之而上移至胫、至股、至少腹，尚无大关系；过此以往，则有难言者矣，故曰：“利永贞。”谓思宜永止于足也。曰：“艮其趾，未失正也。”谓思止于足，则不失为正，非此，则非正。即《礼记》“足客重”之义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足之上为胫，股之下为腓，二爻在三至五震后巽下。巽为股，故曰：“艮其腓。”拯为手之事。艮为手，足随股而动，震为足，不取此艮、震两象，故曰：“不拯其随。”二至四坎为心病。坎后隐离，为心。取象于坎离，故曰：“其心不快。”腓处于胫足之上。腓不动，亦不能止足之动，故曰：“艮其腓，不拯其随。”自下卦而言，由初爻而向上为进，由上向下为退。二爻为艮之体。不退而向下从初爻取原来艮象，是为“未退”。转向上合四爻取坎象为听，听为耳之事，坎为耳，故曰：“未退听也。”二爻居下卦之中，言本来之体则为艮；言所取之象，则为三至五震后巽下之腓。言卦位则为坎，言断体之象，亦为坎。坎，肾也。止思于此，则肾热情动而思欲；心虑烦躁而不快。虽有耳聪之效，不如止思于是之安静也，故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三爻居上下之交，为上下卦之界，限也。艮为门阙。内门之外，即



外门之限。三为内门之终，限也。于人体，艮为背，腰也。腰之上为上脊，下为下脊。自腰而分人体为二。腰亦限也，故曰：“艮其限。”脊，背肉也；脊，腰均也。腰背脊脊，其间不过数寸，固同物而异名者也。二至四坎为肉，取象于艮、于坎，则以腰为限，分人体为上下二半矣，故曰：“列其夤。”列，古与裂通。二至四坎后隐离为心，又为火，薰也。离隐坎后，与坎相邻，故曰：“厉薰心。”《诗经》：“忧心如薰。”心甚忧之貌，犹言忧心如焚。心受热则病。坎为加忧，为心病、为险。险，危也。后隐离，为火为热，为薰，为心。取象于坎离，故曰：“危薰心也。”生人之理，气血周行全身，人即强健无病，可以长年。有所不至，或有可专往，皆病。而气血之行，除自然循环外，思虑左右之。修身者思止于腰，则气血亦注于腰。住则热生。热生于上，则气血不下下体。气血不下则寒。下寒上热，分人体为二半。寒者，筋挛骨痛或致瘫痪；其病犹小。热者焚炙脏腑，心脉怒张，百病丛生。故曰：“厉薰心。”又曰：“危薰心。”所以垂戒者，至矣。可不慎诸！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四爻取上卦艮象。艮为躬、为身，故曰：“艮其身。”三至五震后隐巽为无咎，故曰：“无咎。”四爻取象于艮之为止、为躬，故曰：“止诸躬也。”四爻之象，即《经》文“艮其背”之象。艮其背者，目相比而内视其阴，身自止而不动，非存思于背也。学人于此，宜合三爻之象，互参熟玩，即知其别。不然，“艮其限”与“艮其背”相去几何？一则曰：“厉薰心。”一则曰：“无咎。”其间利害得失，毫厘之差，谬以千里矣。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上卦艮后隐兑，兑为口舌。辅居口舌之外，艮居兑之外，故曰：“艮其辅。”兑又为言说。两艮重象，均为倒震。震亦为言。先后相次，秩然不紊，故曰：“言有序。”五爻居于二至四坎之上。坎为悔亡，故曰：“悔亡。”五爻居上卦之中，中也。阴处阳位，不得为正。变阴为阳，卦成风山渐，则正矣。取象于渐，故曰：“以中正也。”

五爻为面目之位，非思所能止之也。然而人之疾病祸患，皆由口舌而生，慎言语，节饮食，皆止之道，所以修身，五爻取象于渐，止而巽动不穷，故曰：“言有序。”“言有序”《虞反易》作“言有孚。”如然，则所取为坎象。虽于象可通，惟非止义，与变渐之象不合，不如“言有序”也。

谨按：夫艮至于五，可以致“行其庭，不见其人”之用矣。于是或窥人之阴私。苟肆意放言，必因洩而招悔，甚至杀身，未可知也。故作《易》者，以“艮其辅”为教。“序”思而后言之貌。思而后言，则慎。故曰：“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敦，厚也，阴爻从坤之象。本爻依例应取次卦风山渐象。而本与次卦之异，仅在五爻之一阴。五爻已取风山渐象，本爻即不须再变，故曰：“敦艮，吉。”《尔雅》：“丘一成为敦丘。”本卦取象于艮。艮丘也，一成于五爻之变，故曰：“敦艮。”艮变为渐。渐女归吉，故曰：“吉。”上爻为卦之终。从五爻之变而不再变。厚之至也，故曰：“以厚终也。”

余说

本卦重艮，所重在止。知止而能止其所，则止于至善，与天相通。故其用卦，六爻皆有艮名，为阳爻，卦成纯乾，纯乾，天也，由此



而同天，此修身之极致。学人希贤、希圣、而终于希天也。内隐洊雷震，恐惧修省，可为祭主，由修身齐家而明德于天下也。初至四错水山蹇，进退皆难，见险思止，反身修德也。三至五错雷水解，赦过宥罪，宽以养和也。三至上错山雷颐，慎言语，节饮食，修身养气也。上用兑，下用艮，卦成泽山咸，以虚受人，修身应天也。上用艮，下用兑，卦成山泽损、以惩愆窒欲，为道曰损也。观以上诸象，艮止之义可知。修身之义，亦可知矣。更观其变爻所用之象，则二至上隐山水蒙。蒙以养正，圣功也。初至五隐雷山小过之大坎，不宜上宜下，行恭用俭也。皆艮止之旨。蒙后隐革，舍旧从新。小过后隐中孚，风水成信，议狱缓死，天地之大德曰生，皆艮止之效也。

初爻变，卦成山火贲。阳从下生，君子以懿文德。二爻变，卦成山风蛊，积习成病，振奋育德也。三爻变，卦成山地剥，积阴蚀阳，厚下安身也。四爻变，卦成火山旅，与本卦重艮之象相表里。本卦上艮，目也、观也，即火山旅上卦之离，下卦艮两卦相同，身也、躬也；艮其背，观其身，以明而慎也。五爻变，卦成风山渐，止而巽，往有功，有所成也。上爻变，卦成地山谦。君子有终，止于至善。孔子美黄鸟之能止丘隅，即其别义也。学人修身者，于艮卦明显暗隐诸象，分析细绎，反求诸身，纵不读他卦他经，于修身之学，亦能获八九而无大差焉。

修身者，思虑烦扰，则心气纷乱，五脏中五谷之精气，亦随之而乱动；情欲固之亦横生。情欲生则思而杂，气亦失其正轨，灭其功能。此修身养气者，所以贵涤心静虑也。人生于世，数十年中，外诱内缘纷扰，已成习惯。一旦欲静而止之，为势所不能。惟有存思虑于一地，以一念之专，止万念之起。念有所专，气即从之，血亦随之而往。血往则热生，热生于肢体能益气；热生于脏腑能致病。以热为阴气。生于肢体，能引阳气至所不达之地而和畅其血脉。生于脏腑则郁结于中，阻阳不运。故修身者思止于足，利也。此初爻之象。思止于腓则上肾，思止于腰则上心。肾热则欲旺，心热则病躁，皆非利也，此二爻三爻之象，故《经》曰：“艮其背。”《彖》曰：“止其所。”

《象》曰：“思不出其位。”初爻曰：“利永贞。”四爻曰：“无咎。”五爻曰：“悔亡。”皆言所应止也。二爻曰：“其心不快。”三爻曰：“厉薰心。”皆言所不应止也。《经》《象》之止，反身而诚也；《象》辞之止，非礼不动也；初爻之止，视思明，听思聪也；四爻之止，动思恭也；五爻之止，言思序也；上爻之止，毋不敬也；学者于此宜慎思之。

谨按先君子之论艮象，就一卦之义，论修身之全也。若就《周易》之进程而言，则圣功之门径，实肇始于目诚，有似于内学之天眼。至革、鼎而巽而耳目聪明，有似于内学之观音之圆通，兼天耳矣。震则“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孟子知言，有似于内学之他心之通。至艮，“行其庭，不见其人”，不行而至；又有似内学之神足。其目则颜子视、听、言、动之四勿是也。至“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则更有似于内学之漏尽通。究其实，皆良知、良能之作用，并无神秘焉。



渐

渐：女归吉，利贞。

渐，巽上艮下，巽为木，艮为山，为山上有木之象。山木成林，匪伊朝夕，渐而成也。女归亦然：初往为妇，敬戒毋违；既长养子孙，终为内主，亦渐也。渐六爻，惟二、五相应。相应易位，则卦成蛊。巽为长女、为妻、为内主；艮为少子，非夫，乃干蛊之令子。渐初至五错旅，旅“贞吉”。三至上互家人，“利女贞”。故曰：“渐：女归吉，利贞。”


古者，女生为姓，原始公社是也。既入奴隶制社会，则女就男干家。家，男子畜牧之所。与姓对言，是旅也。旅而贞且吉者，其为女之嫁乎？既由旅而家人，孟子所谓：“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是也。

学者由革而鼎而震而艮，已臻已立已达之境界；于是立人达人尚矣。居贤善俗，其立达之机乎？修身之要，则变化气质是也。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渐之要在进而变化气质。变化气质非朝夕可就，必须日积月累，巽至内重外轻，逐步纯粹之；其情有似女子之归其夫家。故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

女归取象于二、五之易位，易位则二、五皆居中而各得其所，故为“进得位”。又易位则卦成蛊，“蛊元亨而天下治”，故曰：“进得位，往有功也。”

五为阳爻，阳爻乾之属。乾为正，故易位则“进以正”。邦，甲骨文作，有封树之人所居也，邑也。古者公社（姓）人众，则由长女率而分卦于他地，曰氏、曰社、曰邦一也。长女，威姑也，巽象。威姑柄一邦生杀予夺之权，故“可以正邦”，故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以象言，蛊显无邦象。但下卦巽之隐象为震。震与上卦艮合则卦成颐，颐二至五互坤。坤为邦，二至上错剥，用显象则邦之剥不见，故曰：“正邦。”

二为下卦之中爻，得位者也。易位则五以阳来居中，故曰：“其位，刚得中也。”阳来居中，下卦成巽。巽为风；风，气也。上艮为山、为身，气沉于下，内重外轻也。

艮为止、为山，亦为背。巽为柔动、为木，亦为气。木蘖于山，其生不穷；动由于止，气发于背，亦无穷，故曰：“止而巽，动不穷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太谷先生曰：“木蘖于山，其象渐也。君子取渐之象，譬夫德。夫德非渐积而不能大，俗非渐化而不能善，《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善俗。’”言渐之用尽矣，夫然后知变化气质必以渐。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各家言《易》象，均无鸿象。惟黄冈李钧简《周易引经通释》引



《仪礼·昏礼》：“纳采用雁、纳吉用雁、请期用雁、亲迎用雁。”谓渐六爻皆以鸿象，取女归之义也。是。又《中孚》初爻：“虞吉，有它，不燕。”中孚信也。豚鱼、鸿、燕皆候禽，其下卦为兑而言非燕。其鸿也乎？固知兑为鸿，证以渐象，良是。

渐初爻无应，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但自变则卦成家人，不见兑，即不见鸿象。惟用下卦艮之隐象兑则卦成中孚，中孚下卦为兑、为鸿。原卦渐二至四为坎、为水。《诗》：“置之河之干兮。”注：“干，水涯也。”初正当其位，故曰：“鸿渐于干。”又原卦初至四互蹇。下艮为小子，上坎为厉。故曰：“小子厉。”下变兑，则坎象破而变卦下卦兑初上与上卦巽相应，兑为言，巽为无咎，故曰：“有言无咎。”盖教渐初下卦用艮隐象兑而卦成中孚也。《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亦重申用隐象兑之义。夫男子生而知好色，则慕少艾；“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小子之厉也。厉则男下女，备亲迎之礼，成泽山之咸而中孚，于是“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何咎之有。

中孚之初：“虞吉，有它，不燕。”示为婚礼之始，非燕礼也。修身之用曰：“思无邪。”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二与五应，可易位。爻辞见卦名，亦可自发。易位则卦成蛊。渐二非振民育德之时，不取，用自变。自变则卦成巽，渐下卦艮、为石而在坎下，是为水中磐石。变则二至四成兑，兑为鸿，故曰：“鸿渐于磐。”巽初至五互鼎，鼎所以烹饪饮食也。《说文》：“衎衎，喜貌。”兑为说；说，喜也。处两巽之中，巽为进退；故有“衎衎”之象。渐三至五为离、为吉，故曰：“饮食衎衎，吉。”

二居互卦鼎之二爻，为“鼎有实”。有实，饱也。鼎上卦离，离为文采。既为文采，则非素，故《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渐二用巽。“重巽以申命”。无违夫子，焕乎其有文章；非徒哺

啜而已。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渐，下卦艮，陵也。三居艮上，无应，不变；用艮之隐象兑而卦成中孚。兑为鸿而及于艮上，是为“鸿渐于陵”。中孚二至四为震，震为元夫、为征，若上卦为坤，则二至五互复。今不然，是“夫征不复”。坤为群、丑，非坤而震不复，故《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中孚上巽下兑，皆为妇。中孚又为大离，离为大腹，孕象。然夫征既不复则妇之孕，幻也；何以育乎？故曰：“妇孕不育。”而《象》曰：“妇孕不育，失其道也。”乾为道、为阳、为夫。是亦夫征不复之义。

夫陆非鸿所应渐而即之，失其道矣，是以有“不复”之凶。教渐三不可适用中孚而宜取下卦艮及其隐象兑之合损。损二至上为颐，与蒙二至上错颐相同。蒙之三爻与其上爻“利御寇”相应，今三与之同位，故亦曰：“利用御寇。”“利”谓三至五之坤。蒙初亦阴爻，故其《象》曰：“上下顺也。”今损惟上为坤，故《象》仅曰：“顺相保也。”艮为城郭，所以为保。蒙下坎为寇，损下兑为灾，亦寇之属；故曲成而取蒙义。盖教习渐之三，以惩愆窒欲而艮其背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四无应，仍用下卦艮之隐象兑而卦成中孚，上巽为木，下兑为鸿，故曰：“鸿渐于木。”《说文》：“桷，梁之小者，小木也。”巽为进退，或也。三至五艮之上爻为上卦巽之中爻，是亦巽之一部，故曰：“或得其桷。”巽为无咎，故“无咎”。上巽下悦，申命则从，故《象》



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固知渐四用中孚。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五下与二应易位，卦成蛊，蛊上艮，陵也。二至四兑，鸿也，故为“鸿渐于陵”。三至五震为元夫，二至四之兑，其妇也。然卦不见离，亦不见坤，无孕象。所以不孕者，兑之阴爻无应也。兑上之应在初。初苟为阳爻，则下为具有三阳爻之乾。乾为岁而后隐坤。今非阳爻，不成其象，故曰：“妇三岁不孕。”虽然，蛊二至上错损，损之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弗克违，莫之胜也。元吉，吉也。上卦艮“成言乎艮”终也，故曰：“终莫之胜，吉。”而《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故渐五终当用蛊之损。惩愤窒欲以干蛊而气质渐变矣。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上无应，变用巽之隐象震，则卦成小过，渐二至四坎为水，上在坎卦，陆也。变则上为阴爻。阴爻坤之属，坤为地，亦陆也。小过三至五为兑，兑为鸿。故曰：“鸿渐于陆。”小过像飞鸟。初二、五上皆像鸟翼。鸟翼，羽也。小过二至上错恒，恒为夫妇之道，夫妇由婚姻而成。婚姻六礼，采、吉、亲迎，请期，无不用雁，故曰：“其羽可用为仪，吉。”振恒有凶。《象》又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渐上用小过之恒，变化气质，行过乎恭，用过乎俭，丧过乎哀，何伤乎？可以恒也。

余说

渐，明则诚也。学者历革、鼎、震、艮而知能之明粗备。内学所谓六神通者已窥其四，而气质未纯。气质不纯，所得者时或失之，甚至物交物而致罪戾，未可知也，故必继之以渐。渐者，以王道言，居贤善俗，由独善其身而兼善天下，以圣功言，则变化气质；养生家言，所谓“温养”是也。

故渐初用中孚之咸，感以应也。二用巽，以申命行事，后天而奉天时也。三用损而志蒙，惩愤窒欲以养正也。四用中孚，或得其桷，顺得位也。五用蛊之损，惩愤窒欲以干蛊，气质渐变；且教可以变化气质也。上用小过之恒，教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虽未免小过，固变化气质时之恒情。

渐六爻皆为鸿者，用兑也。“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兑也，然后知所渐之工在“时习”二字。



归妹

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媾也。古者诸侯大夫嫁女，例以娣、姪从。是犹邃古群婚之遗迹。娣，女弟也。是为妹。震为长男，兑为少女。少女而随长男，是为归妹之象；与咸之艮，兑，恒之震、巽为敌体者有异。

归妹六爻，惟二、五相应。相应则易位而卦成随。成随则兑以少女居外，居上；而震以长男而为元夫者处内处下，大悖常道，是以凶。震为征，故曰：“征凶。”

坤为利，巽亦为利。归妹原卦不见坤、巽，是以“无攸利”。变随虽三至五为巽为利，是媛女柄政，利在中人，是以“征凶，无攸利”也。

妹非专征伐之人，而设契卜辞多以妇率师之辞而其事多在受率前后，乃知古有其事；犹后代唐用宦官监军，是为乱政，是以归妹有其辞；而妇妹之吉、凶，可以觐夫王政。

以修身，震为行，兑为言。“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归妹之正。兑居内，讷也。《论语》：“刚毅木讷近仁。”是讷为变化气质之根基，故以归妹继渐。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天上地下而人参其间，所以成此世界也。人由知而地绝天通而宇宙之秘密以洩，一点天机，彻上彻下，皆人之作为。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在帝左右”者，惟文王而已。肥遯群圣、诸贤，又丽乎文王者也。学者希贤、希圣、希天，固有志者亦若是；然未可一蹴而就。当其有成，是为天民。天民之于圣贤，犹娣姒之为归妹，则归妹者，学者所以自成之道也。故《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生，归妹人之终始也。”其意微矣。佛氏以“眷属”喻。归妹即眷属也。

兑为说、为少女、妹也。震为动，为长男，元夫也。故曰：“说以动，所归妹也。”

“征凶”谓下卦变震，上卦变兑，兑柔居上，震刚居下，其位不当。故曰：“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其义则经文已尽言之，故归妹有应而不取易位。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夫妇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行与言、志与气、性与命，亦恒久而不可须臾离者，故“永终”。然而姐己、褒姒或以灭国，行不蔽言，足以丧众，而言者志或堕焉，是以君子观归妹之象以“永终知敝”。“知敝者何？”慎其变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归妹之初无应，下卦仍兑不变。故曰：“归妹以娣。”履之初曰：



“跛能履。”盖取初至四互睽之象。震为足，履为足动。睽中兑之二、三两爻为半震，而睽之《象》曰：“火动而上，泽动而下。”全卦皆动，是跛而能履也，故云然。今归妹初至四亦互睽，与履相同。故亦取“跛能履”之象。二至上错丰，上震为征，下离为吉。故曰：“征吉。”

初虽不变而兑后隐艮。合上卦震，则成雷山小过。小过二至上为恒，恒久而不已者，归妹之终也，故《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谓观隐则为恒。夫天泽为履，今震泽亦用履者，乾为义、震为长子，子承父业也。相承者离。离为吉。故《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

是以归妹之初不变而用初至四互睽之履。之者志也。履吉。归妹之志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九二上与五应，可以易位。但《经》言：“征凶，无攸利。”未可用。而爻辞曰：“眇能视。”亦为履卦九三之辞。履之二曰：“履道坦坦，幽人贞吉。”今则曰：“利幽人之贞。”盖教归妹之二，仍不用变而取互睽二志履也，故《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常，恒也。二之言常犹初之言恒，其取象一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三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亦可三反四复。须通娣，娣也。三处二至四离之位，离为中女，为兑之娣，故曰：“归妹以须。”用三反四复则卦成泰，三变为二至四兑之中爻，故曰：“反归以娣。”

同一三爻，而或为须，或为娣？位之不同而已，故《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以娣则卦成泰。天地交也，归妹之三生泰。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无应，又不见兑象，无妹可归者也。但用三至五之隐象离则卦成需。而二至四为兑，是为“归妹以娣”之象。此一变之间，原二至四之离上移至三至五爻。离为日，日期也。是非无归妹，特迟期而已，故曰：“归妹愆期。”卦既成需，迟也，时也。需下卦乾，乾为时，故曰：“迟归有时。”而《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乾亦为志，归妹之四用需。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归妹之五曰：“帝乙归妹。”泰五亦曰：“帝乙归妹。”帝乙归妹当为殷商故事与“丧羊与易”等同。事不详。震为帝。帝乙当指上卦震。五居震中，下与二易位而《经》不用。但爻辞见卦名，用自变。用自变则全卦成兑，上卦震亦成兑。兑，妹也。故取“帝乙归妹”之象。兑五下至三为巽。巽为长女为妻。为帝震之敌体，固夫人之位，“小君”是也。故为君。四至上为兑、为娣。袂，袖也。乾为衣。则兑上之阴爻、巽下之阴爻皆为袖、为袂。袂所以扬而舞。故兑在上为良而巽袖下垂，为“不如其娣之袂良”。

中孚之四曰：“月几望。”兑五至初错中孚，故亦曰：“月几望。”坎为月，兑亦为月。上下皆兑为月望之象故为“月几望”。其吉则由中含离象。离为吉，故也。如是曲成，知归妹之五用兑而具泰、中孚之德。“月几望”，言明德之将充，非徒喻言也。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系教用兑。“其位在中，以贵行也”，言兑非小君而得中位以从震也。归妹之五，盖教学者以希贤、希圣而希天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上无应不变。上震为筐；下兑为女；兑之隐象艮为承，故“女承筐”。震之隐象巽为果木而非实，故曰：“无实”。震又为士，下卦兑为羊，二至四离为折首。是“士刲羊”也。但兑后隐艮非坎，故“无血”。承筐而无实，何由得乎？故《象》曰：“承虚筐也。”夫如是，则上爻不宜适用不变。爻辞不见卦名，例又不自变。然则如之何？或者用上卦震及其隐象巽合成之恒。恒，归妹之终也。

余说

娣、姪之于归，从其君也。学人之入道，从其师也。及门、升堂、入室皆履也。归妹之道在履，其要则从。所以有成则恒。故归妹初、二两爻不变而用睽志履。三用泰，天地交也。交则感通。四用需，待时也。五用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上用恒，从一而终，归妹之道也。佛氏以眷属喻。归妹用履，泽上于天也。泽，兑也，妹也。学者也。太谷之赞履象曰：“谁能出不由户，何冀由斯道也。”是也。



说 丰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古祭器量之大者，名丰。古人之祭：大祭三器，中祭二器，小祭一器。小祭之持者，亦一器。惟具特大，盛物亦多，故名器为丰；名祭亦为丰。丰，大也，多也。本卦取象于此。故《象》辞曰：“丰，大也。”

古人皆以修身为重。遇天地变异，或气机不顺时，即致祭引慝，反躬修省。本卦雷电皆至，天地变异时也，故祭以禘。即孔子闻雷必变之意。取象于此，故卦名为丰，谓祭也。丰祭介于中祭小祭之间。小祭为常祭，大祭、中祭皆有定典。天地变异，气机不顺，时时有之，非定典能列，小祭又无以见引慝之诚。故用小祭之礼而特大其祭器，特多其祭品，所以将诚致敬也。后儒不识祭象，遇羲经之取象于祭者，皆不得解；如本卦及巽、旅两卦皆是，转折求通，其说乃愈不通矣。修身者既得成效，目睹光明以后，气机不顺或天地变异时，即受其影响，立失光明。当此之时，必反躬修省，求其所以。古人之反躬修省，非如后来之但以口舌为事，必斋戒致祭，禘于天地神祇，以见其悔过之诚敬。不但此也，修身之学实启天地之秘密，得之者，立入圣域，何可轻言。不敬又何以见其重？此《易经》之所以多取祭



象。不但丰、旅、巽诸卦是，即爻辞中遇有特重之处，亦取祭象，如习坎之四爻，即是其例。皆所以敬慎其事也。《礼记》曰：“毋不敬。”孔子曰：“祷尔于上下神祇。”皆是此义。后儒不明知修身，亦不知诚，敬为何事，宜乎不能解羲经之祭象！学人修身，应识祭敬之重大，遵古圣遗规，笃恭恪守；勿以祭为虚诞而忽之也。

此卦取象于丰祭，故曰：“丰。”卦画三、上相应，交而易位，故曰：“亨。”交而易位，卦成火雷噬嗑，噬嗑：“雷电合而章。”章，显也，明也，发扬光大也，故曰：“丰：亨。”三上易位，上卦震变离为玉；下卦变震，二至四成艮为来，故“假”与“格”通，来也，为“王假之”。二至四坎为忧；下卦离后隐坎亦为忧，取离不坎，故曰：“勿忧。”下卦离为日为午；宜取其象，故曰：“宜日中。”修身者遇天地变异或气机不顺，失其光明时，可勿以为忧，宜将诚致祭，于日中时修省，即复其光明。谓失其光明后，宜于日中时用功，即复也。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卦画以祭器丰之形。丰为豆之大者，故曰：“丰，大也。”下卦离为明，上卦震为动，故曰：“明以动。”三上交易则上卦变离，下卦变震，卦成噬嗑，梗阻去而光明来，故曰：“王格（假）之，尚大也。”上与大，均取三爻阳阳从乾象。修身者至一定时期，或因气机不顺，或因天地变异，必失所得之光明。其征象则光明中有一特明之处，且闪动如电，或动如儿童之玩具风车。此即光明将失之候。在此光明后所见者，即为真实景象。故此光明闪动之将失，实为光明将更宏大之先趋，利害得失之交也。故曰：“王假之，尚大也。”谓光明再来，将更大也。不取坎，取离，于日午时修者，则日中之光与天日之光相接，借天日之光以助目光，则阴黑去而光明来，万物相见，卦成重离继明之象，故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谓上爻阴变为

阳，成重离也。照离象；天下，乾坤之象（说详天地盈虚下。）六十四卦中，惟此卦经文详言修身功候、故障及其补救之方，又恐学人误会，特语以“勿忧。”此尤见圣人之慈及其勤诱后学之殷也。《彖》辞更就《经》文解释之：初曰：“丰、大也。”谓丰非病也；乃将光大也。继曰：“明以动。故丰。”言将丰之征候也。再曰：“王假之，尚大也。”言丰之所以大也。终曰：“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言修身之时及其成效也。《杂卦》曰：“丰，多故也”。则因《经》、《彖》未言取丰象之义，特补告学人言，修身时故障甚多，皆当以丰为法也。下卦离为日，二至四巽为人。离在巽下，由离之中爻而上，即为巽爻；如日通中即为日入之时；故曰：“日中则昃。”坎为月，下卦离后隐坎，如月在日之阴影中，故曰“月盈则昃。”初爻合三、四两爻成乾，二爻合五上两爻成坤。三、四、五上诸爻以乾坤而不全，故曰：“天地盈虚。”上卦震为时。六爻内隐乾坤之象，须因用时分合成之，故曰：“与时消息。”消息阴阳之爻，从乾坤象也。下卦离为人，离后隐坎为鬼；上卦倒震成艮为神；三至五兑后隐艮亦为神。人可见，鬼神不可见，故鬼神皆取隐象，而曰：“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修身者目见光明以后，随时皆能发生故障，失其光明，非必天地变异或气机不顺始有也。《彖》辞又详言其理，谓此是盛衰自然之势，如日过中则昃，月盈满则蚀，虽天地亦不能无此缺，何况于人，何况于鬼神？故学人宜体此阴阳盈虚消长之理，自为进退，补救，故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盖谓不必以偶失光明而为忧也。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上卦震为雷，下卦离为电。两象并见，取其象以成卦故曰。“雷电皆至，丰。”至，三、五、上诸爻从坤之象。上卦为狱，三至五兑为折；下卦离为刑；坎法离刑也。故曰：“君子以折狱至刑。”致，用也。二至四巽象，亦离后隐坎之象。学者于目中光明闪动之时，



应知此为将大之征。宜求其所以去其梗阻，俾能昌大。故曰：“雷电皆至，丰。”谓察此身阴阳之所偏，用刚用柔，以和其气而昌大之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阳为遇、阴为遇。初爻本为阳，遇也。初爻阳变阴，卦成雷山小过之象，小过下卦艮，为神、祖也，上卦震为帝，天也。人出于祖，物源于天，故古祭天，以祖为配，以追本也。今《象》取下艮上震之小过，是神、祖遇天帝配祭者，遇所配之主也，故曰：“遇其配主。”小过初爻阴与四爻相应。应则变而易位，卦成地火明夷。明夷，光不见也。明夷上卦坤为十，下卦离为日，十日为旬；小过二至四为巽，为无咎，故曰：“虽旬无咎。”谓光明虽失，暂则无妨也。卦变小过，初四相应，交而易位，卦成明夷，光隐不见，此可虑也。爻辞恐学人疑虑而不敢取其象，故曰：“往有尚。”往，初爻往四，易位也。尚，四爻阳，从乾象。谓取明夷，有所为也。卦变小过，初四不易位，则卦为大坎，坎为灾眚。初爻阴为过，故曰：“过旬灾也。”谓初爻不成明夷则大坎为灾也。大坎为坤之用卦。用坤之数则为十。大坎后隐风泽中孚之大离为日。故大坎亦有旬象。天地之气，阴阳发生偏胜，必发生变异。变则交博而后和，光明更胜于前，故不为灾。若光失久而不复，则为灾矣。于人亦然。人生天地之中，与天地之气相应；本身之阴阳偏胜，亦复如是。《经》《象》言其大纲，六爻则就人身部位，发挥之：初为足位，震起之地（即阳生）。不起则阴阳郁结，雷电交搏；起则入坎而坎旺。仍是偏胜之象。应而初交，阴阳不匀；阳盛阴弱，故光明隐伏。既交而和，阴阳相等，故光明复见，且更昌大，故本爻初为丰象，阴阳郁结，震未起，阳未上也。继取小过，阳已上，坎已旺也。终取明夷，阳盛阴弱，光明失也。明夷复隐小过，既和而光复之机也。初成小过，坎气增盛，光大之基也。故其前象为丰，明夷内隐

之小过，其后隐风泽中孚之大离，将应而和，光大昌也。学人于此，应深体熟玩，验之于身，庶几可以勿忧乎？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二至四巽为密云，下卦离为日。巽与离共爻成象。离下巽上，如日在密云之中，故曰：“丰其蔀。”蔀，厚蔽也；谓日为密云所掩也。斗，上卦震象。震为艮。斗，北辰也。下卦离为日中、为见。故曰：“日中见斗。”二爻无应，取应则反下卦之离，用其后隐之坎。坎为疑，为疾。二爻阴从坤象为得，反离成坎为往，故曰：“往得疑疾。”下卦用离后之坎，卦成雷水解，解，雷雨作，阴阳和。非丰之二爻义。取此象可疑，故曰：“往得疑疾。”谓学人之自疑也。坎为有孚；离为发若。取离后之坎成雷水解。解则吉，故曰：“有孚发若，吉。”二爻阴晦已甚，不应有解象。然天地无久晦之理，终有解时。解必由于阴阳之相应。故曰：“有孚发若，吉。”谓坎离相应则解也。二爻有解象，纯因明离暗坎之相应。离为信、为发。坎之应则为志，故曰：“信以发志也。”谓诚信之相感耳。初爻阴晦，雷电皆动，为始丰之象。二爻已至坎位，阴结于中，阳不得，天日无光，虽在白昼，亦见斗星，阴闇可知。然此仅一时之象。坎气上习。则阴阳和而解矣。爻与《象》辞，恐修身者疑而弃其所习，特告以但诚信坚持自解。故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沛，即将成雨之水气也。巽为密云。二为巽初之阴爻，阴阳未交，只成浓云；故为蔀。三为巽体之阳爻，有巽初之阴相邻。阴阳已接，气化为水，即将成雨。故曰：“丰其沛。”沬，小星也。三至五兑



象。兑为妾。妾，小星也。日中，见，均下卦离象。故曰：“日中见沫。”折与右肱，均三至五兑象。巽为股，阴爻在下；兑阴爻在上故为肱。兑与震，位相对。震居东为左，兑居西为右。倒兑以取象，卦成泽雷随。故曰：“折其右肱。”无咎巽象。二至四为巽。故曰：“无咎。”坎为事。坎之大者为大事。二至五似坎而大；非象也，不可取。故曰：“不可大事也。”三爻为丰最甚之时，即将成雨。《象》辞恐后人误以沛为坎象，于卦画中求坎不得，而以二至五似坎而大之卦画当之。特告人此非坎不可取。故曰：“不可大事也。”谓非大坎也，用亦坎象。三爻变卦，取三至五兑倒成泽雷随象。《象》辞恐人误以二至五颠倒兑、巽似大坎之象当之，故曰：“终不可用也。”谓此非坎象，不可取。终，五爻阴从坤象。丰为阴阳变异，天地晦明之象。初爻始晦，雷电交作，故曰：“遇其配主。”二为晦甚，天日无光，虽在白昼，亦见斗星。故曰：“丰其蔀，日中见斗。”三爻为阴晦最甚之时，已全如暗夜。不但大星如斗者能见，即繁密小星如水沫者，亦复可见。当此之时，虽有视如暗夜，宴息而已，不可有所作为。故取泽雷随响晦入宴息之象，而曰：“不可大事也。”“终不可用也。”盖戒学人知慎耳。修身者失其光明，其景观盖不一律。初因足阳不上而失者，但见光中有最明之处闪动，如为时不久，可以德之，故曰：“过旬灾也。”继因坎中阴甚而失者，则景象全无所见，只见光中最明之处。以当坚定心志，用功以复之。故曰：“信以发志也。”三则气阻于腰，此为最险之地，以此习坎之三爻而非。此时目中所见，只有繁密碎小之光星，闪动不止，即不可再有所为，虽在日中，亦只可如入夜之眠息。若以为似习坎之三爻，则误矣。故曰：“不可大事也。”“终不可用也。”盖戒之至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蓍二至四巽象。四为巽之上体，又成密云。故曰：“丰其蓍。”四爻阳变阴，卦成地火明夷。明夷三至五之震为斗。下卦离为日中为见，故曰：“日中见斗。”明夷三至四之半震为明夷之主象。故曰：“遇其夷主。”遇，四爻阳从乾象，明夷二至五隐雷水解。三至上错地雷复。为阴晦解，光明复之征。故曰：“吉。”四为阴位。四爻以阳居阴，非应处之地。故曰：“位不当地。”四爻为心之位，非可蔽之地。于卦画，四爻为上卦震之爻，非二至四之本体；亦无旅可言。所以取蓍象者，仅因其适处巽地，非其位之所当也。故曰：“位不当也。”二至四坎为隐伏，幽也。下卦离为明，用坎，取雷水解象，则离不见，为不明。故曰：“幽不明也。”明明夷为光明将复之前兆。明夷卦中之主象，为三至五之震。震为动，行也。故曰：“吉，行也。”本爻之象与初二两爻所取，似同而实异。初爻主象为丰之上卦震。本爻取象为明夷三至五之震。初爻之遇，为初爻象，本爻之遇，为四爻象。故初曰：“遇其配主。”本爻曰：“遇其夷主。”所以示别也。二爻之“日中见斗。”取象于丰之上卦震及下卦离。本爻之“日中见斗”，取象于明夷三至五之震及下卦离。二爻为阴暗将更甚时，故取象于丰。本爻阴暗已减，光明将复，故取象于明夷。丰内无坎象，取应于离后所隐之大坎。故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明夷内隐地雷复、雷水解，皆光明将复之机。故曰：“幽不明也。”“吉行也。”《易经》经《经》、《彖》、《爻》、《传》之文，一字之差，取象全异，义，用亦非。修身学《易》者，于此等处，最宜留意，不然，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矣。如本爻与初二两爻，即是其例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来丰，上卦震为倒艮之象。取艮则卦成山火贲，贲，则柔互，文章也。庆，离象。誉，震象。故曰：“来章有庆誉。”阴阳相杂谓之文。



取贲，则阴阳上下刚柔互文，灼然成章。此继明照四方之象。故曰：“有庆也。”谓上卦为离，成重离也。修身者于既丰以后，日中修省，光明再复，较前昌大，能万物相见。本爻为面目之位，已无蔽可言。目中光见，上卦成离，卦变重离，能明照四方，故《彖》曰：“宜照天下也。”本爻曰：“有庆也。”此丰之所以为大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丰，大也。上爻阴变阳，从乾之象。上卦震为栋宇、屋也。故曰：“丰其屋。”取此象则上卦变离，全卦成重离矣。此承五爻所取之象而言也。二至四巽为蔀、为家。故曰：“蔀其家。”窥，下卦离象。户下卦变艮后隐之兑象。故曰：“窥其户。”以兑在艮后，所以为窥也。取此象合上卦所变之离，全卦变为火山旅，即次卦之象。此上爻取象之定例也。人，下卦离象，阒，寂也，静也。下卦变艮之象。变则火灭人无。故曰：“阒其无人。”三岁下卦离后所隐之坎象。覿，离象。下卦变艮，则离不见则坎亦无，故曰：“无岁不覿。”下卦取坎，则卦成火水未济，故曰：“凶。”修身者复其光明，不自韬晦而炫其明；不必天灾人祸，即此骄满，已足使本身阴阳之气失应，再失光明，久久不复。故取未济之象而曰：“三岁不覿，凶。”所以垂戒也。上爻阴变阳，从乾取象为天。上爻居于最上，故为天际。上爻变，则上卦成离，后隐坎。坎为习。习，飞也，翔也。故曰：“天际翔也。”谓上卦变离也。下卦离后隐坎，为隐伏，藏也。下卦离变艮为躬，自也。故曰：“自藏也。”合象辞“天际翔也”“有藏也”二语，即为次卦火山旅之象。盖特注重教人自晦。谓光明既复之后，但当游神天外，自隐其身，不可招摇也。爻辞言更恳切，谓居屋外表，人所共见，大之无妨；家则藏身之所，宜厚其隐蔽，使人见之如无人居。不然，则祸至无日矣。盖极戒学人也。

余说

丰，失其光明而后大也。学人成败之机，胥系于此。故其用卦，二、三、四、上诸爻有丰名为阳爻。初五两爻无丰名为阴爻。合成正位凝命之火风鼎；为光明复来，丰后所得结果之象。后隐风水涣，为与丰相表里之象。鼎后隐水雷屯，“雷雨之动满盈”。放之则弥六合，退之则藏于密；正位凝命以后，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也。初至四错风火家人，言有物而行有恒，治丰之道，所以修省也。二至五错泽风大过。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不因遇异而改变所习也。三至上错火泽睽；以同而异，谨小慎微，内文明而外与人同也。上用巽下用离，卦成风火家人，阴阳正位也。上用震下用坎，卦成雷水解；光明复见也。初至五错泽火革；其命维新也。三至上错雷风恒，阴阳交通也。上卦倒用成山火贲，阴阳互文也。上下颠倒，卦成火山旅；昭告神明，适于四方，择地而处也。上卦下移，卦成火雷噬嗑，去梗而合也。

学人修身，所以通神明也，在将通未通之际，尤宜竭其诚敬，以祭事为重。此本卦所以取象于丰祭。既通以后，尤宜谨慎，密其见闻。经文始以祭象，教其诚敬，又教以日中修省，励其学行，爻辞则择其得失，励其努力，祛其疑虑；终复委婉告诫，《象》辞更本爻辞励诫之旨，谆谆言之。先圣后圣，意同至切，学人宜慎体此意而深思之，勿自貽伊戚也。



旅

旅；小亨，旅贞吉。

旅，设事也。国之大事惟祭与戎。祭俎豆之事，丰所取象。戎，军旅之事，旅所取象。惟旅非必行军，初义实为行旅。甲骨文旅作𠂔，像人在帐幕之下，行旅之象；亦军旅之象。邃古之世，钻燧取火，得火惟艰，故常保存火种。行旅亦载火以行。穴居野处，多在河岸坡地，或背山面水之砥地，所谓氏也，今火在山上，是为行旅之象。又旅人畏禽兽侵袭，多围火居高地，亦行旅之象。故山上有火为旅。又旅亦祭山川之礼。所谓“至于岱宗紫望”是也。

旅三至上互睽。睽：“小事吉。”初至四互渐，渐“女归吉，利贞。”二至上杂鼎。鼎，“元吉亨”。是以兼具“小亨，贞吉”之德。故曰：“旅：小亨，旅贞吉。”其象如之，其义则《彖》详之。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明明德者，历丰之暂晦复明，至旅乃可小申明德之用，故曰：

“旅，小亨。”旅，离为外卦而阴爻居中，故为“柔得位乎外”。内卦艮，艮为阳卦，刚也。离二下合三、四为兑，兑，说也。艮卦二爻上合三、四为巽，巽为随，悦而随顺也。故曰：“柔得位乎外而顺乎刚。”离又为明、为视。艮为者、为山、为止。旅之道固通背面、通山泽，申夫明之用而知止也。故曰“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万物之故”是也，故曰：“旅之时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旅，噬嗑这倒象。噬嗑利用狱，是旅亦刑狱之象。离明艮慎；旅过而不留者也。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与四应易位，卦成贲。艮为小，为卑，琐也。本卦下卦为艮，变则上卦亦为艮，故曰：“旅琐琐。”谓艮两见也。上既变艮，则二至四为坎，坎为灾，故曰：“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夫旅之用在“止而丽乎明。”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万物之故是也。苟上离变艮，是居止而志止，何明之有？艮为止，止穷也，故《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是以初不用变。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次，旅所居也。行旅进退之宿也。旅二无应自变，卦成鼎，下卦艮变为巽。巽为进退、为商旅。艮为居、为庐、是以为“旅即次”之象。鼎二至四为乾，后隐坤，坤资财而为隐象，故曰：“怀其资。”艮为仆，巽为工、为妇，坤为臣，皆为童仆。坤又为得，故“得童仆”。鼎



二之《象》曰：“终无尤也。”今《象》亦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教旅二之用与鼎二相同，所以固志凝命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旅二之次，巽也。三处二至四之中，亦于次者，但三无应。自变，则卦成晋。于是巽之象不存而离乘其上。三至五坎后又隐离，离为焚，故曰：“旅焚其次。”下卦艮亦成坤，艮为童仆。艮不存，是“表其童仆”也。下坤为贞，三至五坎为厉，故曰：“贞厉。”“贞厉”者，谓下用坤则厉见，教不自变也。

坎为丧，“旅焚其次”则坎见，故《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坤为下，亦为丧，自变坤见，故《象》又曰“以旅与下”也。旅居于人之国者而与其下之众人，则主人疑其将不利于己，义必丧也。故《象》又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是旅三不用变。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四与初相应易位，卦成贲。贲上卦成艮，艮为处，故曰：“旅于处。”下卦成离，离为资斧，故曰：“得其资斧。”艮又为我，贲二至四为坎，坎为心，上卦离为喜笑，快也，变则上离不存，故曰：“我心不快。”夫处，未定之居也，旅而于处，尚为旅人，故曰：“旅于处，未得位也。”以修身言：旅之用，在“止而丽乎明。”今易位而离为内卦，岂之愿乎？故《象》曰：“得其资斧，心未快也。”未快，上未得离也。故旅四虽有应而仍不用变，同于初爻。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离为雉，又为矢。五爻自变，则离变为乾。是射雉而并矢亡也。乾为命，为誉；后隐坤为终，故曰：“终以誉命。”变则卦为天山遯之五嘉遯之象，乾离交则山上之明上于天也。故《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是旅五退则用遯，进则用大有。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畜为鸟，艮为坚多干木，鸟居其上，巢也。上自变而卦成震；全卦成雷山小过。小过逸飞鸟，是鸟焚其巢而无所止矣，故曰：“鸟焚其巢。”离又为人、居山上者为旅人，初变震，震为笑；后隐巽，为号咷，故“旅人先笑后号咷”。离又为牛。变则牛不存，故曰：“丧牛，丧牛于易，系用商王亥故事。变则卦成小过，小过“飞鸟以凶。”故凶。

夫旅，诤身于他人者也。而傲然居上，能不致焚如之凶乎？小过之五曰：“已上也。”是矣。“终莫之闻也”者，焚巢尚有余火，视未尽惑；而通体显隐皆不见坎。坎为闻。故云，听终惑焉，故凶。

观其象而玩其占。是上六亦不宜用变。

余说

旅之用在“止而丽乎明”。其体则为“柔得位于外而顺于刚”。曰：柔，曰止，皆为要语。故六爻之初，三、四上皆不用变，二用鼎中之“以正位凝命”；五居遯而志大有，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也。故曰：“旅之时大矣哉！”



巽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柔动也；震之隐象。艮二变阳为巽，是巽有艮象焉。震亨、艮小，故：“巽，小亨。”巽为往，又为近利市三倍，故“利有攸往”。三至五为离，离为见。上下皆巽，巽为利，离又为王；王大人也。故“利见大人”。是巽虽小亨而具“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之德焉。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震一阳动乎下，以起阳也。巽一阳伏乎中，以申命也。洊雷震，内动而外亦动，外动而内亦应；重巽以申命，内命而外申，上命而下申之也，内外上下互应，故曰：“重。”上命下达，下达上命；内命外行，外行内命故“重”。惟重而后能申。故曰：“重巽以申命。”

巽为入，为伏。二为阳爻而入，伏于艮卦上、下之中爻，以行艮背之志，故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志一则动气，故曰：“柔皆顺乎刚。”修身至此，可以申命，可以行事矣，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

见大人，可行天下，可对君师，其小亨宜也。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为风，风，气之动也，初气动而次气从，以动不穷而成风。故曰：“随风巽。”志一则动气，气动成风，则民志亦动，气一则动志也。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心偃，而况一人乎？其况万物乎？夫如是，而命有不申，事有不行者乎？”学《易》者当会斯义。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巽为进退。初当巽之初爻，故“进退”，初无应又不见卦名，例不自变，故用巽之对象震而卦成益。震为士，桓桓武士，武人也；益二至四为坤为贞，又为利。故曰：“利武人之贞。”教巽初用益，风雷相煦而申巽之用也。

初至四至大过，大过，大坎也，坎为疑，故《象》曰：“进退，志疑也。”变则二至四为坤。坤后隐乾，乾为治，故曰：“利武人之贞，忠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二无应，卦名见于爻辞，可以自变。自变则下卦成艮，艮为床，巽为蛇，巽在艮下，蛇在床下也，不祥孰甚！于是求之史，巫。史者知以藏往，人事也，巫者，神以知来，天道也。原卦二至四为兑。兑为巫。变卦渐下卦艮。兑既为巫，则兑之对象艮当为史。用巫用史，是既用原卦，忽又取变卦，纷然甚矣，然而“吉，无咎”者，巽为无咎



也。下卦倘用原卦之巽，则巽中含离，离，吉也。具“利有攸往，利见大人”之德也。然则巽二虽当用变而不宜用变，其所以然者，则《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谓如是则二以阳爻居下卦之中故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也。是以巽二不用变。

九三，频巽，吝。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三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自变，则卦成涣。巽上卦下卦皆巽，“重巽以申命”也。三自变则二至四震后又隐巽，是“频巽”也。子曰：“再斯可矣。”是以“吝”也。又变则三至五为艮，艮为小、为止。小故吝；止故《象》曰：“志穷也。”

夫巽之用在“重巽以申命”。其德“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是也。变则涣其躬而重巽申命之德涣矣，能毋吝乎？故巽三亦不用变。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四无应，爻辞又不见卦名，常例不变。但四爻为巽三至五离之中爻，后隐坎，坎为悔。自变则不见而后隐坤。坤为田而其显象为乾得阳爻，故曰“悔亡，田获三品”也。三品，《礼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豆为貯食物之器。牛豆脯修之属，三皆谓田猎所获，可备脯修，可供宾客，可供庖厨也。

自变则卦成姤，姤四曰：“包无鱼，起凶。”谓不宜用；用二至上错乾。错乾则四爻当乾三，乾四之位。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曰：“或跃在渊。”其《象》曰：“自试也。”盖教修身者至是可以申命行事而须谨守乾乾夕惕之教也。故巽四用姤之乾。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贞吉，不变也。或为变、为阴爻而吉。五元应而爻辞见卦名，可自变。巽三至五离后本隐坎，坎为悔，变则坎不见。今爻辞曰：“悔亡。”知乃教五用变，用变则卦成蛊。蛊上卦艮本来自巽，三至五震后亦隐巽，下卦亦为巽，巽为利，皆巽，故“无不利，震用隐象巽，则卦又成遯，遯三至上五乾，乾后隐坤，则卦又为全坤。乾为初，坤为终，故“无初有终”。

庚为金，为西方之卦，兑是也，谓蛊卦艮后隐象是也。以后天卦序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先兑者巽，后兑者艮，“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谓由巽变艮，即由巽变蛊也。“蛊，元亨而天下治”，是以“吉”也。

封建社会，以庚日刑人。《礼记·月令》记仲秋之月，“乃会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毋或枉挠。枉挠不当，反受其殃”。是也。巽之用在中申命行事。兑为决，为施，为刑人，皆为行事。先三日以诰，后三日再诰，初申以明其事，再申以重其教。故至五则巽变为蛊，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其义同也；巽以蛊也。曲成兑象，“先而天弗违，后而奉天时”，申命行事之极，悦从也；此所以从蛊以兑也。以修身者，其止蛊而申命乎？巽五用蛊，其位在中，无施不可，故《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上无应，自变卦成井。坎上阴爻转向下卦巽之下，则旅象见而具巽在床下之象，两巽皆不见。巽为资斧。不见，故曰：“丧其资斧。”贞谓上爻变阴，凶谓上卦变坎，故曰：“贞凶。”《象》曰：“巽



在床下，志穷也。”固知巽上不宜用变。

余说

巽之用在申命行事，其所以申命行事，则因“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其德“利有攸往，利见大人”。是矣。

初用益，合风刚动、柔动之德。二、三不变，利见大人，四用姤之乾，体乾乾之惕，跃在渊之试，始利有攸往也。五则申命行事矣。上不变，则巽申命之用不穷也。

太谷先生曰：“巽巽，其象同也。君子取重巽之象，申是命而行是事也。”盖取“巽小亨”而申之如是。其深义尚有未达，愿谨守盖缺之义。



兑

兑：亨，利贞。

巽之用在申命行事。其命所以得申，事所以得行，以众悦之也。有挠之者，力又足以刑人也。皆为兑之象。故巽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以曲成明兑之用，又以兑继巽也。然而，刑人末也；众悦本也。“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为兑之道，是以兑“亨，利贞”。

以象言，兑后隐艮。艮“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亨之至也。三至五含巽，巽为利。艮，止也；兼山艮，止复止也，不亦贞乎！故兑“亨，利贞”。兑，刚中而柔外，取隐象，含象，刚动在中，刚中之义也。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之用三：曰刑人决事；曰朋友讲习；曰悦以先民。巽之庚巽，主在刑人，决事；兑则悦以先民、朋友讲习是尚，故曰：“兑，说也。”



刚中者，兑中爻阳，志在申命行事也。“柔外”者，兑上爻阴，悦以先民、淳淳面命，使受命者心悦而诚服也。众悦、行利，事可贞也，故“说以利贞”；“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悦之矣。“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也。

如是，作《易》圣人，犹虑学者未达，重申之曰：“说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以修身言：“朝闻道，夕死可矣。”夕死且可，而况劳乎；其可死可劳，在道也；说且劝也。故兑之用在劝。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教学相长，朋友讲习之道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虽然，夫朋非常朋也！可缘以闻道者也。故曰：“丽泽，兑。”“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其丽之义同也。“丽泽”之义，其三复之。

初九，和兑，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初无应而爻辞见卦名，例可自变，自变则卦成困。兑初非用困者，不取。用下卦之隐象艮而卦成咸，咸，感也。“亨，利贞；取女吉”。是和兑也。

咸，初六：“咸其拇。”拇为足趾。二咸其腓，三咸其股，皆行之象，自变下卦成坎，坎为疑。今用艮而不取自变，则无疑。故《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教兑初用咸，咸为兑本。

九二，孚兑，吉，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二自变则卦成随。随二与五应“孚于嘉，吉”。故曰：“孚兑，吉。”

随二“系丈夫”。丈夫谓五，五为阳爻，盖乾之属。乾为志。故《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知兑二用随。

太谷先生曰：“民俗之可者，使由之。”以“晌晦入晏息”之类是也。以逸道使民，从民所欲而民信吾之志矣。以修身者，信志丽泽也。

六三，来兑，凶。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三无应，可自变，亦可用三至五巽之隐象震。自变卦成夬，夫夬岂兑之道，不能用。则当取隐象震，震为来，是为“来兑”。用震则成泰，泰吉也，何以凶为？盖兑三势尚未可成泰，来兑乃谓泰初至五错大壮。三当大壮之三，有“羝羊触藩，羸其角”之凶也，故曰：“来兑，凶。”其所以凶，则以非其位，不能用泰故也。故《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夫变既皆不可用，则用兑原象不变而已，原卦，三居二至四合离之中而接巽之“近利市三倍”。离利贞亨，兑之道也。

君子乎其政而已，焉得人人而悦之。苟欲来者皆悦，则有羝藩之羸，是以“来兑，凶”也。以修身者苟悦前尘影事之来，以为圣证，则凶矣。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四无应，用上卦兑之隐象艮而卦成损，损二至四震为言、为问、为告；下卦兑亦为言。卦不同而皆为言象，是商也。故“商兑未宁”。“介介”、“小一介”，皆小义，艮为小，损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故“介疾有喜”。损三至五为坤，坤后隐乾。用隐则全。卦亦成乾，乾为庆，故《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是以兑四用损。



损之《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惩愤窒欲，顺乎天而应乎人之道也。是以兑四用之。又，损之道，“损下益上，其道上行”，亦丽泽之义。

九五，孚于剥，有厉。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五无应，仍用上卦兑之隐象艮而卦成损。损三至上互剥。五下与二应，孚也。应则易位而二至五成剥，五居剥上，故曰：“孚于剥。”损五之《象》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非孚乎？三至五为坤。坤为怨、为害、为积怨，故“有厉”。然而，有锡朋元吉者，以处五位耳，故《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是兑五亦用损。夫剥以厚下安宅，而今也损下益上，有厉而孚，盖“悦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人之生死，复而剥也；惟兑能孚于剥，修身者念诸！

上六，引兑。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上，爻辞见卦名，自变，卦成履。上卦乾，乾为阳，引而上之也，故为“引兑”。成履则上爻下与三应易位而卦成夬，不复用离，故《象》曰：“引兑，未光也。”盖教“引兑”用履之夬。太谷之赞履曰：“谁能出不户，何莫由斯道也。”“引兑”之教是矣。

余说

说以先民，维巽申命行事，为兑之用。亦尚夫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兑也，故兑初用咸，感而遂通。二用随，既竭吾才，欲罢不能。三用兑，时习之说，朋来之乐也。四用

名师讲义

刘蕙孙周易讲义

损，损下益上，上逮也。五亦用损，孚于剥，了生死也。上用履之夬，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然而“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兑上，履之始基，未克远大，故曰：“未光也。”



涣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风行水上，散而成文，曰涣。涣之隐象为丰。“亨，祭以通天也，祭通于上下，故亨。”涣则风吹水动，以水动达于四表而动不穷也，是亦亨也，故“亨”。涣六爻惟上与三应易位而卦成井，涣三至五为艮为庙，变则成离，离为王，假，自也，离由刚自上来而成，故曰：“王假有庙。”巽为利，坎为大川。涣本巽在上而坎在下，变则坎在上而巽在下，是为“利涉大川”。涣之用在巽，变则上下皆巽，巽，不穷也，又为利，故曰：“利贞。”

巽，申命行事而众悦之，于是可以推而之天下四方，涣也。王道如是，圣功亦如是。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涣之用在巽，在巽上一阳，下与三应，如风催水；既应易位则下成巽而上成坎，下卦巽上一阳，复上与坎应，如是往复不已。如风吹

水动，水动风生，风复吹水，至于无穷，故“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则谓坎上一阴，上与上阳应也。处全卦之中，故曰“得位”。此皆涣之所以亨也。

王谓离，卦变则离处三至五之位，中也，故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艮为背，又为庙；离为王，又为明。“王假有庙”有盎背之象焉。

巽为木，又为风，风气也。离又为王为乾卦。乾为功，变卦初至五错鼎。鼎上离下巽，是明乘气以致远，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太谷曰：“涣，水木之象也。先王见水思源，明郊祀以享上帝；见木思本，立宗庙以祀其先。《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夫涣而远，往不返，易也。享于帝立庙，所以固其根本，“涣：亨，王假有庙”，其义深也。

初六，用拯马壮吉。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初无应，自变，卦成中孚。中孚初与四应。中孚之四《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马指初为阳爻，阳爻乾之简，乾为马。涣三至五，中孚三至五皆为艮，艮为手，两卦二至四皆为震，震为起，以手起，拯也，故有“拯马”之象。中孚初上与四应易位，则上卦成乾而卦变讼，乾为壮、为吉，故曰：“用拯马壮吉。”乾后隐象坤，坤为顺，取坤则全卦成师。师三至上亦互坤。故曰：“初六之吉，顺也。”拯马壮吉而曰用者，盖三变而曲成明夷之二“用拯马壮吉”。亦数变而成则同。

于是涣初之象，盖用中孚之师。信孚于豚鱼，可为众师而后能



涣也。

涣初用拯马之吉，初至四互解；明夷二亦见“用拯马壮吉”。明夷二至五亦互解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二无应，爻辞见卦名，自变，自变则卦成观。涣二至四为震。震为逐、为惊走，奔也。震起涣二，为下卦坎之中爻。坎离之中爻，皆为机窍，如火始燃，如泉始达，故曰：“涣奔其机。”坎为悔，二自变则坎不存，故曰：“悔亡。”

观上为巽，下为坤。巽为申命，坤为顺命。上申命而下顺从，非得其所愿，能之乎？故《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涣二用观，观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于是得民所愿而后可涣其德。

以修身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必先以意逆志，保其所愿而导之。于是乎震之用尚而涣奔其机，是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涣三至五为艮，艮为躬。三与上应易位，卦成井。易位则艮不见，故曰：“涣其躬。”全卦成井，下坎亦不见，而移于外。

坎为悔，又为志，故“无悔”。而《象》曰：“志在外也。”盖教涣三用井。井，改邑不改井。涣，改邑也；不改井，王乃在中也。劳民劝相，涣之道也。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四无应，可以自变。自变则卦成讼。涣不宜讼，且不见群象，不取。取二至四震之隐象巽而卦成天山遯。遯三至上五乾隐坤而卦成坤。坤为群，故曰：“涣其群。”其者，或之词，与作指出示词异，故“涣其群”者乃“或者用群乎？”之谓，非谓涣散其群也。乾为吉，而备元亨利贞之德；坤元亨，故“元吉”。“大哉乾元，其道光明”。故《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又遯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坤曰：“含章可贞，或以王事，无成有终。”其《象》曰：“或从王事，知光大也。”则涣四得群，可位正事而光大矣。

“涣有丘，匪夷所思”者，涣三至五艮为其丘者。四自变则丘不存，故曰：“涣有丘。”夷，创也，坎为思，自变下坎不动，故曰：“匪夷所思。”夫风行水上，水为风创而后涣然成文。今不动，何涣之有？明涣四不能用自变，而当取遯之坤之象。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风吹水动为涣，汗，浩汗也。刘向：“往而不复，曰汗。”涣汗，谓涣至浩渺无边际。浩渺无边际，必至风涛怒号。故曰：“浩汗其大号。”五无应，用三至五艮之隐象兑而卦成鼎。巽为大号；兑为泽，水之浩汗者也。故取象如是。

又三至五艮为王居。用变，则艮之王居不见，下卦坎亦成巽。巽为无咎，故曰：“涣王居，无咎。”夫变则卦成鼎，五居薰耳金铉之正位。何咎之有？故《象》曰：“正位也。”故涣五用鼎。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坎为逖，又为血。逖，疾，血，洩也。上爻下与三应易位而卦成井。是内之沟血疾患外也，故曰：“涣其血去逖出。”涣至于五，四海



为家，沟血移至外境，故《象》曰：“涣其血，远害也。”涣上用井。

余说

学《易》者历巽、兑之用，具巽、兑之德。以修身者，可以进而立人，达人矣。以治国者，可以远其声教，进而平天下矣。

初用中孚之师，信及豚鱼而容民畜众也。二用观，省方观民设教，从民欲而涣也。于三，斯可改邑不改井矣，然而，修井而要也。于是四进而遯之坤。五乃正位而凝命。至上四海为家，涣之终也。王道亦可以喻夫圣功。



节：亨；苦节不可，贞。

风行水上涣，涣，博也。水之博，浩渺至无边际；气亦如之，思想亦如之。苟无制约，从流下而忘返，必也。由博返约，节是也。故涣之倒象为节，而《周易》以节继涣。节之义二：曰制，曰约。制，中有所主；约，动有所限，是也。其象，水在泽中，有所制约者也。故水泽为节。

夫事有通塞，不博则局而塞，不约亦流而终塞。反之，能博者通，能由博返约者亦通，故涣亨，节亦亨。

节亦应有节。节而不已，是为苦节。苦节非可以持久者；故曰：“苦节不可贞。”以象言节上卦为坎，坎为逖、为疾、为忧、为艰、为悔，皆苦也，坎不变，是贞苦节也。变则卦成中孚，故曰：“苦节不可贞。”教宜用变也。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坎为阳卦，其德刚以博，兑为阴卦，其德柔以约。而坎中一阳居上卦之中，是水泽之节为“刚柔分而刚得中”之象。是宽猛相济而中有所主，心息相依而天命在躬也。王道圣功无不达也，故亨。

“苦节不可贞”，谓坎为穷卦，至上而不变，则其道穷，故曰：“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教节亦当节，节而知变则中孚也。

坎为险，兑为说，说以行险也。险为艰塞之事，能说以行险，是以亨也。坎位居五，当位之刚，不节而侈肆，世之常情。知节则下说而亨。其象取至五错损。尚惩忿窒欲也。《大学》曰：“心有所忿懣，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忧虑，则不得其正。”知节则心正意诚，感而遂通万物之故，故曰：“中正以通。”是三者皆节之德、之用也。故作《易》者赞之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取二至上错屯及其对象鼎。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太谷先生赞节曰：“初二奇，再二耦；三一奇，四一耦，其象节也。”君臣尽君臣之道，节也；父子尽父子道亦节也。农为农事节也；工为工事亦节也。夫君臣父子之道为德行，工农之事为度数，故曰：“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固知节之用全在度数、德行，王道如之，圣功亦如之。故太谷先生曰：“节，知制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初与四应。三至五为艮。艮户庭也。应则易位而艮不见，是为出户庭。出户庭则卦成困，困，塞也。不用变，用应而上二至四震之隐象巽而卦成革。革，通也，巽为无咎。“不出户庭，无咎”。数节初不用变而志革，《象》又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

二无应，但二至四为震；震为出，三至五为艮，艮为门庭，是宜出门庭者也。是不变固匪宜。自变卦成屯，屯而艮象未变，仍未出门庭，而二至四含坤。坤迷乱而恶，凶也，故曰：“不出门庭，凶。”然则如之何？日用二至四震之隐象巽而艮不见，于是出门庭矣。出门庭则卦成革。革二“己日乃革之。”及时也，故《象》曰：“不出门庭，失时极也。”二用革。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三居下卦兑上，二至四震之中爻。兑为口，震为声音，震后隐巽为号咷，为无咎。发音而中隐号咷，悲不尽发，“嗟若”也。夫三虽无应而爻辞见卦名，宜自变而不变，是“不节之嗟”也。其嗟由于隐巽，巽为无咎，故《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此“无咎”作无可咎解，与一般爻辞异。爻辞如是，盖教用变。用变，用自变也。自变则卦成需。需，缓也，有待也，需三有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之象。夫节来自涣三，居下卦之上，力足以侈，志易于肆。侈则漫藏海盗，人思夺之矣。侈则客气漫润，肆则从流恶返，皆为危道。故需之以敬慎。需初至五错大有，二至上错节。是有大有之德而用节也。不节之嗟，学者其深念之。

六四，安节，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四与初应，卦成困，虽吝而有终，终不当位，是困象也。不如自



变，自变则卦成兑。四居兑三至五巽之中爻。巽为康，康安也。故为“安节”。四又居兑二至上错革。悦而革之，其亨必矣。夫革所以制历明时；节则别度数，议德行，后天而奉天时也，故《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节曰本居三至五艮之中爻。艮为手，其中爻，承也，承上，奉天时也。四用兑之革。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象》曰：甘节之吉，位居中也。

甘，愿也，顺也，五无应，当自变，自变则卦成临。临五：“大君之宜，吉。”故“吉”。其《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故节五之《象》亦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节五用临者，五之节，制也。以王道言，恭已正南面也，以圣功言，允执厥中也。临五知临之吉，即节之“制度数、议德行，不伤财，不害民”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坎为疾苦，为悔。上居坎上，是为苦节。贞，不变也，不变则坎存，坎为凶，故贞凶。变则坎变为巽，是为悔亡，盖节亦不可以不节。节而知节，则凶险之坎变为宽缓之巽而卦成中孚，是为宽猛相济。《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重申其义，教用自变之中孚也。节而中孚，其庶几从心所欲乎？

余说

夫节与革为丧理。革之治历明时，观天之道也。天之道，自然之理，人心所向也。节则“制度数、议德行”。以应之，则天之行也，是为后天而奉天时。度数，德行既具规模，人由之，己亦由之，于是先

天而天弗违。王者之礼乐政刑，学者之抽添进退是也。是故节之六爻，三见革象，初不变而志革，以教治历明时。二用革，教观天之道，则天之行。三用需，教以敬慎，四则革言三就矣。于是五有知临之节而上则中孚，中孚，以修身，从心欲，不踰矩也。以平天下，黎民于变时雍也。



说 中 孚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天地之间，阴阳感应而已，有感斯应，有应斯感。感应发于中，不期然而然，此所以为中孚也，虽天地亦不违此定例，世间万物，更无论矣。本卦取象，即由于此。本卦，大离也。离为乾之配，阴应阳出。上卦从巽，天之信风也。下卦从兑，地之信潮也。天地皆信，物亦感之而应信。学人修身，所以期同天也。同天者，无过于坤。坤为纯体，不能成用，代坤而成乾用者，离也。学人所修，亦但求能为离而已。重离继明，天火所以同人；火天所以大有，火风所以为鼎也。要皆此中孚之大离，一信而已。信者，诚也。诚能格天，不诚无物。昔人解中孚之象为鸟抱子，是也。学人修身，果能如鸟之抱子，未有不成者。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阳感阴信，阳动阴应。中孚阴爻在中如鸟之孵卵，念兹在兹，篆结于中，卵应之而成子，故曰：“中孚。”豚鱼，今俗名江猪。东南风起则出。取象于三至五之艮。艮象成于分上卦东南巽风巽；下卦大泽信潮兑之潮，如豚鱼之应东南风信而见，故曰：“豚鱼吉。”艮为止、为我、为躬、为身、为神，象

取于三至五之爻；适当心身与面目之位，又为中孚之内象，如学人之心神静止而目明应天，故曰：“豚鱼吉。”中孚为大离，后隐大坎。离为虚舟。坎为水。离乘坎上，如舟乘水上而涉川。坎为大川。故曰：“利涉大川。”

人生斯世，有生之日，即趋死之途，无时不在险中。死而不得归宿，游魂无依，始至渐灭，尤为绝险。惟修身为中孚之应天，如乘舟之济险，故曰：“利涉大川。”贞，正也；守也，坤象。中孚之离代坤成用，与坤通象。故曰：“利贞。”学人修身，得如中孚之应天，是为人生正道，可长守而不改与天地同永。故曰：“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阴为柔，阳为刚。四爻以阴居阴，柔得位也。二五两爻，以阳分居上下卦之中，刚得中也。故曰：“柔在内而刚得中。”下卦兑为悦。上卦巽为巽。上巽下悦，上下交亲，合而成信。故曰：“说而巽。”谓上巽下兑，合成之卦也。离为邦。中孚非离而有离象。故曰：“乃化邦也。”谓化为离也。

中孚在六十四卦中，为修身得果之象，故《彖》辞特释其卦名曰：所以为中孚者，固心虚能应，肾刚能习，目刚能明，上巽息能入，下兑肺能连；上下交亲，四肢百骸从之而化；虽为六画之形，已变成三画之离体。视如三画，则三、四两爻，以阴居阳，更为得位也，豚鱼肺也。肺形似鱼，气入则彭亨似豚。豚为山兽，鱼为水物。气源于艮背之命，山也；而出入于兑肺之中，水也。卦画取象必在心肺之地，兼巽息，兑口，艮鼻之形，所以肖肺之形，名为豚鱼。合而能运，肺显其功。故曰：“信及豚鱼也。”中孚为大离，乘于小过大坎之上，坎为坚多心木，离中虚为虚舟。故曰：“乘木舟虚也。”中孚代坤配乾，故曰：“乃应乎天也。”修身所以能同天者，气与天通也。元气始于艮背之命，下于坎而习。上离合五谷精气，入兑会呼吸出入之天气，息



调肺顺，目见光明。故曰：“信及邈鱼也。”其继也，气血和顺，心身两忘，如乘虚空，呼吸渐止，故曰：“乘木舟虚也。”其虚也，呼吸尽止，百窍齐开，气与天通而同天矣。故曰：“乃应乎天也。”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下卦兑为泽，上卦巽为风，巽居兑上，故曰：“泽上有风。”肺居此身之中在下能与在上之呼吸相应。故曰：“泽上有风，中孚。”下卦兑口为议。二至四震为狱。缓离用坤象；死，离象。故曰：“议狱缓死。”用下卦兑及二至四震，则初至四错成归妹。归妹，人之终始，中孚，人之入终，天之人始也。以人生天地中，如在狱之囚，且亦未有不死者。尽人命而死，为君子之终；否则为夭死。能成中孚而应天，为天之人，则未有不尽命而永命者。天地之大德曰生，故曰：“议狱缓死。”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中孚，大离也。离为网罟，狩猎之具。故曰“虞”。虞，猎也。网中有物，是猎之吉也。中孚内隐二至四震之鹤，三至五艮之豚鱼，为网中有物之象。故曰：“虞吉。”二至四震为它，下卦兑为燕。初爻位在下卦，应取下卦之象。弃而不用，则取它象。故曰：“有它。”不燕，谓不用下卦兑象也。弃兑用震，则卦变风雷益。“益，天施地生，木道乃行。”“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故曰：“有它，不燕。”谓修身之道也。位当初爻而弃初不用，别取二爻以上之象，何也？以初爻之象不符也。中孚为风水交信，网罟之象。下卦兑燕虽为信鸟，然春来秋去。春，东风当令，与上东南巽风之象不合。燕处陆而不居水，与下卦兑泽之象不合。初爻位在卦外，与网中有物，虞吉之象不合。有此三不合，故不用其象，而曰“不燕”。别用二至四震鹤之象，

何也？以其与中孚之大离网罟信象合也。鹤为水陆两栖信鸟，春夏之交来。春夏之交东南风当令。二至四之震，又系分下卦泽兑东南风巽之爻而成，有水陆两居，应候之象，且隐于大离网罟之内。诸象皆符，故用其象。以在初爻而用非初爻之象也，故曰：“有它。”初为足位，震为足气。下卦兑为肺象，上卦巽为呼吸之自象。修身之始，气起于足，上与息应，而肺运自在其中。若始用自肺（即调息），则上下隔绝，其义全非。故不取下卦之兑肺，而别取肺息两合隐于其中之足气，以成应天之功。故曰：“有它，不燕。”

初爻阳变阴，下卦成坎。坎为志。变坎则卦成风水涣。涣为祭象，与中孚应天修身之义不合，不取其象。故曰：“志未变也。”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二至四震为鸣为鹤。震在三至五艮山之下。山之下为山阴。故曰：“鸣鹤在阴。”震为子；三至五艮为倒震，与二至四震为同类。取震不取艮，故为二至四震之子。震又为言。两言相同为和。二至五颠倒成两震，又在中孚应信卦内，为两言相同相应之象。故曰：“其子和之。”三至五艮为躬，我也。上卦巽为好。二至四震为爵。故曰：“我有好爵。”自下言上，下为吾，上为尔。靡，羈也。上巽为绳，羈靡之具；故曰：“吾与尔靡之。”谓两震皆用巽爻以成象也。

修身者艮震之气会于坎而上，与巽息相系。巽习不断，由于艮震之气能靡之。艮震之气，能会坎而上习，亦由巽息能靡之。彼此互相羈靡，人类赖以生，身赖以修，不然则断气而死矣。故曰：“吾与尔靡之。”震足在下，艮背在上。震起则应而降，会而成养；即二至五山雷颐之象。巽息于是下应互相羈靡，而成养气应天之功。故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三四两阴爻，居卦之中，中也。中孚大离之象，心也。愿亦离象。故曰：“中心愿也。”谓艮、震、巽、兑交应而成。中孚之应天，皆此心志愿之所致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二至五颠倒两震，皆争三爻以成爻，如相为敌。故曰：“得敌。”二至四震，鸣也，为鼓。三至五艮，止也，为罢。艮震两象相对，皆由三爻而成。故曰：“或鼓或罢。”二至四震为笑言，歌也。二至五艮与震相对相反而成象，故为泣。故曰：“或泣或歌。”三为阳位，三爻以阴居之，非位也。故曰：“位不当也。”

修身者初至中孚应天虚心功候，有时能见，则欢欣鼓舞。有时不能见，成懊丧欲泣。此其故，皆心下肾上，腰脊之心气为梗；即三爻之象。故曰：“位不当也。”谓三爻处非其位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坎为月。上卦巽，似坎而末爻非阴，如月之既圆而未满。故曰：“月几望。”二至四震为马。匹，配也。亡，矢也。四爻属上，则与三爻为匹成震之阴爻失。故曰：“马匹亡。”谓四爻属上，则成巽而震不见也。上卦巽为无咎。阴与阴同类。四爻属上，则与同类之三爻断绝矣。故曰：“绝类上也。”修身应天者，时见时不见，由内外两阴气之联成一片；或不联也。届月中月光将圆之候，内外两阴，忽相隔断，此呼吸之自然景象，无妨也。故曰“月几望，马匹亡，无咎”，“绝类上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坎为有孚。中孚内隐雷山小过，为重画之坎。故曰：“有孚挛

如。”谓取小过之象也。上卦巽为无咎。五为阳位。五爻以阳居阳，得位而正。故曰：“位正当也。”中孚之应天，皆由大坎之上习。五爻已至应天之候。水火相济，故取后隐之小过象，而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翰音鸡也，上卦巽象。《礼记》及《尔雅》均言鸡为翰音。惟从木爻之象及语义观之：则凡羽而能鸣者，皆为翰音。不必定为鸡也。木爻依例，应为坎卦小过之象。小过飞鸟也。小过之经曰：“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即此翰音登于天之象。飞鸟在天无所栖止，终必归于下，故曰：“贞凶。”曰：“何可长也！”谓不能久飞而鸣也。中孚初四相应而易位，上卦成乾，天也。三至五巽，翰音也。乾与巽共爻而成象，故曰：“翰音登于天。”上卦变乾，则下卦成坎，合为天水讼，讼不可贞，讼则终凶。故曰：“贞凶。”讼之初爻曰：“讼不可长也。”故曰：“何可长也。”谓中孚初四易位成讼之初爻，不可久居于四用讼象也。

学人既得中孚应天之效，每自信而炫耀，与人争讼，此不可也。不改则祸必至。如鸡虽信鸟，能应时而鸣，亦能暂飞。然鸡之飞鸣。岂能久乎？故曰“翰音登于天，贞凶”，“何可长也”。盖戒学人自谨也。

余说

中孚应天之卦，只是因风水之交信而信。尚未至与天同体大成之候。故其用卦，惟五爻见孚名，为阳爻。余爻皆不见孚名，为阴爻，合成水地比之象。比，吉也，辅也，下顺从也；谓当比附于天，比附于人而顺从之，不可自炫也。内隐小过，小过祸也。小过之《经》曰：



“不宜上宜下。”谓宜下于人也。初曰：“飞鸟以凶。”谓不知止则凶也。二曰：“臣不可过。”谓人之左右，不可轻也。三曰：“从或戕之。”谓慎行止也。四曰：“往厉必戒。”谓重进退也。五曰：“密云不雨。”谓善机而藏也。上曰：“飞鸟离之。”谓勿自招祸患也。是则中孚虽能应天，而内隐之危机，直若柯索之馭六马，在在皆是；可不凛且慎欤？初至四错雷泽归妹，天人始而常人终也。二至五错山雷颐，“惧言语、节饮食”，养其德也。三至上错风山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可以进则进也。上用震、下用兑，卦成雷泽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上用巽，下用艮，卦成风山渐，“进以正，可以正邦也”。谓不可干求冒进也。初至五错山泽损，用损有时，为道日损也。三至上错风雷益，“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也。

学人修身永命，至中孚应天，也小成之候。若稍不慎，不独外来之祸患，有不胜言，即此身气机之感召，在在皆是。于此时转入二氏或旁门者尤多。盖中孚之应天，并非一蹴而及，实自初习修身即有之，渐渐累进而后得。且中间时有故障。若稍有见闻，即以为有成，或稍有故障，改途旁骛，即永无成功之希望。学人最宜熟玩《易》象而细体验之，庶几其不差乎？



小 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刚外柔内,刚伸柔屈,常也。反之则为过,故四屈于二柔之中为大过。今二刚屈于四柔之中,过非太甚,故为小过。小过,正倒皆为震,震为亨,故“亨”。二至四为巽,巽为利,初至四互渐;四至上互归妹,皆取女归之贞之象,故“贞”。

夫大过之“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所以担当大事者也。今也女归之渐,归妹之贞,虽足为蘋蘩之主,终为闺壶之内、之常,故曰“可小事,不可大事”也。

小过中二阳而上下各二阴,象张翼之飞鸟。二至四颠倒皆兑。兑为口。全卦颠倒皆震,震为声音。飞鸟之音,闻于人者上遗而下也,故曰:“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小卦隐象为中孚;亦来自中孚,中孚为离,为吉,又为离之大者,故“大吉”。

其象如是,其事则学者历渎、节、中孚而小过,虽已能博能约,济宽猛而信及豚鱼,而圣功只在于配天,终为臣道、妇道,固宜卑而勿亢,恭而勿肆。“一命而伋,再命而偻,三命则沿墙走”。虽稍过



之，未为过也，是以“亨”而“利贞”，敢任小事，而不当大事也。如飞鸟负天，而音只下遗，不得上也。申命行事，后天而奉天时之道也，终有既济之吉。圣功如之，王道亦如之。

《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偕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阳为大，阴为小，四阴包二刚之外，小者过也。小过颠倒皆为艮，艮为小；亦小过之象，但又颠倒皆为亨，故曰：“小者，过而亨也。”

二至四颠倒皆巽，巽为利；成言乎艮，可贞，可贞者也。颠倒皆艮、震，艮又为时，震又为行。故：“过以利贞，与时偕行也。”盖艮止、震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行则利，止则贞，故虽小过而利贞也。

小过阴爻处二、五之中位，柔得中也，柔得中则卦之初至四、四至上互渐、互归妹。“居贤善位？”“永终知敝”皆庸言之信，庸行之谨，故可小事；不似大过四刚虽屈于二柔之中，犹处二、五中位，可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故曰：“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而宜下，上逆而下顺也，小过之象，盖重申经义焉。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出于地，常也；山上有雷，过矣，然山者地之属，犹未离类也，故为小过。行宜恭者，甚恭则过；丧宜哀者，甚哀则过；宜俭者，甚俭亦过，然其过非大失，故为小过，犹山上有雷，过小也。故作《易》者以类。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知所处小过，用小过也。

初六，飞鸟以凶。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小过飞鸟之象。学者历渎、节而信豚鱼，以为可以鸢飞、可以戾天矣。然而初动则与四易位，卦成明夷。明夷之初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夷，伤也。明伤而垂翼，先明失也。志肆则伤，故曰：“飞鸟以凶。”而《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圣人作《易》，垂戒深矣！是小过之初不能用应。然则如之何？曰用下卦艮之隐象兑而卦成归妹。用兑，学而时习，如小鸟习飞也。经中孚而用习，似乎小过，不知“行过乎恭”，正小过之当然，夫如是而后可以“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处恒而后能承中孚之吉，而免明夷垂翼之伤也。公西华曰：“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小过之初用归妹之道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阳为遇，阴为过；小过下艮，艮为祖，二无应自变，则下卦变巽，而卦成恒。恒二上与五应，三至五为兑，兑为艮之耦。艮为祖则兑为妣，故曰：“过其祖，遇其妣。”

自变，下卦成巽。二居巽之中爻。巽为无咎。此过祖之无咎也。既遇其妣，有位而卦成咸。二至四为巽。巽为无咎。此遇其妣之无咎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者，乾为君，坤为臣，谓不用恒二至四之乾而用其隐象坤也。用坤则全卦成坤。恒之二曰：“悔亡。”其二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坤之二曰：“不习无不利。”如是曲成，盖教小过之二，用恒之坤。谓但能守恒，虽不习亦无不利也，所以不习无不利者，地道光也，谓虽不用习，亦不失其光明。《老子》之“知其雄，守其雌”，用咸、用恒，皆守雌之道。小过之二，但主守恒并习而省之，以葆其精气，亦过用过乎俭之道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小过象飞鸟。飞鸟习之猛晋者也，三居艮限之位，猛晋则有裂夤之凶，厉至薰心。从或戕之盖言其家，既教曰：“凶”；《象》又申之曰：“凶如何也。”垂戒深矣！

“弗过防之”者，“过”谓三与上应易位。易位则卦成晋，晋进也，悖矣！故曰“弗过”而教以“防之”。“防之”之道，其不晋而用小过初至五之错咸乎？咸之九三曰：“咸其股，执其随，往吝。”其《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执雌守，亦行过乎恭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周易》三百六十四爻，先言“无咎”者唯此小过一卦之四爻。盖教上卦用变，取隐象巽而不取初四相应易位，巽为无咎故也。取隐象巽则卦成渐，四得渐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也。

“弗过遇之”者，过而阳动，遇为阴静，四以阳爻下与初应，过也。不取其应，故曰：“弗过。”卦变渐后，四为阴爻，故曰：“遇之。”“往厉必戒”者，四往应初，则卦成明夷，厉也，必戒而勿用。艮为慎，慎，戒也。必不使艮变，必戒也。用应则上卦为坤，坤为永贞。“勿用永贞”，反复皆坤，四不用应也。夫四用应常也，其《象》易见。作《易》者惧学者误用而导致明夷之厉，故先告以用巽，既反复戒勿用应而《象》又解之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小过之四，象鸟上翼之簪。上卦为震之初爻，下又有应，势必动者，但动则四阳爻从流而下，坤阴上长，卦成明夷之厉必也。故不取而用鸿桷之象，教甘为盛世之民，持其志，毋暴其气也。行过乎恭夫？固非过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小畜《经》文：“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系取象于巽上乾下之象，。盖小畜之下卦乾为郊；兑西方之卦，二至四为兑，为西而上巽为密云，故云。今小过之五，为下卦巽所不及，亦无乾象，而亦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何也？试求其象：或上卦用巽，即用震之隐象；或用五之自变。但上用巽则卦成渐，而兑乾皆不见。二至上杂涣；亦非密云不雨之象，不取。自变则卦成咸。咸二至四巽，密云也。上卦兑为西；三至五为乾，乾为郊，其象皆由原上卦震自变而来，震为自，故亦成“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象。

以修身言，则客气郁结于腰腹之下，习坎之阳阻不得上，成上下未通，阴阳不和状态，故成密云不雨之局，而《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已，止，阻也。又乾上之兑泽已上于天，亦为巽阻不得下，亦为密云不雨之象。故“已”字在本爻有二义。

欲解此郁结之密云，即解郁结之客气，在用原卦二至四之隐象震。震为公，又为动，征，作逐一皆取类也。用震则卦成师，习坎一阳，赫然在群阴之下，坎卦之中，坎为穴，故曰：“彼在穴。”震本有弋取之义；又为二至上错复之初文阳爻。用复而震起习坎之阳，则上下通，阴阳和而解矣。

然师中所错之复，固不同于复本卦之“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学者用复之际，未可忘咸也。小过之五用咸之师之错复。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上可下与三应易位卦成晋；亦可自变而卦成旅。

成旅，小过象飞鸟；离为离，为网罟。是鸟入于网罟之中，故曰：“飞鸟离之。”离为火，古谓失火为灾；其隐象坎为眚。旅之上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其《象》又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故曰：“是谓灾眚。”其象如是，其事则小过象飞鸟，为大坎，是习坎之猛进者也，其进亢，则如飞鸟入于离中。离



为视，飞鸟离之，客气上乱其光明，或则光明全失，如鸟焚其巢，是为灾。或失其部分光明，如丧牛于易，是谓“眚”。

是应易位卦成晋，虽亦有晋角之吝而将见明夷，勿贞则无咎，未为大失。其故，以下为“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之坤，无复飞鸟之象也。

自变，阴爻自动为遇，应三阳来易位为过，“弗遇过之”，盖教用应而不用自变；用晋勿用旅也，故《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已训止。“已亢”止飞鸟之亢云尔。已亢而用晋，亦小过也。

余说

小过，大坎也，为小坎之变。小过所以象飞鸟，谓习飞之小鸟（习坎），自觉羽翼已成，可以戾天，不知习坎之用，全在一习字，飞则谬以毫厘而错以千里。其事，则学者既持博约而信豚鱼而德尚未纯，未免心放而志肆。不知一放一肆之间而伤也，败也，死也继之，故为“小过”，以教。小过之用全在：“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三者。

初，鸟之羽翮已具，可以飞者也；而用归妹之跛，未免稍过。盖所以免明夷垂翼之伤而承中孚豚鱼之吉也。以兑易艮，教勿忘习也。二用恒之坤，教持悔之久中，如坤二之不习无不利也。三用小过错成之三，教执雌守下，以妨或戕之凶也。四用渐四，教虽具王侯之资，卷而怀之，安为盛世之民也。五用咸之师之复，震起坎阳，以通上下，和阴阳也。上弃旅用晋，宁取晋角之吝而避飞鸟离之灾眚，亦小过之道也。夫如是而后可以有既济之小成也。



既济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平衡之象也。来自涣、节、中孚放肆之萌，得小过而平之，乃成既济之象。既济，取象于水上火下。《说苑》：“水曰润下，火曰炎上。”今水上火下，当其位而遂其性，是以既济而亨。虽然，平衡为暂，矛盾为永，自然之理。可久乃大。暂，小也。故既济亨小。以修身言：“寂然不动。”平衡，既济也。“吾岂爬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必也“感而遂通万物之故”。其亨乃大。是以“既济，亨小”。既济之德止以静，故“利贞”。

既济水上火下，当未动之际，是为当位适性，故“初吉”。物不可以终静，动则下润，上炎，水火相射而终乱矣，故“终乱”也。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既济，亨小”之象，经文既已言之，《彖》只重申其义曰：“小者亨也。”明其未可大耳。坎刚居上居外，离柔居下居内，是刚柔正



而位当也。当位以正之局，能久利也，故“利贞”。离以柔居中，方其未动，文明以正，其象大也，离为吉，及其炎上势起与坎之润下相射，则乱矣，故曰：“终止则乱，其道穷也。”势然尔。盖修身者，苟只知宁静，动则必乱，亦势也。静之道已穷，故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祸兮福所倚”，势也，势所至也。既济而渐骄，既济而渐肆，鲜不失之，唐玄宗与后唐庄宗之事是也，以修身者，得小成而自喜，获初基而自足，以鲜不失之，况甚于此者乎？太谷先生曰：“饥思食而乱思治，人情也；饱忘饥而治忘乱，亦人情也，君子观既济之象，足食以预不足，足兵以预不虞。”《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尽矣！”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初爻与四相应卦成咸。原卦上卦坎为“舆多眚”，舆也，又为亏轮，则坎初之阴当轮位。易位后而为二至四之巽之上爻。巽为绳为引，绳引来自下，曳也，故曰：“曳其轮。”

下卦离易位后变艮，艮为尾。其变来自上卦坎之阴爻，坎为水，是濡其尾也。

巽为无咎。既济本无巽象，易位则二至四为巽，故云。

综爻辞之变，皆教初用咸，咸，感也；既济本“寂然不动”之象，感则通万物之故矣，何咎之有？故《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曳安安之轮，成濡尾之吝，思患而预防之道也，是以“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泰。既济原卦下卦为离。离为妇。二至四为坎，坎为舆。《尔雅》释舆革，前谓之艰，后谓之蓍。下卦离之中爻，适当坎后，蓍也。易位，则“妇丧其蓍”矣。又《诗》：“翟蓍以朝。”固知蓍乃妇人出行，以蔽身者，无蓍则礼不得行。夫离视也，明也，蓍为文章。妇丧其蓍而不得行，是修身者失其光明也。但易位而卦成泰，为天地交泰之际，泰九二：“朋亡，得尚于中行。”其《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朋亡”即“妇丧其蓍”。其故，乃将大动前之小静，暂静也。非真失其光明。故教以“勿逐”。震为逐。变泰，震已有二爻之上，三至五处。苟思起震以复光明，则反失之。宜静以待七日自得。“七日得”，否泰之交，七日来复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即泰二之《象》所谓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教学者能静以待，则七日得，非徒得之，且光大也。既济之二用泰。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三之变有二：三与上应易位，卦成益。及三反四复卦成随。《孟氏易》以乾为高宗，坤为鬼方。益二至四坤，鬼方也；其伏象乾为高宗，初至三为震，震为征，征为伐，震阳动于下，阳长阴消，三阳取三阴而代之，全卦成乾，“高宗伐鬼方”也。乾为三岁，故“三岁克之。”夫鬼方远人也，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益之道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近者悦则远者来。然以德远，非朝夕之事，故三岁而后克之。三居变卦乾之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象》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然则能“弗惫”乎？

成随，则三居二至四艮之中爻，艮为小人，夫随以响晦入宴息。方达既济之中爻，即高枕而卧，可乎？此小人之惑，斗筭之志也，殆矣，故曰：“小人勿用。”教勿用随而用中孚也。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四与初应易位，卦成咸。既济四居三至五离之中爻。离，鸟罗也。《周礼》：“罗氏掌罗与鸟。蜡则作罗襦。”繻，襦也，以像鸟罗之织物，易位，则离之中虚者实，像鸟罗于罗中。敝衣曰袽。离蒙，即四与初易位，则离变为乾，乾为衣。世有以新衣为鸟罗之繻者乎？无也，是必敝衣；敝衣袽也。故曰：“繻有衣袽。”

下卦本离，离为日。变则成艮为戒慎。离为艮，“终日戒”也。于是下有望治之心，思明之志焉。夫罗鸟者，惟恐鸟之不至，惟恐至而失之，故“终日戒”。咸之四曰：“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其《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是或咸或否，疑真疑伪。虽有所见，未敢尽信。故《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五爻下与二应，卦成泰。二爻居泰三至五震之下，震东方之卦，故二为东邻；五居泰二至四兑之上。兑为西方之卦，故五为西邻；既济下卦本离，离为牛，离变为乾，是用太牢以享天，杀牛也，祭之至重者也；上卦为坎，坎为水，所谓太羹玄酒之玄酒也；坎变为坤，是以水盥地，祭之至薄者，禴祭是也；然而泰五之爻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其吉又非九二之所及。故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夫交泰婚姻之道也。婚嫁尚礼，尤重及时，嫁苟及时，备礼可矣，故《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上卦坤而后隐乾。

下乾亦上浮来应，乾为吉，又为大，而五实居其中，乾又为介福。故曰：“‘实受其福’，吉大来也。”盖既济至五，可以行则行，可以止则止矣。犹女当及时而嫁，若必待车乘币璧，王道又何重夫圣功乎？

上六，濡其首，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上爻下与三应易位，卦成益。卦之上爻为首，自原卦坎变来，是“濡其首”也。坎为疾厉。故“厉”，益之上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盖既济至上，平治日久，宴安酖毒，言行失之于偏颇，必也。骄满而偏，人思击之矣，失不旋踵，故《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是既济之上，未宜用益而用益之隐象恒。因益上之敝，在于内恒。盖上之爻辞已言之矣。苟能长持“思食”“思治”之恒，何咎之有。

余记

既济，平衡也。以王道言为康乐承平之世。以圣功言，则为寂然不动之境。是故：治平之用，在于“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以修身言，在：“感而遂通天下，万物之故。”

初用咸拇之感，大其始，基于正也。二用泰之朋亡。教伸先必屈，丧弗勿逐，七日而归妹自复也。三为小康小成，勿随时宴息而褻缕竿路，以信豚鱼而后有成四之憧憧往来。将通将感犹人心也。五再用泰，则示无妄而教及时上用益之恒，葆泰持盈之道也。



未 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水上火下，当位适性者也；故曰既济。今火上水下，悖矣，然而六爻皆应，应则易位，来复而成既济。则今之火上水下者，特尚未成既济而已，因与火泽为睽异其趣也，故曰：“未济”。夫未济之象，饥思食而乱思治之时象也。思则心诚求之而通矣，故“亨”。其象二至上错离，为继明之象，利亨贞者也。

二与五应易位，卦成否。否二至四为艮，艮为小狐，汔，水涉泽也；涸也。未济下卦坎，三至五亦为坎，变则坎皆不见。是为“汔”。变否，与二易位之五，与五易位之二，皆越坎而过，是济也，故有“小狐汔济”之象。但下卦虽变，初爻不动，仍为原卦之初，即坎之初也。艮又为尾，初栖于坎下，故“濡其尾”。“小狐汔济”，二五易位，卦成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故“无攸利”。其象如此，其义如之何？

曰：夫未济之应，感通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万物之故，必也意至诚而思无邪而后得。杂以人心，则偏颇而失。然而人心唯危，万念庞杂。人心之作，往往如狐之狡，如狐之疑，未济下卦坎，坎为心，

为狐，为疑疾；变否之艮，则为小狐，皆众人心，人心时动，或亦有应，所谓“亿则屡中”也。但人心之用，不得全知，且终失之。故作《易》圣人，以“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喻，教修身者知所处未济之时也。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未济，亨，柔得中也”者，错卦重杂柔中，虚怀、继明，通万物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者，二、五相应，未离中位，虽人心之用，居可感之位，当应感之时而志感通，故亦有应、有得。“濡其尾”，“不续终也”者，人心不得全知，其应亦不继而止也，盖变则离之继明不存而下卦成坤，坤终也。皆重申经义云尔。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未济之用，全在错卦重离，离为乾卦，两乾为乾乾，惕中也。慎之至也，离之《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今非离卦而为居于阴爻之上之错离，是有大人之德，未祭大人之会者也，故曰：“辨物居方。”“居方”未济也，其要语在“慎”之一字，不慎而妄恃其识力，终如“小狐汔济，濡其尾”，其失之可立而待也。

太谷夫子曰：“圣人思未济之义，以水未济则命禹，教未济则命契，五谷未济则命稷。”圣功在于王道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卦上为首，初为尾，今初为坎之初爻，是濡尾也。存濡尾之象，不变未济之局，吝而已，无大咎也，故曰：“濡其尾，吝。”吝则如之



何？曰：初本与四应，可用也。应则易位而卦成损。损之初曰：“已事遄往，酌损之。”已为祀，前于损卦，已论列之。“使民如承大祭”，慎之至也。未济初应，而慎如祀事，可也。

《说文》：“极，栋也。”大过“栋隆”“栋桡”在三、四爻。初苟不变，则不与四应。故《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盖教未济之初用应、用损。

九二，曳其轮，贞吉。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二与五应，五为三至五坎之上爻，坎为“舆多眚”，又为亏轮。初、上二爻当车轮之位。易位卦成否，否三至五为巽，巽为绳，易位之应，系来自下，故曰：“曳其轮。”然曳轮则卦成否。否未可用者也。乃不用变，不动，“贞”也，不动而用二至上错离，离为吉，故曰“贞吉”。不变而用错离，则二当离之初爻，“履错然”行象也。离者“重明丽乎正。”故《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盖初既教慎以感，则二可以申继明之用，居方辨物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三爻之变：或三反四复卦成蛊；或上与上爻应易位卦成恒，蛊，三至五为震，震为征，初至四互大过。三当大过之栋隆凶。”其《象》曰：“栋隆之凶，不可以有辅也。”故未济“征凶”。

成恒，则三爻越三至五之坎而上与上应，有涉川之象焉。涉川则下卦成巽，巽为利市三倍，故曰：“利涉大川。”

夫未济之用，全在感通。不用感通涉川之应而迳起震，非其宜也，当见栋桡之凶。以修身，则或致腰膂之疾，未可知也。是以三不用蛊而用恒，守其自然之恒，待夫自然不杂一毫人心，不存一丝客

气，斯为得之。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贞谓不动，或用阴爻。今四与初应易位四成阴爻而卦成损。二至上错颐，颐为大离，离吉也，故“贞吉”。损曰：“损其疾，使遄有喜。”亦贞吉之象。变损则坎不见，损其疾，亦谓坎不见，坎为悔、为疾，今坎不见而疾损，故曰：“贞吉，悔亡。”

损二至四为震。震为征，伐也。三至五为坤，坤为鬼方。夫征伐，人人国者也。四居震之上爻，坤之中爻而阳动于下，故曰：“震用伐鬼方。”坎为岁，又为三岁，变损，坎虽不见，然二至上颐后隐大过，大过，大坎也，二至五坤后隐乾，乾为施、为阳善、为大；坤为邦为国。扬善与施，赏也，故“三年有赏于大国。”

未济九四，盖教用损。惩愆窒欲，遂通万物之故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

贞不动也。五不变则上卦为离。离为吉，故“贞吉。”不变，则五不与二易位，卦不成否，无否塞之悔，举无悔而非因变而悔亡，故曰“无悔”，不曰“悔亡”，以异于四也。离为光，五以阴爻而照者，下与坎中一阳相应，与隐象坎亦相应。取坎填离，则上成乾，乾为君子，为吉；坎为孚。“君子之光，有孚吉”。言其光来自坎中之阳也。

二至上为重离继明之象，下离为日，上离为日之辉，所以照也，故《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未济至五，可以辨物居方矣。晖，以修身言，命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坎为孚，又为酒，上爻下与三应，是有孚于饮酒也。易位则卦成恒，恒下卦巽，巽无为无咎，故曰：“无咎。”卦上为首。下卦坎之上爻，与上易位，是“饮酒濡首”也。

日正为是。未济之三，当二至四离之中，为日正之象。有孚应也。应则离不见，故曰：“有孚失是。”是未济之上用变，虽曰“无咎”，然而，言政事则失正，言修身则失明是其可用乎？

不用应如之何？曰用上至三互未济之隐象既济而全卦成井。井二至上错节。于是饮酒濡首之象不复存，故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未济上九盖用井之节，其象如是。

其义，则未济事之未竟者也。变恒则失未济之义。用井，则井养而不穷者也。井上又为“井收勿幕”，正未济之道。节则度数也，德行也，所以规范未济也。以修身者，未济之用，在于取坎填离。过则既济复成未济，如“饮酒”福也。饮酒而至于濡首，则失败度数矣。

余说

未济之用，在“慎辨物居方”。辨物与离“继明以照四方”。其事同。然未济为君子而非大人，其位异，其时异，故其辨物志在居方，居方，知所守也。而必持之以敬慎。

是故初用损，教取于应事而用慎。二不变，用二至上错离，居方辨物也。辨物居方也。三以守恒继之。四再用损，惩愆窒欲，震起坎阳而待应也。五不变，可以辨物，可以居方矣。上用井之节，教用不穷而知度数也。故六十四卦以未济终，以不终为终也。

结 言

学《易》必读《诗》，《诗》为《易》之外传；学《易》必读《礼》，《礼》为《易》之轨范；学《易》必读《论语》，《论语》为《易》之用；《春秋》（非《左传》）为《易》之时；《尚书》为《易》之迹；乐律、时历则《易》之验也；《尔雅》《周礼》为读《易》文字、制度之参证，此外自秦汉以来，一切言《易》之书，皆自言其言，非《易》也。《诗》同声相应也，《二南》乾南、离南也，十二风十二月也。幽，闰也；《礼》同气相求也。《月令》其纲领，各篇视、听、言、动之条目也；《论语》每篇皆有一卦为之主：《学而》兑也，《为政》睽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四十二卦用爻之数及一日夜之十二时，子午各多一分也，春王正月，先甲后甲也；庚申获麟，先庚后庚也，知此可以学《易》。不然，虽皓首穷经，不能得也。《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而首篇《关雎》思慕女子，至于不寐。其他各篇，浮荡之行，男女之思，不可胜举，得谓之为“思无邪”乎？所言者象也，非事也。言事则邪，言象则非邪也。《关雎》之雎雎，离也；河洲，坎也；淑女，兑也；君子，艮也；“参差荇菜”，坎之习也；“左右识之”，习之状也；“寤寐求之”，艮之止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艮止而音乐于耳也。又如《诗》之“习习谷风”、《礼》之“鹰乃学习”、《论语》之“学而时习之”，皆习坎之习也。

知此，可以读《诗》《礼》《论语》，不也，无益也。

《诗》《礼》诸经，人或有未全读者。若《学》《庸》《论语》则人人童而诵之，当不致忘也。夫《大学》黄鸟止于丘隅，孔子美之。夫黄鸟非山居之禽，丘隅非黄鸟应上之地；而孔子谓人而不如鸟，何言乎？黄鸟，离也。丘隅，艮下之坎、山火贲也。《中庸》：“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目与手从何而来？非空言譬语也。“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也。《论语》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荷于衡。子张见鬼乎？非也。“憧憧往来，朋从而思”之感也。“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子梦呓欤？非也；“龙战于野”之屯也。（坤之上六为屯象）山梁雌雉，子路供之。子路病狂欤？非也。不获其身之艮也。若此者不可胜数，此特其尤显而易见者耳。

古人之学，一是以修身为本，儒行千言万语，不离修身，《易》则为其成。《易》之象即儒经之象；儒经之象即《易》之解。知此，可以学《易》，不然，徒劳也。徒成为文字之儒耳。

附录

易象汇录

乾

(大象)天、父、首、马、西北之卦、战于乾、健。

(广象)园、君、王、金、寒、水、大赤、良马、老马、瘠马、木果。

(九家易)龙、直、衣、言。

(孟氏易)王、先王、明君、人、大人、圣人、贤人、君子、武人、行人、物、立、(直)、畏、威、严、坚(固)、通、德、感德、行、性、精、信、(言)、善、扬善、积善、良、仁、爱、愤、生、祥、庆、天休、嘉、福、介福、禄、先、始、知、大、盈、茂、肥、好、施、利、清、治、大谋、高、扬、宗、族、高宗、申、老、旧、古、大明、远、郊、门、道门、百、岁、顶、朱(衣)、圭、蓍、瓜。

坤

(大象)地、母、腹、牛、顺、藏之、致旅乎坤。

(广象)布、釜、吝嗇、均、子母牛、大舆、文、众、其于地也为里。

(九家易)牝、迷、方囊、裳、黄裳、康。

(孟氏易)臣、顺臣、民、万民、姓、小人、邑人、鬼、形、身、躬、我、自、至、安、富、财、积、聚、萃、重、厚、致、用、包、充、余、蒙、下、容、裕、虚、书、迹、近、疆、无疆、思、恶、理、休、礼、义、事、业、大业、庶政、俗、度、颓、闲、藏、密、默、怨、害、遏恶、终、永终、敝、厄、丧、冥、悔、夕、暮夜、暑、乙、年、十年、户、田、邑、国、印、大印、万国、异邦、方、阖户、义门、闲关、盍、土、积土、阶、鬼方、发、车辘、器、缶、囊、虎、鬼、黄牛、牝牛。

震

(大象)雷、长子、足、龙、东方之卦、帝出于震、动。

(广象)玄黄、寡、大涂、躁、苍莨竹。萑苇、马(善鸣、马足、乍足、的颡。)众一反出。健、蕃鲜。

(九家易)王、鹄、鼓。

(孟氏易)帝、主、诸侯、人、士、兄、夫、元、趾、出、行、征、作逐、惊走、警卫、定、百、言、讲义、问证、告、诰、声、音、鸣、夜、交、征、反、后、后继、从、守、左、生、尝、缓、宽仁、乐、笑、喜笑、笑言、道、陵、祭、鬯、禾稼、百谷、草莽、筐、马、麋、鹿。

巽

(大象)风、长女、股、鸡、入、东南之卦、齐乎巽。

(广象)木、绳直、工、白、长、高、进退、不果、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多白眼、近利市三倍、躁卦。

(九家易)扬、鹤。

(孟氏易)命、命令、号令、教令、诰、号、哮咷、处女、妻、妇、商旅、道、入、处、入伏、利、(齐)、同、交、舞、谷、舂、苞、杨、果木、茅、白茅、兰、草木、草莽、施、葛藟、薪、康、床、绳、帛、腰带、桥、蛇、鱼、鲋。

坎

（大象）水、中男、耳、豕、陷、北方之卦、劳卦。

（广象）沟渎、隐伏、矫揉、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其于舆也为多眚、通、月、盗、坚多心木。

（九家易）宫、津、可、栋、从棘、狐、蒺藜、桎梏。

（孟氏易）圣、云、玄云、川、大川、河、心、志、思虑、忧、谋、惕、疑、艰、恤、悔、逖、忘、劳、需、眚、涕洟、疾、欲、淫、冠盗、暴毒、渎、孚、法、狱、则、经、习、入、内、聚、脊、要、臀、阴夜、岁、三岁、尸、酒、丛木、蒺藜、穿木、校、弧、弓弹、沐、车、马。

离

（大象）火、中女、目、雉、南方之卦、丽、相见于离。

（广象）日、电、甲冑、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乾卦、鳖、海、羸、蚌、苞、科上槁。

（九家易）牝牛。

（孟氏易）女子、妇、孕、恶人、见、飞、爵、明、先、甲、黄、戎、析首、刀、斧、资斧、矢、飞矢、黄矢、纲、罟、罾、鸟、飞鸟、鹤、隼、鸿。

艮

（大象）山、少男、东北之卦、止、狗、成言乎艮。

（广象）径路、小石、门阙、果蓏、阍寺、指、鼠、黔喙之属，坚多干木。

（九家易）虎、狐。

（孟氏易）弟、小子、君子、童、童蒙、童仆、官、友、阍、时、丰、

星、沫、霆、果、慎、节、待、制、执、卑、厚、取、舍、求、笃实、道、穴居、石、城、宫室、门阙、庐、牖、门庭、居、宗宙、社稷、肱、(鼻)、背、腓、皮肤、小木、硕果、豹、狼、小狐、尾。

兑

(大象)泽、少女、口、羊、西方之卦,说(悦)、说言乎兑。

(广象)巫、口舌、毁折、附决、妾,其于地也为刚卤。

(九家易)常、辅颊。

(孟氏易)妹、妙、妻、朋友、讲习、刑人、小、少、密、道、见、右、少知、哭。

易象类检

卦名	自然、方位、色	人伦	人体	动物	植物	山川建筑	其他事物	性行	行动	備考
乾	天、岁、西北、大赤、朱	父、君王、先王明君、人、大人、圣人、贤人、君子、行人、武人、宗族、高宗	首、顶	马、良马、老马、病马、龙	木果	郊、野、门、道门	玉、金、冰、衣、物、甲、圭、耜、瓜	健、直敬、畏、威道德、盛德信、善良、仁爱、大治 大明、坚固、性、精、慎、生、祥、庆、天麻、嘉、福、介、福、禄、元、始、盈、茂、肥、好、老、旧、吉、远、百	言、立行、扬善、积善、知、施利、大谋扬	战于乾
坤	地、黑	母、臣、顺臣、民、万民、姓、小人、邑人、我、自	腹、牝、形、身、躬	牛、子母牛、虎、咒、黄牛、牝牛		疆、美门户、圆户、闭关、盖、土、积土地、阶、四色、国、邦、大邦、方门、异邦、方、鬼方	布、釜、大方、兴、囊、柏囊、帛、浆、形、财、书、事、业、大业、庶政、俗度、类、年、十年、统、伍器、车、腹、缶	顺、均、吝、畜、文、方、客、恶、理、礼、义、欲、遇、丑、积、恶、迷、弑、乱害、怨、遇害、方黄、安康、富、积、聚、萃、重、厚、寡、徐、下裕、虚、迫、近、疆、无疆、密、默、耻、终、水、终、敬、丧、冥、晦、夕、暮夜、裕	藏之、至、致、用、包、营、思理、休	致役乎坤
震	雷、玄黄、东方卦	长子、帝、主、诸侯、人、士、兄、夫、元夫	足、趾	龙、马、善、鸣、足、雉、麋、鹿、马	苍竹、蕉苇、豫(反禾稼有谷草莽)	大途	寡、玉、被、言、声、音、夜、道、陵、筐、宽	皮躁、健、善、鲜、反、后、由、从、宋、左、缓、宽	动、出、行、征、伴、逐、惊、走、警卫、定、言、讲、议、问、告、诒、语、声、鸣、交、藏、生、尝、乐、笑、喜、笑、笑、言、音、语	帝出乎震

卦名	自然、方位、色	人伦	人体	动物	植物	山川建筑	其他事物	性行	行动	备考
巽	风、白、东南卦	长女、工、妇、妻、商旅	股、囊、臀、户、多白眼	鸡、鹤、蛇、鱼、鲋	木、杨、苞、长木、果、茅、白草、草莽、杞、葛、蒿、薪	谷	绝直、舞、状、绳、帛、腰带、绢	长、高、不果、奥、蹇、卦、利、近利市三倍、吝、同、变、进、退	人、进、退、命、命令、号令、教令、诰号、哮喘、堕入出、入、伏	齐乎巽
坎	水、月、云、玄、阴、夜、岁、三岁	中男、圣	耳、心、人、心病、可病、志、血、疾、涕涕、音疾病、疾病、尸	豕、狐、马、下、骨、薄、蹄、马、垂心	木(坚多丛)、棘、蕤、蕤、丛木	陷、沟、洫、宫、栋、川、大川、河源	径、冠、疾、棘、穿、木、校、弧、弓、轮、兴(多)	思、虑、忧、惕、悔、悔、遂、疾、灾、悖、欲、淫、暴、毒、孚、平、怯、任、习、人、内厥	忘、破、则、漏酒	昔乎坎
离	火、日、南方、卦黄	中女、女、子、妇、恶人	大腹	鳖、蚌、龟、牛、中、鸟、飞、鸟、鸿	木(科、上)	海	甲冑、印、戈、兵、爵、刀、斧、斧矢、飞矢	相见、乎、谁、明	见、飞、折、首	乾卦
艮	山、小、石、时、星、沫、霆、东北二卦	少男、闾、寺、弟、小子、君子、童、童蒙、童仆、友、官	手、指、鼻、肱、背、膝、皮、肤	狗、鼠、虎、狐、豹、狼	木(坚多干)果、硕果、小、木	路、门阙、道、穴居、石城、宫室、庐、庙、居、门、庭、宗庙、社、稷		丰、慎、节小、卑、笃、实、厚	止、成言乎、艮、沫、待、制、执、取、舍、教	
	泽地(兑、离)、西方之卦	少女、巫、妻、妾、友、朋	口、吉、辅、颊	羊				说(悦)帝、妙、小、少、密、通、右	说、毁折、附决、讲习、刑人、少知哭、说言乎兑	

易同辞录

《易》之经，彖、象、爻同辞者皆有相互关系，近人周善培先生《周易杂卦疏证》始发其终，其实不止杂卦然也。因尽录同辞，以供参考焉。

一人行：《易》损·系下4乃以刚中也：《易》坎·井

九二：《易》乾·蒙·需·讼·师·小畜·履·泰·盅·临·大畜·大过·习·恒·壮·睽·解·损·夬·姤·升·困·井·鼎·归·巽·兑·涣·节·中·未。

九二贞吉：《易》壮·解·未

九三：《易》乾·需·小畜·泰·同·有·谦·盅·贲·大畜·大过·离·咸·恒·遯·壮·明·家·蹇·夬·姤·升·井·革·鼎·艮·渐·丰·族·巽·小过·既

九五：《易》乾·屯·需·讼·比·小畜·履·否·同·随·观·无·大过·习·咸·遯·家·蹇·益·夬·姤·萃·困·井·革·渐·巽·兑·涣·节·中·既

九四：《易》乾·讼·履·否·同·有·豫·随·噬·无·大过·离·咸·恒·遯·壮·晋·睽·解·夬·姤·萃·困·革·鼎·震·归·丰·旅·兑·小过·未。

二女同居：《易》睽·革。

入于其宫：《易》困，系下。

十朋之龟：《易》损·益。

三日不食：《易》明·《孟》滕下10

三岁不覿：《易》困·丰

上九：《易》乾·蒙·讼·小畜·履·否·同·有·盅·观·噬·贲·剥·无·大畜·颐·离·遯·晋·家·睽·损·益·姤·鼎·艮·渐·旅·巽·涣·中·未。

上下无常：《易》乾文，系下7

上六：《易》坤·屯·需·师·比·泰·谦·豫·随·临·復·大过·习·咸·壮·明·蹇·解·夬·萃·升·困·井·革·震·归·丰·兑·节·小过·既

上合志也：《易》小畜·大畜·升

上穷也：《易》随·巽

下也：《易》乾文·井

山泽通气：《易》说3、5

子曰：《易》乾文，系上5·6·7·9·10·11·12·下·3·4·5

小人勿用：《易》师·既

小吝：《易》噬·萃

大无功也：《易》师·恒

大有庆也：《易》履·颐

大亨以正：《易》临·无·革

大矣哉：《易》乾文·《穀》哀十三2

大得志也：《易》损·益·升

夕惕若厉无咎：《易》乾·乾文

不可大事也：《易》遯·丰

不可乱也：《易》渐·《左》昭二六7

不失也：《易》讼·随

不亦伤乎：《易》比·《左》昭二五5

不如西邻之禴祭：《易》既，《礼》坊10

不利有攸往：《易》无·剥

不言而信:《易》系上12·《礼》中30表1

不见其妻凶:《易》系下4,《左》襄二五2

不事王侯:《易》蛊·《礼》表21

不封不树:《易》繫下2《礼》王29

不恒其德:《易》恒《礼》缙23·《论》路22

不家食吉:《易》大畜·《礼》表17

不耕获:《易》无·《礼》坊15

不习无不利:《易》坤,坤文

不终日贞吉:《易》豫,繫下4

不远复:《易》復,繫下4

中心愿也:《易》泰·中

中正也:《易》姤·井

亢龙有悔:《易》乾·乾文,系上7,《左》昭二九4

介于石:《易》豫·系下4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易》解系下4

六二:《易》坤·屯·比·否·同·谦·豫·随·观·噬·贲·剥·复·无·
颐·离·咸·遯·晋·明·家·蹇·益·萃·革·震·艮·渐·丰·旅·小过·既
六二之吉:《易》明·家。

六三:《易》坤·屯·蒙·讼·师·比·履·否·豫·随·临·观·噬·剥·
复·无·颐·习·晋·睽·解·损·益·萃·困·震·归·兑·涣·节·中·未。

六五:《易》坤·蒙·师·泰·有·谦·豫·蛊·临·噬·贲·剥·复·大畜·
颐·离·恒·壮·晋·明·睽·解·损·升·鼎·震·艮·归·丰·旅·小过·未。

六五之吉:《易》贲·大畜·离·丰

六四:《易》坤·屯·蒙·需·师·比·小畜·泰·谦·蛊·临·观·贲·剥·
复·大畜·颐·习·明·家·蹇·损·益·升·井·艮·渐·巽·涣·节·中·既

元吉:《易》复·大畜·损

元吉在上:《易》履·井

勿用有攸往:《易》屯·遯

勿用取女:《易》姤·蒙

- 勿恤：《易》萃·升
 凶：《易》师·比·豫·噬·剥·颐·坎·困·井·鼎·渐·丰·旅·小过。
 天之道也：《易》临·《左》文十五11·宣十五2
 天地之道：《易》恒·系下1·《礼》乐9·中23
 天地设位：《易》系上5·下9
 天地变化：《易》坤文·系上11
 天行也：《易》蛊·复
 天命不祐：《易》无·《左》昭元10
 天垂象：《易》系上11·《礼》郊17·20
 天尊地卑：《易》系上1·《礼》乐6
 夫子凶：《易》恒·《礼》缙23
 夫夫妇妇：《易》家·《左》昭元5
 夬决也：《易》夬·杂
 方以类聚：《易》系上·《礼》乐6
 无初有终：《易》睽·巽
 无攸利：《易》蒙·临·无·颐·恒·壮·萃·归·未。
 无咎：《易》乾·师·小畜·豫·随·临·噬·颐·大过·坎·离·恒·
 晋·睽·解·损·益·夬·姤·萃·困·震·艮·渐·丰·涣·节·中·小过·既
 无大咎：《易》蛊·姤
 无不利：《易》谦·剥·大过
 无所容也：《易》离·恒
 无所疑也：《易》遯·升
 无悔：《易》同·咸·壮·涣
 月幾望：《易》小畜·中
 父父子子：《易》家·《论》颜11
 文言曰：《易》乾文·坤文
 王假有庙：《易》萃·涣
 主人有言：《易》明·《左》昭五1
 以中正也：《易》需·讼·豫·晋·艮

以中直也：《易》同·困
以行其典礼：《易》系上6·12
以刚中也：《易》蒙·比·困
以从贵也：《易》蹇·鼎
以通神明之德：《易》系下2·5
以辟咎也：《易》离·睽
弗克违：《易》益·损
永贞吉：《易》贲·益
未出中也：《易》坎·未
未失常也：《易》需·师
未失道也：《易》观·睽
未光也：《易》噬·震·兑
未当也：《易》困·归
立心勿恒凶：《易》益·系下4
用拯马壮吉：《易》明·涣
亦可醜也：《易》观·大过·解
再三渎：《易》蒙·《礼》表6
吉：《易》讼·比·同·临·离·晋·鼎·渐·丰·巽
吉无不利：《易》屯·有·系上2·11·系下2
吉无咎：《易》师·井·巽
吉行也：《易》困·丰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易》同·系上6
在地成形：《易》系上1·《礼》乐6
有孚：《易》比·小畜·坎·革
有孚挛如：《易》小畜·中
有攸往：《易》明·姤
有所疑也：《易》小畜·既
有喜也：《易》贲·小畜·升
有庆也：《易》大畜·升·丰·兑

- 此之谓也:《易》系上9·下4
 况而于人乎:《易》乾文·丰
 而观其会通:《易》系上6·12
 自天祐之:《易》有·系上11
 自我西郊:《易》小畜·过
 艮止也:《易》艮·说6·杂
 位不当也:《易》履·否·豫·临·噬·壮·晋·睽·夬·萃·震·归·
 丰·兑·中·小过·未
 位正中也:《易》比·随·巽
 位正当也:《易》履·否·兑·中
 何可久也:《易》大过·离·既
 何可长也:《易》屯·否·豫·中
 何谓也:《易》乾文·《礼》曾17
 兑说也:《易》兑·说6
 初九:《易》乾·屯·需·小畜·履·泰·同·有·随·临·噬·贲·复·无·
 大畜·颐·离·壮·明·家·睽·损·益·夬·革·震·归·丰·兑·节·中·既
 初六:《易》坤·蒙·讼·师·比·否·谦·豫·蛊·观·剥·大过·习·
 咸·恒·遯·晋·蹇·解·姤·萃·升·困·井·鼎·艮·渐·旅·巽·涣·小过·
 未·系上7
 初噬告:《易》蒙·《礼》表6
 利用宾于王:《易》观·《左》荐二二
 利用御寇:《易》蒙·渐
 利有攸往:《易》复·大畜·大过·恒·损·益·夬·萃·巽
 利见大人:《易》乾·乾文·讼·蹇·巽
 利居贞:《易》屯·随
 利建侯:《易》屯·《左》昭七3
 利贞:《易》蒙·恒·萃·鼎·渐·涣·中
 利涉大川:《易》需·同·蛊·大畜·颐·益·中·涣·未
 利御寇:《易》蒙·渐

利艰贞：《易》大畜·明

君子之道：《易》系上6·《礼》坊1·中7·9《论》张12·君子终日

乾乾：《易》乾·乾文

君子道长：《易》泰·杂

吝：《易》同·姤

否藏凶：《易》师·《左》宣十二2

吾与尔靡之：《易》中·系上6

困于石：《易》困·系下4

志未得也：《易》同·谦·困

志未变也：《易》家·中

志在内也：《易》临·蹇

志在外也：《易》泰·咸·涣

志行也：《易》履·否·睽·升·未

志行正也：《易》屯·临

我有好爵：《易》中·系上6

见龙在田：《易》乾·乾文

其亡其亡：《易》否·系下4

其行次且：《易》夬·姤

其道穷也：《易》坤·比·蹇·节·既

受福也：《易》困·井

咎不长也：《易》临·壮

固有之也：《易》无·益

尚往也：《易》小畜·壮

往有功也：《易》需·坎·蹇·解·渐

往有尚：《易》丰·节

往有庆也：《易》晋·睽

往吝：《易》屯·咸

征凶：《易》震·归

征吉：《易》泰·困

拔茅茹以其彙：《易》泰·否
 易之为书也：《易》系下7·8
 易之兴也：《易》系下6·8
 易曰：《易》乾文·坤文·系上7·11·系下3·4……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易》说1·2
 朋从尔思：《易》咸·系下3
 或承之羞：《易》恒·《礼》缙23·《论》路22
 或益之：《易》损·益
 或从王事：《易》坤·讼
 或击之：《易》益·系下4
 或跃在渊：《易》乾·乾文
 况于鬼神乎：《易》乾文·丰
 东邻杀牛：《易》既·《礼》坊10
 物以群分：《易》系上1·《礼》乐6
 直方大：《易》坤·坤文
 直以方也：《易》坤，《礼》深
 近也：《易》系下8，《公》桓十2十三
 信以发志也：《易》有·丰
 信志也：《易》革·兑
 则备矣：《易》系上5·下5
 帝乙归妹：《易》泰·归
 姤过也：《易》姤·杂
 威如之吉：《易》有·家
 幽不明也：《易》困·丰
 括囊无咎无誉：《易》坤·坤文
 恒久也：《易》恒·杂
 是以元亨：《易》有·鼎
 是以自天祐之：《易》系上2·11
 是以动而有悔也：《易》乾·系上7

是故谓文爻:《易》系上6·12
是故谓之象:《易》系上6·12
故亨:《易》贲·离
柔遇刚也:《易》姤·杂
柔得中也:《易》既·未
柔进而上行:《易》晋·睽·鼎
眇能视:《易》履·归
苟非其人:《易》系下7·《孟》尽下11
致寇至:《易》需·解·系上7
贞凶:《易》师·随·巽·中
贞吉:《易》需·比·随·壮·晋·家·蹇·解·损·姤
贞吉悔亡:《易》咸·壮·未
贞咎:《易》泰·恒·晋·解
贞固足以幹事:《易》乾文·《左》襄九3
负且乘:《易》解·系上7
贞厉:《易》壮·晋·旅
飞龙在天:《易》乾·乾文……
乘刚也:《易》豫·屯·噬·困·震
兼三才而两之:《易》系下8·说2
刚中而应:《易》师·临·无·萃·升
刚决柔也:《易》夬·杂
匪寇婚媾:《易》屯·贲·睽
师书以律:《易》师·《左》宣十二2
悔亡:《易》恒·晋·家·睽·萃·革·艮·巽·涣·节
时舍也:《易》乾文·井
师众也:《易》师·《穀》文九2
迷复凶:《易》复·《左》襄二八7
高而无民:《易》乾文·系上7
高尚其事:《易》蛊·《礼》表21

乾天也:《易》说9,《左》庄二二
 动静有常:《易》系上1·《礼》乐6
 密云不雨:《易》小畜·小过
 妇人吉:《易》恒·《礼》缙23
 得中道也:《易》蛊·离·解·夬
 莫益之:《易》益,系下4
 终不可用也:《易》剥,丰
 终不可长也:《易》夬·小过
 终无尤也:《易》贲·剥·蹇·鼎·旅
 终无咎也:《易》蛊·夬
 终日乾乾:《易》乾·乾文
 终吉:《易》讼·家·鼎
 通其变:《易》系上9·下2
 象曰《易》各卦·《孟》万上2
 象其物宜:《易》系上6·12
 贵而无位:乾文·系上7
 贵贱位矣:《易》系上1·《礼》乐6
 云行雨施:《易》乾·乾文
 顺以巽也:《易》蒙·家·渐
 黄裳元吉:《易》坤·《左》昭十二11
 慎之至也:《易》系上7·《礼》器24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易》系上6·12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易》系上6·12
 圣人则之:《易》系上11·《礼》郊20
 圣人南面而听天:《易》说4·《礼》
 义无咎也:《易》复·解·渐·既
 万国咸宁:《易》乾·《书》周
 鼎折足:《易》鼎系下4
 鼓之以雷霆:《易》系上1·《礼》乐6

与时行也:《易》遯·小过
与时偕行:《易》乾文·损·益
鸣鹤在阴:《易》中,系上6
厉:《易》晋·姤
履霜坚冰至:《易》坤·坤文
憧憧往来:《易》咸·系下3
潜龙勿用:《易》乾·乾文
穷之灾也:《易》乾文·无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易》乾文·系上7
遯世无闷:《易》乾文·大过
震动也:《易》说6·《穀》文九6
噫:《易》系下7,《书》金……
据于蒺藜:《易》困系下4
险在前也:《易》需·蹇
龙战于野:《易》坤·《左》昭二九4
濡其尾:《易》既·未
获之无不利:《易》解,系下4
聪不明也:《易》噬·夬
臀无肤:《易》夬·姤
蹇难也:《易》蹇·杂
虽不当位:《易》需·噬·困·未
渎则不吉:《易》蒙·《礼》表6
覆公餗:《易》鼎,系下4
系下苞桑:《易》否·系下4
系辞焉:《易》系上11·12
离丽也:《易》离·说6
谦尊而光:《易》谦·系下6
虽小而言:《易》需·讼



后记

《周易曲成》的出版，势必可以使我的祖父——刘蕙孙含笑于九天之上。

对我的祖父，人们多半知道他宗缘硕学，博闻强记，学贯中西，因此有了“杂家”、“图书馆”、“百科全书”等等雅号，但因此，也难免因其广博而掩盖了他在某些专业领域的研究成就，譬如《周易》。

其实，祖父在《易》学方面的素养是极为深厚的。

年仅35岁，他就发表了长论《〈易〉学象数别论数演》，以现代数学推衍易数，并考证河图、洛书为以数表现的先后天卦，引起注目。

他曾经受命建设全国第一个易学博士点（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果）。

他还曾是全国易学研究会仅有的几位顾问之一……

祖父对《易》学的热爱从青年时代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我亲眼目睹他每天早晚总是在抚弄着六根画着阴、阳爻的木条，玩索易象；或者凝神定坐，体味《周易》里讲述的人天规律，其思考都是凝重的，直面的是人生的生死大事，这些，都写进了《周易曲成》。透过字里行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学问家的形象是其一，但是，我总觉得，他更是一位严谨地思考生命的思想者。

祖父曾经对我说过，他看到的主要是“思想家的《周易》”，而不全是经学家或者科学家的《周易》。

这种风格，与他的父亲——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刘大绅的思想

一脉相承，他们都深受太谷学派理论的影响。

太谷学派是晚清一股哲学潮流，创始人出道光年间的安徽石埭人周穀，号太谷，学派名即得之于此。但实际上，学派中人都称自己为“圣功弟子”，因为他们认为天命在躬，太和之气在性，为学则在于——“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

祖父常说：“孔子是圣人，尚且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可见得人生最大的苦恼，就是生命消逝的悲哀！”为了解决生死大事，佛出四门，提倡涅槃；道有修炼，力主长生；而太谷学派则继承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借此祈天永命。其具体的方法，就是以立功、立言、立德三事为法门，将解决身心性命的功行，寓于“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其中，立功、立言是以丰功伟业使群众念念不忘，借助他人的思想怀念，使久存于宇宙的独特性凝聚而坚固；立德则是以自力祈天，除了仁孝忠义的道德修养以外，更有一套“耳诚、自诚”的养气方法，借此来清净身心，与自然相孚相感。“经过这样‘视听’的本能，以‘言动’支配客观一切，使它尽善尽美，即《大学》所谓‘在止于主善’。《庄子·天下篇》称前者，即‘视听’的认识作用为‘内圣’，后者命令支配的成果为‘外王’，此就是‘内圣’与‘外王’之学。而‘内圣’和‘外王’又是相互作用的，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养正而取。千古儒家的学问根本就在于此。由于后世儒者不理解‘内圣外王’的相互作用，而把‘内圣’‘外王’分成两截，专以人知用事，‘内圣’之动遂不存于人世。”（《太谷学派遗书·序》，刘蕙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太谷学说的价值就在于它指出了儒学并不是维系封建统治的人伦制度，而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学问。虽然它关于内圣外王的理论也不乏缺点，但仍然有许多值得人们借鉴的精华。

基于这一点，太谷学人对儒学经典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其中，《周易》是一部极为重要的书，在周太谷的遗书中，就有大篇幅对《周易》的诠注：

他认为，正是《周易》揭示了宇宙与生命的根源，即大赤、深黑

二气，这二气始终充满运动，并包含万有，因为它们的存在，宇宙气团的微体异动、人类社会的动荡以至个人思想的波动都互相依存、制约和影响。同时，《周易》也是穷命极理、修身养性的工具，所以，周太谷回答“修身”一问时，就提出：“其始也以《易》洗心，其终也退藏于密而已也。”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除了《周易》为人们提供了诸种宇宙和人事法则，不容忽视的一点，即太谷学派的修身方法：耳诚，被认为是系统地寓于《周易》。

因此，金天翮在《皖志列传稿·周穀传》中说：“太谷之道在《易》，其旁通术数，类皆《易》之支流余绪。”始终，《周易》是每一位圣功弟子的必读书目。

我们整个家族，从高祖刘鹗（大绅之父，《老残游记》作者）师从太谷的主要传人李龙川开始，就与太谷学派结下了深厚的因缘，几位高祖母及曾祖一辈的都几乎经过严格的拜从仪式，到了祖父，虽然并未拜从，却终身以太谷学派思想为人生的圭臬，孜孜不倦于仁、义之道，并且每天坚持“耳诚”的修炼。可以证明，《周易曲成》的思想脉络应该直接上溯到整个太谷学派的思想，在这本书里，它极大地阐发了儒家的内圣外王学说，或者用今天通俗的语言来讲，它不仅通过解读《周易》，讲了宇宙规律、人伦道德，还融入了作者修身养性的心得体验，这是属于生命科学的内容。因此在这本书里不仅有学问家的证明，也因为源于《易经》孚于人天的实践，更有对《易》的独特体验，这一点，相信可以使不同层次和需求的读者获得各自所需的内容。

至于这一套内圣外王的思想，是不是无中生有，脱离了《易经》文本？在作者是有严密的论证体系的。

从附表中可以看到，《周易》八卦代表着自然界的事物，比如乾，代表天、父、刚、首、马等等，这也是《易·说卦》中表达的内容，因此，八卦在汉代被视为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文字的起源，只是因为卦少物多，一个符号要表达众多的意思，自然也就有了不确定的缺点，才导致文字的产生势在必然。我的祖父也研究古文字考

古学,年轻时曾经师从金石学专家马衡先生,颇为精于此道,他的观点与已故的古文字学家沈兼士先生一致,认为八卦是一种初期意符字,也就是符号文字。因为这样,就推理出作《易》者只是用符号文字表达的意思而已,同时,为了表达的进一步自由,他们又将八卦重为六十四卦,继而又在三百八十四爻的基础上用其倒、正、显、伏、错、综、互、杂等等卦变和变卦,来象征宇宙中的客观存在,完全突破了原有八卦变化自然规律的束缚,所以《易传》说“曲成万物而不遗”。有了文字以后,爻辞的作者又以“意、志”体会作六十四卦的人的意图,写成了一部《周易》,正因为这样,今天的研究者要返回《周易》的最原始状态,探索它的思想内涵,就不得不就言求象,就象求意,同样拐弯抹角地去寻求意、象、辞之间的内在联系,故而,也可谓之为是另一种“曲成万物而不遗”,我想,老人家之所以把书名由“姑妄言之”改为“周易曲成”,也正是因为这部书稿充分地体现了上述特点:辞中的每一个文字,都可以找到与象的对应、每一个象的变化与显现,又都充分表达了先圣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活动的认识,即内圣外王之学,而每一义理的阐发,都是有象与辞作为依据的,这种方法,使得卦与爻象与爻辞成为一个紧密关联的整体。阅读《周易曲成》,就会体会到为什么古人说《周易》的特征是“洁”的确是多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啊!而作者的苦心孤诣,也同样令人深深地感慨!

20世纪60年代,祖父曾将由我父亲刻印的几百部《周易曲成》分送一些大专院校及易学界人士,并作为礼物呈现给1980年在武汉召开的“周易学术讨论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获得好评,萧楚文先生评说此书“乃刘季英(大绅)先生和刘蕙孙教授两代学者继承发展清代太谷学派《易》学思想的呕心之作”,实在是知者之言。可惜当时限于排版等客观因素,这本书一直到今天才真正付梓出版,不过尽管如此,我的祖父天上如有知,也一定会非常高兴。

在这里,我要诚恳地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的薛剑秋先生,她曾经为这本书的出版与校对付出很多的心血;尤其感谢李世瑜老先

生和天津古籍出版社，倘若没有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真诚的热情，没有他们精细而负责的工作，这本书稿也就没有这样好的机遇。的确，能逢迎世界由外部转而关注人本身，儒学再度备受瞩目的今天，此书出版，是可谓赶上了好的时机。而我本人，在整个出版过程中，所怀的心情是赎罪式的，因为在我年轻的人生路上，对终极目标的思索曾经总是使我充满困惑和错误的实践，常令老迈的祖父伤心失望，但是，回想起来，祖父始终是慈爱的，逝前不久，他还专门为我录题了一首龙川先生的诗，以警示我舍弃不平常的心外求索：

开门便觉青山好，扫地才知落叶多。

不是韦编三绝后，五车空自费搜罗。

虽然我于人生的选择终于得获至宝，以佛门为依止，剃度出家，家学或有疏忽，但祖父的教训总是令我深思，并且，我始终钦敬太谷学人对理想的忠实实践与奉献，以及祖父对生命的热爱、对《周易》的热爱。

金刚师红（刘蕤）

2006.12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刘蕙孙《周易》讲义

作者=刘蕙孙著

页数=405

SS号=11893041

出版日期=2007.4